

310

3610

湖南善後協會編纂

第一卷
湘災紀略

(非賣品)

424

NO. 421

ES1

湖南善後協會編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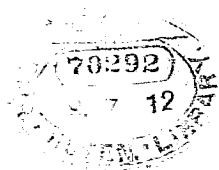
第一卷
湘災紀略

428
K0441
131



2889318

(非賣品)



弁言

爾來民生憔悴已岌岌不可終日而又繼以潰兵加以師旅重以前古未聞之匪禍及紙幣充斥死者已矣生者流離轉徙十室九空民食奇昂餓殍載道嗚乎吾湘兵災烈矣是不可不有以紀之夫紀述之事蓋難言矣災區既廣調查難周黨派所拘徵實不易茲編之纂或選擇自公私函牘或取材於報章紀事據事轉錄文責有在條分縷析約爲十篇。

兵戈擾攘兩載於茲誰生厲階至今爲梗紀戰事篇第一
死亡枕藉廬墓爲墟戎馬所及決無完土紀軍暴篇第二
嘯聚山澤混迹鄉閭引類呼朋勒捐強劫紀匪禍篇第三
金融困窘商業蕭條揆厥根原紙幣爲祟紀紙幣篇第四

大兵。之。後。繼。以。天。災。層。層。浩。劫。相。逼。而。來。紀。水。災。篇。第。五。
石。米。百。串。斤。鹽。四。兩。米。荒。不。已。又。兼。鹽。荒。紀。民。食。篇。第。六。
農。人。輟。耕。塵。肆。休。業。校。舍。駐。兵。士。亦。廢。學。紀。學。校。篇。第。七。
人。窮。呼。天。疾。病。呼。母。急。不。暇。擇。其。言。也。哀。紀。呼。籲。篇。第。八。
哀。鴻。徧。野。觸。目。傷。心。局。外。觀。察。真。相。畢。陳。紀。外。論。篇。第。九。
蚩。蚩。者。氓。流。離。失。所。勞。徠。撫。恤。刻。不。容。緩。紀。善。後。篇。第。十。

民國八年一月

編輯主任時冰識於旅滬湖南善後協會

凡例

一是書編纂原備請願南北和平會議之參考。其着眼全在民生疾苦。故於軍暴紙幣諸篇。不厭求詳。

一是書取材。或選自公私函牘。或採取外報紀事。雖掛漏之處。在所不免。然語語悉有來歷。

一是書紀述湘災。不過得其概略。先刊行第一卷。俟各地災况徵集齊全時。當陸續刊行第二卷。

一是書取材既多。採自報章。有同一事實。而各報詳略互見。或措詞不同者。因並錄之。以明其事實之真相。

一是書所採文告函電。有全文者。均依全文錄出。不加刪削。以存真諦。

一是書軍暴篇係君劍纂。匪禍水災學校三篇係湘芷纂。民食篇係植新纂。其餘由峙冰負責。

一 是書編纂。爲時不過一月。調查事實。固有不周。而綴錄成文。亦欠斟酌。閱者隨時指正爲幸。

編者誌再

湘災紀略 第一卷

湖南善後協會編纂

第一篇 戰事

二年間湖南戰爭大事記

六年九月十八日 湖南零陵鎮守使劉建藩等宣布自主

北京黎大總統馮代總統廣州孫中山先生程總長唐少川岑西林李協和諸先生南寧陸巡閱使各省督軍省長並轉國會議員鎮守使各師旅團長均鑒。時局變亂。歐戰絲延。我國際此時期。政治革新。時機本善。乃前者袁氏執政。以私害公。袁雖敗亡。民力已挫。我大總統依法正位。方用中執兩以奠邦基。奈自徐州謀亂。段氏以國務總理任內主張。違法橫行。破壞國紀。我大總統爲保國起見。令免厥職。段隨忿不奉令。嗾蚌埠首先叛亂。辱迫總統。解散國會。國之綱紀。已被掃滅。無存矣。然猶以我大總統守正居中。莫遂私願。陰聳張勳復辟。將總統迫去。民國推

翻陽爲討逆興兵。佔據國家統治機關。集合私人。組設政府。自稱總理。爲所欲爲。以借債備誅鋤異己之用。並以元兇執國中當要之權。乃兩粵宣言護法。則易湘督以爲武力征服之圖。川中迭次搆兵。實其刀煽。以便收拾西南之計。凡此種種。舉國皆知。爲國之殃。較袁爲甚。倘承認所組織政府。爲可行使統治權。國之危亡。勢可立見。是以海軍兩廣雲南各省早宣言獨立自主。誓不肯附私黨以存民國之精神。建藩等治軍湘南。保國衛民。是爲天職。特率湘南軍民子弟。宣告自主。與段政府脫離關係。一切軍民政務。均與海軍兩廣雲南各省一致進行。一俟約法有效。國會恢復後。正式政府成立時。卽仍謹奉命令。段政府如平心自反。深悔前非。依法以行。俾建藩等得早釋責。遂初。自是全國人民之福。若終執迷不悟。視爲反抗。一味迫以兵力。則我湖南軍民爲正當防衛起見。亦惟有抵死以待。保持正義。與國存亡。垂涕宣言。統希共鑒。湖南零陵鎮守使劉建藩湖南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湖南守備隊永屬區司令謝國光郴桂區司令羅先閩江道區司令

張建良副司令黃岱叩巧印

同日 劉建藩等封鎖湘南二十四縣金融交通各機關

衡州衡山耒陽各知事並轉各知事鑒。國步艱難。時事緊迫。本鎮守使旅長等統率湘南二十四縣。於本日通電全國。宣告脫離段政府關係。與海軍兩廣雲南一致進行。並定湘南二十四縣爲戒嚴區域。依法頒布戒嚴條例。令行遵照在案。所有該縣金融交通各機關。應由該縣知事切實檢查具報。所有貨幣。不得絲毫輸出。應予封存。以憑核實處分。若有乘機搶劫。造謠煽惑。私自招兵者。應即嚴拿。立予正法。以保秩序。毋得違誤干咎。零陵鎮守使劉建藩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巧印

二十六日 程潛趙恆惕至衡州公推程潛爲湘南總司令

十月四日 湖南督軍傅良佐報告軍情有云

衡郴方面。與劉建藩軍開仗。國軍小勝。聞劉林軍一旅兩營外。尚有桂軍十營。又

據陳復初電。第二師第三旅開赴寶慶。前隊已接戰。

六日 趙恆惕率兵遇敵於南沖鋪

趙恆惕自衡州致粵桂電兩通。其一（銜略）今日惕部與敵在南沖鋪前方接戰。聞敵已有傷亡。我軍全無死傷。朱亭方面亦與敵接近。劉鎮今日抵此。恐有戰事發生。卽於本晚赴彼處佈置。趙恆惕魚印 其二（銜略）昨日南沖鋪之戰。我軍傷兵二名。昨晚敵迫我右翼。幸早有準備。聞敵兵現向衡山增加。以後戰事當益劇烈。劉鎮守使昨往朱亭。已否開戰。未得探報。貴軍之抵永郴耆。聞已奉令前進。無任欣慰。尙望令其兼程赴援。尤爲感盼。惕於午後卽赴前敵督戰。趙恆惕叩陽印。

七日 傅良佐報捷電一

南昌陳督軍武昌王督軍馬廠王師長湘潭張旅長永豐朱旅長鑒。頃據衡山行營王旅長陽電稱。今早六點開始攻擊。匪據最近高山之路線。頑強抵抗。我軍從

隘路中。分越山嶺。三面進攻。激戰三小時之久。我軍異常奮擊。匪力不支。始向衡山方面退却。前方高山。爲我軍完全佔領。該逆人數約有二千。所佔山頭之線。約十五里以上。我軍稍爲整頓。卽繼續追擊等情。特聞。良佐陽印。

十一日 傅良佐報捷電二

急武昌王督軍南昌陳督軍南京李督軍蚌埠倪督軍天津曹督軍杭州楊督軍北京吳總監段總司令宜昌吳總司令馬廠王總司令上海盧會辦徐州張督辦萍鄉方鎮守使桂林探送張旅長湘潭張旅長永豐朱旅長均鑒。頃接衡山行營王師長汝勤真電內稱。今早七鐘。勤親率二十九團及工兵營礮隊由正面追擊。三十團由右翼抄擊。敵軍在衡山北死力抵抗。職旅猛攻。敵因損失過大。形勢散亂。勤卽下令衝鋒。敵卽南退。該逆衡山之守隊。亦被潰兵冲退。分三路竄竄。其中間及我右翼之敵。均向衡陽方面退却。其左路者向江東逃散。當被追擊隊迫出戰場外約二十餘里。於上午十一點四十五分完全佔領衡山縣城。所獲槍枝帳

棚被包衛生床各項甚夥。并獲敵軍炊爨未熟之肉與飯。其狼狽情形。已可概見。該縣知事已攜印潛逃。當派羅書記鍾署理。以資維持等語。特奉聞。良佐真印

十三日 財政廳長周肇祥兼署湖南省長

各省督軍省長并轉各護軍使都統鈞鑒。奉大總統令。譚延闓現在給假。湖南省長著周肇祥暫行兼署。此令。等因。遵於元日接印視事。除分別呈咨外。謹此電聞。周肇祥叩元印

十五日 傅良佐商請照會王汝賢爲湘南戰備總司令范國璋爲湘南戰備副總司令

二十日 譚浩明誓師通電

(銜略)段氏違法禍國。逆跡昭著。當經諫日宣言聲暴罪狀。詎段氏益逞兇殘。增兵南下。荼戮湘省。宰制西南。兩粵爲國家計。勢難坐視。卹鄰急難。分道出師。茲承陳督軍暨兩粵各軍官。推舉浩明爲兩廣護國軍聯軍總司令。浩明自顧菲材。難

膺重任。正義所在。義不敢辭。謹於本日就職誓師。誓詞如下。中華民國六年十月二十日兩廣護國軍聯軍總司令譚浩明。荷戈仗鉞。敬掬血誠。誓於國旗之下曰。天禍吾華。疊降喪亂。袁氏不道。帝制自爲。我西南義旅。振臂一呼。立褫其魄。黎大總統依法繼任。名正言順。天與人歸。有功不居。無思不服。乃段祺瑞憑藉時勢。竊逞機謀。貪天之功。盜國之柄。視內國爲私產。嫉國會如讎仇。借戰事以暗集強權。鼓亂民以劫持議院。恣睢暴戾。倒行逆施。我黎大總統洞燭其奸。毅然罷免其職。乃段竟密預重門之議。潛生毀室之心。爲虎作倀。教猱升木。狼貪羊狠。嗾叛督以稱兵。狗苟蠅營。誘張勳於復辟。譎張爲幻。執矛卽陷盾之人。循環無端。止沸作揚湯之勢。是何異漢誅董卓而李郭興戎。宋黜邦昌而汪黃構釁。元兇巨慝。異旨同符。彼其尸居高位。妄肆狡謀。懼元首之公明也。則脅迫使先去位。利僉王之黨附也。則網羅置之要津。畏民氣之激昂。則陰布海軍以固其勢。疑憲法之束縛。則集參議院以文其奸。尤復搆煽川兵。更易湘督。誅鋤異己。好惡逆人。國家有累卵之

危。人民無安枕之樂。罪難擢髮。勢等薰天。我兩粵父老子弟。擁護共和。愛戴民國。誓除奸宄。共矢公忠。羣推浩明爲兩廣護國軍聯軍總司令。勉從衆志。出總師干。憤翹翹之晝行。誅豺狼於當道。敵民所懷。爲國效勞。溫嶠登舟。誓師雪涕。祖生擊楫。矢志澄清。肅鶴鶴之千行。振貔貅之萬衆。大申撻伐。張皇六師。清薊北之陰蠹。拯湘南於水火。義旂所指。鳴鼓而攻。爾有衆爲效前驅。義無反顧。執兵擐甲。率師旅以同仇。馳檄飭書。震權奸而喪魄。削平國難。奠定邦基。功在旂常。願同帶礪。黑鐵赤血。裝成璀璨之河山。義膽忠肝。照耀光華之日月。勗爾有衆。衛我邦家等語。謹此布聞。卽希明教。仍祈一致聲討。以伸國法而安民心。無任企禱。兩廣護國軍總司令廣西督軍譚浩明啓印

二十一日 朱澤黃攻克寶慶

長沙督軍傅總司令王副總司令范師長陳鈞鑒。職於寒日開赴界嶺。因到麒麟山察看地形。見我軍左翼及正面均開闢地。不能進兵。惟右翼崗嶺雜錯。可爲主

攻道路。遂決心由右翼進攻。惟山勢後伏前起。若不火速進攻。則前方高地。盡被敵人佔領。我軍仍無進攻餘地。視察畢。即轉界嶺。轉令各營準備一切。巧日午前四時。馳赴麒麟山。令八團一營營長朱邦紀（按即朱旅長之子）率部首先佔據前方高地。令七團一營營長任石泉率部尾隨其後。以掩護我軍右翼。令七團二營營長朱邦政（按即朱旅長之姪）繼進。以掩護我軍左翼。並令七團團長毛樹駿爲左翼指揮官。八團團長周崇嶽爲右翼指揮官。八團團附彭權爲第一線指揮官。朱邦紀因急於搶奪高地。不料竟逼迫敵軍陣地。僅百米達內外。敵軍乘我軍初至。亟欲猛力壓退。該營長力督所部官兵扼抗。且奮勇由山坡衝破敵軍陣地。我軍士兵傷十餘名。陣亡一等兵蔡貴林。二等兵楊貴生。又上等兵凌恢伯。經朱邦紀調充傳令兵。該兵隨該營長寸步不離。鼓勇前進。撲敵陣亡。該營長倖免於難。士氣益振。遂將敵軍所踞高地佔領。敵軍士兵傷亡數十名。敵又退守第二線最高地。敵援大至。隨令任石泉朱邦政各率部火速援助。此時敵軍礮彈紛飛。

勢如暴雨，聲振陵谷。又令炮兵營長謝之翰率部猛烈射擊。鏖戰至午後七時。敵我砲聲始歇。槍聲猛烈。通宵未息。皓日拂曉。敵集重兵衝我左翼。朱邦政所據左翼地勢最低。我軍機槍第三四兩連亦集。左翼敵勢異常兇猛。朱邦政所部幾被衝散。機槍亦幾被敵奪。幸朱邦政臨機用變。立令號兵吹衝鋒號。其從兵大呼殺敵。士氣忽振。合力齊衝。敵隊潰敗。擊斃敵軍三團一營四連連長彭振成一員。並生擒該連連附何獻斌、呂霽霖兩名。敵軍士兵死傷二十餘名。七團三營士兵傷十一名。陣亡上等兵楊月高、鄒新玉、孫長林三名。斯時我軍左翼敵軍雖潰。正面及右翼敵軍仍猛烈進攻。砲兵營長謝之翰率所部官兵奮勇進擊。該營連附王熾昌、董維英兩員身立炮彈。前後夾攻之間。仍向前敵沈著射擊。其毅勇實屬可嘉。卒斃敵軍砲營連長一員。並將林逆修梅所駐民房擊崩一角。敵砲亦被擊壞。該敵膽寒。遂遁。敵軍全體大潰。查該敵兵力第三團全體守備隊三營。林修梅帶第四團一營。大砲四尊。機關槍一連。我軍步兵三營。砲兵一營。機關槍兩連。敵軍

兵力原較我軍優勢。加以黑田鋪巖山之險要。與工作之堅固。久駐此間。地形尤熟。我軍制勝之優點。全在將士用命。忠勇奮發而已。巧日午後八時。因恐我軍力薄。飛調張黃許三營前來援助。張營原令會同吳營扼守洪羅廟。許黃兩營原令駐守界嶺保護大行李。並防敵軍抄我後路。洪羅廟距前敵約二百里。界嶺距前敵約四十餘里。張營道遠未到。許黃兩營皓日午前五時趕到前敵。正值敵軍潰走之時。即令黃許兩營爲前衛追襲。任朱二營隨後協力前進。敵軍半退半戰。追至洪橋。敵軍分南路潰走。遂令黃許任三營及機關槍第三連連長黃卓成由左翼追擊寶城南門。令朱邦紀朱邦政及機關槍第四連連長姚俊廷由右翼追擊寶城東門。炮營亦隨後分兩路追擊。斯時張軍趕到。敵軍一竄祁陽。一竄衡州。並聞間有小部竄入武岡新化兩縣者。除令兩路各營追擊十餘里外。寶慶完全克復。職遂入城安民。紳商全體歡迎。通城懸掛國旗。沿街爆聲不絕。督座威福。萬衆傾仰。隨卽派員赴銀行查明。周偉捲款八萬元。宋鶴庚二萬元。林修梅二萬元。共

計十二萬元。我軍此役奪獲敵軍槍枝三十四桿。背包彈盒各四百餘件。工作器具二百餘件。除派兵在城內嚴密稽查外。并令各營分駐城外。嚴爲防守。是役全部官兵血戰三晝夜。奔馳百餘里。實屬耐勞力戰。第一線指揮官彭權督率兵隊。曾不稍卻。職旅旅部參軍官高國俊少校參謀曹典珍謝式安師部副官陳鯤化等隨時在戰場督戰。且時赴火線鼓勵士氣。均屬異常出力。其餘出力各營。容俟另文呈報。彙案請獎。合併陳明。澤黃叩馬印。

二十二日 總統令

湖南督軍傅良佐電稱已撤代理零陵鎮守使陸軍少將三等文虎章劉建藩。暫編湖南第一師步兵第二旅旅長陸軍少將四等文虎章林修梅逆跡昭著。請褫革拿辦等語。劉建藩林修梅均卽褫奪原官勳章。著傅良佐通飭所屬嚴拿。務獲懲治。以肅軍紀而張國法。此令。

十一月十四日 王汝賢范國璋通電懇請停戰

大總統國務總理各部總長武鳴陸巡閱使各省督軍省長都統各護軍使鎮守使各司令各師旅長徐菊老岑西林章太炎諸先生各報館各黨領袖均鑒。天禍中國。同室操戈。政客利用軍人。各執己見。互走極端。不惜以百萬生靈爲孤注一擲。挑南北之惡感。競權利之私圖。藉口爲民。何有於民。侈言爲國。適以誤國。果係愛國有心。爲民造福。則犧牲個人主張。俯順輿論。尙不背共和本旨。汝賢等一介軍人。鮮識政治。天良尙在。煮豆同心。自零陵發生事變。力主和平解決。爲息事寧人計。此次湘南自主。以護法爲名。否認內閣。但現內閣雖非依法成立。實爲事實上臨時不得已之辦法。卽有不合。亦未始無磋商之餘地。在西南舉事諸公。旣稱愛國。何忍甘爲戎首。塗炭生靈。自應雙方停戰。懇請大總統下令徵求南北各省意見。持平協議。組織立法機關。議決根本大法。以垂永久而免紛爭。諸公救國匡時。望攄卓見。如表同情。希一致主張。同電呼籲。匪特湘民之幸。抑亦我中華民國之幸也。心知爲國。急不擇言。臨電神馳。佇候明教。湘南各軍總司令王汝賢副司

令范國璋叩寒印

同日 湖南督軍傅良佐省長周肇祥私逃。長沙大亂。由紳商組織湖南暫時維持軍民兩政辦公處。公推王汝賢爲主任。擔任維持秩序。

大總統國務院武鳴陸巡閱使各省督軍省長各都統各護軍使各鎮守使各師旅團長各省議員各報館上海華德路譚組庵先生熊秉三先生鈞鑒。湖南督軍傅良佐省長周肇祥於寒日半夜私逃。併所帶各廳科股長銀行總理概行潛遁。軍民兩署文卷狼藉。什物一空。銀錢款目。絲毫無存。本日侵晨。王總司令汝賢出示佈告。全省紳商始知情形。恐一時陷於無政府地位。暫由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傳集在省各界紳商。開會討論。組織湖南暫時維持軍民兩政辦公處。公推王總司令爲本處主任。擔任維持秩序。當據王總司令宣佈傳督出走時。並堅邀渠與范司令同行。答以秩序爲重。不忍輕去各情形。比已承認主持。並公據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各會長。暫時常川在處辦事。已於本日成立。刊刻關防曰湖南暫時維

持軍民兩政辦公處之關防。卽行開用。湖南災歉頻仍。更遭鞠凶。忽又逢此棄職長官。置兵城民命於不顧。生民塗炭。求死無所。言之實堪慘痛。勉以桑梓大義。暫出共同維持。特此掬淚奉告。務望迅賜仁音。雙方和平解決。以全子遺。不勝叩禱。湖南省議會議長彭兆璜副議長李新翰廖燮總商會長左宗澍省教育會長陳潤霖湘江道尹向燊警務處長劉鴻逵長岳關監督兼交涉員蕭堃樞運局長張孝準湖南官產處處長龍絨瑞長沙縣知事姜濟寰政治研究所會辦何國琦等同叩

同日 王汝賢布告商民

王總司令既出任調停。是日出有布告云。爲愷切布告事。天禍中國。變亂迭乘。零陵事起。同室操戈。匝月以來。喪亡無數。生命損失無數。財產嗟我湘民。其何以堪。此事發生之初。本總司令卽主和平解決。爲息事寧人之計。迨奉命南來。仍本斯指。極力調停。以期出民水火之中。早登衽席之上。此所以來湘不得已之苦衷。想

早爲諸父老所稔悉者也。抵湘以後。睹民生之痛苦。念大局之危岌。日夜徬徨。寢饋未安。前已派員赴零陵調停。尙未得報。本總司令以爲一日不解決。人民一日不得安。戰禍愈烈。生靈塗炭。大局將不堪設想。爰特一面電飭前方各軍一律停戰。一面商請傳督軍電致南方。表明心跡。自請辭職。以解倒懸而蘇民困。并由本總司令電達中央。力請息戰調和。根本解決。湘省人士不乏明達。大義所在。必能曉然。本總司令保護地方。責無旁貸。省垣秩序。自當竭力維持。以副我三湘父老之望。惟當此擾攘之秋。人心未定。深恐匪徒煽惑。致礙治安。用特剴切布告。爾商民人等幸各安居樂業。切勿自相驚擾。如有匪徒滋事。自當執法以繩。決不寬貸。仰各一體知悉。特此布告。

十八日 總統令

湖南督軍傅良佐代理省長周肇祥擅離職守。著先行免職。聽候查辦。此令

又令

據王汝賢等電稱。傳督於十四日夜攜印乘輪。不知去向。省長亦去。省城震動。人心惶恐。汝賢等爲保護地方安全起見。會同在城文武極力維持現在秩序。幸保安寧等語。並據自請處分前來。傅良佐周肇祥擅離職守。本日另有明令免職查辦。長沙地方重要。不可主持無人。卽派王汝賢以總司令代行督軍職務。所有長沙地方治安。均由王汝賢督同范國璋完全負責。查王汝賢等身任司令重寄。統馭無方。以致前敵敗退。並擅發通電。妄言議和。本屬咎有應得。姑念悔悟尙早。自請處分。心跡不無可原。此次維持長沙省城。尙能顧全大局。暫免置議。王汝賢等當深體中央棄瑕錄用之意。嚴申約束。激勵將士。將在湘逆軍迅予驅除。以贖前愆。倘再退縮畏葸。貽誤戎機。軍法具在。懍之慎之。此令。

十九日 王汝賢退走岳州長沙秩序大亂

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均鑒。口密湘潭不保。長沙危急。湖南十七師又復獨立。攻擊國軍。省城秩序。無法維持。援湘各軍全本未歸節制。事已至此。更屬不聽指揮。

忽於十七夜火光四起。秩序大亂。汝賢不得已退出省城。今午抵岳。本擬赴漢。與王督軍協商辦法。只因各軍尙未完全集合。暫保岳州以期整頓。應如何辦理。敬乞訓示。俾有遵循。王汝賢叩皓印

同日 總統令

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段祺瑞懇辭兼職。段祺瑞准免陸軍總長兼職。此令

又令

特任王士珍爲陸軍總長。此令

二十日 王汝賢電述退走情形並請罷黜

北京大總統總理鈞鑒。自十一月十四日夜間。傳督神色倉皇。其時周省長亦均在側。自傳督電令衡山兩師退却。并令安武軍齊集長沙。是夜二鐘。傳督軍及周省長悄然攜印離省。全城震駭。已至極點。至天明省城鉅紳求見。要求維持長沙秩序。組織臨時軍民辦公處。汝賢決心死守長沙。維持秩序。十七日午前據探報

湘潭官軍互相衝突。殊出意外。同時又據華參謀長長沙電報局俞監督報告。湘潭之變。確係被初編入安武軍之定武軍共九營。因雪六月間阻撓復辟之恨。仇視八師。致有此變。汝賢聞信之餘。初非意料所及。其時小吳門外一帶。已有該兵紛紛。間以鎗聲。又據報城外秩序已難維持。長沙城外雖駐有閩旅。然均住船上。其餘零星部隊。祇敷分配省城各要隘。是夜三時忽又接確報。該兵已悄然入城。值此變生肘腋。五內如焚。瞬息間城內督署街已有無數該兵。架機關槍於東西轅門及督署頭門左右。餘者紛紛入署。其勢莫當。汝賢只得權宜讓出。現暫住岳州。令各軍竭力整頓隊伍。伏思汝賢奉職無狀。既不能防範於前。又未能維持於後。惟有電請鈞座明令罷黜。以爲溺職者戒。臨電不勝迫切之至。王汝賢叩。印

二十一日 王汝賢派代表赴京

萬急大總統總理各部總長鈞鑒。正密讀極峯皓電。感涕無地。具見諸公關懷大局。屈己從人。慙感滋深。汝賢雖至愚。敢不擐甲執兵。以武裝爲和平後盾。惟湘事

棘手。若非身歷其境。鮮能深悉。亦非文電所能道其萬一。茲特派參謀陳增榮晉京面呈一切。諸公蓋籌卓識。早有成竹。以策萬全。汝賢楚湘待罪。萬念俱灰。然寸悃尚存。決不畏縮。苟有所使。雖蹈湯火。固所弗辭。區區此心。可鑒天日。迫切陳詞。心與電馳。王汝賢叩馬印。

二十二日 總統令

國務總理段祺瑞迭呈辭職。情詞懇切。未便堅留。段祺瑞准免本職。此令。

又令

特任汪大燮暫行兼代國務總理。此令。

二十三日 湘南總司令程潛率兵抵長沙。湖南各界公推譚浩明爲督軍。程潛爲省長。

大總統國務院各部總長梧州陸巡閱使各省督軍省長各鎮守使各護軍使各都統各省議會北京熊秉三上海岑西林譚組藩先生鑒。湘省自傅周出走。經全

省紳民組織暫時維持軍民兩政辦公處。維持秩序。忽忽九日。現由各界公推譚聯軍總司令浩明爲湘南督軍。程總司令潛爲湘南省長。已請省長即日視事。本處卽於是日取消。關防文卷。移交清楚。數日以來。備經艱險。幸軍民安堵。主持得人。伏望我元首與鄉國英耆。力主和平。廓清政局。化除畛域。一秉至公。俾我災黎。再見天日。不勝叩禱。

二十八日 聯軍通令停戰

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近發出停戰通電云。萬急梧州行營陸巡閱使鈞鑒。韋陸桂各總司令趙師長劉鎮守使林旅長賁旅長林總司令馬總司令覽。頃奉巡閱使宥電開准曹錕王占元李純陳光遠四督軍有電開。頃奉府院通電。段祺瑞奉令免職。根本已得解決。自應照約法停戰。請轉知前敵各軍。遵照辦理。以便磋商條件等語。希卽遵照辦理。飭令前敵各軍。暫時先行停戰。以便磋商條件。并速復各等因。應卽遵令辦理。當經致電直蘇贛鄂四督軍文曰。頃奉陸巡閱使宥

電開。准尊處有電。段祺瑞免職。已經批准。根據約法得解決。並飭前敵停戰以待磋商條件等情。諸公雅意調停。解決大計。三軍領手。申慶和平。業經令飭前敵各軍即日停止作戰。以期解決。惟迭據前路報告岳州方面。北方連日增兵。似以準備激烈作戰舉動。桂粵各軍團晝夜不安。而湘軍憤深之氣。尤勃勃難遏。且兩軍接觸太近。誤會堪虞。諸公既仗義執言。以恢復和平爲職志。伏望通飭各軍前敵軍隊。一律停戰。並將駐岳各軍。完全退出湘境。以表示和平決心。庶免再有誤會衝突之處。蓋岳州爲湘省門戶。湘人視爲死生出入關頭。而近年政府安置重兵。比之滿清駐防。監視益加嚴厲。此湘人所視爲激刺在背。骨鯁在喉。不去不止。如政府果欲維持統一。發揚共和政治之精神。尤宜開誠布公。以此事昭示國人者。也。急急之論。望加察納。祈候示復。以安人心等語。希各總司令鎮守使師旅長迅速轉飭所部。即日暫行停戰。以符前約。仍希嚴密布置。以免疏虞。并將遵辦情形電明。浩明叩印勸。

三十日 總統令

暫代國務總理外交總長汪大燮迭呈辭職汪大燮准免本兼各職此令

又令

特任王士珍署國務總理此令

十二月七日 總統令

特任湖南省長譚延闓兼署督軍此令

八日 譚延闓致總統加急密碼要電一件內容主張

(一)對於中央命令並無抵抗之意。(二)赴湘就湖南省長兼督之任。特請中央准其將現駐岳州等處之北軍一律撤退。(三)現駐湘境之桂軍。應由該省長向譚浩明交涉。請其退出湘境。勿庸政府干預。(四)湘省疊遭兵火慘災。商民蕭疎。應由中央撥予鉅款。維持市面。(五)湖南原有陸軍兩師。仍須照舊募齊。擔任本省防務。上列數項。如中央不表同意。決不就職。

十八日 譚浩明抵長沙。權長軍民兩政事宜。省長程潛辭職督師。

南寧陸巡閱使鈞鑒。雲南行營唐督軍貴陽劉督軍廣州莫督軍鑒。湘垣收復以後。軍事殷繁。民生凋敝。前據湘中各界推任督篆。當以督軍一職。應俟大局解決。靜候中央任命。業經通電辭謝。奈日來羣情懇摯。義難忍拒。爲一時權宜之計。因於篠日將行營移駐省垣。暫以湘粵桂聯軍總司令兼領湖南軍民兩政事宜名義。維持目前秩序。一俟大局平定。卽當班師嶺南。藉卸仔肩。謹此電陳。佇候明教。

譚浩明巧印

同日 譚浩明電請息爭

總統青電奉悉。俄德單獨媾和。外交風雲。日趨險惡。日人假道攻俄。英法邀約助日。在在皆爲我國死生關頭。我總統焦憂遠慮。先事預防。愛國公忠。同深欽頌。惟浩明有陳者。建國六載。革命四經。城市邱墟。生民塗炭。推原禍魁。前袁後段。百喙難辭。段氏去職以來。我軍遵約停戰。已歷兼旬。誠以求去蠹國之尤。寧尋闢牆之

釁。乃日來駐岳北軍。違約進行。愈逼愈緊。一旦兩軍接觸。再啓戰端。咎將誰屬。夫欲禦外侮。先息內憂。竊以爲我總統總攬乾綱。宜張英斷。但使是非明於天下。用舍洽於輿情。復共和之精神。懲宵小之傾陷。公道大伸。人心斯固。然後一致對外。以民氣爲前驅。以武力爲後盾。列強野心。當知顧忌。否則我操同室之戈。彼收漁人之利。民國前途之慘。誠有如鈞座所謂同舟遇風。誰不傾覆者。迫切電陳。伏候明察。浩明叩篠印

二十日 總統令

特任段祺瑞爲參戰督辦此令

二十五日 大總統布告停戰

七年一月四日 第七師長張敬堯通電主戰中有云

湖南省爲我軍包圍。外援既絕。卽以駐紮岳州軍隊。進取長沙。全勝之數。亦能必操等語。

二十一日 南軍與北軍在岳州小有衝突

二十七日 南軍進據岳城

三十一日 總統令

據王占元等電稱石星川黎天才等。以現役軍官倡言自主。而譚浩明等竟引爲友軍。藉援助爲名。四出滋擾。茲復進陷岳州。窺視武漢。用特明令申討。著總司令曹錕張懷芝張敬堯等即行統率所部。分路進兵。痛予懲辦。

又令

特派曹錕爲兩湖宣撫使。此令

又令

特派張敬堯爲援岳前敵總司令。所有防岳各項軍隊。統歸節制調遣。迅圖規復。此令

同日 蘇督李純通電調停

(銜略)長岳停戰。已兩月矣。比以荆襄之故。重起釁端。愧無徙薪之謀。恐成燎原之勢。調人惟當引咎。何敢再贊一詞。今言和已兩月矣。空文往返。迄無要領。居間者方從事接洽。而當局者已發令進攻。今戰禍又重開矣。北逐荆襄獨立之師。南進岳州防禦之地。變生倉卒。勢多牽連。詰其原因。皆非本願。雙方有詞可執。而調人無策可施。今者荆襄已矣。岳州亦已矣。南軍已有電聲明。嚴勒所部。勿再前進。此固戰和一關鍵也。請爲斬截簡單之要約。先各停戰。雙方限日提出一定條件。明白宣布。通告國人。必如此而後和。苟不如此則必戰。無論何等條件。或依法理爲去取。或視民意爲從違。上之可推中央主持。下之可聽輿論評斷。乃至特開會議。別設機關。果有違法理重民意之誠心。何患無解決糾紛之道。且可進而共謀國是。確立政本。永禁挾武力以供內爭。自可消遏亂萌。長享和平之幸福。迫切哀鳴。敬候明教。李純。

二月九日 張敬堯覆電贊成各總長聯名駁斥李督三十一通電

各總長鈞鑒奉讀虞電。危言正論。至足動人。爲大局計。爲團體計。令人頂禮膜拜。佩極感極。惟敵處近接蘇督來電。以發此通電時。確不知明令業已頒布。其情不無可原。然位備疆臣。分屬軍職。不應偏袒一方。日與亂黨相接近。得諸公此電。當能促其覺悟也。謹此奉復。張敬堯印。

二十一日 總統令

特派張懷芝爲湘贛檢閱使。此令

二十三日 總統令

特派曹錕爲第一路總司令。張懷芝爲第二路總司令。此令

三月二日 張敬堯率兵抵通城。自陸路會第三師長吳佩孚軍進攻岳州。

六日 參陸兩部奉諭懸賞攻岳

特急漢口曹宣撫使武昌王督軍張總司令沙市吳總司令鈞鑒。岳州得失。關係全局。現在各路軍隊。業經調集。應卽迅飭所部。一鼓作氣。奮力進行。至關於後方

事宜。并各方面發生事項。中央當隨時分別籌處。務臻妥協。各統兵長官。勿庸徘徊。稍涉瞻顧。此次戰事。若能收復岳州。擬賞給三十萬元。凡主攻助攻掩護援應各路得力士兵。均與斯賞。官長如係異常奮勇。克奏殊勳。並准查明擇尤請給特別獎勵。望通飭知之。奉諭特達。參陸部印。

八日 張懷芝電覆曹錕準備攻湘

(銜略)大致謂已如約三路攻湘。(一)以山東一師第一旅爲本隊。當作後援軍。(二)以寧軍第六混成旅任左翼。出萍鄉進攻湖南之醴陵。(三)以贛軍十二師之第二十三旅任右翼。順修水進攻湖北之平岳正面。云云。又略謂施部(施從濱)第二旅由萬載黃牙出宜春攻南軍之右路。皖軍李傳業所部由株州鐵路攻南軍正面。已展長火線四十餘里。桂軍陸裕光所部。僅交綏。卽行退却。刻正布置後隊。尅日實施總攻擊。務希攻岳各軍火速進行。俾長岳一舉而下云云。又謂已率同各路援軍向萍鄉進兵。擬於文日(十二)開始攻擊云云。

九日 總理王士珍離北京赴天津

十一日 曹錕連電報捷

其一云據王旅長承斌庚日電稱本日洽湖一帶戰鬪漸息。惟月塘嘴方面戰甚激烈。蓋溝被我砲破壞數處。敵兵傷亡約四五十人。我兵受輕重傷各一名。至晚六時稍息等語。特電奉聞。曹錕蒸印 其二云頃據第一混成旅王承斌電稱於蒸日夜三時。所部官兵乘划船進攻。月塘嘴刻已完全佔領。該地爲進攻臨湘之初步。並於次日拂曉繼續前進等語。謹電奉聞。曹錕叩真印 其三云頃據第三混成旅蕭耀南電稱所部官兵於十一日早九時完全佔領羊樓市。查該地爲入岳最險要之處。岳州不難克復等語。謹電奉聞。曹錕叩真印 其四云頃據吳師長佩孚蒸電稱本日黎明職師及二三兩旅在羊樓市以南。通過港口。延至黃蓋湖。沿一帶之線與羊樓市方面湘桂兩軍作戰。敵軍利用山嶺挖挑溝壘。築設防禦陣地四道。極爲堅固。每道間續相接。延長俱三十餘里。其間並多鐵線攔阻。我

軍竟日奮勇力戰已佔三道。只有一道。距羊樓市約五六里。因天晚暫行停戰。決於明早仍協力拂曉進攻。以期佔據羊樓市。作進取長岳之基等語。謹電奉聞。曹錕叩眞印。其五云頃據第一混成旅王旅長承斌眞（十一）電稱。職旅今拂曉由閩團月塘嘴奮勇進攻。迭逾山嶺。至晚七點佔小星嶺一帶。對敵徹夜。本日共進約二十里。擊斃營長一名。兵百餘名。並子彈旗幟文件帳冊甚多。細查該敵文件。確知此敵係何梅兩團。砲六尊。湘桂軍各半。該敵異常頑強。現又退據大星嶺。本擬乘勝猛追。奈以天黑山陰前阻於水。乃暫停。我傷兵夫六名。消耗砲彈八十餘顆。步鎗機鎗子彈等九萬顆。明日擬令閩團繼續進攻。並令龔團協助分兵渡湖。此敵完全擊退。即可雙方并進。攻取臨湘等語。謹電奉聞。曹錕文印。

十五日 北軍佔臨湘。南軍退出岳城。南北兩軍激戰於青山鹿角一帶。長沙震動。

十七日 曹錕報告攻克臨湘情形

（銜略）查敵軍自羊樓市退却後。我軍乘其喘息未定。分頭追擊。乃敵人以兵力

死守各要隘。復在雲溪驛方面。收容潰兵。意在阻押三師暨各旅。不能與第一旅聯絡。當經飛飭第一混成旅王旅承斌攻取臨湘。俾我軍聯成一氣。得以協力前進。茲據王旅長剛日電報。臨湘一路有湘軍一師。混成一團六營。桂軍五營。並有砲工等兵。該兵軍械給養。均甚完全。我軍自渡江以來。猛力射擊掩護。我軍渡過黃蓋湖。該處港汊紛歧。道路窄小。我軍處於仰攻之勢。非常危險。而軍隊展開。尤形困難。衆寡懸殊。進攻更屬不易。自元日接戰以來。連戰三晝夜之久。先後佔領鴨南磯魚磯新尻等處。敵軍以要隘全失。死力相抵。我軍又奮力進攻。白刃衝突。計二十餘次。於昨晚十一時。敵始不支。而敵人復以大湖爲蔭蔽之地。死守不去。所幸我軍自佔領鴨南等要隘後。士氣倍增。以一當十。遂向臨湘猛力進攻。於本日將臨湘縣城完全克復。此次激烈戰爭。實爲從來所未有。新尻前後五六里間。死骸遍地。血跡迷糊。約計敵人死亡。不下千餘。我兵僅亡三名。受傷者三十餘名。奪獲敵人子彈二十餘箱。工作器具八十餘件。敵人向雲溪驛岳州方面一帶退。

却現擬將臨湘布置周密後。派兵搜索。向雲溪進攻。俾與三師各旅聯絡。可以直搗岳州等情。查敵軍計畫。沿鐵道線。以牛樓市爲最要防禦地。沿長江線。以臨湘爲最要防禦地。佈置異常堅固。今經我軍奮勇擊破。敵氣雖挫。然其兵力已麇集雲溪驛。勢必拚命死守。定有激烈戰鬪。除仍飭各師旅積極進攻。務期速下外。謹此電聞。曹錕篠

同日正午 北軍先鋒入岳州城

十八日 岳州城全爲北軍占領

十九日 張懷芝定期由南昌進攻長沙

電云第二路各軍自集中南昌。適值天雨連綿。又屬地形險阻。更兼民夫缺乏。轉運尤爲艱難。每日祇得開拔兩營。進行極形濡滯。因不待集合完畢。卽令第一師施從濱第六旅張宗昌所部。取道銅鼓。進攻瀏陽。爲右路。安武軍李傳業二十三旅張之傑所部。取道萍鄉。進攻醴陵。爲左路。芝擬於二十一日由南昌出發。經樟

樹鎮新喻分向宜春前進。以備親臨督戰。會師長沙。如有函電。請至沿途經過各地點探投爲禱。謹電陳報。張懷芝叩效印。

二十日 曹錕報告攻克岳州情形

(銜略)本月十五日國軍克復岳州。曾將簡明捷音。先電馳陳在案。現據第三師吳師長佩孚第一二三四各混成旅。王旅長承斌。閻旅長相文。蕭旅長耀南。曹旅長英。先後函電報告。自羊樓市克復後。當派第二旅向雲溪追擊。敵人派桂軍五營在雲溪收容潰兵。意在復戰。第二旅奮勇向擊。敵亦竭力抵抗。正在勝負未分之間。適第一混成旅將臨湘縣城克復。第七師亦將通城敵人擊退。該兩處敵軍約有一師一旅之衆。均向雲溪退却。向我第二旅左右側行猛力射擊。勢將不支。該旅長閻相文身臨前線。竭力指揮。一面派第五混成旅並第七師補充旅。前往援助。始將敵人擊退。第二旅傷亡官兵四百餘名。敵人均向岳州退却。我軍各師旅。遂即實行總攻擊。規取岳州。當由第一旅派第一團長龔漢治率全團沿江岸

前進。第二團長閻治堂率全團爲左縱隊。循雲溪前進。並以第四旅第八團長穆文善率一三兩營協進併攻。抽留第八團之二營。暫守臨湘。又以湖北第三混成旅第五團長守大雲。王全團進駐白螺司。復由海軍第二艦隊派楚觀等四艦。協助側擊。海陸各軍。沿途掃除敵隊。拚命爭先。節節勇進。城陵磯爲岳州城北要隘。古今著名。各軍不避艱險。力攻而破。長驅直抵岳城。彼時敵兵設砲江岸。向我兵艦猛擊。各艦卽開砲奮力還攻。我陸軍見城內敵兵不多。息攻入城。時已天色曠暮。正在搜索之際。適值第三師及二三兩旅攻破雲溪。追擊敵軍。向岳城環逼。敵軍潰兵。無處逃奔。紛紛集入岳城。我第一旅佔領岳城軍隊。見敵兵入城。惟恐城外我軍環攻。敵我難分。同受影響。趕卽收隊暫退城外。與各師旅聯合圍攻。敵軍見勢不支。於是夜乘間出城南潰。我軍於十八日午前八時完全克復岳州。除一面整肅秩序。撫慰商民。一面派第三第五兩旅分路向新牆湘陰方面追躡。其第一第六兩旅。擬一二日卽由岳州向新牆續進。暫留第二旅與第四旅之八團駐

繫岳城及附近各要隘。俾資防守。此次岳城潰散。敵兵多逃向閣鎮市。與該處原駐敵軍會合。現正計畫派隊前往驅除。是役也。除提署縣署兩處軍火等項。已被土匪焚燬外。我軍所得戰利品。計重砲三尊。山砲二尊。砲彈二百箱。鎗彈五百箱。殘飛機兩架。其餘糧米帳房鍋灶工程器具材料及各項軍用物品。爲數甚多。現正分飭清查。又查湘軍趙恆惕所部第一師。林修梅所部第一旅。因迭被我軍擊破。兵力大減。現以一營縮一連。其岳州方面馬濟韋榮昌陸裕光所部之桂軍。現分三軍。每軍三千餘人。並護國軍總司令程潛所部游擊隊五營。林虎所部粵軍六營。均受我軍迭次重傷。戰力已失。俱向長沙方面退去。亦無大能力。現我軍各路協力進行。想長沙不難指日克復。各等語。查我軍各師旅艱苦力戰。拚命殺敵。旬日之間。迭破要隘。現已克復岳州。佔領要郡。從此軍氣大振。國威大彰。仰賴我大總統總理勝操睿謨。各省軍民長官協力援助。得以幸獲奏功。除查明立有戰績出力尤著各員。提前電請優予獎敘。以示鼓勵。而昭激勸外。所有克復岳州詳

細戰况各緣由。謹電臚陳。仰慰睿廑。伏乞鑒察。曹錕叩號。

同日 曹錕張敬堯有電反對和議

頃有電致總統及參陸處云。奉讀巧電敬悉。優獎逾加。感愧奚似。此次岳州克復。皆賴各將士忠勇奮發。迅奏膚功。爲中央顧全威信。爲北軍恢復名譽。正擬乘此軍心固結。將士用命之際。三湘收復。指顧可待。內亂削平。在此一舉。頃得各方面紛傳。謂岳州收回。中央即可促進和平之議。雖屬奸人煽惑。誠恐有墜軍心。除由錕等會商海軍杜司令錫珪召集前敵軍官。密授方略。獎勵各士兵一鼓作氣。再電第二路張總司令督師速進。三路會攻外。懇中央再頒明令。進取長沙。使士氣倍增。奏功尤速。斯時議和。錕等無不唯命是從。再南軍敗退後。戰綫愈廣。恐潰兵四竄。鄂防尤爲重要。希速飭奉軍兼程赴鄂。以固後防。而期周密。事關戎機。伏乞迅示遵行。曹錕張敬堯皓印

二十一日 總統令

據第一路總司令兩湖宣撫使曹錕攻岳總司令張敬堯海軍第二艦隊司令杜錫珪迭次電呈分路規復岳州。水陸兼進。所向有功。先後於月塘嘴羊樓市通城臨湘古米山九嶺白葛嶺天岳關等處。連次激戰。迭獲勝利。節節進逼。本月十七日攻破岳城。敵軍頑強抗拒。相持不退。經我軍奮力攻擊。並由艦隊掩護。業於十八日將岳州完全克復。各等語。此次出師規岳。自開始攻擊以來。爲期不過旬日。屢奪要隘。遂克名城。實由該總司令等調度有方。各將士忠勇用命。用能迅奏膚功。拯民水火。覽電殊深嘉慰。仍著該總司令等遵照電令計畫。督率所部。奮勇進取。並先查明此次在事出力各將士。分別等差。呈請優獎。其陣亡被傷官兵。並准優予議恤。以昭激勸而慰英魂。第念岳州臨湘一帶人民。重罹兵燹。流離顛沛。弗安厥居。損失貲財。危及身命。哀我湘民。疊被荼毒。興言及此。慘怛良深。應由宣撫使曹錕迅派委員。分路查明。加意撫恤。安集勞徠。各安生業。用副弔民伐罪之至意。此令。

二十三日 總統令

署國務總理王士珍迭呈辭職。王士珍准免署職。此令

又令

特任段祺瑞爲國務總理。此令

二十五日 譚浩明率兵退出長沙

譚浩明率兵退出長沙之時。曾致西南各省督軍等重要通電一件。大意略謂北軍自得岳州以後。仍無議和誠意。乘勢進迫長沙。浩明尙率一師之衆。若背城借一。勝負雖難預言。然使省城居民。受此驚擾。或致起外人之干涉。均非吾輩愛國愛民之道。浩明謹於有日（二十五）事先退出長沙。整兵待命。此後應如何收拾之處。望賜教言。以匡不逮等語。

二十六日 第三師長吳佩孚督隊先入長沙南軍退走衡山

二十七日 總統令

特任張敬堯爲湖南督軍。譚延闓未到任以前。湖南省長著張敬堯兼署。此令。

三十一日 張敬堯抵長沙。吳佩孚率師南下。

四月二日 總統令

據第一路總司令兩湖宣撫使曹錕總司令湖南督軍張敬堯等迭次電稱。各軍自本月十八日克復岳州之後。節節進攻。分途收復平江湘陰兩城。二十五日由同山口進規長沙。逆軍處處死抗。經我軍協力痛擊。星夜追逐。逆勢不支。遂於二十六日將長沙省城完全克復等語。此次各軍激於義憤。忠勇奮發。由岳州規取長沙。曾不數日。力下堅城。該總司令等督率有方。各將士忍飢轉戰。嘉慰之餘。尤深軫念。所有在事出力官員。著先行查明。分別呈請優獎。仍卽督飭各軍。乘勝收復縣邑。以奠全湘。所在地方被難人民。流離蕩析。並著查明妥爲撫恤。用副國家綏輯勞來之至意。此令。

五日 譚延闓電不返湘

譚組庵於離滬前。曾得張敬堯一電。當即復電。略謂冬電奉悉。猥荷獎飾。慚悚交
迸。延闈再長湘政。不能出斯民於水火。愧對父老。負咎實多。息影滬濱。閉門思過。
曩者奉督湘之命。既辭不獲。又不忍鄉民顛沛。乃迭電南北當局。陳述利害。爲民
請命。適聞曹督過寧。當即趨晤。切商和平退兵辦法。終以大軍南下。事機益迫。又
託鐵珊上將。赴漢密陳。不幸含意未伸。而戰禍重啓。致辜我公息事盛意。思之實
爲痛心。茲聞鋒燹所及。鷄犬蕩然。積尸橫野。天陰鬼哭。幸而存者。十室九空。斗米
三串。餓殍載道。天乎何辜。一至於此。今幸我公蒞止。湘省人民。幸有所託。睹茲浩
劫。知必惻然於懷。務望力請早日罷戰。俾湘民託庇。少延殘喘。則拜賜無窮矣。至
於延闈個人行止。以誤湘實甚。下車無顏。擬日內赴粵。歷桂。疏通意見。促進和平。
冀自贖於吾同鄉父老。揮淚請命。諸維鑒原。

八日 譚浩明電述退軍辦法

(銜略)成密自岳州既下。地形失利。不得不退守湘南。輜重雖有損失。兵力仍屬

完全。少數散兵亦經收集。惟是既戰之後。兵力疲勞。倘再持久。疲勞更甚。至於粵軍。千里饋糧。雖能源源接濟。終恐難於持久。湘省近來財政。甚爲困絀。雖極力支撐。亦有不能堅持之勢。兵力財政。胥覺交困。有不得不亟爲補救者二端。一請唐吳林諸公。積極籌畫。組織一機關辦法。就近與在粵諸公。切實磋商就緒。從速成立。內政外交。既有所統一。則借款購械。亦能着手進行。聯軍聲勢。亦能大振。前此稍事持重。意在恐多樹敵。今則非此不能圖存矣。一請滇黔川聯軍。迅速東下。前接萱公電。已令各軍分途出發。仍望催促迅速進行。如能早下宜昌。直趨荆沙。則敵右側受敵。此間便可乘勝反攻。不難規復長岳。以圖會師。以上二事。爲今日救亡之唯一辦法。萬懇早日進行。無任盼切。浩明忝總師干。待罪湘中。縱極艱苦。總當勉力堅持。決不負國家負法治負湘人以負初衷也。所最痛心者。敵兵所至。十室九空。慘狀至不忍聞。人民何辜。遭此荼毒。退却爲戰略所許。而其禍之中於人民者。乃至是。則尤浩明所不能辭責者。私心內疚。此痛何極。凡我同志。當爲憮然。

事勢急迫。佇候明教。浩明齊。

二十日 北軍進克衡山直逼衡陽寶慶

各報館鑒。頃據第三混成旅蕭耀南旅長馬電稱。查敵軍以護湘關大花橋爲根據。設有種種工事。防禦甚力。業經電稟在案。旋接吳總指揮巧電開。詢據俘虜云。大花橋小花橋護湘關爲敵軍防禦根據。工事堅固。兵力頗勁。並兩處各有大砲數尊等因。而職旅承受任務。係進佔衡山之白露山祝融峯。而進攻之路。經大小花橋岳雲閣等處。左側又有護湘關之險。欲進攻衡山。必先牽制該關。方無左顧之憂。旅長卽於笈日黎明。令陳團率步兵兩營山砲兩門牽制護湘關之敵。自率崔團並騎砲各營進攻衡山。行至荷葉塘。卽得確實密報。敵軍約有二千餘名。在大花橋小花橋一帶防禦。當令崔團以一部對大花橋方向進攻。以一部對小花橋方向進攻。及至下午一時許。漸攻近敵軍防禦陣地。敵依據良好地勢。加以堅固工事。向我射擊。拚命抵抗。幸官兵奮不顧身。激戰愈勇。遂將敵軍擊退。尾追至

福田鋪岳雲關。而迭敗之敵。復依地險作二次之防禦。以圖一時僥倖。而我官兵乘勢作戰。勇氣勃勃。敵勢不支。遂於當日深夜。相率向衡山方面而退。旅長卽於是日黎明率隊。遂將衡山之白露山祝融峯完全佔領。是役敵兵傷亡甚夥。我旅僅亡目兵五名。又據陳團報告。職團甫進至護湘關北端。約距三四里。卽有敵蹤發現。正欲勇猛進攻。會我十團在我左前方之石灣渡江。敵處腹背受敵之勢。向衡陽方面引退。職團遂將護湘關完全佔領。五旅亦於是日午後佔領衡山縣等情。除飭一體嚴密警戒外。謹電稟聞等語。曹錕漾

二十一日 北軍攻克衡陽

各報館均鑒。頃據吳師長佩孚漾電稱。職師於二十一日將衡陽完全克復。現已入城安民。詳情容再稟報等語。除電令該師長約束軍隊。安撫商民。並將戰功詳細補報外。特此奉聞。曹錕叩有

二十三日 趙恆惕率兵開始攻擊攸醴

二十七日 張懷芝以第二路軍失利電請參陸辦公處派奉軍赴援

五月一日 南北兩軍激戰於黃土嶺株州間北軍大敗南軍乘勢追攻鎮守使劉建藩徒步涉河死之

二十七日 趙恆惕電述攸醴戰事經過

永州譚聯帥郴州程總司令鈞鑒。韋馬林各總司令。林縱隊司令。賁旅長均鑒。法密。四月十九日。在蘆洲奉攻攸之命。卽於翌日率所部。並會合援鄂軍。由蘆洲渡河。宿營霞流市吳集一帶。二十一抵青山冲。劉鎮守由楊林會商。決攻攸及攻攸。奏功後之計畫。定二十三拂曉。開始攻擊。據探報攸縣敵約兩師以上。係魯軍一師。又一混成旅。安武軍十五營。贛軍一部分駐攸城外馬鞍山桑田。並分駐小集。與朱亭之敵相犄角。時楊奉程總司令命。爲攻攸湘軍總指揮。劉鎮守使爲總參謀。遂請馬總司令所部。自淥田由桑田出和尙坳五里牌。攻攸縣之南。劉軍自草市楊林出馬鞍山馬子坡皂角市。攻攸縣之西。楊部則由龍王橋南灣莫田。分爲

二路。一由黃泥塘。從劉軍左翼出擊。一由毛陳橋。抄出敵之右側背。以李游擊司令仲麟所部攻小集。而以李總司令書城所部爲總預備隊。二十二早。敵先向劉馬各軍攻擊。自晨至晚。愈戰愈烈。我軍積憤之餘。無不以一當百。惟敵殊頑強。死戰不退。劉使親自督戰。斬退縮者數人。全軍奮呼猛進。敵始漸退。二十三。敵分兵由其右翼來攻。冀包抄劉軍後路。不虞我軍驟至。相遇於毛陳橋前方。出敵不意。擊斃無算。於是我軍三路合進。下午四時。敵勢不支。紛紛敗退。分向醴陵茶陵狂奔。我軍乃完全克復攸縣。計是役激戰兩晝夜。斃敵千餘。殺其團營長數員。俘虜數百。奪獲飛機兩架。槍砲彈械及其他軍用品。不可勝計。我軍亦傷亡數百。尤以劉軍爲多。二十四。分數路攻擊。以劉軍江永兩部及楊部第二部。由新市黃土嶺大道。向醴陵前進。第一旅由新市出賀家橋。向醴陵前進。馬部向茶陵追擊。並駐守攸縣以固我後路。時李仲麟亦已攻克小集。卽令會合援鄂軍攻擊朱亭之敵。向淶口前進。二十五。楊復增兵一旅。佔領黃土嶺。我軍及馬部王統領先後到達。

合力併攻。敵據險死抗。於是令劉軍由江口上世上坪包圍敵左。第二旅及馬部王統領劉部謝司令。分兵包圍其右。時出賀家橋之第一旅。先隊已抵猿木嶺。距醴陵僅十五里。仍令折回併攻黃土嶺。敵頑強特甚。屢向正面猛撲。勞幾不支。惕等親臨督陣。並將衛隊加入。二十七早。我左右翼已合圍接戰。正面復行猛衝。敵始不支。遂向醴陵敗退。委棄大砲輜重無算。敵至醴陵。仍思抵抗。經我軍隨後尾擊。不能成軍。遂大肆燒殺。並焚漆江橋。分向萍瀏株三路而遁。張宗昌所部千餘。降於王統領。又被俘繳械者百餘人。我軍稍爲整隊。卽向株洲追擊。二十八下午。我軍追擊部隊。先隊抵板杉鋪。二十九日。敵復由長沙增兵。係第七師之第十三旅。在白關鋪拒抗。經我軍奮力猛攻。分道包抄。俘逆軍第七師營長一名。士兵二百餘名。三十日早。敵卽退却。又在株州前數里險要處。安設機關槍抵拒。我軍步步進逼。時李游擊司令。亦已擊破朱亭之敵。合劉部羅司令。由漆口來會。合力攻株洲之敵。爲吳逆心田一旅。不支宵遁。蓋至是破竹勢成。敵已無鬥志矣。五月

一日。我前隊由鐵道追敵。已達易家灣附近。惟前進太銳。左右未及搜索。不虞一部分敵人。急切未能退出。尙隱伏於株洲右近林內。及我本隊到株。車站旁槍聲突發。夫役驚竄。行李擁塞。而我劉使督隊前進禦敵。因徒涉小港。水深遇險。嗚呼痛哉。腸爲寸斷矣。然又不敢悲傷以懈軍心。乃分兵向古大道石嘴頭搜索攻擊。卽將已抵易家灣之隊。縮至株州前白石港一帶守禦。敵援軍奉天兩混成派至。遂復相持於株州之前右方。敵重利餌兵。支延時日以待援。頑強抵抗。三四日間。戰鬪最烈。我軍連傷團長三員。然將士雖轉戰連旬。疲乏已極。而精神奮發。再接再厲。無不欲一鼓直下長沙。惟我軍新喪大將。後方消息隔絕。攸縣雖已知爲敵軍占領。然相距尙遠。未遑顧慮。四日聞朱亭又落敵手。行將進至淥口。我軍已陷腹背受敵之境。而前面敵援既集。一時不能攻破。曠日持久。進退皆難。不得已於是晚全軍分兩路向攸縣退却。一由醴陵黃土嶺。一由石亭賀家橋。六日抵新市時。探得攸縣之敵約千餘。據曠家橋。扼我歸路。本擬掃除前進。惟聞安仁耒陽一

帶均有敵軍。我軍久戰遠行。疲勞已極。若一時不能得手。而株州之敵又至。前後夾攻。全軍而退之目的。仍不能達。乃由新市渡河。繞出茶陵。留李游擊司令駐茶。餘赴鄱縣休息。自我軍由攸前進。道路窳遠。消息不通。抵鄱數日。始稍探得我後路情況及中左路敵情。刻惕部已奉令移駐永興。稍事休養。即當進攻。此一月以來。攻擊攸醴株洲及退駐永興之實在情形也。計此次之役。仰託威福。大挫逆鋒。掃除一路。敵已膽寒。攻粵逆謀。爲之大挫。惟離長沙僅數十里耳。功虧一簣。仍須撤還。折我棟樑。損我將士。江流遺恨。言之痛心。推原其故。一由孤軍無援。二由中路遲進。三由後方危險。四由消息隔絕。職此之故。功敗垂成。惕忝總師干。自慚無狀。愧恨已極。昨奉 聯帥卅電。謬蒙獎飾。彌切慚感。以後如何進行。伏乞時賜訓示。俾有遵循。再此役。馬總司令所部甚爲出力。而王統領與惕等終始其事。戰績尤爲卓著。合併敘明。恆惕呈叩。感印。

六月七日 張敬堯電請挽留曹張

(銜略)曹(錕)張(懷芝)兩總司令極力乞休。日來前方軍心已多懈怠。於戰事前途。不無影響。特請設法挽勸。務使曹張兩總司令。各將退志打消。以維各路軍事現狀。

同日 王正雅電致北京歡迎馮玉祥

常澧鎮守使王正雅有電致政府云(銜略)支電敬悉。承示方略。欽感莫名。澧縣津市爲南北咽喉。關係重要。現田周諸逆仍復乘間窺伺。張學濟等寇逆約有三四千人。盤踞湘西。時有便衣出沒。難保不死灰復燃。幸經馮旅長玉祥全部駐紮其間。藉以鎮懾。馮旅兵精械利。戰氣百倍。自是肅清湘西。非馮旅莫能奏功。伏懇諄飭馮旅長玉祥積極進行。俾寇逆指日盪平。再師長陳復初刻在招集。一時尙難迎戰。謹此併陳。常澧鎮守使王正雅叩虞印

同日 吳佩孚駐衡佈告

爲佈告事。本師長奉命南征。原以伐罪弔民。保衛地方爲宗旨。刻下湘省雖已漸

次肅靜。而大局究未完全敲定。本師長自應竭力保護。始終維持。以竟全功。茲聞外間謠言。本軍有回防之事。乃係傳聞之誤。再奉軍及第七師官長。前次來衡接洽軍事。時或有之。至於各該軍隊。仍駐原紮地點。並無移防消息。爾人民各自安居。毋相驚惶。爲此佈告。其各凜遵。

十四日 張宗昌兩電報告軍情

第一電云。特急北京國務院參謀部陸軍部鈞鑒。真電諒蒙鑒閱。頃接湘督吳師長電稱。郴州敵逆。漸漸增援。新到滇軍。約有一旅。槍械甚夥。聲勢甚大。進窺耒。湘東防守兵軍。急籌抽調各隊。分駐攸。茶。以爲先其所急等語。查攸縣無險可據。且非可守之地。安仁爲耒門戶。茶陵當寶慶鎖鑰。均屬湘東要隘。務須兼籌並顧。以免再有疏失之處。刻值探報郴州逆軍。共有二千餘人。餘股四散。暗藏出沒等情。乘此時機。廓清湘東。宜羣策羣力。一致進行。不難奠定。伏乞指示方略。俾資遵循。謹此電陳。張宗昌叩寒印。

第二電略謂未陽安仁等處逆軍。反攻甚烈。而茶攸一帶。尤形吃緊。昌定刪日（十五）赴攸。懇電奉軍迅向前綫進發。以資策應。

十五日 馮玉祥攻克常德

略謂我軍於文日佔領鰲山石公橋後。當經渡河逼進。猛擊於寒日拂曉。完全克復常德。周田諸逆。向桃源漢壽方面退却。據探報敵逆仍欲反攻。除派隊進城安民外。其餘各隊飭扼駐城外。分路堵擊前進等語。又電云急北京國務院參陸部鈞鑒。統密寒電敬悉。遵查職旅計九千五百餘名。王使所部赴戰線者亦足千人。茲特荷蒙頒賞五千元。當經分給王部一千元。其餘軍官等容再彙案請獎外。敬此馳陳。先以叩謝。旅長馮玉祥叩刪印

十七日 馮玉祥報告湘西軍情及災况

電云飛急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陸軍部參謀部鈞鑒。統密寒日完全克復常德。業已進城安民。各情形曾經迭電呈報。頃據探報周田諸逆退却桃源漢壽等處。

集合湘西土匪。擬圖反攻。務宜增厚兵力。防敵上竄。已飭職部駐澧一支隊馳抵常德。務懇電令湘東各師旅。抽調隊伍。轉抵湘西。協力進擊。惟津澧後方。甚形吃緊。切須兼顧。增防抵禦。已與津市朱澤黃旅長等協商計畫。共圖進取。伏懇迅撥餉械。以資軍實。而裨戎機。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旅長馮玉祥叩篠印。又報告災况電云。(銜略)湘西受匪蹂躪。生民塗炭已久。旅長經過楊板橋打崖院臨澧一帶。日見沿途商民。家徒四壁。雞犬俱無。門窗亦多爲匪焚燬。疾苦之狀。令人酸鼻。並據商民泣告。周田諸逆所部駐臨澧楊板橋觀音庵一帶者。共九梯團。計一萬餘人。每日食用均勒令商民挨戶供給。不付分文。如有殷實之家。敵卽借搜國軍偵探爲名。強入宇內。任意搜查。一見銀錢。卽行掠去。並有時身帶軍衣。故意暗置民宅。遂誣謂藏偵探。科罰動以數萬計。臨澧城內蔣姓爲本地富戶。敵疑其藏有金銀。掘地數尺以搜之。自經我軍於蒸日擊敗。於眞早進至臨澧。又將商民銀錢布疋搶劫一空。所過之處。又將商民錫盃火缸。盡行打碎。現在家家閉戶。糧食無可

購。所有前方隊伍日用食物。均係由津市灃縣新津。分水陸兩路輸送。困難萬端。旅長親覩商民苦况。不敢壅於上聞。應如何設法撫恤之處。出自鴻施。伏乞鈞裁。旅長馮玉祥叩印

同日 總統令

陸軍第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著給還陸軍中將。並銷去免職處分。此令

十八日 馮玉祥攻克漢壽

急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陸軍部參謀部均鑒。統密篠電奉悉辱荷溫諭獎飾。感悚莫名。此次幸仗國威。克復常灃。現在地方秩序。漸次恢復。所有餘匪潰竄。漢壽桃源等處。當派張團長之江編成勁旅一團。馳往進擊。卽於巧日午刻完全克復漢壽。敵向仁化方面退却。除仍督飭嚴行進剿外。謹此馳陳。旅長馮玉祥叩印

二十日 總統令

特派曹錕爲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此令

又令

特派張懷芝爲援粵總司令派吳佩孚爲援粵副司令此令

二十二日 張宗昌電北京政府云接吳佩孚電奉張督令與前敵停戰停止進兵應如何態度乞示段祺瑞閱電大憤開參陸臨時會議商議辦法北方重要軍官多列席相視無語

二十五日 張敬堯電據吳佩孚廿三日電湘中多雨兵士苦戰人民苦亂趙恆惕商停戰爭與約定六月十五日至八月十五日爲停戰第一期界線自寶慶至茶陵等語請中央主持

附錄其停戰條約如下。一駐在湘南之南北兩軍。因酷暑疫生。認爲有停戰之必要。故由雙方將領提議協定之。一就各軍原駐陣地。劃定東西南北界線。各守各地。無相詐虞。其界線經雙方代表測勘繪圖。另立標幟。一停戰期內。兩軍

均以保境安民爲職志。如界線中發生匪亂。宜卽協同防剿。但不得藉口誤會。致生衝突。一擇界線要點設立檢察所。雙方派員駐所監視。不得於界線之外。暗施軍事之動作。違者當受背約之處罰。其罰則另定之。一停戰期限協定兩個月。自六月十五號起。至八月十五號止。期滿後宣告廢約。各謀對待。如繼續展限。須得雙方之同意。

二十六日 各地歡迎譚延闓續行湖南省長並督軍職權

(1)桂軍 (銜略)均鑒。段氏違法。叛督稱兵。破壞約法。解散國會。湘督譚公組安。與各省相約舉義。乃籌備未就緒。而非法免職之令下。敵勢已逼。不得不行。遂移兵湘南。預爲起義地步。復相約決不置身事外。永衡自主。聯軍入湘。合力破敵。長沙收復。浩明卽迭電敦促回湘。繼續行使原有職權。組公謙讓不遑。而湘事不可無人主持。浩明不得已。遂以聯軍總司令名義。暫行兼領湖南軍民兩政事宜。迨岳州旣下。全湘恢復。浩明復迭電敦促。又屢派專員赴滬歡迎。組公仍始終謙讓。

今當失利之後。患難之時。毅然蒞止。共濟時艱。信義昭然。至深感慰。茲接湘軍程總司令趙師長林旅長以次各將領漾電。擬公推組公爲湖南護國軍總司令。湘國會議員李懋吾諸公電擬公推組公主持湘政。組公威望崇隆。軍民仰賴。提挈部曲。協力進行。行見士氣一新。民心再厲。旌鉞所指。逆氛自消。豈惟一湘之福。抑亦大局之幸。除由浩明專電敦請組公繼續行原有省長並督軍職權。兼領湖南護國軍總司令之職外。特電布聞。浩明宥印。

(2)湘軍 竊以此次湘中義旅奮興。援湘護國。戰地旣廣。軍隊日繁。若指揮不歸統一。則運用必難靈便。當衡永發動之始。軍事無人主持。潛暫以湘軍總司令名義。率師討逆。長岳失利。負疚滋多。茲聞槩載重來。不禁距踊三百。伏維鈞座。望重資深。南天柱石。旣爲八桂百粵人士所依歸。復爲三湘七澤軍民所愛戴。用特不揣冒昧。合詞電懇出任湖南護國軍總司令一職。庶幾軍權統一。事功易舉。並懇勿存謙抑。早總戎機。佇候旌麾北指。行將醜類全消。蘇已死之約法。救失所之湘

民。潛等亦得託庇岬嶼。免於隕越。謹電陳請。不勝惶悚待命之至等語。又電（前略）際此敵燄大熾。非得聲威夙著者出而主持。必難收戎師克捷之効。懇聯帥及諸公敦促譚組公。尅期就職。俾水深火熱之湘民。速登衽席。無任迫切待命之至。程潛趙恆惕林修梅林支宇周偉田應詔周則范宋鶴庚暨湘軍全體同叩。

(3) 議員 郴州程總司令趙師長林宋魯廖各旅長。林民政處長。謝羅劉李吳各司令各團營長均鑒。湘軍護法。苦戰經年。北敵以全力禍湘。慘痛犧牲。言之憤惋。現在義師保守湘南。艱苦備嘗。仍圖結合聯軍。救全湘於水火。譚督軍自滬經粵至桂。已抵全永月餘。統籌進行。尊處當時通信使。執中等以爲提挈全湘。主持軍務。均以譚公移節郴州爲宜。想諸公亦有同情也。務祈合電歡迎。以振士氣而維難局。除一面電請陸總裁譚聯軍總司令代懇敦促外。合行電達。深盼一致進行。全湘幸甚。大局幸甚。祈速電覆。湘籍國會議員。李執中。李漢丞。周震麟。田永正。陳家鼎。席綬。李式璠。何盛林。禹瀛文爲周。陳九韶。魏肇文。郭人漳。周澤苞。李積芳。袁

煌炳同叩

(4)粵軍 (銜略)口密。宥電敬悉。自段逆專國。羣奸搆亂。時組公督湘。密籌舉義。卒因非法免職。移兵湘南。約同桂粵討逆。已則解職居滬。遙爲運籌。衡永軍興。敵師蹶敗。月公入湘。敦促返湘復任。始終未允。謙讓之德。至爲可欽。今以軍民共瞻。將士擁戴。并月公相需。使攝行原有省長督軍職權。兼領湘南總司令之職。受任于患難之際。馳驅戎馬。宏濟時艱。從此湘事進行。必益暢利。戈斧遙指。逆裔隨消。我武維揚。三湘底定。盱衡大局。無任欣慶。謹電復賀。陳炯明叩。印

是時湘省南北兵力之比較

按南北兩軍往來盤踞瀟湘間者。共計二十餘萬人。食指之繁多。雙方之擾攘。吾湘人民誠不堪其苦矣。茲錄其確數於左。

(甲)北軍方面 一直軍。第三師全部零一補充旅。共計一萬八九千人。又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等混成旅。原額各有七八千人。不等。共計五萬餘人。查

該軍死傷及退休北還者已十分之四。現有二萬五六千人之譜。二奉軍。第二第六兩混成旅之一部。第三第五兩混成旅之全部。約計兩萬人。至死傷與被俘者已十之三。現存者一萬三四千人。三皖軍。其前次李傳業之二十營。經二路敗後。祇餘五營。已駐防安化各處。新來馬聯甲十五營。共計二十營。每營不過三百人。共計不過六千（巡防編制）人之譜。四蘇軍。第六混成旅零一團。以張宗昌爲總指揮。軍額近萬人。死傷退休已十之二。下餘八千餘人。五李軍。師長李奎元所率十一師全部。屢當前鋒。傷亡較多。於他軍所存人數。不過七八千之譜。六張軍。湘督張敬堯所部十三十四兩混成旅及護衛一團。新編混成一旅。約計三萬餘人。除護衛團補充旅無損傷外。其十三十四兩旅。屢當前鋒。死傷不少。現存者約有二萬三四千人之譜。七魯軍。自湘東敗退。散處贛鄂間者四五千。尚在湘省者亦不過四五千人之譜。八朱馮王等軍。湘西方面馮旅所部九千餘人。朱澤黃所部六千餘人。王正雅所部四五百人。共計近二萬人。連日激戰。

已損傷十分之一。現存者一萬七八千人。又新降者十餘營。駐防臨岳之一旅。
(十八師)共計北軍十三萬有奇。

(乙)南軍方面 一桂軍。陸裕光一師。計一萬二千五百人。韋榮昌一師。實存八千餘。馬濟十八營。係巡防編制。每營二百五十人。共計四五千人。缺額隨補。林俊廷十二營。實存五千人。賁克昭十營。原額五千人。實存四千餘人。張其鏗所部生力桂軍近二萬人。共計五萬五六千人之譜。二湘軍。趙恆惕原額近二萬人。現存一萬四五百人。劉建藩所率近二萬人。劉死潰降者大半。餘二三千人。歸程潛統率。林修梅一師。屢當前敵。傷亡過半。隨即補充。程潛所率一師一旅。屢經戰爭。已折傷十分之四。連劉新附之衆。所餘不過一萬三四千人。周則范田應詔所部共約一萬餘人。張學濟所部約兩梯團。林德軒所部三千人。胡瑛所部二千餘人。以上共計湘軍在七萬人以上。三黔軍。一旅。近八千人。四鄂軍。李書成所部約三千人。與程潛接近。以上共計南軍方面。約有十二萬餘人。南北兩軍共計人

數約二十六萬之譜。

八月七日 吳佩孚主和電一

萬火急（銜略）冬支兩電。想俱已收到。茲將不可再戰之理由。臚敘如下。竊察我國由專制而改造共和。於茲七載。干戈擾攘。無歲無之。推求其故。多發生於法律問題。卽以此次戰爭論之。始於國會之解散。繼由傳督之促成。竟致兵連禍結。大亂經年。在此時期。耗款數千萬。糜爛十餘省。有用之軍隊。破碎無餘。精良之器械。損失殆盡。至若同種殘殺。生靈塗炭。尤足令人寒心。佩孚等總角受書。稍知大義。痛國家之不振。奮志從戎。每以整軍經武。消弭國患。爲惟一之目的。乃不幸外侮頻來。內爭不息。徬徨繞室。涕泗何從。卽此次奉命南來。亦明知鬪牆之禍。非國之福。然爲維持中央威信起見。勢不能不藉武力。促進和平。俾內亂得早日解決。協謀對外。因之忍淚揮戈。冀達初志。詎中央誤聽宵小奸謀。堅持武力。得隴望蜀。援粵攻川。直視西南爲敵國。竟以和議爲逆謀。推其用意。必欲殲滅西南各省而後

快。夫西南各省。非中國土地耶。非中國人民耶。何竟以法律之爭。遂視爲不共之仇也。佩孚等分屬軍人。卽當愛國。國亡於外敵。固軍人之罪。國亡於內亂。亦軍人之羞。此次中央平川援粵。實亡國之政策也。軍人雖以服從命令爲天職。然對內亦應權其輕重利害而適從之。非抗命也。爲延國脈耳。特就我國對於內爭不宜主戰理由。謹就管見所及。分晰陳之。(一)民國精神。全在法律。立法不善。必召大亂。國會者立法之最高機關也。此次新國會選舉。政府以金錢大施運動。排除異己。援引同類。因之被選議員。半皆惡劣。此等國會。不但難望良好結果。且必以立法機關受行政指揮。而等贅瘤。極其流弊。卒以政府不受法律約束。僞造民意。實行專制。釀成全國叛離外人瓜分之禍。緣此推之。亡國之兆已萌。若再以武力平內亂。是惟恐亡之不速也。(二)我國既與德奧宣戰。方謀對外之不暇。若竟以有限之兵力。從事內爭。置外患於不顧。是對敵國寧可屈服。對國人毫無遷就。重輕倒置。貽笑外人。是豈計之得者。况某國乘我多難。要求出兵。而喪失國權之協定。

條約以成。內爭若不卽息。外患將不可圖矣。(二)我國內爭年餘。所有軍用各款。純由抵押借貸而來。用借款以殘同種。是何異飲鴆止渴。借劍殺人。長此以往。恐未罷同室之戈。墮落漁人之網。彼時猛省。後悔何追。况我國內爭。此次甚烈。戰線由川至閩。橫亘數千里。用兵廿餘萬。以此對外。無論何國。莫敢輕視。計不出此。殊爲可惜。若仍堅持用武。連年不休。一旦外患紛來。應付無術。內外交迫。何以支持。國家用人。宜乎取德與才。不論其黨與派。民國以來。用人與此層反。所以百廢不興。適足倡亂。近如傅以操切而禍湘。徐以違法而殺陸。國人咸爲不平。而政府不測其惡。不燭其奸。反使若輩竟逍遙法外。或專橫行爲。賞罰顛倒。而猶以叛逆責人。大張撻伐。豈得謂之持平。若果開誠相見。人誰無天良。甘爲戎首乎。此而必服以武力。恐困獸猶鬥。戰禍無窮期矣。以上各項理由。我軍師旅團長。俱表同意。卽近測南軍心理現况。均不願戰。用特電達。卽希鑒察。并請會同鄂贛兩督。先行通電南北各省。提倡和平。使雙方前敵各將領。同聲相應。則大局轉圜。當易發生效。

力。曹經略使夙議和平。亦必贊成斯議也。臨時神馳。諸希垂察。吳佩孚等陽印

二十一日 吳佩孚率軍官通電主和

（銜略）讀大總統文電。仰見我元首尊重約法精神。主持和平。力謀統一。此心此德。朗若日星。全國軍民。莫不欽佩。師長等待罪行間。奉職無狀。對時局則挽救無方。對長上則匡襄乏術。徬徨五夜。心疚滋多。惟分屬軍人。於保國衛民之天職。耿耿勿忘。溯自我國因法律問題。引起內爭。全國紛糾。已逾一載。長此以往。分崩之禍。即在目前。國利安在。民福奚存。此不僅師長等所惕焉。憂懼者也。况年來外交緊急。國債繁興。險象環生。無一非內爭之所致。人非木石。能勿痛心。我經略使前於在漢時迭頒電示。諄諄以和平授意。曾經本此宗旨。質之於蘇贛鄂三督帥。亦俱表同情。此在仰體元首愛國之深心。以期轉危爲安者也。師長等雖至愚昧。非無法律知識。然亦嘗聞大總統媾和宣戰之特權。爲約法所允許。對外尙然。而對內主和。尤不得謂非法。爲此懇請我大總統仍根據約法之精神。實行悲憫之宏

願頒佈通國一體罷戰之明令。俾南北雙方軍隊。留有餘力。以備將來一致對外。慎勿以攝職期滿。輕思息肩。尤望我經畧使與長江三督帥。及各省區軍民長官。仰體元首苦衷。俯念生靈塗炭。羣出贊助。協謀寧息。大局幸甚。至選舉問題。雖非師長等所敢問。然新舊國會分立。南北既無統一精神。焉有真正民意。若當此兵戈未息之時。驟行選舉典禮。不但於法理不合。且恐促民國分裂。此尤爲我經畧使與長江三督帥及各省區軍民長官所急應注意者也。區區之忱。伏乞察納。不勝悚懼待命之至。謹此電聞。師長吳佩孚鎮守使趙春廷總指揮官張宗昌副司令陳德修旅長馮玉祥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類張福來潘鴻鈞張克瑤團長朱鼎勳王起貴楊清臣同叩馬

同日 吳佩孚主和電二

吳師長又電。畧謂讀張湘督漾電悉對於師長等馬電。不表同情。長此以往。是有意窮兵黷武。實非國家之福。師長等不敢贊同。惟有請曹經略使轉懇中央。將湘

南防務。飭令湘督自行派隊擔任。師長等軍隊。一律撤回本省。既重防務。亦將以禦外侮也。馬

二十四六日 吳佩孚通電主和之影響一

馬電悉該師長軍人也。當恪遵軍人應盡服從之天職。不然爾將何以馭下。責任內閣係鞏固國家之中樞。政令所自出。圖私利者不能反對。不敢反對。陰使人反對之。是破壞國家。是使人干犯綱紀。計非不巧。然而端人絕不爲之。況春秋誅心。豈能逃千秋斧鉞。爾何受其欺。爾從吾有年。教育或有未周。余當自責。嗣後勿再妄談政治也。祺瑞敬

統密接吳師長佩孚等馬日通電。不勝氣憤。當即發電申斥。文曰。馬電悉。誤會元首文電。居然通電主和。一意逕行。將軍人天職。全行忘却。往事不論。試以現狀言之。彼方以全力攻閩。復增兵韶州。近又暗圖茶陵寶慶東安新化方面。且調集兵力。此時籌備抵禦。猶慮不周。乃竟以非分之要求。懈我軍心。該師旅長等縱不足

惜。寧不惜我軍無數之生命乎。今追溯既往。我心實有不能釋然者。當長岳被陷之際。主戰主和。內外不一。彼時該師旅長等。或聯銜。或專電。痛言和議之非。憤然請纓。力任殲敵。銀以該師長等義氣凌雲。忠心貫日。且相處有年。相知有素。全始全終。可操信券。故遂決然受命。督師南下。幸仗官兵奮勇。一戰而復荊襄。再戰而克岳州。收長沙。一往直前。威聲遠播。銀以我官兵血戰千餘里。連克名城。恐疲勞過度。後難爲繼。故電請中央增加軍隊。息我兵力。非不知將士勞苦。亦並非得隴望蜀也。及經略使命令發表。中央援粵計畫。亦只以我軍堅固後援。該師旅長等屢次堅執已見。竟以陸榮廷趙恆惕等之言爲可信。果允其要求。則舊國會依然恢復也。新選舉法依然取消也。如不其允要求。則南北將聽其分裂耶。人民永遭塗炭耶。誠如是也。是我未出發以前之種種危象。將又見於今日。且更甚於曩昔。其空耗軍費。虛糜械彈。固屬可惜。所最可悲者。我更何以對忠勇陣亡之將士於地下也。在我未南下以前。北軍雖有失敗。而北洋之銳氣。猶未盡墮。今該師旅長

等以一偏之見。牽動全局。此固國家之不幸。亦實鄙人德薄能淺。有以致之也。然鄙人一息尚存。決不忍坐視該師旅長等受人愚哄。陷國家於危亡。務宜速自醒悟。屏除浮言。勿渝以前之宗旨。恪守服從之義務。如仍執迷不悟。則是自貽伊戚。此後結果。非我所能知。亦非我所忍言也。心腹之言。望詳細思之等語。錕性雖愚拙。耿耿此心。惟知擁護中央。服從命令。今該師長等有此舉動。諒受奸人挑撥。錕現在保定。趕速部署一切。即日南下。策畫進行。諸公相知最深。務望時賜教言。以匡不逮。曹錕叩宥印。

二十六日 吳佩孚率軍官轉前敵將領主和要電

(銜略)頃讀諸公馬電。具徵愛國熱忱。當經油印傳觀。全體官兵。同聲仰佩。溯自民國肇造。紛擾經年。哀我同胞。苦鋒鏑者久矣。元首年來深痛中外同殘。徒以頭緒棼如。尚未盡行其志。迺者內訌未寧。外患乘之。卽舉國一心。尙覺補救恨晚。何意岳長既定。猶復徵調頻仍。不獨兩軍驚心慘目。因此流離轉徙。廢業失時。財盡

民窮乞靈外債。無論何方戰勝。亡國破產之禍。固已近在燃眉矣。夫國家練兵。備外侮也。况元首尊重約法。欲謀統一於和平。南北本屬一家。直道爭存。既無不共戴天之憤。何忍再操同室之戈。萬里長征。四民暴骨。誰無父母兄弟。誰無田園室家。試設身處地以思之。有不惻然心動者乎。敵師久戍蘇省。本年五月間奉抽一混成旅援助贛防。遂即開抵吉安廳。分駐萬泰遂川一帶。雖未親臨戰地。亦常默察輿情。每一念及元首救國之苦衷。及人民厭亂之心理。未常不權衡輕重。於嚴守戰線以外。急思相機而動。以助我長江三督帥主義之實行也。諸君子勞苦功高。今者仗義執言。深合古人可止即止之義。尊電謂留餘力以待外侮。名言扼要。實獲我心。至謂未息內爭。緩行選舉。事關國本。尤表同情。想元首與三督帥及各界憂國識時之士。當無不贊成罷戰。以期注全力於國防者。惟吉安僻處一隅。消息遲滯。尊處續有建議。仍望隨時電示。俾得勉步後塵。轉危爲安。在此一舉。敵師所部。同抱決心。臨電神馳。竚待明教。十九師師長楊春普。率參謀長趙福海。團長

吳士芬。張金甌。暨全體官兵等同叩徑等因。謹以奉聞。師長吳佩孚。鎮守使趙春廷。總指揮官張宗昌。副司令陳德修。旅長馮玉祥。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潘鴻鈞。張克瑤。團長朱鼎勳。王起貴。楊清臣。同叩省。

同日 吳佩孚主和電三

萬急。北京大總統鈞鑒。徐菊老王聘老各部總長姜都統曹經略使各督軍龍華盧護軍使均鑒。統密。師長馬日請全國罷戰通電。計達鈞覽。旋奉國務總理復電。大致謂此項提議。應由各勳望發起。師長職卑無發言權。窺其意旨。似可轉圜。當不避忌。再進忠言。其文曰。北京國務總理鈞鑒。統密。敬電奉悉。然有不能已於言者。嘗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陷於不義。我師爲內閣首領。上大夫也。爭臣爭友。有幾人乎。學生不忍見中國淪亡。用敢執爭友之義。爲我師苦口陳之。鈞電云。軍人應盡服從天職。以馭下等語。學生直接服從者曹經

略使。間接服從者陸海軍大元帥。大元帥希望和平。通國皆知。經略使在漢表示和平。學生即根據實行。謹守服從。無以過之。况軍不可從中馭。古有明訓。故孫子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周亞夫屯軍細柳。軍中聞將軍命。不知有天子詔。此學生之所以馭下也。且審度時勢。苟利國家。何不可爲。學生此舉。乃倣效我師在孝感時通電共和之宣布也。實係由我師教育而來。並非節外生枝。鈞電又云。責任內閣。係鞏固國家中樞。政令所自出等語。查民國約法。宣戰媾和。許大總統以特權。未聞以此種特權許內閣也。况今日之內閣。即昔日之宰輔。宰輔者。世運之隆替。國統之樞紐也。曰內閣。曰丞相。名殊義一。其責任宰輔。朝野上下之權衡。以輔左右出入之政也。天生元首。以統萬民。不驚虛名畫一。而繫天下安危。操邦國存亡者。實責任宰輔一人。元首而不仁。則可驅爲湯武。元首而仁。則可希乎堯舜。是世無不仁亂政之元首。而有不仁危國之宰輔也。中華自開闢畫野成州。由部落組織國統。主其政者。揖讓家傳。繼繼承承。莫不欣登熙皞。雖有桀紂之虐。幽厲之

暴齊泯之殘。哀獻之懦。晉愍之愚。唐昭之黯。其心未必厭治喜亂也。然逢惡在側。心非莫格。易鹿爲馬。鼓惑莫違。不桀紂而桀紂。不幽厲而幽厲。不齊泯而齊泯。不哀獻而哀獻。不晉愍而晉愍。不唐昭而唐昭。其所以使之導之者。宰輔也。或謂元首有統一之權。神器所在。魁柄莫移。彼宰輔何能傾其統一哉。殊不知宰輔總百官之政。元首之口舌也。一旦喉關固閉。言路弗通。則國情無所達。好僞者流。自多粉飾。或假征伐而開邊鄰之禍。或假賦稅而困民生之財。或去賢進讒。而樹黨讎。或罷將黜吏。而削封疆。權威傾國。千鈞難舉。挾一尊而莫逆。以致內怨外怒。羽檄交馳。會孟津。叩函谷。禹鼎湯盤。擁戴別姓。亂政危民。喪失統業。是元首乎。是宰輔乎。此責任內閣應引以爲戒者也。宰輔果抒一己之忠。負有爲之志。言重於國。行重於民。和鄰弭兵。遠奸任能。不以私廢公。不以親廢法。厚民生。勤國計。而統業無怠。故太甲不亡商。成王不亂政。呂后不斬漢。武氏不絕唐。具不亡不亂不斬不絕者。伊尹也。周公也。朱虛侯也。狄梁公也。此責任內閣應身體力行者也。否則宰輔

假人之國。奪人之祀。而秦而漢而魏而晉而唐而宋。其惟趙高乎。新莽曹操乎。司馬宋武乎。楊盧田朱秦檜乎。責任內閣。如此居心。尙堪問乎。鈞電又云。陰側反對。干犯紀綱。春秋誅心等語。按春秋遼王。大一統也。陪臣執國命。春秋所貶也。今元首之憂。內閣之辱也。乃津議陽爲推馮舉徐。陰實倒閣復辟。干犯紀綱。莫此爲甚。蠻軍滿布畿輔。雷震春張鎮芳萬繩栳胡嗣瑗等。遁跡津門。與某督祕密連繫。可爲明證。其預定期限。擬俟南北兩軍在前線戰鬥最烈時也。萬一禍起蕭牆。我師雖欲討逆。將用何種軍隊。彼時共和破壞。統一毀裂。誰被惡名。援照春秋書法。罪在責任內閣也。學生通電罷戰。乃思患預防。爲元首。爲內閣。卽所以爲國家謀共和統一也。語云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凡茲所陳。言雖躁率。實具有良藥苦口之效。深望我師改弦易轍。懲愆極峯。速頒罷戰明令。以息內爭。以禦外侮。以厚民生。以延國脈。則我師統一之能力。卽民國不世之隆勳。傳諸永久無斁。臨電不勝怵惶冒昧之至。謹稟覆。學生吳佩孚叩宥等語。又通電（前略）伏維我

經略使與諸公大老俱係總理多年至交。無話不談。懇請執爭友之義。力爲斡旋。以期大總統速頒罷戰明令。國家幸甚。生民幸甚。臨電不勝叩禱。師長吳佩孚叩
宥印。

同日 馮玉祥致電聲辯

國務總理參陸部總長鈞鑒。口密。頃讀吳師長敬日通電。未免激於意氣。敵逆狡詐百出。試不一試。我北方將領。何堪再自行分裂。授人以隙。因該電內仍列有祥名。當經致吳師長一電。文曰。萬萬火急。衡州吳師長鈞鑒。頃讀敬日通電。請撤隊北回。休養餘力。以備對外。敬聆一是。惟竊以爲當此之際。無論和戰。均宜聽之中央。且我北方將領。必須一致。通電關係甚大。似宜先互商妥洽。不可卽行入名。致滋誤會。稍一不慎。爲敵所乘。於大局有害。且自相分裂。誠恐彼此不保。竊期期以爲不可。榮辱與共。敢佈愚忱。萬祈察納。不勝盼禱。馮玉祥叩宥等語。特此稟聞。旅長馮玉祥叩宥叩。

二十七日 吳佩孚通電主和之影響二

北京國務總理鈞鑒。宥電敬悉。昨接吳師長敬電。擅請撤兵。殊屬不合。業經嚴詞責斥。電令恪遵明令。扼守防地。不得擅自調動矣。茲奉前因。謹電奉復。曹錕叩感印。

吳師長馬敬兩電後。湘東各軍。改攻爲守。前軍遵此宗旨。確未進攻。經吳。趙兩師長議定。雙方無期間之停戰。靜候中央電令再定行止。趙春廷亦有電來。謂前敵各軍。除春廷守土有責外。餘均撤回後方。敵軍亦贊同停戰。確無反攻之舉動。前日某督之報告。頗非事實。張宗昌感。

師長干權。中央威信掃地。軍心解體。縱戰亦難致勝。敬堯奉職無狀。仍懇立予罷免。張敬堯叩感。

二十八日 吳佩孚主和電四

萬急。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保定曹經略使。南京李督軍。南昌陳督軍。武昌

王督軍均鑒。統密。頃接譚浩明譚延闓漾電。文曰。衡州吳師長鑒。馬日通電。誦悉。大義凜然。同深贊服。依法解決。篤愛和平。本西南宗旨。頃已轉達武鳴西林。一致主張。以副盛意。又接譚浩明有電。文曰。簡電及馬敬兩日通電。先後誦悉。大義凜然。持正不阿。最痛切者。訓練對外一語。是何等眼光。何等胸次。克以樹全國軍人之模範。而愧夫薄俗囂張之人。捧誦再三。傾佩無似。昨經轉電西林武鳴。及西南各要人。本一致贊同。惟電文往返較遲。刻先由弟會同組安通電各省。以爲洛鐘之應。正在屬稿。日內即可拍發。此次得毅力主持。大局當不難解決也。先此佈復。各等語。謹電稟聞。吳佩孚叩儉印。

二十八日 吳佩孚率軍官轉田應詔等贊成休兵原電

各報館均鑒。頃接辰州田應詔等來電。文曰。衡州吳子玉將軍。張總指揮。吉安楊師長。並各軍師旅團長鈞鑒。奉讀陽馬各電。及吉安楊師長宥電。藹然仁者之詞。感佩無已。此次軍興。實以國政失修。不得不策羣力。以納國家於軌物。非欲窮兵

安忍以戕國脈。危民生也。馮大總統膺命於干戈擾攘之日。靖其寅畏。秉衡奉法。可謂難得。而德政不流於天下者。黷武政策實牽掣之。今國運如縷。民命如絲。兆庶咸有厭亂之情。仁者寧無悔禍之心。吳公親率士卒。遠涉江湖。周知民瘼。亦痛國艱。乃建和議。揚令聞。爲天下先。楊公和之。共贊休兵。使三軍之士。少憩瘡痍。而長江三督軍弭兵恤民。志爲不孤矣。國會爲共和國本。而侵以暴力。實紊典常。擾苗助長。亦陷偏私。今茲之役。兆釁於此。緩行選舉。更佩良謨。詔等與師以來。屢犯金革。傷殲死亡之卒。皆某族黨親戚故舊之子也。其所以裂肝腸填溝壑而不悔者。義不屈於強暴。以求伸國體於最後之日也。今詔等宣愷悌之德音。護國憲之精神。聲氣相通。寧有異旨。敢布微忱。敬拜嘉猷。田應詔。張學濟。謝重光。胡瑛。林德軒。胡學紳。暨湘西梯團營長等同叩魚等因。謹此奉聞。師長吳佩孚。鎮守使趙春廷。總指揮官張宗昌。副司令陳德修。旅長馮玉祥。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潘鴻鈞。張光瑤。團長朱鼎勳。王起貴。楊清臣。同叩齊。

二十八日 譚浩明譚延闓陳炳焜通電渴望和平

(銜略)頃讀吳師長諸公馬日通電。念國家危亡迫切之情。體元首愛重和平之意。痛人民顛連困苦之慘。慷慨陳詞。請停戰明令。息爭禦侮。仁聲義聞。遠近傾心。西南各省。自去歲以來。以約法爲職志。筆舌爭執之不獲。不得已而興兵。每念同室操戈。至爲痛惜。屢次宣言。希望中央依法解決。早覩和平。文電具存。天日可鑒。長沙之役。頓兵彌月。以聽長江三督之調停。岳州之役。指兵湘境。不入鄰疆。凡以表示誠心。不欲黷武。往事具在。非可飾言。不幸奸人怙惡。羣小盈廷。禍結兵連。馴至今日。賣國密約。破產借款。無一不自便其私圖。凡有人心。能不痛悶。長此以往。一國之權利有盡。奸人之慾壑無窮。用兵其名。賣國其實。兵事未解。國已不國。浩明等同屬國民。豈能坐視。伏讀馮大總統文電。表示主張。稱引約法。一則曰中華民國之統一。再則曰中華民國之和平。誠如吳師長馬電所言。此心此德。朗若日星。以依法行權之元首。願厭亂思治之人心。鑒行間將士之呼籲。根據法律。解決

時局一舉手間。和平立至。毅然自任。何嫌何疑。尙望愛國諸公。同心協助。尊重約法。伸張公論。鞏固國基。若有假外脅內。殘民以逞者。國人所共棄。國法所必誅。浩明等雖庸愚。願隨諸公之後。一致伸討。心志具在。始終不渝。至新選舉之非法。當然無效。吳師長諸公言之深切。浩明等尤所贊同。公論自在。大義昭然。敢布悃忱。惟希共鑒。譚浩明。譚延闓。陳炳焜。叩。勸印。

十月三日 譚浩明吳佩孚合電主息內爭

各報館鑒。駐湘雙方各軍。因受中日軍事協定之激刺。故同謀息爭禦侮。自六月二十五日停戰。迄今已四越月。師長等屢請中央頒布罷戰明令。而合肥斥爲西南無誠意。師長等不得已本諸公理。再擬通稿。徵求西南同意。於寢日連銜拍發。可見西南謀和誠意。信而有徵。乃合肥仍不加察。謂爲莠言惑衆。意在破壞大局。然和則全國一家。戰卽南北分裂。究竟大局破壞。在和乎。在戰乎。抑和能亡國乎。戰能亡國乎。不待智者而知矣。如云國會非有強造。何以不令西南五省選送議

員。而任意指派。如云選舉合法。何以合肥九月魚日勸徐就職通電。除卻西南五省。合肥自認爲非完全之總理。且將強東海爲不完全之大總統也。保全大局統一。固如是乎。縱使合肥自認爲不完全之總理。竊恐東海未必甘認爲不完全之第二任大總統。縱使東海甘認爲不完全之大總統。而軍民各界。不肯甘心爲不完全之中國人。如云外國贊成。卽爲合法。則隔岸觀火。痛癢無關。國與國處對待地位。其心理自然如此。換言之。他國政府有如此非法舉動。我國政府亦未必不隨聲附和也。總之正誼所存。是非自有公論。全國人之心理。方爲真正民意。非強造者所能假託。非強詞者所能狡辯。更非一二人之私言所能厚誣。當時不乏明達。幸各毅力主張。同心一致。早息內爭。協謀對外。大局幸甚。譚浩明。譚延闓。程潛。馬濟。李書城。章榮昌。林俊廷。陸裕光。趙恆惕。林修梅。賁光昭。馬鋈。張其鎰。宋鶴慶。廖家棟。魯滌平。王得慶等。師長吳佩孚。李奎元。楊春普。總指揮官張宗昌。副司令陳德修。旅長馮玉祥。潘鴻鈞。張光瑤。王承斌。閻相文。蕭耀南。張學顏。張福來。團長

穆文善、王起貴、楊清臣等同叩講，印

按張敬堯督湘。其軍隊平時既不守紀律。在戰時尤甚。雖處省會之防軍。平時擅入民舍。強姦硬劫。是以民怨沸騰。咸不願意於張氏。其對於客軍。又復自驕自大。行爲跋扈。客軍亦痛惡之。前敵諸將之反目相向。雖由主和熱忱。其對於個人。實由張氏之行爲乖張。有以致之也。湘西之馮玉祥。長沙之李奎元。湘東之蘇軍。均與湘南之直軍第三師。聯絡一氣。傾向平和。其主張武力者。僅七師與皖奉各軍耳。張敬堯爲保持現在地位起見。乃召張景惠一師奉軍。駐湘潭。以七師第四補充旅駐長沙。以吳心田、田樹勳、楊續緒、張敬湯、駐寶慶、永豐、湘鄉一帶。防南軍之進攻。及北軍之返戈。以朱澤黃扼守南縣。張敬禹嚴防益陽。名爲防範。周田之進攻。實則阻遏馮軍之侵軼。故長沙實在四面楚歌中也。

同日 湘中南北兩軍和議代表通電主和

(銜略) 此次國中興師。已經一載。內外騷然。政象日惡。影響所及。亡國有餘。憂時

之士。怒焉心傷。代表等秉承吳師長佩孚。程總司合潛。趙師長恆惕。及各將領安內禦外。息事寧人之宗旨。不辭愚昧。力任疏通調和之責任。往返磋商。時閱三月。差幸劫運可回。時艱有濟。惟是政見兩歧。輒滋爭執。不知武力雖可濟一時之策。終非調和。不足孚國民之望。且長此紛擾。國勢岌危。黷武窮兵。古人所戒。竊意天下興亡。匹夫有責。披纓往救。尙有其人。而況同處危巢。豈堪相煎過急。深願我國同胞。毋存南北界域。毋挾黨派感情。仰體馮大總統上月文日通電。共圖和平之方。俾免分崩之患。諸公或膺封圻之重。或領虎貔之雄。一言興邦。萬民胥賴。不可含默。而任旁觀。宜秉大公。而伸正誼。須知同隸一國權之下。何有戰爭勝負之可言。舉凡法律政治諸問題。皆當付諸造法機關。聽其裁定。自非可任意而行者。務懇諸公本其福國利民之心。解此水深火熱之危。小民得免呼號。現狀自可恢復。否則滋蔓難圖。後悔何及。此乃千鈞一髮之際。砥柱中流。今其時矣。代表等傷心國難。急不擇言。謹布愚忱。千祈衆擎。以挽狂瀾。萬勿遷延。以重民困。伏維垂察。不

勝依依。直軍和議代表劉傑包映芝。湘軍和議代表文鹿鳴劉鍾衡叩。

十日 徐世昌就大總統職

十一日 錢能訓就代理國務總理任

二十五日 總統令

歐戰以來。兵禍至烈。影響政治。震動全球。而立國久遠之圖。究未可悉憑武力。故欲保障人類之幸福。必先維持國際之和平。美大總統威爾遜有鑒於斯。迭次宣言。咸以尊重和平爲主旨。吾國政府以逮士庶。莫不佩其憫世之誠。而大勢所趨。卽列邦亦將贊助進行。以爲世界和平之先導。自茲兵事永弭。工商大興。扶持物質之文明。輔助民生之發達。大同盛軌。此爲權輿。本大總統適以斯時。謬膺衆選。亟當詳審世局。用定設施。夫以歐西戰禍。擾攘累年。所對敵者視若同仇。所爭持者攸關公義。一經息爭弭亂。遂若異口同聲。况吾國二十餘省。同隸於統治之權。雖西南數省。政見偶有異同。而休戚相關。奚能自外。旣無南北之判。安有畛域之

分。試數上年以來。幾經戰伐。罹鋒鏑者。孰非胞與。糜餉械者。皆我脂膏。無補時艱。轉傷國脈。則何不釋小嫌而共匡大計。獨私忿而同勵公誠。俾國本繫於苞桑。生民免於塗炭。平情衡慮。得失昭然。惟是中央必以公心對待國人。而誠意所施。或難盡喻。長岳前事。可爲借鑑。故虞詐要當互戒。防範未可遽疏。苟其妨及秩序。仍當力圖綏定。茲值列強偃武之初。正屬我國肇新之會。欲以民生主義與協商諸邦相提挈。尤必萃國人之心思才力。刷新文治。恢張實業。以應時勢。而赴事機。及茲黽勉幹濟。猶慮後時。豈容以是丹非素之微。貽破斧缺斤之痛。況兵事糾紛。四方耗斁。庶政擱滯。百業凋殘。任舉一端。已有不可終日之勢。卽無對外關繫。詎能長此撐持。所望邦人君子。戮力同心。幡然改圖。共銷兵革。先以固國家之元氣。次以圖政策之推行。民國前途。庶幾有豸。以言政策。莫要於促進民智。普興實業。而二者皆當具有世界之眼光。吾國文教早闕。而民智蔽塞。進步較晚。是宜旁采列邦之文化。以灌輸之。吾國物力素豐。而興業所資。母財猶乏。是宜兼集中外資力。

以輔助之。以國家爲根本。以世界爲步趨。務使人民智識。及於大同社會經濟。日臻於敏活。民智進則國權自振。民生厚則國力益充。夫如是乃可保文物之舊邦。乃可語共和之真諦。本大總統不憚曉音瘖口。以尊重和平之主旨。告我國民。固渴望我東亞一隅。與世界同其樂利。此時大局未定。保又爲先。軍民長官。各有保衛地方之責。仍應遵照前令。力除匪患。用保治安。民瘼攸關。勿稍玩忽。惟茲有位。其共念之。此令。

十一月四日 總統令

任命馮玉祥爲湘西鎮守使。吳新田爲岳陽鎮守使。此令。

十六日 總統令

國家政治。審時爲先。安內靖外。理無二致。比者天心厭亂。歐戰告終。我協商國兵士人民。不憚躬冒艱險。卒以公理敵強權。而獲此最後之勢利。吾國力排衆難。加入戰團。與茲盛舉。是堪欣幸。兵氛旣戢。和會肇始。方將綏保斯世。共躋康平。願以

西南數省政論偶有異同。肇於一隅。牽及全局。兵戈累歲。國力殫殘。安內未能。遑云靖外。川粵諸省。昔稱富庶。兵燹迭觀。井里爲墟。卽有完善之區。亦復百業凋殘。生機窘蹙。言念民瘼。至用痛心。南北各軍。莫非袍澤。徒以操戈同室。致使置身鋒鏑。暴露原野。揆諸胞與之誼。能無憫惻之私。是宜鑑察人民之趨嚮。以除國內之紛爭。促進政治之統一。以協友邦之希望。所有前方在事各軍隊。務當卽日罷戰。一律退兵。其各處地方治安。均由各該管軍民長官派隊次第接防。切實保衛。其有土匪擾亂治安。及軍隊不遵戎紀。有妨秩序者。是爲國人所共棄。及時戡定。勿滋民患。本大總統。素懷澹泊。久謝政聞。祇以邦人責望之殷。安危所關。間不容髮。勉肩鉅任。冀挽時艱。觀歐洲勝敗之數。則知公理之可憑。察吾國禍亂之源。則知民事之難緩。對於國交。惟有本敦睦之誠意。促世界之和平。從容樽俎。跂進大同。對於內政。惟有以工商主義。培養民生。以共和正軌。振興法治。果使政綱畢舉。國基鞏固。衰朽之年。猶得與周行羣彥。共致太平。拂衣歸耕。實有至樂。國步綦艱。時

乎不再。共圖上理。早釋泯勞。一切應辦事宜。著各該管部迅速籌議。呈候施行。此令。

按退兵辦法。預定湘南軍退至衡山衡州。贛南退至贛州吉安。閩南軍退至廈門泉州。鄂西退至宜昌沙市。至南方軍隊。責成陸榮廷收束駐湘之粵桂軍。由岑春煊收束贛南閩西南粵滇軍。由唐繼堯收束川鄂陝之滇黔軍。俟雙方退畢。即組和平會議。

是時湘戰停後之兩軍駐防區域

按湖南北兩軍。以謀和之故。均經退舍。表明傾向和平之誠意。茲就各軍退後之駐防地點。試錄於左。

北軍方面 張宗昌所部駐防黃土嶺。潘洪勳所部回駐茶陵縣。李奎元一師駐紮長沙附近。以及湘潭一帶。奉軍駐紮湘陰。皖軍退屯株叢。張敬湯楊續緒等。屯紮湘鄉。吳心田退屯永豐。田樹勳仍守寶慶。張福來預防安仁。蕭耀南分駐祁耒。

聞相文駐紮衡山。張敬禹仍在益陽。馮玉祥仍在常德。卿衡朱澤黃王正雅則分駐南澧石門各縣。陳復初范國璋之剿匪區域。尙不在內。

南軍方面 程潛所部駐紮郴州。林修梅所部駐紮桂陽。趙恆惕所部駐紮永州。林俊廷所部駐紮武岡。周偉所部駐紮洪江。黔陽。滇軍全部駐紮麻陽芷江。黔軍全部駐紮辰谿胡瑛。田應詔駐紮桃源沅陵。周則範駐紮溆浦安化。張學濟林德軒兩部分駐桑植永順一帶。

二十八日 張敬堯聲明並未進攻湘西

(銜略)頃接南京李督軍轉准貴州劉督軍漾電。並接唐督軍行營馬電。以湘西新化桑植等處。北軍分路進攻。恐致妨礙和平。應即退回原防。免生枝節等語。接閱之餘。不勝駭詫。溯自國事擾攘以來。閱牆之爭。實多隱痛。率濱芸衆。咸感悲觀。敬堯自奉停戰命令。遑即轉飭前方。嚴守防地。不敢或越。並將湘南協防。祁陽耒陽等處軍隊。撤回寶慶。開誠布公。尊重和平。實爲國人所共諒。蓋堯雖一介武夫。

深明時事。值此歐戰告終。國際情勢。瞬息萬變。同心禦侮。尙虞不及。豈忍以同室操戈之嫌。甘蹈覆亡之慘禍。况會議行將開始。雙方誠意。俱已昭明。自應靜候解決。以期法律事實。兩得其平。何敢輕舉妄動。不顧大局。尤有進者。敬堯分屬軍人。服從命令。乃其天職。上年於徐州出發之先。曾將解決時局辦法。電達中央。力主和平。嗣至漢上。復以和平之旨。婉轉陳說。雙方均未採納。事與願違。泊岳州以逮長沙。迄於今日。無非遵從中央指導。依令進行。蓋拘於軍人職守。不容或違。而希望和平。有如望歲。若函若電。累牘連篇。班班可考。迨明令停戰以來。對於湘省部屬之調停。亦曾電達湘西湘南。深冀西南將領。各捐意氣之爭執。共謀人民之永安。耿耿此心。天日共鑒。乃近來各處函電。忽有此無稽之言。用意殊不可解。誠恐遠道傳聞。或有誤會。謹布區區。諸希亮鑒。張敬堯叩儉。

按自南北兩方停戰退兵之令下。三湘之間。因張敬堯既以馮玉祥可欺。而又全不信任。故南北兩方。因湘西撤防。亦屢生問題。如南軍退一處。張敬堯卽命其心

腹進兵一處。并不許馮玉祥過問。南軍窺其隱秘。遂亦不肯再退。駐紮辰州軍政分府之張學濟。尤憤憤不平。嗣經吳佩孚譚延闓等轉商。請胡瑛林德軒周則范田應詔張學濟等。仍派員與馮玉祥議定劃界撤防辦法。南軍分五路撤退。以黔軍填駐。北軍分三路撤退。而馮卿（卽卿衡）兩部。不在撤退之列。後方各援備軍。并在常德合組臨時維持會。兩方均皆允可。正待施行。張敬堯深不悅。竟委派湘西清匪總副司令。指令應撤各軍前進剿匪。冀以南北各軍騰出之地。進駐清匪各軍。以致又生變化。戰禍重開。馮玉祥不忍坐視。當卽派員馳赴辰州懇切疏通。請兩方停戰。改訂撤防條件。於二十日簽字。并各宣誓遵守。惟張敬堯心仍不安。急欲乘機統一軍權。對於湘西清匪計畫。不肯中止。特派朱澤黃由南洲進駐慈利。王正雅由澧州進駐大庸。致又激起南軍之公憤。已頒一種動員令。形樣之宣言。其主要宗旨對於馮卿兩部。認爲妥協停戰。對於張敬堯之清匪軍。則認爲土匪。誓不許其侵入南軍現駐地。及馮卿現駐地。其爭潮正恐一時不易解決也。

十二月五日 總理錢能訓覆七總裁電

讀諸公致元首電。敬諭開誠表示。共導和平。至深佩感。歐戰告終。潮流方迫。元首鑒於世界大勢。早經屢頒明令。申正義而弭兵爭。當爲國人所共見。近於通令停戰之後。繼以籌議撤防。積極進行。實出渴望和平之旨。會議辦法。前已詳細籌畫。屬李督秀山轉商。茲承示雙方各派代表。尅日開議。蓋籌所及。實獲我心。所云代表人數。論省區版籍。不能無多寡之殊。惟爲迅釋糾紛。固可不拘成見。似可由雙方各派同等代表十人。臨時推定首席。公共協議。至會議地點。原定南京。本屬適中之地。寧滬同屬國土。焉有中立可言。且會議商決內政。不宜在行政區域之外。鄙意仍在南京。最爲適當。至來電所舉辛亥前例。辛亥係因國事問題。不幸同時而有兩種國體。今則雙方一體。論對內則同係國人。協商國政。固無畛域之分。論對外則國交只能有惟一政府。尤非辛亥之比。值此時局急迫。促進和平之意。彼此所同。亟當於會議辦法。切實商榷進行。其他枝節之論。宜悉蠲棄。以免曠廢時

日。此間現正酌選代表。爲先事之籌備。尊處遂派有人。卽希電示。以便雙方派定。尅期組織。俾法律政治各問題。日趨接近。迅圖解決。民國幸甚。

二十日 總統令

特任錢能訓爲國務總理此令。

按是篇溯自民國六年九月十八日劉林等宣布自主。以訖七年十二月二十日錢能訓組織內閣籌備和議。凡戰事經過之敘述。均採自雙方公布函電。以存實錄。惟中有關係吾湘全局函電。如程潛辭省長咨省議會文。以及攻取岳州通電之類。搜尋未獲。寧付闕如。俟續刊第二卷時。當依次補入。

編者附誌



第一篇 軍暴

自湘南戰起以來。湘民受兵之烈。尙忍言哉。尙忍言哉。國家設兵以衛民。今民且因兵而無以自衛。是設兵之本意固已全失。而爲民害且滋甚焉。是亦不可以已乎。然固無足怪也。內訌之起。已非一日。將欲恃兵以平內亂。必先有以固將士者之心。而將士者非能自戰也。必有以固其部屬。其部屬又各依以爲固。下至肩槍腰彈之卒。廝養僕役之羣。皆各有欲得而所求必應。然後如身使臂臂使指也。是故勳位勳章之頒給。督軍省長之授與。所以固將士者也。旅團營長之升秩。慰勞賞給之酬庸。將士者所以固其部屬者也。然有盡焉。不及於肩槍腰彈廝養僕役之倫也。無已。則以被征服被占領地之子女玉帛以款動之。是故吾民之子女玉帛。又將士者及其部屬所以固其肩槍腰彈之卒廝養僕役之羣者也。所以爲陣。所以爲戰。要在於是。然而吾民苦矣。南曰護國。北曰靖亂。國未得其護而民愈危。亂未見其靖而民愈擾。南軍來。吾民必爲南之民。若曰無爲北用。無爲敵服也。其具而資糧屨以供我。北軍

來。吾民又必爲北之民。若曰無爲南用。無與逆通也。其具而力役芻薪以給軍。朝南而暮北。此去而彼來。民於是始困矣。然猶未也。自六年十月。北兵潰退。攸醴一帶。於是始見殺掠矣。岳州於是始見焚燬矣。益以南兵之追擊。長沙各警察署及陸軍講武堂。於是忽遭碎毀矣。及南兵至岳。岳州且重受其擾矣。七年三月。南兵由岳州潰退。長沙之銀行典當商號。凡精華所萃之區。於是大受劫掠矣。道途所經。自長沙湘潭湘鄉以達寶慶衡永。又自平江瀏陽株州醴陵以達攸縣茶陵。皆南軍先去。北兵踵來。南兵既掠而過。北兵且掠且淫且殺而前。而南兵潰卒不能歸隊者。又勾結土匪。騷擾鄉村。無賴之民。藉荒紛起。掠取財穀。時各縣知事多被迫走。軍隊所置官吏。如醴陵等縣。又復動假軍需。酷索苛勒。小民疲於奔命。有死無違。於是湘東一帶。綿亘數百里間。無不徧遭蹂躪矣。未幾。第三師師長吳佩孚率兵入城。紀律嚴明。沿路人民。無所驚擾。相率安居。旋開赴衡州。而湘督張敬堯第七師踵至。大肆橫暴。殺掠姦淫。靡所不至。軍紀蕩然。湘東之民。如火益熱。時第一路總司令曹錕各軍。駐湘北。

第二路總司令張懷芝各軍，由江西入醴陵赴攸，而安武軍二十餘營，則自六年九月由長沙赴攸。十月返醴陵，退駐江西萍鄉。至是復分駐攸醴間，騷擾愈甚。四月二十五日攸縣敗訊至，潰軍營集醴陵。自攸縣以達株州，無不遍遭焚掠，而尤以醴陵株州爲尤甚。醴陵街市萬家，及淶江大橋，俱於四月二十七日夜分焚燬略盡。人民逃避不及，焚殺以死者殆數千人。積屍遍野，皆李傳業所部之安武軍及張宗昌所部之第六混成旅所爲也。時北軍勢已不支，遂走株州。翼日南軍追至，北軍復焚株州而走。市中房屋幾盡，人民被殺戮者不可勝紀。連日復戰，南軍退走攸縣。五月七日北軍始由株州列車至醴。時南軍已盡出醴境，北軍大肆殺掠，醴城居民幾無倖免。九日復火。於是醴城房屋八千餘棟，及公署教堂，盡付一炬。居民慘死又數千人。又復連日延燒鄉村房屋數千棟，火勢半月不息。姦淫擄掠，至不忍聞。環其地百餘里，不見人跡者二十餘日。而株州一帶，以數經戰鬪，殘破無餘。自株州至萍鄉老關鐵道兩旁，所有未燬民房，概爲兵據。長沙湘陰湘潭，以受第七師之騷擾，民不寧居。

土匪潰軍。又復乘便劫掠。而湘鄉衡山衡陽寶慶等處。亦屢經軍隊出入。戰爭數十次。居民十室十空。自軍興以來。湘省七十五縣。幾無完土。尤以醴陵株州爲最慘。至於全省災况。有罄竹難書者矣。要之軍暴所至。不外焚殺淫掠四端。南軍之掠。不減於北軍。惟焚殺姦淫尙少。茲略綜其慘狀如次。

被焚之區。以醴陵株州爲最。岳州次之。醴陵縣城所存房屋。不過二十之一。四鄉被焚者。又數千棟。株州繁盛街市。燒燬悉盡。岳州南關外一帶。焚者千數百家。其他因南北駐兵被拆毀之房屋。所在有之。匪獨器具一空。卽門窗板壁梁桷棖棟。悉取以爲薪爨之需。前後洞徹。四壁蕭然。風雨飄搖。動致傾倒。被兵之處。殆無不然矣。

被殺除兵士不計。土匪不計外。人民之死。至於無數可稽。其被殺之情形。略可述者。亦有數端。戰爭所至。彈雨橫飛。逃避無從。血肉山積。一也。烈燄旣縱。廬舍無餘。處則被焚。出則被殺。醴城之燬。時正夜分。較之株岳。死且數倍。二也。輪姦婦女。動遭慘斃。或因羞憤。迫而自裁。攸縣黃土嶺之役。女屍滿山。尤其最著。三也。或因勦匪。動致大

軍。匪不能得。俘民以徇。四也。需索財物。因斃民命。遮路要劫。遂至殺人。五也。居近駐防。動遭奇禍。一有不當。屠戮隨之。六也。其死之尤慘者。或剖其心。或刳其腹。或割其勢。或抽其腸。或攣其手足。或剝其肌膚。或絮細油漬而倒焚。或熏鼻烙背而痛死。甚有一家數十口。盡被誅屠。全境數百人。悉遭洗滅。慘無人道。莫甚於斯。凡此種種。尤以湘東一帶爲多。生民之阨。未有甚於此時者也。

軍士姦淫。以安武軍及第七師爲尤著。山東軍奉軍及其他各軍次之。所至之處。婦女除逃亡自盡外。鮮不被其淫逼者。少者固無論矣。卽白頭老婦。亦所不免。軍士日以尋花姑娘爲樂。見良家婦女。亦悉以此目之。遇行人於途。輒要刼之以爲導。甚或逼夫獻婦。問父索女。黑夜鳴槍。擅入民宅。或竟劫婦女以去。遲明蹤跡之。乃慘斃於山谷間。又或當淫逼之際。強牽其女之父。或其婦之夫。迫觀之。以爲笑樂。言之使人慘沮。而彼等行若性成。恬不爲怪。往往有被辱婦女。羞憤戕生者。或因婦女俱戕。全家投繯以死者。或哀求護孕。逼淫而後。剖視其胎。或乳兒號哭。擲之於旁。刀劈以死。

凡此皆北軍所爲。若南軍則姦淫之事。尙無所聞也。

掠取財物之事。幾於書不勝書。七十五縣之人民。殆無不受其痛苦者。不惟兵也。匪亦掠焉。不惟北兵也。南兵亦掠焉。且兵所不經。匪無不到。卽謂無人不災。無地不災。亦非譎語。其掠財之法。大抵北兵必先以鳴槍。使居民避走。然後悉其所有。抄掠以去。其藏於地下者。則以水遍潑地面。視其鬆爽之處掘之。十不失一。以是雖窖藏必盡罄焉。至於南兵之來。則輒以索路費借兵餉爲詞。爲數動千百元。稍有違拂。則刼搶隨之。土匪則每乘黑夜。嘯聚羣衆。共刼民家。或繫其主人。勒財取贖。謂之捉肥豬。湘西一帶尤多。此其大別也。至於掠取之物。銀錢首飾而外。若衣服被帳牛豕雞鴨器用几棹之屬。凡便於用而易於取攜者。無所不取。其在北軍。於掠取之餘。雖釜甑器具。必毀碎而棄擲之。民家每值北軍經過。重者至於神主。要者至於農具。殆無有完存者。

以上四者。皆軍暴之大概。其詳則有不能盡矣。至於被災之區。尤以湘東一帶爲最。

湘西雖迭經匪擾。然自馮旅長玉祥駐常德而後。軍紀秩然。人民如慶更生。不知兵革之苦。湘南如衡山衡陽等處。雖重受兵創。飽經戰禍。然自第三師師長吳佩孚至衡州而後。地方漸告肅清。軍紀尤爲駐湘各軍冠。故受災之劇。未有如湘東各縣者。而湘東各縣。又無有甚於醴陵之城鄉。徧遭焚掠。攸縣之數爲戰場。株州岳州之大半被燬者。不能具舉。舉其一二之覈實可稽者。若醴陵災戶調查總表。長沙萬壽鄉被北兵搶劫報單。及城廂內外被兵各縣被兵雜訊。以見其餘。若謂國人所言。不可徵信。則請觀於外人之言論。故另篇備列焉。

醴陵災戶調查總表

民國七年十二月編造

區域	災戶總數	被殺人數	被傷人數	焚毀屋宇棟數	荒田戶數	財產損失數	備	考
東、城	一、五七	一、四三	空	一、五七	元	五〇、四二	城中商民兵後流亡至今未復財	
南城	二、九九	三、七四	六七	二、四九	一、五六〇	一、四二〇、六一	虛損失但據其已報者餘尙未盡	
西城	一、三三	一、三五	二三	一、四三		二、〇八、九五	併本區所轄城外各社在內	

北城	一、八五七	一、九五二	九一	一、五四五	一三〇	二、五三三、八〇〇	以上四城房屋半係佃居各業主多有流亡故房屋損失尙未盡悉
東一區	二、二三八	四三五	一八九	五九二	四〇五	一、二七五、六八三	
東二區	一、九五三	四〇一	七二	三〇四	五三〇	七六一、〇〇〇	
東三區	一、七〇四	一、五一〇	三三四	三三四	五二二	一〇一、五九二	
南一區	五、六三〇	一、五五九	二二〇	一、七七一	一、三三五	四、五九六、三〇八	
南二區	五、九五五	一、六七七	一〇八	一、六〇三	一、四五六	三、〇〇九、二一〇	
南三區	一、三六八	一、三九九	空	二八二	一、二〇六	一、六八〇、六二〇	
南四區	四二〇	三七二	七	一五	三〇五	一八、四〇三	
西一區	一、八四三	一八六	一八	三三	九〇	四五、六二三	
西二區	二、八三一	三六〇	三七	二九	一五六	三〇一、七〇〇	
西三區	四、〇三五	五二二	一四四	四九三	一、二九〇	三三九、一八一	
北一區	二、八九〇	一、五一	四一	二五八	九八五	一〇八、四八九	

以上南鄉各區地富兵衛受災甚重並途經調查未盡尙待續查

北一區	二、〇〇九	五九七	一三五	三〇五	四〇三	一九五、〇九一
北二區	四、五〇〇	一、九〇七	一九〇	一、四五〇	三二七	一八九、三三〇
北四區	三、三九〇	一、二二一	二〇四	三二五	四二一	二二三、五〇七
統計	四七、九〇一	三三、五四三	一、九一七	一四、七五三	二〇、四九〇	一九、四二〇、二八一
<small>本區以地富山巖境遠闊調查未遑尚待續查</small>						

另有醴陵兵燹紀略一書。備載醴陵受災情形。茲不悉舉。
長沙萬壽鄉被北兵搶劫報單

長沙縣萬壽山鄉。於七年四月因軍隊過境。挨家挨戶。搶劫一空。所有被逼被毆被劫各痛苦情形。因晉省道路駐兵甚多。危險萬狀。本甲被難民家。不敢赴縣具報。紛紛開具報單。來團陳請轉報。爰將花名臚載於後。

周啓予。住上五區石竹塘。報稱損失二百餘串。洋銀五十元。銀玉手釧各一。毀壞什物甚夥。

周菊生。住上五區石竹塘。報稱損失銀三百兩。票錢約四百餘串。服物約估錢五千

餘串。

陳菱曾。住孫叟塘下五區。搶去票洋三十四元。票銀五百八兩。錢票五十餘千。衣服飾物。約值錢三百餘串。

陳萬太。住上五區瓦塘。報稱搶去票銀五十兩。票錢三十串。銅元七百枚。衣服甚夥。陳柚邨住上五區樅塘。搶劫損失約銀二千八九百金之譜。錢六七百串上下。

周廣福。周廣友。上五區陳祠。損失票錢二十餘串。衣服被帳略存者。概行搜出。曹希庭。上五區英霞沖。逼去現金及衣服被蓋手飾。約損失三四百串之譜。

柳其發。上五區。被逼去衣服手飾等件。約值三四百千。強姦婦女。已受污辱。

曹楚熙。曹茂松。上五區黃泥口。逼去二千三百兩。票錢二百五十串。

戴楚珩。上五區丁家舖陳彜祠。被劫損失二百餘串。票洋七元。所受毆辱不堪。

周壽鈞。下五區黃花塘。被搶損失約二百餘串。衣服什物在外。所不堪者。伊親生幼女。被兵強逼姦淫。以致投水。幸而遇救得生。

周潤湘。下五區山塘。據稱所有衣服。搶掠殆空。

曹異珍。上五區西坑。據稱搶去票錢二百餘兩。票錢七十串之譜。金銀玉首飾及衣服等件。約值三四千串。

陳應堂。下五區黎家冲。被搜去票紋九十五兩。票錢十一串四百。又票錢七千五百。並毀壞衣服不少。

陳宏才。下五區地名文家冲。身受重傷。損失票錢六串文。服物搶掠幾盡。

師保臣。上五區南冲。被劫六次。去金首飾五兩。銀首飾十八兩。玉手川二對。足典錢八千。現洋三十七元。票洋四十二元。票紋六十三兩。票錢二十七千。衣服被帳等物約值洋二百餘元。銅錫磁等器損壞者。約值洋百餘元。且身受威逼。

周保臣。陳映松。下五區老屋冲。兩家損失約共六十餘串。惟受持刀壓頸。最爲難堪。梁富有。下五區細塘。被劫去被帳外。又以槍刀加頸。強索去票紋十二兩。票錢四千。孔連生。上五區姜家塘。被劫損失約計二百餘串。

何少州。陳六諧。上五區李子冲。合共被劫損失票紋十餘兩。票錢九串。兩家衣服等件。約值三百餘串。陳且受刀傷。

柳玉彬。上五區蓀藪塘。被劫損失票銀十二兩。票錢四串。值錢衣服一空。其子受繩網逼勒。

周世鈞。上五區小塘坑。被劫損失銀錢極多。衣服好者一空。票紋三千七百兩。票洋三百五十三元。光洋五元。估計票錢六千一百六十餘串文。

莊籽田。上五區南冲。劫去安徽盱眙縣田契二紙。實紋三千兩一紙。二千兩一紙。紙銀十七兩。票錢十五千。紙洋二十一元。現洋二元。首飾二十餘件。衣服值洋六七十元。

柳保珍。上五區祉塘。被劫去衣服約值錢百餘串。票紋二十餘兩。

徐福餘。徐福堂。上五區南冲。劫去新單被三鋪。白夏布帳二床。愛國布長夾衣二件。湖縐短衣一件。白夏布一疋。新線布棉襖二件。洋傘二把。呢馬褂一件。銀戒指銀五

十四兩。錢六十四串。

陳南希。劫去衣服等件。約值錢百餘串。

陳玉春。劫去服物等項。約值錢六七串。

王少美。劫去衣服器皿。約計錢百餘串。

陳云田。被逼劫去錢九千二百。衣服殆盡。

黃紹宣。劫去錢票紋二百八十兩。票錢八千四百。衣服首飾一空。

伍若松。陳金一。陳湘樓。曹丕科。彭菊生。鄧竹南。被劫共計錢六百餘串。

鄧壽田。銀錢衣服被劫一空。估計錢二百餘串。

陳鶴林。前後被劫各項。共計錢五百餘串之譜。

曹松茂。義門樓。劫去銀錢服物。計錢二百餘串。

彭南田。被劫各物。估錢一百餘串。

陳壽和。劫去票洋三十五元。票錢七十串。衣服稍好者。盡爲掠去。

宋金元。陳海云。劫去衣服各件。約計百六七十串。

周心吾。劫去衣服首飾。計十餘串。票錢五千。

陳甫生。劫去衣服。約值錢一百二三十串。

羊春圃。劫去票洋十二元。票錢三十八千。單夾棉衣服及被蓋甚夥。

粟德尊。劫去夏布帳子一鋪。

李冬生。劫去各物共值六千餘金。

陳梓春。劫去銅元二百枚。衣服被帳。約值錢四五十串。

曹春錦堂。劫去洋錢二元。票紋八十三兩。票錢一百五十餘串。衣服什物甚多。

黃仁和。損失各物。估錢四百串之譜。

陳在交。劫去銀錢首飾。約值錢五六十串。

王德生。劫去借人之錢四十串。衣服被帳。約值錢三四十串。

陳農秋。劫去之物最巨。共計七千餘金。以票銀計算。有萬金有奇。

曹樹中。陳其身。曹萬華。曹閩東。各搶去之件均不甚少。劫去票銀七八兩。又布衣二身。

陳月林。陳桂生。其劫去之物。約值錢二百餘串。

曹利湘。劫去被帳衣服等項。約估計錢百餘串。

王龍生。曹秩渠。柳勿生。共被劫去銀錢衣服布革約百餘串。曹洋銀廿八元。票錢三百串。票銀百兩。柳票銀五十兩。錢二十串。衣裳約計七八十串。

曹茂春。劫票錢十八串。衣服不少。

陳鑫淦。劫去票錢二十八串。共計損失一百三四串。

陳在中。劫去各件。約值錢三十餘串。

鄒桂生。劫去衣服被帳。約值錢五十餘串。

陳福林。陳壽田。羅桂生。柳厚才。陳興安。羊萃陞。陳少興。柳望才。柳友順。陳詠生。以上劫去銀錢衣服被帳等物。均約值錢數十串。惟羊萃陞係開雜貨店。劫去銀錢南貨

零星等件。有二百七八十串之多。

羊保林。羊丙南。保林劫去票紋十兩。票錢三千。衣物值錢十餘串。丙南票錢三十串。被窩茶壺等項。約值錢十餘串。

陳樹林。劫去票錢二十餘串。衣服被帳。約值錢三四十串。

曹春祺。劫去銀錢衣服首飾等項。約值錢二百串文。

陳又卿。劫去票紋六十七兩。票錢二千五。單夾皮箱衣服被帳氈毳釵環首飾損失極夥。該弟菊卿受傷甚重。

柳松泉。朱福生。柳春林。劉貴生。均被劫去錢票洋銀被蓋衣服首飾多件。

李少坤。陳壽堂。李劫去被帳衣服首飾約值百餘千。又搶去票錢二千七。票銀五兩。陳劫去錢四串餘。衣服等件。約值錢百餘串。

彭星垓。彭長慶。劫去衣服約值錢十餘串。此星垓分也。長慶損失被帳衣服眼鏡約值錢百串。

陳元生。劫去票錢九串四百。衣服約值錢二十餘串。

柳德松。劫去光洋三元。衣服等項。約值錢十串。票錢四十串。

羊靜間。劫去票紋十五兩。被窩一牀。運貨車子一件。

柳養怡。柳養堂。劫去票錢七十餘串。物件損失約計三百餘串。

柳德秋。劫去票錢六十五串。票紋八十兩。雙銀毫五個。紙洋三元。其他衣服物件。不
少。

鄒金生。劫去新舊衣服布件四項。

柳春生。柳永秀。春僅劫去被窩一鋪。永搶去衣服二件。鞋子一雙。

周海庭。劫去票錢六千。銀器三兩。

徐長發。劫去夏布玉川馬褂約值錢八十串。

羊漢卿。羊漢臣。劫去票紋一百零五兩。其他長衣大布麻線烟袋水鴨甚夥。

李在福。劫去之物。約值錢六十餘串。

羊超能。劫去票錢三十串。外有帳子棉被銅壺等件。

柳筆諫。柳筆堂。劫去票錢一千二百。票紋六兩。銅元四十七枚。衣服首飾甚夥。唐光册十一戶。劫去之衣服首飾銀錢被帳。所載之數太瑣。未照膽明。

柳新垣。劫去紙洋十元。票紋五十兩。票錢六十千。猪肉二十斤。外有烟袋。衣數件。柳德運。劫去票紋三十七兩。票錢二十四串。紙洋四元。外有手飾衣服大布等件。

按長沙被災。各鄉殆遍。茲舉其一鄉一次以例其餘。非謂長沙之災。卽盡此一鄉一次也。抑湘省被兵。各縣殆遍。諸如此類。又不止長沙爲然也。

長沙城廂內外被兵雜訊

以下所載。皆採自各報。記載稱謂。多仍其舊。時日亦未盡詳。

第七師紀律極壞。其軍隊進駐長沙後。視姦淫擄掠爲正務。軍官雖明知之。亦絕不顧問。故姦淫擄掠之事。日必數十起。如日前有數兵。突至河西。闖入陳姓家內。迫姦其婦。該婦已孀。有一子。方在襁褓。該婦侍姑撫子。誓不再適。其節操素爲鄉閭所欽。

敬粹見茲狀。驚駭欲絕。兵逕前抱持。婦乃極力與抗。並厲聲斥之。兵怒甚。遂奪其所抱兒。摔之於地。哇然一聲。頓時消殞矣。婦覩狀。不竟五中悲裂。愈益抵死撐拒。乃姑亦跪旁牽衣。哀告求免。兵厭之。突用利刃刺入乃姑胸膛。頓時氣絕。爾時婦之小叔年十六歲。肄業於湘中某中學。因戰事停辦。尙未授室。適從外歸。突見母亡姪殞。嫂將受辱。不禁目裂髮指。直前奮力相搏。兵勃然震怒。遂開槍洞中其腹。斃之。而婦卒不免輪姦之慘。後復搜括室中所有。揚長而去。婦旋亦自盡而死。嗚呼慘矣。

長沙社壇街王姓。家頗小康。有女數口。北軍入長沙之翌。即有北兵十餘人闖入其家。擄搶一空。並將其女一一強姦。最可慘者。兩幼女一方六歲。一方八歲。被北兵用刀割開下部。姦後即死。其父母及諸姊。均各自盡。

長沙黃道門內。有劉姓者。聞北兵已至。圍家四十餘人。逃匿某山谷。適被北軍所見。其旁遺有快槍一枝。北軍即問曰。汝等來此何爲。答以避難。北兵又問槍自何來。答曰不知。我儕來此。已見此物。北兵喝曰。汝等顯欲謀亂。何狡辨爲。即將十二磅快炮

向山谷擊放四十餘人盡殲焉。

長沙小西門外有胡明岐者。爲其子完姻。新人到門時。放砲二響。被北軍所聞。誣爲謀亂暗號。將其父子各猛戳數刃立死。遂將新婦輪姦。亦死於非命。飽掠細軟物件而去。

長沙某鄉有譚七者。家頗裕。一老母。一妻。一子。子尙在襁褓。當北軍來時。家人聚議避兵法。妻某氏謂譚七曰。吾一家四人。老母與幼子俱不。行動。汝以一人保一家。決難爲力。吾將與汝分之。汝以全力保護老母。吾誓以一身保吾子。庶使汝免兼顧之慮。譚七從之。及北軍至。氏抱子奔赴山谷間。冀避禍。數兵追至。涎其色。欲就污焉。氏堅不從。號泣奔竄。兵尾之。至一塘畔。氏知不能免。遂抱子躍入塘中。北兵乃去。閱半日。鄰人見氏死於水。而其屍不沉。子尙在抱。手舉其頭。露於水面。兒竟不死。鄰人撈取其屍。氏手終不釋。及夫至乃釋云。

錦都三區大道旁彭某二媳皆有孕。前三月間。本避他方。後以省中已有政府。秩序

漸定。大媳又將分娩。乃還家。詎料事出意外。昨兩週前。突有索花姑娘者。惠臨大媳產後。幸免。次媳年二十。結婚方二載。倍受凌辱。不三日。並腹中兒一同埋入黃土。其夫悲恨交集。致成狂病。已難起矣。

張寡婦年二十七。有二子。長十歲。次六歲。夫死五年。勸之嫁者踵相接。婦誓死不屈。日前長子以避兵受驚病死。次子落水淹死。婦雖免於辱。而家已破。子已亡。籲天不靈。儉生無術。昨又聞母家全眷十一人死於茲。忽大笑而癡。端午節前四日。自盡於水。

東鄉李某者。有女七人。皆殊色。已嫁。因兵亂均避母家。一日有軍士七八人入門。諸女奔匿。軍士語李曰。我等均束身自愛之軍人。非其他暴厲者比。夫軍人天職在保國衛民。吾當保護爾。豈忍加害。今日暮難行。願假一席地。得藉藁以臥足矣。敢有他望。李大喜。整設筵享諸軍士。且召諸女還。謂此係高尚軍人。其無懼也。中夜。軍士盡起縛李。各擁一女而寢。李雖念爲所愚。然無如之何也。明日諸女均創不能起。軍士

闢箱櫃攜貴重物。向李道聲盂浪。各登騎而去。李深秘之。蓋懼人之訕笑也。

北門外燒包坪。曠野空虛。人煙稀少。日前有一少婦。年約二十餘。頗饒丰致。踽踽獨行。突有北軍數人。從城上見之。一擁躍下。疾馳而前。該婦見勢不佳。卽轉路從河邊奔避。衆兵呼嘯一聲。城垣上又躍下三人。婦亡命奔竄。適河邊泊有貨船數艘。急不遑擇。登舟求救。舟人慨然任之。及衆追至。見婦已入舟。疑爲舟人婦。始一鬪而散。婦姓李。夫名丙生。業縫衣於油鋪街云。

當第七師北兵潰走之際。黃姓家。留一七旬餘老嫗看門。爲北兵所窺見。卽欲奸淫。老嫗以年老哭求哀免。兵云。你老不要緊。咱們不要你生兒女。卽用繩將嫗捆在樹上。襠去下衣。以鞋底將下體打腫。再行輪奸而去。

南冲譚氏婦。年四十。家綦貧。夫傭工爲業。二月初。紛傳散兵姦淫擄掠。婦女扶老攜幼。避匿深林者。絡繹不絕。譚氏膽素怯。亦避山中。忽聞對山男女喧號。知兵已至。將之他處。途遇二兵。荷槍逐焉。婦危迫間。見前一巨池。乃縱身投入。山中諸避難者觀

之。均大聲呼救。聲震山谷。二兵不知所爲。惶懼而遁。鄰人救婦登岸。氣已絕矣。脫甲橋鄭某。前清孝廉也。散兵過境。擄之令負重。某懾於威。忍苦而行。甫數里。已不能勝。哀兵曰。我乃孝廉。不慣作此勞動事。偷蒙垂憫。感謝莫忘。兵答再送數里。當放爾返。某復哀懇。謂吾實一孝廉。焉能再送。惟祈釋放。兵回首晒曰。吾第令爾送擔。並不取爾孝廉去。送到時。爾孝廉仍自若耳。毋復續請。諸兵皆嘩然大笑。擁逼前行。越十餘日。鄭始得脫。

潰兵橫行鄉里。窮谷僻壤。搜羅殆盡。金華山者。森林巖巖。巖谷邃深。固人跡罕至之地。兵耗至。遐邇男婦。均避於此。中有童氏者。年約標梅。于歸甫一載。其母饒氏白首龍鍾。動止須人。女性純淑。且酷信神佛。危坐深林。默禱。並徧許酬各廟愿。儼如神在。旋數兵圍繞山林。諸伴皆奔散。惟女及母猶呆坐未移尺寸。兵見女卽前擁之。女足纖力弱。欲遁不能。乃見污辱。其母遙覩此情。不勝痛恨。泥首求免。兵士興盡。乃捨女而去。饒氏扶杖視女。已昏曠。移時甦醒。見母立側。不覺哀啼曰。兒不幸罹此奇辱。復

何顏再見吾母及鄉黨乎。歸家。饒氏竟奄然物化。女亦不起。

南軍以土匪行徑。盡情搶掠。吾民已不堪其苦。方冀國軍貴臨。可以出水火而登衽席。第三師之至。幸如所期。秋毫無犯。第七師踵至。則不可說矣。最甚者爲督軍貴介弟張敬湯所率之一旅。或云多毛思忠舊部。野性未馴。或云貴介弟素性豪放。部屬感其所爲。因之不可收拾。前此南軍於姦淫擄掠四字。只犯着擄掠二字。至姦淫尙或不致。此次北軍。則兼收並舉。無所別擇。長沙平江湘陰一帶。慘狀不堪縷述。離省城十餘里。卽爲若輩橫行之區。省城居民。原多避難四鄉。不圖反遭蹂躪。地方痞徒。聞風四起。爲虎作倀。以殘鄰里。逐戶搜索。槍聲隆隆。居民聞聲先逃。或竄山谷。或伏叢莽。若輩習知之。嘗跡而得焉。見有婦女。裸而淫之。無能免者。歷久。更得一妙策。覓得一村。卽利用戰術上所謂包抄之法。派一二人先往前門發槍驚之。大隊暗趨後山。（此間村落多傍山構造）截邀逃者。男子或褫其身。縱之去。或縛而掠其財物。婦女悉縛置之。搜索財物既罄。逼加污辱。稍與之抗。卽置之死。以是常有聞北兵將至。

闔室自盡者。青山鋪某宅。有姑嫂二人。事急。自投廁中。死未殊。北軍見而拯出。強納之池中。滌去污穢。復就地姦之。事竟。姑嫂俱投水死。又東鄉某姓婦孺。聞警皆逃。匿宅後巖穴。北兵知之。跡往。或投巖下死。未及投者。俱被強姦。一孕婦。輪姦至十餘次。未死。兵去。夫救歸。請醫診治。醫命按腹徐摩。白精鮮血。迸出不止。終則胎兒隨下。卽以不救。此種慘狀。不止一端。談者均能歷歷指數。

北鄉橋頭驛地方李姓。大族也。鄰近鐵道。有祖墓一塚。子孫衆多。每逢三月清明。房下子孫。前往掃墓者。約集數十人。道旁有公屋一所。備有酒席。鳴鞭放銃。祭掃墳台。國軍由鐵道經過赴省。李姓當祭掃之際。鳴放三眼銃。國軍見該山聚集多人。又聞礮響。誤以爲南軍埋伏。連放排槍抵禦。並將該山包圍。所有掃墓之人。概行擊斃。北門外李家大屋。有鄔逸僧者。十月二十八晚間。忽有本地人呼門。口稱要會鄔先生。鄔旋將門啓。有無數兵士蜂擁而入。將鄔宅全家捆縛。傾箱倒篋。所有銀錢衣服。概行搜括一空。並將鄔逸僧拘去。查鄔係讀書忠厚人。平日拘守禮法。毫不爲非。茲

無故被兵士黑夜撞門而入。既劫其財物。復將人擄去。不知去向。數日。邸宅多方探聽。亦未知拘押何營。死生奚若也。

某道員住宅。忽有北兵破門而入。將家主縛而懸掛。先以火燒背。並以小刀亂刺。令其家中男女圍看。逼取財物後。且強劫婦女以行。

馬家山市上及山之左右。被殺者凡百七十三人。屍骨橫陳。死狀最慘。其係一刀而首身異處者。殆不可多得。大約殺一人必先割其腎。剗其目。剖其心。而後斷其頸。事後經各家族收檢。頭顱尙有處可尋。心腎則皆渺如黃鶴。內中有黃秋園者。僅存一首級。百覓不得其屍身。想已葬虎狼之腹矣。秋園家小康。嘗爲小學教員。年三十餘云。

又有陳國衡者。在前清時。嘗充某軍協鎮。家中設有婦孺救濟部。所救婦孺頗多。每不自足其辦法。聞鄰近有唐君家。因其妹在某教會任教授。故得救濟部善良辦法。以完美稱。心羨之。欲調查其內容。以資借鏡。於是佩紅十字袖章。舉紅十字旗而出。

詎料乃遇一隊不識十字之散兵。見其舉旗而前。指爲匪首。陳辯曰。予婦孺救濟會職員。安得爲匪。兵笑曰。汝誠好人。有功。但當富耳。再辯則絕其顏。後其弟往收屍。十字袖章猶在臂也。十里外有一婦人。聞其死。哭之痛。曰。吾夫之死也。地方人不肯白其冤。陳大人自命駕來。慨然自任。爲吾夫稟訴官府。奈何天不祚善人。更使善人亦遭慘禍耶。

長沙府學宮。爲長沙府屬之十二縣文廟。所有祭品樂器藍衫。均按照丁祭講製。備極精美。祭品均係典錫貼金。樂器均係紅漆貼金。藍衫均係紡綢。共一百二十八件。合計非萬餘元不能購置齊備。近日因廟內駐紮軍隊。不知如何。忽見該項祭品樂器藍衫等件。沿街發賣。疊尊盞蓋。僅賣洋一二元。紡綢藍衫。僅賣錢四串五串。而硃漆笙簫管笛。各人手執一枝。五六工尺之聲洋洋盈耳。聖道凌夷。至於此極。

省垣名醫唐五龔子。年逾花甲。兼內外科。生平送藥施膏。救活者衆。頗有善人之目。日前突來北軍多人。謂伊家前年租居軍官某人。追詢下落。唐以該軍官遷往他處。

多年。不知住處對。兵士勒令供實。遂將唐拿解前去。被押營房。

長沙檢查甚嚴。雖微渺之物。不能苟免。而於書信爲尤要。一有類似。卽指爲黨人。橫加鞭撻。羅織成獄。平民蒙不白之冤者實多。某商人以肆中無貨。卽擬乘輪赴漢。適爲軍士檢得一書。字多草率。不能讀。爲某商人所笑。軍士大怒。指爲毀辱長官。責軍棍四十。拘留三天。嗣爲某有力者保出。始慶無恙。

紅牌樓。吳大茂洋貨店內。有一身着軍服之人。在內買花露水。議定價洋一角扣銅元十枚。卽一面從身旁取錢。一面謂有手巾包一個。置於傍邊不見。內有大洋若干元。湖北票洋若干元。向該店索取。彼此爭論。卽同赴南區警署報告。當經署長詢問情形。軍人又稱進店時。係交付一人。旋卽不見等語。王署長親同到吳大茂店。飭將店夥盡數呼出。站列一旁。語該軍人自認。究係交付何人。須當面指明。以憑究辦。詎伊竟不能指定何人。王署長以事屬含糊。殊難着手。當卽開導。謂商店買貨人多。往來如織。恐誤交他人攜去。亦未可知。軍人始自認疏忽而去。

有王尙畸者。住南門外碧湘街。由南門進城。見一人力車坐兵士一名。行至司門口。兵士下車便去。該車夫向其索車費。兵士惡言相向。該車夫恐其毆打。聽其逕走。自歎晦氣而已。適王尙畸見其空車。遂乘之出北門。該車夫拖至八角亭口。遇該兵士邀集數人命停車。謂車上有危險物。揭開車墊。檢出子彈二排。遂將王尙畸及車夫一並捉將官裏去云。

有高永和者。路過高升巷。遇身着軍服者二人。攔路劫去票錢二十串。銅元一串文。當即呈報長沙知事公署。由姜知事函報警察廳。函云。敬啓者。頃據雷祖殿平糶局報稱。本日早午飯後。本局值年高永和。持票錢二十串文。銅元一串文。往湘義倉領穀。發給力資。路過高升巷。突遇身穿軍服。佩掛刺刀二人。將永和所持之票錢銅元一概奪去。理合呈請察核。轉呈緝辦追賊。賜領等情。據此。除函請戒嚴總司令部派探查緝外。相應致函貴廳。煩爲查照。迅予各署長警隨時嚴緝密拿。務獲追賊給領。至緝公誼。

七月二號下午二時許。有似兵士而非兵士之徐州人。向府正街中英大藥房購買藥物。計值銅元十六枚。該兵士拿出湖南票洋五元。必欲找光洋一元。銅元八十四枚。該店夥以無光洋照找對。如承光顧。可找票洋四元。餘找銅元可也。該兵堅持不可。店夥答以如定須此物。手中不便。可暫計帳。但須假符號一觀。該兵無法。只得拿出票洋一元。找銅元三十四枚了事。不料去未經時。即稱有票洋五元落在該店。鳴警索償。警不直伊。俄而同來三人。欲扭店夥至營。時值東三分署（駐府圍後）伍長徐得勝巡查。經此。詢問一切。該兵士自稱姓何名維傑。係七師新編二營七哨兵士。如不賠償。即欲統兵索討云云。幸伍長徐君力任保護。見該兵勢甚兇猛。隨即鳴笛招集長警多人。荷槍以待。俄而果來多人。見勢不佳。即行告退。徐君曰。一再不得逞。終恐三至。余當報告上官捕之。隨即電告督署稽查處。並派人在該店守至晚間十時始去。

南城外新街總鋪巷口李福和槽坊。於本日午前七點鐘時。忽來兵士二人。購買南

粉。手持破爛小票。勒索使用。該店云。破爛小票。難以收用。請換好的。該兵士等不獨不換。反將學徒蕭桂成扭住。用竹板將頭部打破。鮮血淋漓。左手被扭反出腕骨。該學徒即將兵士扭住。同赴警署理論。該署署員即以婉言相勸。店主云。此學徒受傷過重。恐有不測之處。何人負責。該署員即令從速醫治。藥費歸伊擔負。店主當未應允。後經警署派人送往該店。店主亦無可如何。祇得自行醫治。聞該滋事之兵士。即係外南區區警。經外南區署長將該警二名。各責軍棍五百。發交輸送隊聽候差遣云。

福星街書鋪巷第二十六號門牌。彭俞氏家。於六月二十九午後。有軍政督察處兵士一人。來耍花姑娘。彭俞氏之夫彭壽松。平日小買賣生。適逢回家。當以禮待。詎該兵士不由分說。將彭壽松毆打。拳足交加。鄰人莫敢勸解。隨將彭壽松兇扭至巷口前。手持竹桿。將彭壽松亂打。遍體傷痕。毆破頭顱。血流滿面。其子彭桂卿。向前哀求。其兵士又將其子拳毆足踢。身受重傷。街鄰目見。當時彭壽松匍報督察處前。蒙示

回家調養。不料受傷過重。彭壽松於當夜十一句鐘斃命。彭俞氏哭天無路。入地無門。欲生不能。求死不得。彭家素赤貧。全賴彭壽松小買度日。慘遭毆斃。冤屈無伸。棺木衣衾。毫無所有。彭俞氏母子。呈懇督察處憐情作主。恤死憐生。以報奇冤。而重人命。督察處亦無辦理云。

南區警署呈警廳文云。案據三分所巡官張秉衡呈稱。案據粟家苑第三號戶籍曾劉氏。於昨晚九句半鐘時來所報稱。氏夫曾竹廷。因事往鄉未歸。突有口操北音之兵士三人來家闖入氏房。有一人上樓拿去被蓋二床。請設法維持等語。去後。今晨復據崗警帶同該氏並兵士二人回所。訊據曾劉氏供。昨晚所報之案。經氏躲匿暗處。認明該二位兵士在場。故特報告崗警帶案。事本些微。惟氏家無男子。僅一生母。誠恐該兵等將來纏擾不休。一時無處遷避。請飭伊等嗣後毋再擅入氏家等語。詢據兵士劉得勝趙廷祿。稱現在二團二營右哨五棚當兵。昨晚因尋花姑娘到曾氏家。入門後。忽又來一身上着軍服之兵士。拿去被蓋。兵等從傍目見。尙不知是何故各

等語。理合送請核辦等情。據此署長覆訊各供如前。查該兵等既無關係。當飭回營。並令嗣後不得擅入民家。除飭職署員警嚴密查拿劫被之人。以憑解究外。理合呈請察核通飭協緝。實爲公便云云。

十一月間有北軍十二人。手攜槍枝。身佩子彈。在楊橋萬谷嶺一帶。向民間勒索物。居民不堪其擾。報告清鄉隊隊長朱熬。當時朱隊長駐紮北鄉香王寺。隨即派兵十餘人。前往彈壓。不料行至平頭市地方。適與該北軍相遇。該北軍疑爲捕己者。開槍猛擊。清鄉隊亦以相當之防禦對待。雙方開火。約二小時之久。彼此各傷一人。該北軍係由新橋一帶逃竄而去云。

六月間社壇嶺洪昌祥鞋店。突來兵十三人。購買緞鞋。該店夥即取鞋相視。伊等並不給錢。持鞋飛颺而去。該店追至街頭。將鞋索回。伊等即回身撞入鋪房。奪搶鐵鎚。毆打學徒。及該店主之妻子。受傷甚重。並搗毀全屋器皿。復有福音堂牧師經過。見勢兇惡。意欲將兇手扭住。因寡不敵衆。以致兇手脫逃。

記者日前午後。在水風井雇車。至四十九標訪友。時雨頗急。而車夫行甚緩滯。催促不前。既出城。雨更大。催促益急。車夫益不能行。哀告曰。小人晨出。休言兩頓飯。卽水亦未嘗喝一口。來往此間。已十七次。週身透溼。幸老總憐我。余不禁失聲大笑曰。汝何不買熟食吃。應曰。剛一空車欲歸吃飯。卽爲老總呼來。曰。汝何不早說。余非老總毋懼也。曰。先生。小人前日以告飢被擊。牙齒間至今作疼。此後寧餓死。亦不敢以此乞憐矣。余心爲之惻然。卽下車步行。不數武。卽聞腦後呼聲甚厲。曰。洋車洋車。南門外師範學堂。走走。及余回顧。果然該車又被老總叫矣。不幸哉。車夫真好生意也。有鄉人某。入城購貨。道經新河。忽有一北軍厲聲喝住。詢其何往。告以故不信。硬稱其有隱情。須加搜檢。鄉人解脫無法。卽解衣請搜。詎料北軍發奸摘伏之技甚高。徑以手探其腰袋。而鄉人生命與共之。錢錢轉瞬已入握矣。鄉人情急。緊握其腕。哀懇幸毋如此。兵不許。且怒曰。汝不要命耶。鄉人終不稍釋。謂錢爲我命。我命卽此錢。如欲此錢。寧要我命。糾纏久之。適有軍官遊巡至此。鄉人具以告。軍官卽令其人

退還。鄉人得票。清點無訛。卽向軍官叩謝而去。

儲英源某宅門首。高懸旭日之旗。大書操子之宅。固一望而知非枇杷門巷也。日前午後忽一兵士。惠然蒞止。該宅主以此不速之客。突如其來。亟出而問訊。始悉此君蓋欲入天台餐胡麻者。主人意甚惶惑。急請出番佛數尊。擬借慈悲力。得大解脫。兵士意固在阿堵物。然非此寥寥所能飽其慾望。乃云非得觀世音現身說法。與之同作天魔舞。必不出門。主人乃電某領署。乞其援救。俄來軍官三人。共繫此兵以去。長沙商民因北軍之野蠻。奉軍之橫惡。且淫虜燒殺搶劫之慘。固無法以避之。不得已乃相率請外人保護。殷實店鋪。不惜每月數百元之工價。給予外人。改懸洋牌。而外人不出一文。得爲合資營業之利權。其改牌。則曰某洋行也。公司店鋪。每月或以數十元之費。掛一洋旗。曰某洋行經理也。輪船民船。亦出資掛某國公司旗幟。其他大而公館。小而住宅。無不掛某國某某寓。或某洋行住宅。或某堆棧之牌子。其保費月須數十元。或數百元。爲是者在省城府城者。十居六七也。且也現洋寄存日本洋

行。無利。反貼保費十元或八元。房屋貨物。則保兵險也。每值萬元。保費一千元。或八百元。或避往申漢。不能離者。則避居東洋旅館。每日伙食。價倍於常。而房爲之滿。寺廟則住日本僧。掛東洋旗。鄉間則掛天主堂福音堂等名義。或紅十字。或萬國紅十字。日本紅十字等不一而足。嗚呼。現象如是。不亡何待。誰實使之。而至於此。

三月。岳州潰退。湘軍第一師之集合地。爲湘潭寧鄉及長沙南門外城南書院舊址之三處。其往潭甯集合者。已早於二十四日。由長沙開動。其在長沙集合者。則二十五日。尙未首塗。識者知其必有一番大擄搶。及至二十五日晚八句鐘後。城廂內外。卽槍聲四起。畢剝不休。蓋此項散兵。業已攜槍入城。圖謀搶劫。特先行開槍。藉此恐嚇。於是從南正街起。直抵八角亭。西門則自小西門入城起。直達紅牌樓。再由福勝街出太平街。轉至大西門正街。以及藥王街。青石街。北正街等處。凡商界精華所集之處。莫不被劫一空。地方匪民。亦乘機而起。肆行擄掠。聞各大商號。如日新昌。時新昌。三吉齋等數十家。均接連被劫數次。不僅所有貨物。百無一存。卽日用器具。及門

片窗格等。亦悉被搗毀。損失之數。不下百萬左右。惟民間住宅。多未被其滋擾。至二十六日。潰兵雖已漸次開動。而匪民仍滋擾不休。公共機關。如湖南銀行。造幣分廠。模範勸工場等處。均被搶劫。造幣分廠。並被匪徒放火焚燒。幸附近水龍。立即前往撲滅。故尙未延及民家。

自二十五日全城被劫之後。各商民均於門首貼一紙揮。或書本店被劫一空。暫行停買。或書本號於昨晚連次被劫。俟清理完竣。再行開幕。各字樣。因而全城商戶。無一開市者。景况極爲蕭條。一般人民。自二十五日晚間。飽受驚恐後。遂於二十六日。紛謀遷徙。人工既極爲缺乏。工價亦異常昂貴。一日之工資。竟多至四五十串云。長沙既發現此等絕大變故。四鄉匪徒。亦卽紛然蠢動。凡屬殷實之家。莫不被其劫掠。甚至強奸婦女。放火殺人。無所不至。其搶劫之際。首先將其家所有人口。另聚一處。須於各人身傍。一一搜過。再行搶劫。如貼身藏有金珠寶貴之品。或穿有貴重衣服。必概被奪去。甚或手持刀杖。攔路行劫。凡二十五六等日。由城中遷避下鄉者。什

九被劫。且有衣服首飾。一併被其剝去者。此實歷次變亂以來。所未有之事也。

各縣被兵雜訊

醴陵縣下北四區傅熊湘等呈縣知事文。爲迭遭兵匪。民困無依。縷懇詳請蠲卹事。竊民等分居醴陵縣下北四區金橋楓林嶂山黃村五石白竹香爐七境。地瀕山藪。旣爲匪盜出沒之區。路接通衢。又爲軍隊過往之道。自去歲湘南戰起。南北軍隊往來迭代。徵夫索米。日苦追呼。避寇避兵。每妨耕穫。猶謂干戈俶擾。不久當慶昇平。乃自入春以來。受禍更逾往昔。蓋自岳州潰退。凡兵卒之取道瀏陽入攸者。皆必由民區經過。恃械索掠。動及千緡。旣罄金錢。兼搜服物。歷旬累月。彼去此來。於時軍事轉張。人心騷動。山民乘機紛起。千百成羣。藉口飢荒。掠取財穀。倉廩所積。搜括靡遺。稍有不愜。至於撤屋毀器。要挾百端。前縣知事曹。罔恤民瘼。紳民赴愬。輒被遮留。藉索夫米。行路爲梗。痛苦莫宣。旋於四月縣城燬後。延及鄉區。民境毗連。苦遭蹂躪。焚殺淫掠。無所不至。僻遠幸免。又率皆空室逃匿。衣物損失。田野荒蕪。轉徙流亡。民失

其業。而株州潰卒。不能歸隊者。遂依山恃阻。聚集成羣。無賴匪徒。爭相糾合。尋醜陵山脈。本起東北兩鄉。民區依章仙嶺白竹嶺一帶以居。實爲萬山叢積之所。彼等既挾精械。又盛黨徒。每入鄉村。需索錢米。按名指派。難緩須臾。一戶之供。常數十石。鄉民鑒於兵禍之烈。不敢聲張。譬如附骨之疽。求醫則創痛益深。諱疾又一籌莫展。此所以隱忍而莫敢告訴也。洎六七月間。遂有剿匪白竹嶺之役。是役也。匪黨聞風逃竄。未傷一人。而人民之逃匿山谷。被槍死亡者。達二百餘人。傷者百數十人。其被拿槍決者。又十餘人。皆良民及婦孺。而曾不與聞匪事者也。越旬復剿。人民被槍死者。又數十人。而軍隊兩次所過。民家損失之數。略數十萬。然匪固未已也。大軍一去。其索取民財如故。盤踞山林如故。民等深慮後禍未已。復以團總無人。爰邀合七境紳耆。組設臨時會議所一區。專辦清鄉聯結。並呈請鈞署。印發門牌。藉分良莠。經民等破除情面。嚴行搜剔。境內已肅清矣。然境故依山。山非境轄。又居民鮮少。匪踞爲營。論之無功。禁之不可。民力有限。其如匪何。至十月初旬。大軍四合。圍攻章嶺。民等境

內。適爲軍隊經過之區。周數十里。闔五晝宵。三家之村。豕以百數。十室之邑。雞以千數。搜牢所及。悉殺無遺。中人之產。十豕百雞。殆傾其半。然不止此也。一棉被之值。八九十緡。一冬衣之值。亦三四十緡。小民終歲傭工。猶苦不能兼致。今乃并諸衣物。席卷以去矣。一家被掠之銀錢紙幣。及窖藏箱篋之物。與夫被威逼強索以去者。動及千數百金。或數千金。甚至附身之一衣一履。亦被逼索。駐宿之所。凡門窗几椅諸器物。重者至於神主。要者至於農具。析以爲薪。曾不之惜。其毀破而棄擲者。又不可勝道也。至於章嶺附近之區。及橫江一帶。民屋被焚者。百四十餘棟。情形尤慘。地屬本區。不在七境。然七境近山民屋。被焚者亦有十數家。餘雖幸免焚如。兵過之後。大抵室無完器。圈無餘畜。盎無斗儲。桁無懸衣。惟見矢溺滿堂。臭腐盈野。兵戈既過。瘟疫隨之。富者悉貧。貧者轉死溝壑而已。且流亡未復。耕穫無人。早稻已失農時。晚禾又逢秋歉。霜露既降。卒歲何資。旨蓄悉空。禦冬奚賴。此其苦況。又豈言宣。方事之殷。婦孺倉卒奔逃。有因而溺斃者。遭逢強暴。有因而致命者。不甘污辱。有因而盡節者。亦

有男子誤踐危機。當場槍殺者。綜計此次人民死者凡數十人。財產損失以二三百萬計。其禍又甚於白竹嶺之役。何辜於天。我罪伊何。黃臺之瓜。一摘再摘。瓜稀蔓盡。種且不留。可謂極人世之慘劫。生民之危苦矣。伏念南北紛爭。斯民何與。生逢光天化日之下。並此眈眈之屋。蕪蕪之粟而不得以食以息。甚且生命而不可保。人爲刀俎。我爲魚肉。誰非子民。忍令其長此流離失所。日處於飄搖震撼愁苦悲嘆之中。無所告訴耶。幸逢我賢父母恩周比屋。頌滿口碑。凡在劫餘之民。莫不欣然託命。人窮反本。用敢哀籲悲鳴。冀求憫念。謹將民等七境迭遭兵匪情形。縷呈鈞鑒。並懇轉詳上峯。請蠲本年田賦。請給大宗賑卹。以蘇民困。以惠災黎。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除災册另具呈報外。謹呈。

北軍既將醴陵株州。次第攻克。所至之處。店鋪房屋。縱火焚燒。劫掠財貨。逢人便殺。熱鬧商場。頓成焦土。有外國教士保護逃難災民男婦老幼六百餘名。由火車抵省。據云。北軍在醴。決意血洗縣城。店鋪民房。焚劫無遺。平民從火焰中逃出。則開槍擊

斃之。有福音堂藏被難災民五百餘名。被奉軍查覺。派隊開槍擊之。西人急登屋頂。揚手勿擊。乃竟開槍向該西人施放。彈中左足而斷。西人忍痛下屋。而福音堂火起。五百餘生命無一得免。該埠店房民屋。約六千餘幢。居民五萬餘。福音天主堂二所。燒殺三天。盡成焦土。惟紅十字會未被燒殺。因西人六名捨身奮救。得以保全。該城燒殺既已無遺。復派隊分向四鄉燒殺。凡近城五十里之遙。周圍男女老弱幼童。搜尋殺戮。村莊民房。概舉火焚燒。強暴如此。雖張獻忠無以過也。

自劉建藩敗後。奉軍入醴陵城。對於城內人民。肆行傷戮。僅遺二十八人。該二十八人每對人云。我們妻離子散。骨肉分形。零仃孤苦。並不想活。如此情形。亦云慘矣。醴陵自奉軍佔領後。新委知事王煒彤。見全城無百姓。卽一面呈請張督。一面協商奉軍。擬招百姓進城。俾便交易。而資活動。奉軍初猶不允。後格於督軍之命。不敢自違。及招到百姓千餘人進城後。奉軍又詭云。該軍中不見了二十餘人。想係新招百姓所傷。其長官亦隨風倒舵。硬問知事要人。知事無法。乃呈報張督。請令飭奉軍。略

云彼二十餘人。必係逃亡。與百姓無干。其事遂寢。

北軍軍行所至。最喜調查有無花姑娘。(卽娼妓)曾於攻下醴陵後。有不法之兵。乘亂四出尋覓。無如年輕者悉避亂他去。大失所望。後得一巨宅。殊爲幽曠。遇老嫗。詢以花姑娘所在。老嫗以不知對。丘八大怒。逼之。將加刑焉。嫗無奈。誑語之。適嫗之孫女盈盈自內出。兵大喜。狎抱之。女年十四。童心未除。大恐而號。卒被姦污。輪戰六人。末一人女已僵冷。猶不免焉。

七年十一月。岳州上南津港橋樑損壞時。往來車輛。均須盤運過車。中間間隔約二三里。其附車旅客與軍人同行。時有衝突。一日。武昌去車載客百餘人。軍人居半。至南津港過車。內有婦女。被軍人調笑。該婦責以正義。詎該軍人惱羞成怒。大肆虎威。當將該婦人毆斃。棄於堤下。嗣由路警查悉。報局備棺收屍。尙無屍主認領。孤身女客。遇此強暴。死於非命。殊可慘也。

湘陰之靖港。鉅市也。北軍駐有團部營部。營長某初到時。頗結好於民。兵有強購食

物者。痛扶之於市。有調戲婦女者。割其左耳於肇事處示衆。商民大歡。居有日矣。一日。營長顰蹙告商會曰。我營欠餉逾三月。饑且譁。計無所出。能假我五千元。候餉至奉還。商民懼兵變。又恐失好官歡。羅掘得現洋如數。營官當衆發餉。悉數散諸兵士。絲毫無所染。軍民皆悅服。比餉至。而營官入橐矣。無何。奉調去。去又不知所之。商民亦莫敢問。代者至。如法泡製。亦得三千元。距靖港不遠有石山者。所謂南軍者所窟宅也。衆逾千人。鎗有百餘枝。商民請北軍往剿之。彼中得信。留二十人守。而悉數由間道突入靖港。告商會曰。爾等接濟北軍八千矣。理不宜偏厚。然我無暇候汝籌。宜聽我劫。乃大掠。北軍營部所儲鎗枝彈藥。悉攜之去。又脅去二十人。曰。我留守者或被擒。則以此爲交換也。迨北軍回了無所得。而大本營乃一空。大憤。責商會曰。爾屬我往。而導彼來。協以謀我耳。又俘我二十人。我焉肯休。商會醵金謝罪。又醵金贖二十人於南軍。南軍馘而釋之。

衡山爲戰爭區域。迭經兵災。被掠之戶近萬。生命財產。損失重於衡陽。南鄉蒼洲賀

家山北鄉護湖關一帶。曾經戰事數十日。災情尤慘。本年四月間魯知事蒞任時。城內祇有十七人。設法招集。民漸歸來。現時附城十里以外。土匪橫行。處處擄掠。並據南嶽險要。居民均逃避。查湘省七十五縣。自軍事發生後。幾無完土。尤以醴陵株州爲最慘。衡山亦係甲等災區。祇因地方不靖。調查甚難。目下青黃不接。災民僅僅苦飢。但恐秋冬之際。衣被盡無。饑寒交迫。慘狀將不可問。其他城外某姓。被某師之兵勒索。不遂其欲。乃將前後門封閉放火。全家十四口皆被焚斃。又某姓兄弟三人。向稱小康。亦以勒索不遂被害。並剖割其心而去。又某村一少女有姿色。遭兵士七八人各欲強姦。以致不平互爭。被殺死。將其下體乳面雙手爭割而去。以上數則。均該邑士紳某爲余親述。其事甚確。似此慘無人道。實爲罕聞。而該處歷遭奸淫搶掠。如司空見慣。不足爲奇。其婦女除逃亡自盡之外。鮮有能保其節者。嗚呼慘矣。

衡山北鄉富翁避亂家居。忽有軍服佩刀者四人。擊門而入。口操北音。自言爲某師軍士。索取盤纏。每人須與光洋一千元。否則得罪勿怪。某翁哀懇。盤費可以勉力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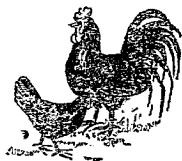
辦。惟無如許現資。並請稍緩時間。俾得展布一切。軍士不允。將縛翁於柱。拷問藏銀之所在。正作威作福之時。又有荷槍軍士五六輩。挨門而入內。某翁自念此番老命合盡矣。詎後來者視前來數人。訝之。問所從來。前來者仍以某師對。又喝問隸屬幾營幾連。是何姓名。前來者面色惶然。不覺對答枝梧。語音改變。後來者大笑。謂咱們從來不曾見爾輩。喝之跪地問供。始自言本湘潭籍。去歲秋間曾充運輸隊。因乘亂竊得。敗兵軍裝器械。近以居民震於國軍聲威。故僞稱北兵。希圖行劫。是實云云。後來者謂若輩假冒軍人行劫。罪大惡極。曳出門外。各饗以彈丸。某翁轉驚爲喜。延入以盛饌酬之。並饋程儀五十元。實則後來者之闖入翁室。蓋亦有大欲存焉。非徒志在舖啜者也。未幾復至。則盡搜括以去矣。

張敬堯所部。每到一處。恆藉封船拉差爲名。人民不堪騷擾。前有七師一部駐紮湘潭。每夜必有散兵數起。藉名拉差。到河下封船。並不准船戶將輕軟持去。往往將船移至僻靜處。搜洗一空。事後查知。並無封船之命令。

寶慶自發生戰事以來。兩軍之出入計已五次。每出入一次。卽遭劫一次。東城一帶。燒殺尤甚。人民轉徙流離。極形痛苦。現已逃亡盡淨。城中幾無一人。鄉間則土匪蜂起。劫掠時聞。由城在鄉避難者。莫不遭其劫掠。各鄉紙幣。價格極低。每千僅值銅元六七枚。米每升須銅元七十枚。油鹽每斤須銅元千七八百。猶且無處購買。卽幸而存者。亦難免於餓死云。

寶慶城東門外一帶。因戰事發火。所有鋪戶悉成灰燼。並斃百姓千餘名。血流成渠。其慘禍不下於株醜。

按上所云云。僅據聞見所及。及報紙所載者。隨手綴錄一二而已。又時日迫促。卽平時所記。亦不能盡致以來。然卽此淺淺。已非吾民所能任受。揚州十日。嘉定三屠。其禍不若如是烈也。我湘不乏能文之士。尙望續書各慘况。將寄本會。當列諸第二卷中。請以此篇爲之先導。雖掛漏貽譏。所不辭已。



第二篇 匪禍

緣兵災而至者。厥惟匪禍。往時吾湘所謂匪者。以紅幫爲著。黨徒旣衆。滋蔓彌廣。有清之季。革命家頗利用之。以張民軍之勢。若輩亦矜張自喜。不屑屑於殺人越貨也。洎乎民國。改革事終。其有野性未除者。則稍繩之以法。團體漸渙。聲勢寢衰。而或蕩遊成習。生計維艱。則率利金融之紊亂。趨於製造僞幣之一途。省會附近各屬。集合大股。爲害鄉閭。其事殆已鮮矣。此次軍興以來。全湘七十五州縣。乃無不有匪。而匪無不熾。斯非獨舊日紅幫。再爲馮婦之攘臂也。負販之夫。鋟鋤之子。夙稱謹愿。亦與匪羣。綜厥原因。蓋有數焉。喪亂頻年。民多失業。飢寒所迫。乃生盜心。一也。南北兩軍。互有敗挫。槍彈遺棄。爲數實多。無業游民。歸田退卒。拾其一二。足以橫行。加以戰爭。旣久。士苦行軍。一有潰亡。不思歸伍。合從締交。遂成草竊。二也。張氏督湘。暴兵弗戢。視我湘民。有如非類。黠者因人心之怨憤。乘時會之紛糾。假護法靖國之名。行頭會箕歛之實。三也。北軍殘暴。所過爲墟。人民畏兵。甚於畏匪。雖爲匪擾。不敢以聞。用是

猖狂。益無忌憚。四也。有此四因。互相助長。於是吾湘之匪禍亟矣。雖然。吾湘今日所謂匪者。內包外延。多難明析。有貌爲兵而實匪。有形似匪而實兵。果孰兵而孰匪也。願亦未遑深辨。第就報章所載事實之昭昭爲匪者。畧著於篇。

中湘 中湘各屬。附近省會。前雖小有盜匪。究不如西南兩路之盛。今則鄉間到處。皆有所謂南軍者。實則土匪羣盜潰兵之集合體也。其人多土著。長矛大刀。百十爲羣。挾有鎗械數十枝。則自號曰某某軍。依附名義。惟意所欲。實則了不相關也。其唯一事業。則爲借餉。每到一處。令地保按戶派捐。或幾百元。或幾十元。倘以無錢告。則謂有錢助錢。無錢助力。請往敵司令部帮忙。不敢往。則仍須捩擋應之。滿其慾乃去。或擇本地士紳有聲望者。代印名刺。加以某軍副司令。某路宣撫使等職銜。以張聲勢。以圖敲索。此類事實之發生。往往離北軍駐所不過十數里。倘居民報告北軍。致被驅散。不數日。其人必無幸。伺北軍懈。輒來火其廬舍。故居民莫敢報。且勒捐之下。必分所得以與其地之貧民。貧民亦樂爲之用。一縣境內。無慮數十軍。忽聚忽散。不

可究詰。北軍馳剿，匪卒不得，惟於該地抄搶一空，斃良民多名，具以匪報而已。

長沙縣屬之嵩山鎮五美鄉龍喜鄉等處，卽多至數股，且各有最新槍械，到處橫行。其最著者如下：（一）劉震華一股，人數約四百名，往來於上述各鎮鄉，晝則率隊示威，並向各都團及各巨戶勒捐軍餉，每團勒捐之款，多至數千，少亦數百，此去彼來，無從應付。夜則明火執械，分道劫搶，拷打事主，無所不爲，其種種酷刑，有非筆墨所能盡述者。（二）劉東海一股，人數略少於劉震華，然其勒捐搶劫，則尤過之。其捐款名目，有所謂特別捐、普通捐兩項，普通捐勒由團總攤派，特別捐則專令私家繳納，甚有威逼佃家，書立繳納新租穀票據者。其搶劫則白晝行之，絕無忌憚。（三）龔壽松一股，人數亦有二百名上下，惟勒捐則以團練爲名，至其勒捐手續，及搶劫行爲，則與二劉如出一轍。其尤足令人髮指者，則時捉拿鄉民，認爲官兵偵探，一被捉住，卽殺以示威。查以上各地方，距省不過三四十里，卽居然有此匪類，擾亂治安，其離省較遠之區，匪徒之任意橫行，已可想而知。又彼等均各假借名義，以圖掩飾，如二

劉則稱湘鄂豫招撫使第一支隊。及第二第三等名目。龔壽松則假名省防游擊隊。以譚月波在省時。曾委任黃幼蟬中將爲湘鄂豫招撫使。且有省防游擊隊之設置故也。

上元馮氏寓居長沙河西樂善團楊家冲將及十年。聞其平日尙與人無忤。忽於陽歷六月十七號。卽陰歷五月初九日晚十二句鐘。突來盜匪數十人。明火執杖毀門入室。馮氏兄弟均被捆縛。將所藏細軟衣服等項。刮去一空。苦逼兇毆。慘無人理。馮氏兄弟並受重傷。又銅官渡近有土匪數百人。專以敲詐居民。勒捐殷富爲事。該地有燒窯夫數千人。良莠不齊。與之一氣。故匪徒尤易潛蹤。七日間匪徒因在誓港董冲熊姓家中勒索不遂。竟率數十人圍其居宅。稱南軍在岳州撤退時有散兵在熊處寄頓槍械。勒令交出。熊無以應。卽聲言須帶人訊問。熊姓家主潛行逃去。匪徒遂將其長工余姓捕去。至某姓祠堂。嚴行吊打。並鞭背三百。夾棍數次。尙未釋放。且聲稱必將熊姓宅宇焚燬。現熊姓畏禍。已逃來省垣。查銅官爲長岳大道。關係重要。且

對河靖港並駐有北軍一營。匪徒在肘腋之地，竟敢聚眾恣行不法，是亦奇矣。湘潭南鄉與衡山接近，山嶺重疊，夙爲紅匪出沒之區。現在聲勢日益浩大，近日支分派別，竟因地域之關係，分爲兩股。其在十都與九都之間者，約有衆五六百人，有槍百餘桿。其酋長爲馬某，分紮數處，延長二十餘里，頗能約束其部下，不事搶掠。其籌餉之法，實行計畝派捐，強地方富紳胡某董司其事。現已斂取票錢三萬餘串。其在十都與八都之間者，俱係紅匪，三五成羣，無數可稽。槍枝雖間有一二，然子彈殊形缺乏，專以搶掠爲事。比戶搜括，地方紳民均含忍相安，無敢申報。若輩現因嚙聚益衆，聲勢浩大，竟有圍攻縣城之說。又該邑之姜畚爲入湘鄉寶慶之要道，前月北軍開往湘鄉，人民異常驚恐，遷徙流離者不計其數。以故姜畚至七里舖雲湖橋，共有二十里之遙，人烟絕滅，雞犬不聞，寂寞枯涼之形，匪言可喻。而該地團紳李甫田、宋雲父等，睹此情形，集合會議，謂人民遷徙實於治安有妨，商賈輟業，軍隊過境，採辦軍需，殊多不便，乃投狀於陳團長，開雲處請兵保護。經陳團長派安武軍一排駐

黎姜奮。近因前敵需兵。駐紮姜奮之兵。亦已開去。遂有多數匪徒。或百餘人。或數十人。到處搶劫。有與之抗者。輒放槍示威。無論貧富索取之數。不能短欠分毫。甚至強姦婦女。放火燒屋。有大塘蕭宅。蹠樹下葛宅。在一鄉之中。固稱富翁。搶劫有十餘次之多。倉中所囤谷米。亦搶劫殆盡。每石售錢五千或七千。壓人收買。因而一般地痞。蜂擁而上。於路上搜索行人。誣爲官軍間諜。種種不法。令人髮指。塘角園蔬。山中樹木。任意伐取。稍不如意。卽糾集多人。上門需索。勢甚洶洶。不可嚮邇。該處人民近日已窮於供億。至於無以爲生。斯亦大可憐也。又去春以來。該縣又發生一種鬧糶問題。爲禍尤烈。若輩聯名數千。今日入某巨室。明日入某寺廟。搗毀什物。擊傷良民。在在皆有。茲九都下二甲黎米山堂全家洗毀。並出錢六百吊。約計損失在五千元以上。龍巖寺出一千七百吊。傷人六名。榜塘富有煤礦公司及邑紳譚浣。生富家唐滌。誠郭某某等。均損失在千元以上。現此風猶日日增長。將來蔓延全縣。亦未可知。又聞湘潭十西都近日匪風甚熾。楓木坑附近之峒冲。亦聚集匪徒千餘人。槍枝數百。

桿聲勢浩大。又賓興堂亦爲匪徒估據。近聞聚集近百餘人。槍枝亦不少。勒令鄉民供給錢財食用。強殺農民豬牛。又白晝搶劫之事。亦時有所聞。地方紳士。畏匪報復。不敢報案。聞歇馬舖前有匪徒窩藏。經本地易某帶同團勇數十名。將匪徒圍困。匪知勢不敵。棄械而遁。當獲匪魁熊姓呂姓二名。比卽鎗斃。人心稍快云。

瀏陽一縣。向來多從軍之人。又多洪匪軍人。既經退伍。最易與匪結合。年來瀏醴間。疊經戰爭。軍隊遺散槍枝。爲數不少。故乘機而起。其聲勢皆爲浩大。業經剿辦數次。兵到則遠颺。兵去則仍嘯聚。月前該地南鄉有土匪打家劫舍。經該地團總魯學成。帶領團勇與匪格鬪。擊斃匪徒數名。餘皆星散。昨該匪等尋仇報復。統率匪黨四五百人。侵入南鄉。將該地團防局圍攻。擊斃團兵數十名。將團總魯學成拿獲。先斷其手。次斷其足。然後繫在樹上。作爲槍靶。連放數十槍。洞穿數十眼。並放火將該團總居宅。付之一炬云。

醴陵匪禍之烈。實自去年春間始。蓋軍旅往還。幾無虛日。野多遺械。鄉有潰兵。暴徒

利之。遂相組合。往往負槍一支。懷彈數粒。卽可以數十人橫行鄉里。莫敢與抗。民非畏匪如是之甚也。蓋慮其爲兵。抗之將有後災耳。以故大小各匪股。無不假竊名號。或稱別動隊。或稱狙擊隊。或稱奮勇隊。或稱敢死隊。命名雖殊。伎倆則一。日則持械勒捐。夜則破扉洗搶。初北軍到醴。慘肆誅屠。人民率避匿深山絕壑中。而土匪熟悉徑途。往往踪跡得之。故兵所不到之區。卽匪所橫行之地。綜計全邑。幾無完土。有趙恆惕部下何鍵者。奉趙命組織瀏醴游擊隊。潛伏醴鄉。先後捕殺匪首湯某李某等。又將匪首雷某陽某等以次驅除而併其衆。自是匪風稍息。然該隊餉糈。全係就地徵求。大劫之餘。疲於供給。民亦不勝其痛苦云。

湘陰自戰事發生。匪風尤熾。憑山澤以居者。無慮數十起。白鶴洞最險要。向爲居民避亂之處。今則反爲匪踞。嘯集已千餘人。搜括之餘。又勒令上中各戶提所收租穀之半數。送繳洞中。稍有違言。卽將戶主捆擄勒贖。嗣經清鄉隊兜勦之後。稍爲安靜。已而匪首李金彪易茂生等。復暗中集合餘匪。由潼關喬口一帶。竄入湘益交界之

西林園樹旂起事。經警隊鄉團馳勦。竟屢爲所敗。該匪聲勢因而復振云。

寧鄉高露麟峯兩鄉。自南軍潰散以來。搶劫勒捐之事。較各鄉爲尤慘。受害之家均畏報復。不敢稟官。麟峯鄉雲山嘴朱谷芬家。自數被匪搶劫後。卽購置槍枝數桿。以資防禦。昨舊歷五月二十三日早餐甫畢。突來匪徒十餘人。僅有爛槍兩枝。餘皆徒手。聲稱特來搜槍。若無槍繳。卽需出票錢一千串。以代槍價等語。朱聞有土匪經過。早將槍枝先行藏匿。並飭工人留該匪等午餐。一面馳請道林團兵救援。移時共來團兵十餘人。各荷槍枝。該匪等聞有團兵來援。知不能敵。卽劫去朱家衣物包裹三件。團兵見匪已出走。卽從後追擊。約追至五六里之遙。各匪徒分道奔馳。始行退回云。新任王知事蒞寧後。決意督隊清鄉。於各鄉設一告密匾。佈告居民。凡各團匪徒及私通匪黨暗藏搶物者。有人投票。一經按名拿獲。卽行就地正法云云。然自王令設匾告密。匪卒不可得。轉以誣及良民。該令明知之。不爲廢止。無論何人。姓名入匾。卽逮捕。加以刑訊。非大洋數百。不予保釋。乃知此種辦法。該令意不在清匪。實藉

爲敲索之計耳。斯又官匪（邑人稱該令爲官匪）與土匪相緣爲害者也。益陽縣屬五堡地方。原處深山之中。匪巢極多。此捕彼竄。日來遂乘機搶劫。受其害者。不堪屈指。某日有多人突至三陽橋。欲將該村房屋盡行焚燬。其他騷擾劫搶甚夥。當經該地士紳喻子敬飛報縣署。該縣周知事除囑駐縣防軍前往剿辦外。當電請張督派兵赴援。張督軍得耗隨令湘南清鄉總司令張旅長敬湯赴援。張司令進駐益陽。匪始星散。然鄉曲之中騷擾如故也。

湘鄉夙稱庶富。悍徒潰卒。剽掠不時。殷實之家。鮮能倖免。永豐一帶。被害尤烈。日前竟有自稱土匪。沿鄉行劫者。比由該處鄉民報告勦匪司令部。拿獲數人。乃聞該司令頗有礙難懲辦之處云。

安化匪分兩大股。一爲藍田之許某。一爲東平之李某。均與新化各匪相聯絡爲害鄉間。

新化鄉間。匪氣亦熾。如大同團之謝某。知方鄉之劉某。時雍鎮之龔某等。均聚有數

百人。據孟公橋一帶。勒捐搶掠。無所不至。其稍有家資者。備受其害。而尤以曾某之損失爲巨。聞被詐去票錢六千餘串之多。前經該縣財產保管處員等呈報省署。略稱自岳州南軍挫敗。潰兵紛紛入境。收兵委員亦接踵而來。甚有號召黨羽。假託名義。不曰護國軍。卽曰護法軍。不曰游擊隊。卽曰偵探隊。彼一司令。此一營長。各不相能。毫無統系。所至之處。需索不堪。倒篋傾箱。不脛而走。掘地毀壁。觸目堪傷。自是居民驚徙。行旅戒途。客商則裹貨潛歸。市面則閉門停業。百物騰貴。十室九空。貧苦小民。蓋粥尙難自給。工匠傭作。生活不能自謀。而况挾嫌圖報。與藉端敲詐之徒。誣陷善良。動遭慘毒。婦豎固畏如虓虎。搢紳亦噤若寒蟬。爛額焦頭。殆無生理。而士輟於校農。廢於野更。無論已。縣城十餘里外。則南軍與土匪。出沒無常。勒索捐輸。肆行搶劫。或擄人而勒贖。或拷烙之俱加。或強劫婦女。或焚燬廬宅。各鎮鄉間。有自練團兵。保衛地方。因抵抗土匪。致傷斃多命。抄洗淨盡者。欲報之官廳。而不敢拿辦。欲請派國軍。而先存惶恐。流離轉徙。道饑相望云云。足徵該縣被禍之慘也。

寶慶在此次戰事中。兵匪雜搶。已十室九空。鄉間亦然。白嶺寨雙江口等處。及麥子口牛師塘一帶。無不擄掠一空。並殺傷多人。賴有一線之水恃爲天塹。鄉民之狡猾者。當將各處橋梁渡船。盡行拆毀。冀免焚掠之苦。然匪徒出沒不時。終亦不能倖免。邇來該縣穀米昂貴。各富戶因前次被暴徒逞強發糶。已蕩然無存。故一般饑民。均大起恐慌。甚有周行終日不得一粒者。面形菜色。殊覺可憐云。

岳州一帶。前湘桂軍退却時。遺有槍彈。多落匪手。用是猖獗滋甚。兵至則颺。兵去復聚。雲溪桃林新牆筢口等處。尤爲匪所會集之處。平江土匪於去年九月間連合瀏陽餘匪。竟與駐防該縣之軍隊激戰。匪勢兇猛。軍隊引却。該縣遂爲匪襲破。知事隻身潛遁。所有全縣城內。俱被掠一空。商民損失。爲數極鉅。臨湘則有金某彭某。勢尤猖獗。出城數里。行人便有戒心云。

湖南 南湘地連贛粵。承平之世。伏莽猶多。軍興後游氛更熾。言其一二。可概其餘。衡陽地當衝要。自軍事發生之後。幸吳師紀律嚴明。城內搶劫等事。尙不多見。惟四

鄉糜爛不堪。尤以西北兩鄉爲最烈。南鄉次之。東鄉又次之。俗稱匪爲鏢爺。四處成羣結隊。敲詐勒索。多至數千之衆。少亦數百人。到處任意蹂躪。雖吳師長對於人民要求發兵。亦不肯輕易允許。因慮兵士在鄉或有騷擾故也。地方士紳。於是乃有舉辦團練之請。由吳師長認可。於四鄉各設團練一所。准其購備武器。保衛閭閻。然款項尙易籌措。而武器則無從購買。故至今猶祇具雛形。並無實力。盜匪之橫行如故。也。地方之騷擾如故也。而發起辦團練之士紳。尤招匪徒之忌。一有所聞。匪首卽率大幫土匪至其家。焚掠搗毀。未有幸免。如西鄉渣江洪羅廟一帶。有匪徒兩千餘人。至近日益見猖獗。肆行搶劫。洪羅廟士紳。發起舉辦團練。公推陳曉峯爲團練局局長。日前已募團勇兩百餘名。爲地方保護一切。詎知匪徒日夥。聲勢日浩。於日昨竟將陳曉峯之家一毀而空。雖有團勇兩百餘名。不能敵抗。並宣言某日卽搶洪羅廟市街。商家居民。異常驚駭。欲求一完善之方。百計莫得。旋思若輩搶劫。無非金錢主義。莫若先善與之。免傷人命。是以共出現洋九百元。以解此厄。又在洪羅廟之上十

二里許歲柳慶雲祥號。聲言借銀六百元。該店店主答以前次已被散兵搶劫一空。誠難如命。言猶未已。卽將店主朱雨林捉去。該店不已。祇得如數湊辦以贖之。又去年晴雨不明收成不及十之五六。而匪徒於新穀登場之候。組織平民收租會。分往四鄉刈稻。僅此區區。亦爲匪所攪。又該縣淇泌灘獅子橋金華山等處。皆有匪穴。尤以渣江爲會集之中心點。日前竟有匪徒派人勒索。鄉民不堪其擾。昨有團兵於某夜設計圍攻。誅其首領及黨羽二十餘人。餘皆星散。該地人民。方慶後此可以無患。詎料次日匪衆四集。聲稱復仇。殺人燒屋。慘不忍言。該縣知事聞報。遂遣小隊及民團共百餘人攜械往勦。因人數太少。轉爲匪所攻散。而匪勢益形猖獗矣。鄉間富翁。旣爲一般鏢爺所視爲奇貨。強劫勒贖。時有所聞。乃至家產蕩然。房屋悉付一炬者。幸而狼狽逃出。亦不過孑然一身。別無藏物。困苦顛連。殆難名狀。羣始知遷地爲良。因而域中居民爲之陡增云。

常寧地處衡祁之間。南北兩軍。不過防守而已。未見戰事。惟該縣分東西南北四鄉。

西南北山地居多。有南北兩無所屬之悍徒。縱橫山野。燒殺時聞。以致擄人勒贖。強捐軍餉。奸淫婦女。拍賣田土。無所不至。至於各鄉富室。因勒索頗仍夷爲下戶。而猶不遑寧處。有舉辦團練者。尤爲悍徒所忌。焚殺益甚。雖有團兵卒不能抵禦。如白水溪砂黃羊村各處。皆無一未受火燒者。此悍徒燒屋之情形也。又有悍徒向鄉村各戶勒令入黨者。團勇查知內容。恐遭其害。亦爲先發制人之計。如是將已入黨之民家。又付之一炬。此團勇燒屋之原因也。現在常寧赤地千里。杳無人烟。惟有悍徒團兵去來之蹤跡。而已各鄉自聞。吳師長主和。人民有對天燒香以禱者。有叩許南嶽聖帝保佑成功者。劫後餘生。望治之心。至有如此之切者。

該縣富紳多避難衡陽。據云該縣之陷於水深火熱。更有甚於衡陽萬萬者。損失以數百萬計。婦女被淫。老幼勒贖。壯丁逼爲盜匪。收穫供其餉糈。一縣之廣。殆無片土乾淨。其地人民憤激。因迭次舉代表來衡痛哭。師部求救。且請借槍百桿。納萬元作保證。並出重資購備。誓必清除地方而後已。然卽一鼓蕩平。而地方元氣。固已斲喪。

殆盡矣。

零陵北區大木小木兩口。素稱純良地。方去年由粵西竄入馬賊數十名。勾結本地種山游民。時出劫掠。近因戰事未平。一般逃兵。持槍往投。人數尤多。兇猛更甚。匪首張梅林。日統數十人。持槍跨馬。逼人入洪江會。入洪之法。貧無立錐者則出錢四串。八百文。富有資產者。則百零八串。及千零八串不等。限月繳納。不繳納則燒殺立至。現該處六十里內。未入洪會者鮮矣。五月廿五日。大木口團總劉和清。恃有團勇數十名。不肯入洪。該匪卽統所部。於黎明時將該局包圍。槍聲四起。當斃團丁劉三友。劉啓亮及人民劉子元。劉保天等四名。並焚燒村落十餘處。幸鄉團聞警持槍往救。與該匪酣戰二小時。斃匪一名。傷三名。匪始斂跡而退。否則該團數十村落。將成一片焦土矣。

湘西 湘西地接川黔。向稱匪藪。邇來該處軍權不一。匪徒尤易滋生其間。敍列所及。猶什一耳。

常德匪禍。據該邑士紳請恤呈文。略稱去年十月以後。軍事大興。此去彼來。不時苛派餉款。或勒索犒勞。合計有形損失及無形滋擾不下數百萬串。由是匪盜蜂起。鄉曲有財物全奪者。有廬舍被焚者。有擄人勒贖者。予取予攜。無法防禦。人民脂膏。剝削殆盡。自馮旅駐常。匪風始稍息。云觀此則該縣之困於匪亦甚矣。

桃源匪氛。愈演愈劇。以縣之西南北三鄉爲最。東鄉向稱稍寧。近亦忽有大股匪徒。時向紳富威嚇詐索。搶劫時聞。南鄉曾某聚匪數百。橫行鄉里。突於日前率隊蜂擁。該地富室唐西珊家。聲言派捐籌餉。所操者刀叉棍棒。所著者鶉衣犢服。勢甚洶洶。不可響邇。唐某早已潛遁。倒篋翻箱。搶掠既罄。遂將其連雲甲第。悉付一炬。又桃源之紅燈會邪教。僞稱神兵。滋擾鄉市。前經馮旅剿捕正法多名。始行潰散。聞該匪衆猶散處各地。拜燈步斗。誘惑鄉人如故。時復祕密聚合。希圖死灰復燃。並與各股匪互相勾結。隱患益滋。未始非除惡未盡之憂也。

慈利縣所屬黃山村地方。橫直有數十里之遙。離省千百餘里。商務雖不繁盛。亦爲

湘西要縣。自迭遭悍徒蹂躪。房屋盡被焚燬。遂成一片焦土。人民逃散殆盡。該處常有悍匪千餘人盤踞。現設有臨時商店僅三十餘人。每日食則糙米。臥則用門板支床。布告招人回家。而散之四方者。因虎口餘生。均不敢回。村內所有田地山土。大半無人耕種。加以他處匪徒。迭次往來。或盤踞一月半月。假檢查爲名。前者去後者復來。慘遭搶劫者。層見迭出。損失財產。不勝其數。

黔陽自舉辦保衛團。安整本地遊民。及洪江會首。地方賴以粗安。至沅江流域。由黔陽上而芷江下。而麻陽瀘溪等處。沿河要隘。及繁盛商埠。均駐有黔軍遊擊隊。乃不惟不能保護行旅。且有并槍械亦被匪奪者。該隊長恚甚。謂係該縣團防所爲。勒令解散。自是黔西匪焰。又復熾云。

綏寧縣境。如武陽青城等處。自去冬被匪焚掠。居民遠徙。匪遂侵入會同縣境之蕭市白社等堡。雖經周則范派兵馳勦。而匪氣仍不少衰。觀此足知湘西匪禍之烈矣。

第四篇 紙幣

吾湘現狀。石米百串。斤鹽四兩。民食恐慌之原因。無非根於金融恐慌。近聞長沙金紙相差。有非可以常理測者。卽以紙票論。且有新票刀票爛票之區別。大概光洋一元。合新票十五六串文。刀票二十二三串文。爛票三十二三串文。以故物價跌落。金融枯渴。民無貧富。莫不感其痛苦。而貧民尤甚。蓋紙幣之價值日落。則物價之騰貴日高。曩以票洋五元易米一石者。今則以票洋五元易米不及五斗。曩以歲入百元足贍家八口者。今則歲入百元不足食四人。此紙票之直接蹙小民生計者也。且紙票低折。則購買之財力日微。貨物以滯銷而折閱。市面之恐慌日甚。商務相牽率而倒閉。商業瘁矣。工亦隨之。良以勞庸價值之升降。恆視勞力需求之多寡。而勞力需求之多寡。又視產業之盛衰。產業日衰。則職業之範圍日減。勞力之需求日少。而庸銀亦以日微。此紙票之間接以蹙小民生計者也。夫以紙票價值日落。雖商羸與工庸。一如往時。而資生之力。已減泰半。况殺機徧地。羣盜蠡起。產業破壞。工商停頓。哀

哀小民。非挺而走險。卽坐以待斃矣。

湖南紙幣沿革及其發行額數

湖南政府發行各種紙幣。始於前清末季。湖南官錢局。截至辛亥年止。官錢局所發銀元票約六十餘萬元。銀兩票約二百萬兩。銅元票約七百餘萬串。銅元票蓋用藩司印。商民稱藩司爲藩臺。故稱其票爲臺票。辛亥改革以來。譚都督改官錢局爲湖南銀行。銀兩票加發約四百萬兩。合前數共六百萬兩。銀元票加發約百萬元。合前數共百六十萬元。銅元票加發一千二百餘萬串。合前數共一千九百萬串。其時各紙幣均屬兌現。金紙既不相差。亦無所謂匯水。自民國二年起。湯彞銘任內。銀兩票加發所謂流通票百九十餘萬兩。（其票係白紙所書五十兩百兩五百兩千兩不等。票上注明不折零不兌現不照票等字樣。純係湯督一種吸收現金之手段）合前數共七百九十餘萬兩。銀元票加發約百萬元。合前數共二百六十餘萬元。銅元票加發二千五百餘萬串。合前數共四千四百餘萬串。至民國五年七月初旬。湯督

去湘之際。以長沙銀兩購買漢口銀兩。一千兩約需三千兩左右。銀元票尙如常兌現。銅元票尙值八折上下。自民國五年七月起。至六年十月初旬止。劉良生譚組安兩督任內。對於銀兩票未經加發。截至六年十月初六日止。湯督任內所發之流通票。收回百三十餘萬兩。流通市面之流通票。不過六十餘萬兩。其時行使之銀兩票。合計六百六十餘萬兩。銀元票亦未加發。即湯督任內遺留之二百六十餘萬元額數。如常兌現。與長沙常洋無異。（常洋者湖南慣用之爛版現洋較光洋價格略低）銅元票加發約一千萬串。合前數共計五千四百餘萬串。（內有極爛之票存行未經發出行使市面其五千萬串內有五百萬串係美國紐約所印無偽票有四千五百萬串均係湘省各印刷公司承印者偽票甚多譚組安任內曾在上海商務印書館定印四千五百萬串以爲對換之用）其時漢匯行情。每漢口一千兩需長沙票銀三千七八百兩左右。自民國六年十月六日起。至民國七年三月間止。爲傅良佐周肇祥譚浩明任內。對於銀兩票。除將收回之流通票發出外。又加發窄紙流通票。

約三百餘萬兩。合計一千一百餘萬兩。銀元票加發約五百萬元。（湖南銀行原存有五元十元新票五百萬元。歷年未經發出者又存行之舊票常時約百萬元左右。此時期內一併發出）合前數共計約九百萬元左右。銅元票加發約一千萬串。并所存之極爛票四百餘萬串。一併發出。合前數共計六千四百餘萬串。其時漢匯行情。漢口銀一千兩需長沙票一萬六七千兩。自民國七年四月起至現在爲張敬堯任內。湖南銀行已被搶劫。改設湖南銀行清理處。對於該行之銀兩票銀元票未經加發。對於銅元票。則將商務印書館原爲對換舊票訂印之四千五百萬串。並未實行對換。且陸續發出。合前數約計一萬一千萬串左右。總計湖南現在各種紙幣。大概如左之情形。

(1) 湖南銀行銀兩票約一千一百餘萬兩

(2) 湖南銀行銀元票約九百餘萬元

(3) 湖南銀行銅元票約一萬一千萬串

(4) 湘西銀行銀元票約百二十萬元

(5) 湘西銀行銅元票約二十萬串

(6) 湘西債票二十八萬元

(7) 湘南軍用票一百萬元

(8) 湘南債票五十萬元

(9) 朱澤黃發出之軍用票及穀債約五十萬元

(10) 裕湘銀行銀元票一千萬元

(11) 裕湘銀行銅元票三千萬串

(12) 廣西銀元票二百萬元

(13) 民間之偽造銅元票無數可稽

故現在漢匯行情。漢口銀一千兩需長沙票銀四萬兩以上。每光洋一元需換長沙票銀約四十餘兩。換銅元票約二十串。換銀元票約十一二元左右。此湖南紙幣沿

革及其發行額數之大概情形也。

張督吸收現金方法

張敬堯入湘之時。適承湖南銀行被劫以後。知府藏空虛。無可爲計。迺縱兵掠奪殷實民戶。以褻其爪牙。一面又藉口整頓金融。思得各種方法。吸收現金。以肥其私囊。請得依次陳之。

(一) 籌設裕湘銀行

致國務院及財陸交三部電

湘省初復。百端待理。情形危迫。莫可殫述。尤以整理紙幣一端。爲人民生死關鍵。爲着手第一要圖。查湖南銀行。濫發紙幣。蘊孽極深。歷年以來。計共發行銅元票六千餘萬串。銀兩票一千餘萬兩。銀元票九百餘萬元。準備毫無。價值奇賤。處處流通。卽人人破產。以故百物騰貴。生計窮蹙。釀爲亂階。敬堯蒞湘。銀行被劫一空。人民莫知所措。前已電陳大概。請款接濟。僅蒙財政部照案將湘省在滬訂印新

票。飭關驗放。實際仍莫名一錢。祇得暫將各票減折定價。悉以實銀元爲準。宣言分別照價收回。冀使湘民既受破產實禍。尙有不絕之餘望。徒託空言。斷難持久。蒙簡財政廳長嚴家熾來湘。迭與磋商。非從根本解決不可。綜計各票流通總額。卽照定減折價格計算。亦須有實銀一千七百萬元。方能收回。湘省驟難自籌。中央亦難爲力。惟有另設湖南新銀行。用間接收兌方法。由新銀行發行兌換券。藉減兌現之基金。而以湘省確實債權。及指定財產。擔保借債。以爲新銀行之基金。查五年國軍過湘。由湯前將軍在湖南銀行挪墊中央軍隊兵站特別各費。共銀二百九十七萬五千三百五十八元一角六分。迭經譚前省長傅前督軍先後電咨索取。未奉撥還。又前清湘路公司。於米鹽兩項收捐作股。會換交通證券。由部分年撥還本息。總額共八百餘萬元。每年應還二十餘萬元。現在過期未付。已逾四十萬元。該前公司並另欠湖南銀行貸款。結至丙辰年底。共銀一百零二萬七千九百一十一元九角七分。年餘累息。又將十萬。該款由部担任有案。亦屢索未還。

合共欠額四百四十萬元。湘省值此大亂之餘。數千萬生靈。垂絕待救。中央視全國一體。援助當亦有心。况此應還湘省之款。奚忍不予籌還。擬懇如數另撥現款歸湘。又前項交通部定期證券八百餘萬元。係屬有著之款。並祈由部担保。按照四成押借外債。可得銀三百萬元。併計撥還欠款。共約七百餘萬。以作新銀行基金。當可周轉。前項欠款。中央如實難全數撥現。亦求發給現款二百萬元。其餘二百四十萬。找給五年公債票。由部担保。押借外債。照四成可得百萬元。合之交通證券押借之款。共有六百萬元。此時萬難再減。但舊票額數太鉅。仍不能直接兌現。擬將在滬訂印預備收換舊票之新銅元券。間接收兌。以資周轉。一面規復造幣分廠。多鑄銅元。以備新票之兌現。其舊票務使暫照定價流通。嚴禁奸商抑勒。稍減人民痛苦。務求中央照准撥還。以蘇涸鮒。盼電示施行。不勝大旱雲霓之望。

按此電張敬堯擬將湖南財產作抵向中央要素現金六百萬元

裕湘銀行設立原委並行員委定

(一)張省長布告設立裕湘銀行原委云照得湘省連年兵亂物力彫殘紙幣之禍甚於洪水坐使公私交困民不聊生公家之弩藏既空社會之金融益亂醫瘡挖肉徒苦吾民本省長奉命來湘維持不僅庫空如洗卽舊有之湖南銀行湘人所視爲苟延殘喘者亦復刼掠一空若立將不兌之紙幣悉予廢除非不足以斬亂絲而杜後患無如舊幣蔓延太廣人民之所用爲交易者幾如舍此無他若照市價收回又驟難得此鉅款因一面示諭商民舊票仍照常通行一面規定法價以保持現有價格並設立湖南銀行清理處將所有歷年之債權債務分別清理以期將舊幣漸次收回免再貽吾民以無窮之害惟是湘省大兵之後商務實業諸待進行若無一確實可靠之現金銀行爲之中堅則市面困難金融活潑卽舊銀行之設處清理亦屬空談本兼省長博訪周諮迭與財政官吏再四籌商咸以籌設新銀行爲必不可緩業經擬具章程呈奉中央核准於長沙開設裕湘銀行籌招現銀股本一千萬元官商各半照章收集十分之二先行開辦茲已擇定本年

八月二十四日即舊歷七月十八日。爲裕湘銀行開幕之期。實行營業。其業務出入。概以現金爲本位。所發銀元銅元兩種票幣。不拘多少。隨到隨兌。決無留難。並准完納田賦厘金。各界往來。一律平等待遇。至湖南銀行舊發各種票幣。既已設處清理。係屬清理處範圍以內之事。如何籌換。仍由清理處積極進行。一如商家之收賬還賬。裕湘銀行不負連帶責任。以明權限。而免混淆。除通令外。合行佈告軍民人等一體遵照。切切此佈。

(2) 張省長訓令裕湘銀行文云。爲委任事。照得湘省軍興以來。湖南銀行被劫。金融機關停滯。官商均形困難。不得不籌設新銀行。以資流通。業經本兼省長電陳中央。定名曰裕湘銀行。亟宜分派各員組織開辦。所有該行監理。查有督署軍需課課長楊從權堪以兼署。該行督理。派李秉琚署理。以杜占鰲充該行正經理。許繼瑛充該行副經理。至湖南銀行清理處總理名義。着改爲處長。仍以裕湘銀行杜占鰲兼署。協理名義改爲副處長。仍以許繼瑛充任。均即日。到差。以專責成。惟

開辦之初。該行章程與湖南銀行不同。事事均宜核實撙節。庶幾款不虛糜。人毋濫用。各員司薪金。着卽確切核減。俟辦有成效。再行酌加。除分別委任外。仰卽遵照。此令。

按吾湘金融紊亂。爲經年所不能解決之問題。而金融紊亂之原因。最顯著者。莫如銀行官有問題。東西文明各國。不主張銀行官有者。其理由有二。(1)於平時謀銀行之獨立。(2)於變時避敵人之收沒是也。故英蘭銀行日本銀行之組織。官股居其半。商股居其半。固也。而銀行總理之得職。先由股東會公舉。再由政府任命。管理國庫之樞機。操縱全國之金融。固絲毫不受政府干涉者也。曩之湖南銀行。原爲前清官錢局之後身。民國革新。改名銀行。究其實不過湖南政府之總會計處。以故湖南政府爲大局動搖一次。卽湖南銀行增發紙幣一次。其弊害已有目共觀矣。今觀裕湘銀行規定現銀股本金一千萬元。官商各半。照章收集十分之三。先行開辦。云云。自表面觀之。似力避銀行官有之弊。細察之。所謂收集十分之

三先行開辦云者。不但商股半額。不能招足。即官股亦有名無實。可推矣。然其所謂現銀股本金一千萬元。官商各半者。實欲吸收商股現金五百萬元。以供一己揮霍。并非力避銀行官有之弊。而參加商股也。夫既無股東會之組織。又派督署軍需課課長兼署銀行監理。或謂裕湘銀行爲張督銀行也。誰曰不宜。

(二) 發行有獎惠民票

湖南銀行總清理處發行有獎惠民票佈告

爲布告事。照得湖南銀行從前發行紙幣。本係代表現貨。近年因紙幣發行過多。不能兌現。以致票價跌落。百物昂貴。人民與商家均受莫大的痛苦。不料今日愈出愈奇。不獨票價日低。物價日漲。並且同是一樣的不兌現的紙幣。竟又分出新舊票。毛票爛票以及寬票窄票許多的名目。一遇買賣交易。即百端的挑剔。彼此爭執。致使人民有錢不能買物。商家有物不願賣錢。雖經督軍一再出示查禁。直等具文。長此以往。尙復成何世界。今要解決此等問題。除非公家將舊爛票幣。一

概收回。別無善策。無奈湘省因頻年變亂。公家財力。久已拮据異常。今年三月湖南銀行被劫一空。情形更爲竭蹶。欲待收回票幣。談何容易。若說加印新票。收換舊票。更是以空對空。割創醫創的政策。萬不可行。所以督軍因爲此事。日夜焦思。多方籌畫。想出一個發行獎票收回紙幣的辦法。迭經與各紳耆及商會商議。大家一致贊成。遂令本總清理處趕急籌備進行。此項獎票。定名惠民二字。蓋欲實惠及民也。其辦法共設票額二百萬張。分作兩期發行。每張價額光洋五元。折收票錢五十串。每張分爲十條。每條價額五角。折收票錢五串。不拘舊爛銀錢各票。一概折收。每期開籤三次。中一等獎的給獎銀三萬元。中二等獎的給獎銀一萬元。中三等獎的給獎銀五千元。其餘四等五等以至十三等。得獎票額。共計有九千八百二十六張之多。三次開籤不中。即分作十次。抽籤還本。概給光洋。此項給獎還本的光洋。業已指定本省水口山礦產餘利。每年由礦務總局照數提出存儲。按期給發。并將湖南銀行所有產業。作爲擔保品。極爲切實可靠。約計惠民票

全數售出。即可將湖南銀行舊爛各票。全數收回。在人民不過以無用的紙幣。暫交公家。轉瞬即有中獎致富的希望。而且不中的票。仍然還本。於人民并無損失。在公家藉此收束紙幣。使市面上一切痛苦。從此掃除淨盡。良法美意。莫過於此。現在本總清理處已將章程擬定。呈請督軍核准咨部立案。定於本年十一月十五日。在本處發行。深恐各界人不明白此中緣故。不免疑阻。發生誤會。特爲剴切布告。仰各色人等一體知悉。務望互相勸告。踴躍認購。切勿遲疑觀望。是爲至要。所有章程詳列於後。此布。

摘錄湖南有獎惠民票章程。

一 湖南有獎惠民票。以便利民生。收回舊票爲宗旨。總票額定爲二百萬張。分作兩期發行。

二 第一期發行一百萬張。每張十條。每一張定價光洋五元。每條五角。每光洋一元。折收舊銅元票錢十串文。

一 願以光洋交價者聽。卽以此項售票收入之光洋。備作輔助還本之用。不作獎金。

一 票價折收舊銅元票。除截角打孔及僞票外。其餘無論整散各票之爛票舊票。一概照收。有以銀票交價者聽。

一 給獎以抽簽法

定之。一獎金一律發給光洋。一第一第二兩期發行之惠民票。各開籤三次。一以民國八年三月十五日爲第一期惠民票第一次開籤之期。九年三月十五日爲第一期惠民票第二次開籤之期。十年三月十五日爲第一期惠民票第三次開籤之期。一以民國八年十月一日爲第二期惠民票第一次開籤之期。九年十月一日爲第二期惠民票第二次開籤之期。十年十月一日爲第二期惠民票第三次開籤之期。一第一第二兩期發行之惠民票。如經三次開籤未中。各從第三次開籤之日起。扣足半年後。分十次還本。六個月一次仍以抽籤法定之。一凡未中籤之票。與國家地方公債有同等効力。准作保證金及抵押債務。并准人民自由買賣。但以本國人爲限。一以湖南銀行總清理處爲發行惠民票總機關。開籤給獎還本等事。均由湖南銀行總清理處完全負責。一以各縣知事公署各征收局各銀行各分清理處爲分銷機關。其他殷實商號及法人團體。亦得包賣。其分銷及包賣章程。另定之。一組織監察委員會。爲湖南銀行總

清理處辦理惠民票之監察機關。其組織人員。以省公署財政廳長沙縣裕湘銀行礦務局省議會長沙總商會各選定二人。其監察權限以關於惠民票各事爲限。委員會章程另定之。一收回各種舊幣。每星期由委員會查核無訛。打孔保存。呈請銷燬。一湖南銀行舊幣。逐漸收回。應由裕湘銀行發行十足兌換券。用資周轉。倘裕湘銀行限於定章。供不應求。准由商辦銀行或殷實公司及資本雄厚信用久著之商店。繳存準備現金八成。保證品二成。得領裕湘銀行新幣十成。俾利金融。其領用章程。由裕湘銀行另定之。一凡個人獨資承購惠民票。合計票面金額至一萬元以上者。准以九七成繳價。仍由湖南銀行總清理處呈請省長特予褒獎。凡分銷惠民票合計票面金額至二萬元以上者。由湖南銀行總清理處呈請省長酌予褒獎。一凡在本省各機關有給公務人員均應認購惠民票。但各自量力承購。不限數目。其抽獎還本。照章受同一之待遇。

按湖南銀行總清理處。整理歷年債務。收回腐爛票幣。是矣。然收回腐爛票幣之

方法不一。有主張一時收回者。有主張分期收回者。主張一時收回者。或將票幣改換公債而銷毀之。或准納釐金田賦而吸收之。是也。主張分期收回者。卽劃定一生產事業餘利。按年收回票幣而銷毀之。是也。吾湘各種票幣。混亂且多。已如前述。一時收回。自不可緩。然惠民票不可與公債相提並論。蓋公債每年付息。而惠民票無之也。公債担保確實。而惠民票無之也。且有獎票之性質。無非利用人民僥倖之思想。以達目前吸收現金之目的。觀其章程。一則曰每張定價光洋五元。再則曰願以光洋交價者聽。其用意已昭然若揭矣。

省議會咨問惠民票擔保問題

案據公民李玉崑張士超等函稱。現湖南創辦惠民票。爲整理金融收回票幣計。法非不善。公民等亦欲購買。且願盡提倡之義務。惟查省公署佈告中。以湖南省有礦務局水口山鑛利。按期償還惠民票本金。並連同湖南銀行現有產業。爲惠民票給獎還本擔保品等因。夫水口山鑛利每年能獲若干。未經宣示。吾民已有

疑慮。然此猶謂人民可查知大略也。若湖南銀行現有產業。果有動產若干。不動產若干。亦未宣示。人民尤爲惶惑。貴會爲民意代表機關。且查貴會已派員加入惠民票監察委員會。用特函請主持。速請政府將湖南銀行現有動產若干。不動產若干。明爲宣示。並將水口山礦利每年若干。能宣示大略更善等語。敝會初接該函時。以惠民票設有監察委員會。卽函請該會查照見覆去後十餘日。未得該會回答。竊查該公民等所稱各情。於希望擔保品確實之中。仍寓維持惠民票進行之意。且敝會以爲該擔保品宜宣示實數外。並宜附帶聲明該項產業如何保存。更足以昭大信而利進行。抑查人民對於湖南銀行產業。不無疑慮者。蓋因湖南銀行既已倒閉。尙發行新幣未已。倒幣之責任。仍將由湖南銀行擔負也。夫既已倒閉之銀行。本無再發紙幣之餘地。縱政府以事實上必不得已而發行。應請劃分界限。明白宣示。將清理處成立後所發之幣數目若干。作何用途。不由湖南銀行負責。由國家或地方政府負責。庶足達收回票幣整理金融之目的。以上各

點。本會受人民之付託，不敢緘默。相應備文咨行貴省長，煩爲查照見覆施行。

財政廳長提出維持惠民票及地方公債信用案

湘財政廳長劉淇昨在財政討論會提出議案云。爲提議事。現奉省長公署訓令。以准省議會咨稱。前募地方有獎公債之擔保水口山礦業餘利。現已移作惠民獎票之擔保。擬請在獎票章程之外。另訂施行細則。准有前項地方公債票者。依其額數換給惠民票。又惠民票章程第十四條。凡未中籤之票與國家地方公債有同等效力云云。似與獎票名稱不符。因票與公債性質雖同。名稱實異。應如何聲明。使民間不生疑慮。飭由廳會同湖南銀行總清理處議復等因。查有獎公債一案。原訂額爲五百萬元。分五期募集。經省議會議決。於六年七月實行。其定章凡認購此項公債。於繳款時。先給予抽獎券。中獎者但領獎金。未中者按券給公債票。原印第一期抽獎券十萬張。發出由各機關分別代募包募。認購者共計九萬五千餘張。中經變亂有將抽獎券損失者。如益陽縣損失三百張。衡陽縣損失

一千餘張。有正在奉令發還債款。尙未將獎券繳回者。如祁陽龍山等縣。此外未報實在情形。無從懸揣者尙多。似此紊亂不一。澈底清理。非再有數月。不能蒞事。若如所稱准換給惠民獎票。本廳既未據全行報到。究竟何爲損失遺落在外之獎券。何爲實在購得者。現在無從辨別。此爲疑團之一。但募集公債。總以信用爲本。往昔之信用未著。今茲勸募自難。應如何統籌兼顧。併案維持之處。合提出與諸君共同議決。再惠民獎票章程第十四條之規定。似與原案不襲公債之名。以新耳目所稱不符。當如何聲明。免滋疑慮。除令商湖南銀行總清理處外。併候諸君發抒所見。爲此提出議案如右。

按惠民票擔保不確實情形。人民之疑慮。政廳之掩飾。上列二文。足以徵之。夫紙幣充斥。物價騰貴。其苦狀可知。而名收票幣。暗吸現金。其苛酷又何如也。

(三) 籌募公債

議案

查湘省礦產。以水口山爲最。外人百方設法。欲得甘心。前譚省長延閣在上海。私與三井洋行借款三百萬金。以每年所賣礦砂償還。本督軍因該合同規定各節。損失甚巨。據理力爭。必廢此約。然以湘省金融支絀。票幣紊亂。僞造假票。層出不已。省內各項進行事業。均以金融拮据。無法振興。非募集債款。難以恢復元氣。如以該礦向外人借款。無論若干巨款。皆易着手。因外人謀得此礦。爲日已久。但以湘產抵押外人。損失權利。後患無窮。不如以湘產抵押湘民。就令官廳屆期不能償還商本。權利仍歸商民所有。職是之故。本督軍決心以水口山礦抵押湘省商民。募集省內公債一千五百萬元至二千五百萬元。以念年分期償付。在念年內。如用此款。無論作何營業。所得利益。均按照數目分給紅利。如逾念年期限。不能償還商本。此礦卽歸商民自辦。酌給官股若干。改名商辦礦業。就中理由。至爲明瞭。凡我湘民。如不欲以此礦抵借外款。則由各縣分擔二十萬至三十萬之債額。當易籌措。擬具辦法交議公決。(一)由縣知事選出正紳。提倡募債。以二十萬至

三十萬爲度。(一)發股票及每年分紅領息單。(二)各縣籌得之款。悉繳裕湘銀行。規定每年發還某縣之股。(一)規定先後發還股本。其利息六釐。至發還股本止。紅利仍至二十年截止。以示體恤。而爲鼓勵捐集。此款用途。屬辦籌實業之先導。(二)此款用途。首爲提倡實業及辦理各項工廠。以謀人民生活。次屬整理湘省金融。收回舊有紙幣。藉以便商裕民。如欲移作他用。仍須按照借款辦法。變通辦理。以昭大信於湘民。

按吾湘兵燹之餘。哀鴻徧野。迺張敬堯偏欲募集公債一千五百萬元。至二千五百萬元。噫亦奇矣。至云以水口山礦作抵。或疑其曾向日本抵借外債未成。故返而出此募集內債之舉也。

湘省留學生請拒絕水口山鑛借款電

中華新報轉各報館。暨旅滬湘紳商學各界均鑒。湖南水口山鑛借款。連年抵死力爭。幸未成立。今張敬堯知不能久於其位。力謀借款復活。且又私募公債。爲捲

逃計。聞之震駭萬狀。急盼公等速謀抵制以拯全湘民命。情急聲哀。莫知所云。湖南留日學生全體同叩。

省議會保全省有財產咨文

爲咨明事竊維議會之職權。以議決本省財產之處分保管爲要務。其職權之行使。非惟開會時公決議案而已。凡議決各事項之實施。仍應盡其言責。此休會期間所以有常駐委員會之設也。本會自去歲常會閉會後。所有咨達政府之各議決案。是否因亂散佚。不可得知。而常駐委員會各員。又多因道途梗塞。未能集會。茲當收束之期。各員陸續到會。又欣逢貴省長勤求治理。尊重民意。特將關於全省財政案之犖犖大端。摘其要旨。重爲聲明。如下。(一)改組湖南銀行爲地方銀行。米鹽公股及礦砂變價兩項。作爲新銀行基本金之附條件。(二)省有礦務條例及水口山礦產。不得作爲借款抵押品。併與外人訂拋砂契約。(三)募集湖南有獎公債五百萬元。(四)紡紗公司。招商承項。凡以圖根本上之解決也。查米鹽

公股爲全湘人民惟一無二之公債金。礦砂變價。爲湘人民惟一無二之公積金。其用途必力求安穩。其利益必確能普及。故當議決作爲新銀行資本時。一面即議決舊銀行虧空之彌補。紙幣之兌換。必先由省府擬定對外信用之擔保確實辦法。提交議會通過。而後所議決。以米鹽公股及礦砂變價作爲新銀行資本之一部份。方生效力。現在此項辦法既未准提交通過。則此項資本金。當然不生效力。仍應照舊妥爲保存。此應聲明者一。水口山礦產爲湖南三千萬人民之命脈。從前中央有以提歸國有抵借外債之舉。經全湘人民拼死爭回。本會既議決其礦業權作爲湖南省有。復議決礦產不得作爲借款抵押品。併與外人訂拋砂契約。即或與本國商人訂立有負擔契約時。必先提交省議會議決。不得爲事後之追認。蓋水口山礦產。倘稍有動搖。即無異斷送全湘之命脈。此應聲明者二。有獎公債。雖一時權宜之圖。然原案之要點。一面可着手收回紙幣。一面即可禁止再發紙幣。蓋與其任不良紙幣之流行濫發。無寧募集公債。尙可以徐圖財政之

補救也。再查省議會暫行法第二章。省議會之職權規定明晰。則凡類似此項公債之章程。係屬議會職權範圍內之事項。當然應先得議會之承諾。此應聲明者三。紡紗廠工程浩大。錠機完善。爲中國各紗廠所不及。實湘省惟一之工業。前年議決改官辦爲商辦。去年已由政府與華實公司訂約。完全頂歸商辦。自應督促進行。早日開工。以收大利。並祈嚴重監督。以防流弊。此應聲明者四。以上四端。均連年政府與人民通力合作之事業。湘省將來之希望。一線之生機。胥在於此。且事實上悉由議會議決之案。政府有維持執行之義務。本會忝負代表之責。用特一再縷述。爲此合咨貴省長。請煩查照。盼賜施行。此咨。

按張敬堯入湘以來。於民生疾苦。毫不過問。終日以搜括現金爲事。其目無民意。機關。恬不爲怪。省議會有鑒於此。祇得聲明該會議決關於財政案之要目。請其查照施行。卽此可證張之搜索吾湘財源。已無微不至矣。

(四) 任令爪牙理財

湘省劉誠信之大弊案 錄民國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申報

湘岸樞運局局長劉誠信，本爲張督信任之人。張督蒞任未久，卽委其代理局長職務。劉到差以後，專事舞弊營私，賄賣差缺，需索陋規，無所不至。他且勿論。卽如鹽商到局買鹽，除繳納正價外，尙須繳納小費若干。詢其詳情，則扯票有費，開倉有費，起鹽亦有費。至秤碼諸人，更無論矣。又如鹽價一項，原定每包僅九元有奇。而自劉氏接事迄今，漸漲漸高，竟至十三元以外。其所填發票，則每包仍祇九元零。據鹽商言，每包並一切雜費計之，須洋十五元之譜。販價旣漲，批價自不能不加高數分以顧成本。是受其實害者，仍爲此可憐無告之貧民。且劉氏每逢年節，必按家需索節敬。每家自數十元至數百元不等。本年秋季節，幾因此釀成絕大風潮。不意此事爲鹽務稽核所察覺，擬卽派員來湘調查實況。劉氏得此消息，大吃一驚。亟囑局員爲之改造帳目，冀以掩飾。乃此事尙未消滅，而又有侵蝕賑款之行爲發覺。先是中央曾撥款賑湘，飭令該局照數墊撥。該局長得電後，並不肯撥

發光洋。僅以每票洋三元或五元折成光洋一元。撥交發放。其對中央報銷則仍係以光洋計數。照湘省市價。須票洋十元上下。始能兌得光洋一元。該局長中飽。竟及大半。因之湘人。更爲不服。正擬控訴。而劉氏已逃。蓋此數日間。稽核洋員已經抵省。劉氏恐被查出。必至難堪。不得不以一逃了之。惟張督對此。頗爲焦急。張本擬爲之設法維持。及見其業已逃走。遂一面委任賈得勝暫代局長。一面電達中央。請示辦法。聞中央之意。仍擬飭令張孝準回湘。以張原係該局局長。並未開除底缺也。至於劉氏。勢必不免緝辦矣。

按鹽款向例徵收紙幣。自湖南金融紊亂。金紙相差過甚。運商不堪先墊現款（每票鹽應納國稅一萬八千元。由商人在揚州先墊現款六千元。此外鹽價運價亦需現款）之損失。迺要求改收現幣。鹽政當局允之。此民國六年十一月間事也。張督欲吸收現款。自以任令爪牙占據鹽政機關爲最扼要。至放賬舞弊。如醴陵水災。由中央撥賑三萬元。原以光洋計算。迺張敬堯以票幣勒價折給。從中攫

得光洋。暗入私囊。卽其明徵也。

(五)賦稅改收現金

裕湘銀行布告

爲布告事。案准財政廳函開。各屬應征賦稅各款。奉省長令一律改征現金。本廳迭據各縣知事呈報實貨缺乏征收困難情形。呈准批收台票。按月由廳會商裕湘銀行酌定批收價格。令縣遵辦。十一月分業經按照辦理在案。茲規定十二月分光洋銅元批合價格。每現光洋一元。批合湖南銀行新台票十二串文。舊台票十五千文。每現銅元一千。批合湖南銀行新台票八千文。舊台票一十千文。每現光洋一元。批合現銅元一千四百七十文。至台票新舊標準以民國六年商務書館代印者爲新票。其餘概爲舊票等因。准此。合亟通告商民一體遵照。此布。

按張敬堯蒞湘以後。藉口整理金融。卽參酌當時情形。定一法價。以票銀十二兩。或臺票六串。或票洋三元。均折合現洋一元。勒令一般商民一體遵守。迺官廳應

徵賦稅各款。既一律改徵現金。而洋價折合票幣之標準。又繼長增高。自由折算。不知有所謂法價。然則所謂裕湘銀行者。其裕湘乎。抑禍湘乎。識者當不待解釋而自明矣。

(六) 組合開礦事業

湘省官商組合開礦事業 錄七年十二月三日申報

湖南寧鄉清溪一帶。礦產豐富。張兼省長發起由官商共同集資。即行開採。共集基金四百萬元。業已呈明政府備案派員測勘。着手進行。規模異常宏大。茲將該礦公司開辦經過情形及現在進行狀況。記述如次。湘省礦產。據調查寧鄉清溪一帶雙獅嶺等處。周圍三十餘里。無地非礦。非煤。目前間有一二土窿發現。礦藏廣厚。煤質純淨。不獨爲湘省唯一礦區。即求之長江流域。亦復不可多得。外商垂涎已久。張兼省長遂發起集資四百萬元開採該礦。當派參議朱祖蔭爲代表。與省中士商接洽。籌商招股章程。並與財政廳籌議辦法。即經先行具呈農商部

請予立案。農部以既屬官商合辦性質。與完全商辦礦業之必須先行測繪礦圖。備具一切手續委員勸辦者。情形不同。當即批准。並令即行組合公司以立基礎。於是該礦公司遂着手組織。股本規定四百萬元。由裕湘銀行認股十成之四。計銀一百六十萬元。並先交第一期銀八萬元。爲籌備費。其餘十成之六。計銀二百四十萬元。則由商人自由附股。已由張兼省長代表會同財政廳及本省士商。共同議訂招股章程。定名爲寧鄉煤礦有限公司。發起人中又經推定朱祖蔭爲公司辦事人。湯魯鑄靈洪昶爲購地主任。卽由發起辦事人商請財政廳委派勘區購地測繪各員。刻已委陳繼良爲勘區購地委員。前赴該礦區周歷履勘。凡有已經請照開採之同種礦質。均須購併。私自探採者封禁。並出示曉諭。該處地面。概不准租與他人探礦。俟勘定後。再將需用地面邀集各都紳董。傳集業主。按時給價。又派財政廳技術科員孫顯惠帶同測量員陳歇余煥輝。前往實地測繪矣。按張敬堯組織公司。提倡官商合辦。無非欲吸收商民現金。以捲入自己私囊。寧

鄉煤礦有限公司又可搜括商股現洋二百四十萬元。此皆張督吸收現金之方法也。

整理金融之官樣文章

(一) 實行收兌爛票佈告

爲以銅元兌換破爛紙幣救濟窮民事。照得紙幣流毒甚於災荒。昨因窮民買米及米棧不用舊幣等事。業經剴切勸諭在案。惟查前次佈告。專爲救濟米商起見。而貧民生活。亦須永久維持。不從根本解決。大害終不能除。本督軍痛定思痛。但能補濟一分。不惜毀家紓難。以拯吾民之疾苦。湘省紙幣充斥。小民謀生。已覺不易。而况奸商壟斷。復將舊爛各票。故意挑剔。幾成廢紙。小民終日操作。所得之資。悉成廢物。若不設法量予兌現。行將坐以待斃。日夜焦慮。寢饋難安。以湖南窮困情形。公家只有支出。毫無收入。實無術整理此事。情不能已。惟有忍痛救民。由本督軍將自己產業。擇良變賣。并將頻年俸餘所積。湊得現金。發交湖南銀行清理。

處。會同裕湘銀行。作爲兌換破爛紙幣準備。用以收回破爛各票。並規定兌換數目。及每日兌換時間。庶可嚴杜奸商把持。及妨害民生計。惟是此項兌現。原爲救濟一般至窮之民。其餘軍民人等務各自愛。不得藉端前往兌換。以維秩序而堅信用。爲此示仰紳商一體知悉。依照擬定辦法。詳慎遵行。更須仰體本督軍一片苦心。各具天良。互相勸勉。倘有富商巨賈。再思從中逞技。擾亂金融。或無知莠民。從而包攬。暗中取利。一經覺察。定按軍法從事。決不姑寬。茲將辦法附錄於後。毋違切切此佈。規定兌換辦法。計開（一）此項兌換所。卽附設於湖南銀行清理處之內。（二）每日由正午十二時至下午三時爲兌換時間。（三）每台票十五串准兌現銅元一百枚。每一串五百文准兌銅元十枚。（四）每人每日祇准兌換十五串文。并不得替人代換。以示限制。（五）此項兌現。原爲救濟一般窮民。凡屬軍人均不得前往兌換。以示區別。（六）此項收回之破爛紙票。漸收漸銷。並規定幾日一期。傳集官紳各界來署門前。親驗燒燬。以示大信。

按此佈告應與籌設裕湘銀行致國務院及財陸交三部電參看。則其所謂由本督軍將自己產業擇良變賣。並將頻年俸餘所積。湊得現金。發交湖南銀行清理處會同裕湘銀行。作爲兌換破爛紙幣準備云云。其誣妄概可見矣。

(二) 限制現金出境佈告

爲布告事。照得湘省歷年以來。現幣缺乏。金融恐慌。曾經官廳規定章程。限制現金出境。個人攜帶現洋。准以四百元爲限。現銅元准以五串爲限。逾限卽須聲明理由。請領護照。方准運出。如係無照私運。查出卽行充公。其護照分輪船民船兩種。輪船護照。由長沙關監督發給。民船護照。由財政廳發給。各由稅司及沿途釐卡切實稽查。其鐵道運輸。亦由財政廳發給護照。行之已久。惟奸商違禁逾額私運現金出境之事。仍復時有所聞。近因變亂之餘。銀行被劫。市面金融。益形阻滯。自非重申前禁。不足以資周轉而塞漏卮。嗣後查禁現金出境。應卽特別加嚴。其運出現金數目。如果超過個人准帶之數。並無護照。一經查出。除照程分別充公。

充賞外。仍將違禁人犯。按照軍法辦理。以昭儆戒。一面分令長沙關監督財政廳。粵漢鐵路工程處。轉行各稅司釐卡車站隨時認真查禁。務期有犯必獲。有獲必懲。凡爾商民各宜恪守定章。毋得仍前私運大宗現金出境。倘再弁髦禁令。須知各關卡車站偵查極嚴。斷無倖免。不獨資財盡喪。且須身陷重辟。必致後悔已遲。本督軍兼省長不忍不教而誅。特再剴切預申誥誡。深願爾等共爲安分之良民。維茲市面。不願爾等再爲違禁之奸商。污我典型。合亟布告全省人民。一體凜遵。毋違切切此布。

按紙幣充斥。現金絕迹。迺經濟學上不可避之格里森原則。不能計畫金融之根本解決方法。專以文告限制現金出境。夫亦徒勞而已。

(三)取締兌換銅元佈告

湖南全省警務處及造幣分廠湖南銀行總清理處會銜佈告云。爲佈告事。案奉督軍兼省長張訓令內開。爲訓令事。照得湘省濫發紙幣。紊亂金融。又加銀行被

劫。困難實達極點。本兼省長蒞湘後。雖規定折合標準。而現金仍虞缺乏。又飭造幣分廠趕鑄銅元。以冀流通市面。乃公家備極艱辛。力圖補救。而奸商從中操縱破壞金融。無論日鑄若干。徒供私運出口。於國計民生。仍然毫無實濟。本兼省長有鑒於此。應令警廳布告省城人民。按照戶口門牌。每家准換光洋二元銅元價值。格外從優。蓋必使現金散布民間。不令奸商薈聚一處。自然實惠均沾。惟應如何開兌機關。宜設何處。一切手續辦法。亟應妥爲議訂。除分行外。合行令仰該廠即便會同警務處清理處妥議具覆核奪。並由警務處飭警廳將本省長愛護人民之意。通諭知之。此令等因。奉此查湘省造幣廠歷年所鑄銅元。爲數不少。惟未散布民間。以致居民零星使用。徒以票幣準折。窒礙多端。或購數十文之物。因錢數未滿一百。卽無從購入。或用票錢購物。須找入銅元數枚。商店不允找給。卽不成交。此種困苦。中戶以下爲尤甚。督帥深知民隱。特准挨戶以光洋兩元兌換銅元。係爲體恤平民流通現金。以免豪商大賈屯積居奇之弊。惟現在裕湘銀行尙

未成立。對於湖南銀行舊日票幣，祇能以法價通行。尙無匯兌現金之必要。故兌換銅元暫以光洋爲限。茲經會同商定。先於警察分署暫行兌換。所有價格辦法。分列於後。其各遵照。特此布告。計開（一）兌換地點。暫附各警察分署。（二）兌換時間。每日以午前九時起。午後四時止。（三）兌換憑條。由省會警察廳刊印。令飭各警察署按照門牌挨戶發給。（四）兌換憑條時效。以二十日爲限。凡人民執持警察廳所發憑條。連同光洋二元。赴警察廳各分署兌換銅元。隨到隨兌。並無折扣及浮費手續料名目。（一）兌換物雖以光洋爲限。所有漢口交通銀行票洋及漢口中國銀行兌換券。一律照收。（二）銅元價值。按照漢口時值。每洋一元。祇銅元一百三十九枚。造幣廠發給物價。每元折發一百四十二枚。茲爲仰體督憲體恤人民之意。每元加給二枚。共計銅元一百四十四枚。（三）如人民不需銅元時。並不勉強兌換。聽其自便。（四）開兌日期。候警察廳發訖兌換憑條。再行布告周知云。

按此種佈告。其實惠決不及於人民。夫以兵匪變相之警察。按照戶口門牌。每家准換光洋二元。雖欲惠民。實以擾民。可斷言矣。

金融紊亂情形

張敬堯蒞湘以後。於吏治教育諸端。從未過問。惟知設立各種財政機關。頒布整理金融文告。無非此吸收現金之手段。前已陳述大概矣。然現金既入張督私囊。而紙票自必充斥市面。當時長沙市面醞釀之情狀如次。

(1) 錢商私做暗盤。當初張敬堯收各種紙票。規定價格。不許稍有漲跌。固無所謂暗盤也。而錢商相率停業。迨後破爛台票充斥市面。錢商對此。不僅操縱如故。且匯水愈漲愈高。去年夏歷十二月初。漢票匯水。每千兩須補水至四萬兩之多。錢價竟高至三兩五錢以外。光洋市價。每百元竟可換票紋四千五百兩而強。因之物價日增。小民生計日蹙。而民間之因而破產者。尤其所在多有。

(2) 奸商把持紙幣。吾湘紙幣低落。人民已受害不堪。一般奸商。始而收買爛票。

每串價值七八百文。近日市面又發生種種名色。如票之將爛未爛者。謂之毛票。票上批字太多者。謂之糟票。不能使用。於市場。而錢攤則一律收買。每串六七百文常見有持票奔走數街不能購物。而作六七百文出賣者。彼敢於收買毛票之錢攤。又不知其何所取利也。

(3) 爛票充斥市面 湖南銀行前次被劫。行中所存收回之爛票。盡被劫去。嗣又流行市面。長沙商會前次申明。不能通用。奈與市面未收回之爛票。無從分別。商家因此損失過鉅。商會又迭次申明爛票。仍宜通用。無如台票價格。限制極低。其稍較清楚與新印之票。均為奸商所囤積。而惡貨幣驅良貨幣。亦屬自然之理。故邇來市面之所流行者。均係破爛不堪之台票。此項票幣。居民不敢存留。商家不願收用。翻來覆去。充塞市塵。無人不為所苦。各行商業。頗向商會呼籲。急請設法救濟。以疏商困。商會亦束手無策。

商民痛苦實狀

(一) 議會之建議案

湖南省議會以湘省紙幣低賤。遂致發現米荒鹽荒。目下社會情形。已危險萬狀。因即議定救濟方法。咨會省長云。(上略)湘省地當要衝。久成戰線。死者枕藉。癘疫環生。生者流離。四民失業。相煽爲盜。到處橫行。望屋搜糧。擄人勒贖。逃命則一夕數徙。劫財則十室九空。甚至匪撫爲兵。兵無餉而勒捐愈厲。兵潰爲匪。匪得槍而其勢益張。長此不治。將成流寇。晚明覆轍。思之痛心。此人民之苦於兵事也。湘省紙幣。歷年濫發。其始則限制兌現。價格漸低。其繼則破爛不堪。信用全失。米鹽之市。視同廢紙。千錢之券。莫飽一餐。物價愈漲而愈高。生計愈演而愈促。婦孺聚泣。閭巷咨嗟。祈死不能。求生無路。此人民之苦於紙幣也。湘食貴鹽。向過他省。然前清每逢加價。必經部議再三。乃今日各自居奇。竟由局章立定。護照之發。婪索不實。秤碼以上。誅求無厭。出城之包數有限。動見提充。有引之岸地無鹽。羣憂淡食。紙銀四兩。難購一觔。晨叩市門。暮歸空手。此人民之苦於鹽荒也。湘省農業。比

年薄收。或水潦爲災。或旱蝗肆虐。或因戰線所近。而易糶者稀。或因道路不通。而運糧者少。相需孔亟。其價遂昂。一家數口。紙錢難買。糟糠。斗米六千。確戶猶停交易。此人民之苦於米荒也。欲弭兵事。莫如息爭。自頃全國請求。友邦勸告。和平之議。函電交馳。南北一家。終成事實。若得貴省長挈銜電請。以促進行。則息事寧人。成功更速。吾湘之福。亦民國之休也。至於紙幣之賤。由於銀錢之荒。而米荒鹽荒。又與銀錢之荒。有密切之關係。根本之策。急難施行。設法治標。厥有三者。以造幣分廠所出之銅元。酌定時間。按照市價。折合兌現。此一法也。以湖南銀行現存之新票。換回爛票。換回之後。一律銷燬。此又一法也。湖南銀行現在之新票。如不足換回爛票。則發行地方有獎公債。或以湖南銀行所有財產抵借商款。卽由商會擔任換回銷燬。此又一法也。凡此三法。果能實行。不獨紙幣之賤。直接可以維持。卽米鹽之荒。亦間接可以救濟。然後將鹽局之積弊。痛予革除。米市之困難。量爲調劑。吾湘疾苦。庶有瘳乎。否則恐慌已屆。危險難防。譬彼舟流。未知所屆。陳詞迫

切。尙希鑒原。採擇施行。無任盼禱。

（二）商民之呼籲聲

其一

商民義源長南天一集義昌長盛軒等呈商務總會云。爲營業無術維持。呈請設法救濟事。竊爲商業以金融爲先。金融以流通爲要。湘商自辛亥以還。久苦惡幣充斥。重以匪徒之劫奪。兵燹之迭經。鋒鏑餘生。僅留殘喘。前幸我督軍關懷民瘼。拯恤商艱。明示煌煌。特規定湘紙幣與現幣之比價以爲標準。每紙幣銀十二兩票錢六串。紙洋三元。各折合光洋一元。救弊補偏。兼籌並顧。凡在士庶。孰敢不遵。乃自旬日以來。嚴示迭頒。不啻三令五申。而紙幣之恐慌紊亂如故。價格之伸縮漲落如故。陽奉陰違。甚且變本加厲。一南票也。昔猶瑕瑜並見。今則市面僅存破爛之小票。而完整者寥若晨星。一紙洋也。昔方昂價居奇。今則民間視等無用之廢物。而受之者惡若蛇蠍。是果人民慙不畏法。敢於顯藐定章歟。抑亦奸商暗中

仍施其鬼蜮伎倆。遂至有此現象也。然在一般無識顛蒙。不知窮源探本。或反咎商等爲留難之階。而不知正惟通弊不行。商等乃先受其弊。何則。商等列肆而買。皆無有無量之基金資本。實專恃門市營業所入。以爲挾彼注茲之方。乃今錢業既相率閉門。而各貨依然現金莫辦。流弊所及。至使紙洋壞票。羣以商店爲求洩之尾閥。商等有限血資。悉易成爲無用廢紙。欲免無術。求出不能。坐困之餘。計惟有閉門歇業以避虧折耳。且以省垣國軍雲集。錢幣交換紛繁。商等承茲困乏。不獨當難關之衝。更實爲怨府之的。準備無素。言語不通。衝突叫囂。因之時有而彼操縱奸商者。方且匿跡隱形。投機射利。笑人之拙。暗盤爲工。而烏知唇亡齒寒。不轉瞬且毛將安傅矣。獨念商等人皆土著。各具身家。方事之殷。靡不思竭棉薄以衛桑梓。無如老大力薄。事與願違。與其巢覆卵危。曷若綢繆未雨。夙稔貴總會毅力熱忱。顧全大局。務懇妥籌善策。共濟時艱。保商卽所以衛民。下情不難於上達。不勝盼禱。當奉商會答復云。據呈已悉。現在市面紙洋壞票兩種。均極停滯。該商

等所受痛苦。自係實情。惟此中原因。實由銀行停頓。別無收換機關。以至紙幣壞票。無從疏通。日形窒礙。欲祛其弊。非從根本解決不爲功。本會早見及此。業經呈請督軍兼省長。令飭臨時兌換處。先將紙洋爛票酌量收換。以資流通。如能邀准。商場困難。自可免除。仰卽知照此答。

其二

小西門團總龔度近因紙洋爛票。街市不用。人民異常惶恐。特聯絡各街團共同勸導流通使用。顧全大局。茲覓得該團總呈長沙知事及警察廳呈文云。爲舊票阻滯呈請設法疏通。以恤商艱而蘇民困事。竊思湖南銀行自被劫之後。舊票充斥市面。商民恐受影響。遂却而不受。以至近日湘省困難情形。更達極點。加之兵災之餘。物價昂貴。民不聊生。哀鴻遍野。慘無可喻。雖蒙督憲示諭。紙幣照舊通行。遵照者固不乏人。藐玩者亦屬不少。此皆奸商從中舞弄。任意妄言。市虎杯弓。以至尙難實行收效。如紙洋紙幣及一十二三十五枚之各種小票。稍有損破。

概不收用。若不急加取締，將來湘省民計，其何以堪。應由鈞署傳各街團團董值年，諭以利害，令其自行研究，互相開導。如此時既無現錢，又無新票，倘不用舊票，則不能買賣，不能買賣則日用無資，家家戶戶皆受其害。當此艱難困苦之時，必須大家出力維持，庶可易見效果，而免犯法行爲，謹擬草章五條，即乞尊鑒核奪，可否施行。務乞鈞座推恩救民，俾得各安生計，而免恐慌，實爲德便。計開草章五條於左：（一）由各團董照集值年及團內殷實之家，開茶話會，討論流通舊票妥善之辦法。（二）舊票除截角打孔，或確係假票及數目號碼不清壞爛不堪，遵示不收外，其餘各種，均應照常流通使用。（三）各團董值年等宜印刷通告挨戶發給，言明舊票雖無兌換，然權宜作有價值之證券，照常流通，但求能於市面上活動，勿存壟斷獨攬之思想，以便活潑全湘生命。（四）暗派調查，不時查察，如遇有破壞此法者，小則立行勸勉，大則請由團董處以相當之罰金，以十倍爲標準，俾知儆戒而免效尤。（五）倘有罰款，即作本團經費。

商會呈督軍云。爲呈請事。案查湘省各項票幣。業經鈞座規定畫一價格。布告通行在案。仍近來市面對於紙洋爛票均極停滯。交易之間。動輒發生糾葛。各商店不勝其苦。至有閉門歇業以避此難關者。推原其故。緣紙洋一項。當銀行存在時。用途尙多。隨時收進。故得維持於不墜。現在銀行停頓。票洋既未有銷場。又無機關爲之操縱。商店一經收入。卽不能付出。以此相率視爲畏途。至爛票一項。從前原無阻礙。現在亦緣銀行停頓。無從兌換新票。商民坐是懷疑不敢收受。總上原因。可見票幣之行消原以銀行爲操縱。爲今之計。非由銀行酌量將舊票分別收換。則紙洋爛票終無流通之希望。伏讀五月十八日報載鈞座布告。設立臨時兌換處。以爲新銀行之預備。對於舊銀行幣。准由兌換處酌量整理收換等因。仰見鈞座整頓金融之至意。此項兌換處開辦。應請飭令先將市面紙洋爛票兩種。按照規定法價。用新發之銅元票分別收換。俾紙洋無停滯之虞。爛票有消納之地。

則市面金融。自然日趨活潑。而目前一切困難。均不難於解決矣。本會爲維持現狀起見。理合呈懇鈞座。俯賜察核。訓示祇遵云。

其四

省城南貨業呈商會云。爲商情困難。動輒得咎。聲請維護。以保商務事。緣商等南貨一業。除外棧外。皆市面日需。零星買賣。並無何種整躉之貿易。而每日獲大宗銀錢之價賞。當此小票缺乏之時。較之他種營業。尤極困難。非有維持保護之實施。則隨在皆易獲咎。故特不揣冒昧。縷細陳明於下。(一)現在銀行錢票。無論整票零票。皆形缺乏。錢商停業。銀行又適在清理之時。無從兌換購入。目下生理又極微末。每日卽生理最好之店。所獲錢票。至多亦不過三四十串文。若有人持洋銀一元。購貨一串。則必找錢五串。以普通人所收一二百文之生理。必得三數十串購貨。始得獲此五串錢票。而一人持一元洋銀。卽便找去。又若有人持票洋一元。購一二百文錢之貨。則以找錢一千八九百文。而以票錢來店購物之人。又恆

係一二百文。或祇數十文者。居其大半。是必二十餘起而後獲得一千八九百文之錢票。而一人持票洋索找。即便盡付矣。乃近日持光洋紙洋者多。持錢票者少。此困難者一也。(二)現今市面所用之銀行錢票。多半破爛。來購貨者。以示論煌煌。理當遵用。不得不收。而找出與人稍爛及稍朦者。均皆不要。以門面上當時之收入。便不能找出。此其困難者二也。據此二種困難情形。茹痛含辛。無可告訴。示令既布。自應服從。若於所入錢票無多。而新好之票。則更不多見。况持洋購貨之人。又時時皆有。若答以暫無新好錢票及零星錢票找數。則又蹈推不收用之嫌。值此艱苦卓絕。無法取得錢票。拮据萬狀之日。而各店每家當日接光洋票洋雖少者亦十數元不等。價皆遵照示定。咸有日用簿據可查。然未曾抑價及拒絕之也。以一日僅三數十串文之貿易收入。而付出如許光洋票洋購物之找價。商人實屬無力週轉。欲停業則贖本所繫。無以為生。欲營業則取購無從。而動違法令。商民等素守法紀。不敢妄為。今實因情事所迫。再四思維審慎。終無自善自立之

方。祇得據情陳懇。俯賜救濟。鼎力維護批示。祇遵云。

其五

長沙城廂內外各團商孔廣宋等呈稱。爲請求維持票幣一律流通。以蘇商困事。竊湘省現金缺乏。全恃票幣流通。昔者銀行票幣卽現金。目下銀行現金皆票幣。使不一律流通。則民命商情。均形棘手。茲幸督帥蒞湘。維持民命。體恤商情。迭次出示曉諭。規定現洋及各種票幣價格。除截角打孔號碼不明作廢外。其餘一體使用。完糧納稅。准予流通。卽稍爲破爛者。亦不得概行拒絕。仰見愛民恤商。無微不至。而商會亦迭經奉諭布告。開同前因。徧貼通衢。民商稱便。無如遵循未幾。困難頓生。商等一是苦衷。不得不略陳顛末。卽如米業向糧行購穀。均要票銀。鹽店到鹽。向售鹽。非光洋不可。以及藥店布莊各項雜貨。莫不皆然。而居民人等糴米買鹽。及購百貨。用票洋爛票者。實居大半。而盡用票洋者亦屬不少。更有持票洋一元。買幾百文錢貨物。商家須找出錢一千數百。此種交易。實繁有徒。商家若不

收用。生意冷淡。固無足怪。而違章藐示。厥罪匪輕。商人此情何堪處此。伏思以貨易票。以票易貨。買賣恆情。噫。抱布尙可買絲。買進自然賣出。自古於斯。今則反是。所以票洋及各種爛票。各錢店不肯兌換。完釐稅不肯搭收。繳商會亦難交易。其蕙貨販貨。不問可知。商店資本。能有幾何。外間既無周轉之處。店內日見積累之多。子母權衡。日益減少。則點金乏術。必至莫展一籌。所有票洋爛票。商等收入則難於使出。不收又違背定章。甚至有無知之徒。妄請兵士干涉。而兵士洞悉出入苦衷者。持平解釋。固不乏人。而藉恃壓用者。亦復不少。商等兢兢業業。不敢不舍己從人。其狼狽情形。已達極點。回思昔日銀行存在。漸有對收爛票兌換票洋地點。現時不獨票洋爛票。無從對換。卽所用新票。亦漸見破爛。若不及早維持。困難何堪設想。用是特將商困大概情形。呈請廳長憐情作主。懇乞轉呈督帥。請予維持金融。不遺餘力。或飭財政廳與商會商設立票幣對換處。以昭信用而資周轉。或飭縣署及釐鹽各局。一律照價格搭收。以符定章而維市面。則新困自蘇。而

票幣一律流通。各商靡不感戴矣。

附錄 (一) 金融雜訊

湘省商人辦貨困難 民國七年七月申報

長沙載自遭兵燹以後。商業凋零。已達極點。兼之紙幣充斥。銀根奇緊。近日由湘匯申貨款。須湘省紙幣銀二萬七千兩。始合上海規銀一千兩。此種匯水。誠屬空前未有之奇聞。故現在該省旅滬莊客。對於購辦貨物。極形困難。已有多數莊號預備收束各事。暫行停止交易。一俟湘省銀根活動。再謀恢復云。

商人歇業 九月中華新報

長沙通訊云。自官廳勒令流通舊票幣以來。各商店稍稍使用者。非畏懲辦也。因銀行以新票換舊票。冀舊票新票或有平等之一日也。而老於商賈者。知銀行之兌換舊票。不過敷衍一時。於是高抬物價。以符六七折之數。人民已受痛苦。日昨銀行發出緩換舊票之布告。新票更如鱗角鳳毛矣。各商人見銀行果然對於新舊票幣。顯

分重輕。則所收舊票。將來以六七折出售。恐尙無主。故視舊票如鬼蜮。如蛇蝎。以爲不可嚮邇。現洋暗盤。因此已達十串。且更有蒸蒸日上之勢。於是不得已相率停買。大西門西長街一帶之油鹽店。以及南貨店屠行等。多數停買。所有貨物。暗藏深室。問其故。則曰舊票幣之值太賤。現洋之值太高。聞銀行運回商務印書館所承印之新票。數達五千萬串。今銀行停換舊票。則新票更不可得。夫我輩買貨進來。皆須現洋。今僅得此價格低廉之舊票幣。其虧折尙堪問乎。故不如停買之爲愈也。以外尙有一種原因。北軍駐紮省城。其恪守紀律者。固不乏其人。而性質乖戾者。不免購物任意給錢。甚至不與一文持物以去。店主投鳴崗警。崗警無可奈何。只好說遲數日發了餉。就會送來的。不必急急要錢。各商店只好遵命等候而已。此事不必奇異。蓋各商店皆遭之。故商人相率皆有懼心也。噫。油鹽貨物。人生所不可一日缺乏者。今以金融紊亂之故。致商店不能營業。居民行將絕食。豈不苦哉。又聞省垣屠行。近因屠捐處。定每豬一頭。加收屠捐二串。亦已相率罷市。故自昨日始。市面已不欲肉食。

矣。

反對改徵光洋同上

又訊云長沙士紳蕭榮爵等。爲地方附加稅改徵光洋。負擔加重。呈請財政廳飭縣集紳議決。再行立案一件。昨奉財政廳批示云。呈悉查該縣地方加稅一項。前據姜前知事於呈復賦租改收光洋案內。力陳地方經費支絀異常。紙幣價格低落。難資應用。當經本廳令准一律收徵在案。前據該項附加稅。原徵票銀。驟行改徵光洋。增加過鉅。且姜知事并未集紳議決。手續尙欠完備等語。究竟該縣地方經費盈絀情形如何。應否改徵光洋。方敷挹注。抑或尙須酌量變通之處。仰該令行新任朱知事。通盤籌畫。並召集士紳會議公決。再行呈復核奪可也。此批。

紙幣暗盤漲價同上

又訊省城近日買賣爛票之風日熾。大小商店。皆相率效尤。特收爛票專備找給。購物者稍不經意。輒受其欺。及至用出。又不允用。不得打折頭。因之各販客情願折

收紙洋。(因其假票爛票甚少之故)故紙洋暗盤。日來因之漸漲。每元至二串一二百文。聞各奸商又擬乘機着手做紙洋暗盤。刻下暗盤逾法定五百文之值。但此係因光洋暗盤近已稍跌之故云。

奸商畏法潛逃同上

又訊全省軍政執法處出有牌示云。案准警務處公函。據省會警察廳拿獲私做暗盤之裕順長錢號潘梅生等五人。並檢同證據解送過處。准經訊諭據裕順長等。將此案有關各錢號開單呈明到案。除已咨請警務處派警傳送候訊外。合再牌示。爲此仰後開有名各錢號。務各於本月十二日(即陰歷八月初六日)自行投案以憑質訊。如復逾期延不到案。卽行飭傳。不稍寬資。其各遵照毋違此布。計開裕湘厚蔚豐昌長康福茂生協康阜萬和永昌祥隆茂福和長俊新永康裕信豐恆萬順祥寧鄉商錢局元亨利又另函云。錢商私做暗盤被官府拿獲裕順長等數家。解交軍政執法處讞訊。供出裕湘厚等十五家。經官府出示曉諭。限令該商等於是月陰歷初

六以前到案。及至限滿之日。無一家投到。均皆畏法潛逃漢鎮。各錢店門首。或將公館條貼上。或將大門鎖起。暫行停業。靜以待時云。

大豐銀行請封同上

又訊津市大豐商業銀行行長汪質夫。呈商會云。竊質夫於民國五年十月合資在豐縣津市地方。組織大豐商業銀行。曾經稟縣詳省報部立案。集合股東於六年春成立。質夫任爲行長。是年五月至九月。獲利頗厚。嗣因漢銀起落不常。以致虧折。兼之南北戰爭。彼來此往。商家不獨阻滯。卽本年經道津地。就市籌納者。行中計達八萬之多。加以行夥薪工火食。無一不貴。自春至夏。行中大受損失。有口難言。後經第十六混成旅到津。市面如常安靜。孰意銀行分設之太豐米廠。被人誣控發水情事。不罰萬金不休。馮旅長鑒行情可憫。改罰五千。分文無減。以致牽動銀行營業。持票撥兌者。絡繹不絕。行中放款二十餘萬。收束維難。一時周轉不靈。質夫隨自投縣署伏懇維持。不意知事置行情不顧。質夫祇得自請收押。並請封閉銀行。實乃慘無天

日。今質夫被押。外債難收。若提起訴訟。手續等費甚巨。若任拖延。票幣又無收轉之日。事在兩艱。惟有縷陳實情。伏祈詳察。緘達津市商會。極力維持。不勝禱切之至云。

人力車夫同盟罷業同上

又訊省城人力車原歸各車棧出租營業。警察廳按照車輛數目。每月各車棧徵收車捐。車棧每日向各車夫收取車租。省城車輛數目。據省議會歲入預算冊所載。普通車七百四十輛。每輛月捐錢二千二百文。義務車二百輛。每輛月捐錢一千二百文。每年收入錢可二萬二千四百餘串。現因紙幣低落過甚。各項稅收。均以光洋計算。警廳以車捐原定捐率。係屬實錢。而車輛租賃。又係營業性質。爲貼補虧損起見。特將車捐原定捐額以三倍徵收。各車棧以車捐既加三倍。乃聯合同業。要求警廳定每日車租爲銅元五十枚。照市價各繳台票二串。原定車租。每日每輛僅收六百元。暗中已加至三倍有餘。現在市面蕭條。軍人塞途。車夫所受拉車苦狀。已不堪言。幾至不能拖載普通乘客。每日所入。能有幾何。警廳以勞動家生計所關。不忍租價

過重。初擬定爲一千八百文。公事方始發行。又經多人集議。以一千八百文租價。恐車夫仍難擔負。殊非體恤小民之道。加收車捐三倍。以月計似覺尙輕。加收車租三倍。以日計則嫌過重。乃減爲一千二百文。以示憐憫。惟各車棧尙不滿意。要求加重。不意千二百文之車租定價命令方下。各車夫聞悉尙以不堪生活。羣起罷業以圖抵制矣。

舊幣停滯原因同上

又訊近日舊幣停滯。市面一概拒絕不收。聞其不用之原因。皆莫能說出真實理由。昨經詳細調查。實由一般錢商因做暗盤。被官廳破獲判罰光洋巨萬。而該奸商貪心不死。乃於舊票上設法思圖挽回罰款損失。乃濫放謠言。挑剔舊票。各商家所收舊票。繳還錢店。一概拒絕不收。有謂係爛票者。有謂係毛票者。甚至連湘鄂印局宏文印局青蓮室所印之全新票一并不收。各商民恐成廢物。自願照折賤售。而該奸商等轉託人暗地照折收買。一轉移間。獲利倍蓰。而官廳所判罰暗盤之光洋。早已

收回。有盈無絀。此項風潮一出。不獨普通商人吃苦。而窮苦小民。有飢餓不能出門戶者。惜乎前次官廳既經拿獲。不卽正法。而流毒害人。伊於胡底云。

銀行停換新票 十月中華新報

又訊湖南銀行清理處報告云。爲布告事。前因節屆中秋。奉省長諭。由本處收換爛票。業經遵換三日。現在節關已過。舊票已逐漸流通。自應仍照原案繼續專收票洋。惟新票所存無多。現正趕爲編製。所有收換票洋。應卽暫停數日。俟下星期三再行繼續辦理。合行佈告俾衆週知。此佈。又長沙知事布告云。爲布告事。前奉督軍兼省長面諭。節屆中秋。市面濫票。不堪行使。飭由湖南銀行總清理處換給新銅元票。以便人民等因。迭經本公署布告。遵辦在案。茲查新銅元票所存無多。現正趕緊續印。一俟印齊。再行布告收換。惟市面既已流通。各商民對於爛票。仍應遵前令。照常通行。不得任意挑剔。致干查究。特此布告。其各周知。

奸商抑勒如故同上

又訊湖南銀行舊票幣經官廳明令一律通用。各商店稍稍行使。其意非不欲仍舊頑拒。恐有識者報告崗警。扭入官署受罰金之痛苦耳。若輩眼光銳利。凡時常在城之人。與鄉下愚夫。一見即能分辨。自官廳命令流通舊票之後。而鹽店首先倡議加價。以符舊票六七折之數。各商店從而和之。是城鄉居民。已受奸商之盤剝矣。乃近日對於一般鄉愚。仍肆其抑勒舊票手段。近日向大西門及福星街一帶油鹽店購貨者。果係鄉愚。必先覘探其所攜錢票之新舊。如爲舊票則稱無貨。以拒之。以故購貨者。非素相識。往往走至十數家。不能得一物。官廳之命令赫然。而鄉人不能沾其惠。甚矣鄉人之不可爲也。曾親見一人手持油桶。此推彼拒。其結果仍無貨以歸。擾亂金融。欺哄愚懦。其膽誠大矣哉。

抑勒手段兩種

自舊票深通以來。商人不敢顯拒官令。而其狡滑抑勒舊票之手段有二。一曰漲價。一曰不賣。漲價者。如皮絲烟。每包價九串者。今漲十串。小之如皮蛋。每枚售錢七十

文者。今則百文。彼其計算舊票幣猶是六七折也。不賣者如往年中秋月餅。惟青石橋缺貨。今年中秋則大不然。是日午後南貨店門首。無不貼有月餅買完字樣。有問其何以缺乏者。則曰連日各軍人賀送長官。故爾告罄。究其實多存儲罄內。不肯出售。或曰月餅及各物能久留乎。彼曰舊票幣當然不能流通。銀行兌換新票。當然不能持久。銀行停兌新票。舊票當然阻滯。屆時余出貨以求新票不亦妙乎云云。今銀行清理處果有緩兌新幣之布告矣。若輩之黠者。掀髯笑曰。余不幸而言中也。嗚呼。自誇其有先見之明者。豈獨南貨店也哉。

光洋將值五十串 十二月中華新報

長沙通訊云。數月前當局規定光洋價格。每元換票錢六串文。用意未嘗不善也。無如官廳之命令。僅足匡救一時。不能維持永久。未幾法價打破。驟增至一倍之多。愈趨愈下。遂有每元可換二十四串之怪舉。斗大湘城。幾與鬼世界無異矣。聞商界因紙幣低落。恐受影響。暗中已將貨碼改變。以三十串爲一元之代價。老於商場者言。

遲至年底。將有五十串之光洋出現云。

風雨中之車夫語同上

又訊人力車形式之劣。以湘爲最。湘省路既不平。顛簸尤甚。乘坐人力車之苦。閱者當皆知之。然天陰路滑。濇泥噴濺。安步固不可以當車也。然車夫因租費過巨。多改操他業。昨有某君乘車至教育會。車夫請益錢一百文。某君不允。車夫大聲曰。二百文尚不值銅元一枚。說了半天好話。寧遂不值一錢乎。某君無已付之。

印假票也會虧本同上

又訊吾湘自有票幣以來。膽大痞徒。私印假票。希圖漁利。俗謂之文明強盜。以其係沒有本錢的買賣也。今則每票一千值銅元數枚。油墨紙張。色色俱貴。若輩因印刷費與紙張費尚超過所印假票之價格而有餘。相與罷手。不肯再吃啞吧虧。此種強盜買賣。亦受金融之影響。可笑極矣。記者常謂天下至奇之新聞。恆發生於我湖南。以此事證之。益覺可信。

我們不打官司罷。同上

又訊昨在審判廳經過。有某甲謂乙曰。吾輩因細故興訟。至今尙未判決。如今官司難打。貼印花也要光洋。蓋保戳也要光洋。吾儕貧民何來光洋。這場官司從今日就算罷。某乙頻頻點頭。似可其請。夫法律問題。亦受金融影響。孰謂金錢非萬能哉。

舊台票日益低落之原因同上

又訊近日湖南銀行舊台票。愈見低落。茲查其原因有二。一因湘潭以上一帶。湘陰以下一帶。概行拒絕湖南銀行舊幣。祇用新幣現洋現銅元。是以各處原有之湖南銀行舊幣。皆匯集來省。再因近日省城各大錢店及華昌公司鑛業銀行實業銀行及米商錢局木商錢局等。以光洋向裕湘銀行買出湖南銀行舊票。爲數甚巨。是以市面價格。愈見低落云。

長沙之銅圓爛票毒 九月申報

湖南通訊云湘省財政。本已匱乏異常。在湖南銀行尙未被劫之時。猶可藉該行發

行票幣。以資周轉。近則並此發行票幣之銀行而無之。（裕湘銀行雖已成立。然其票幣絕不流通）以故愈爲窮困。所有各機關政費。積欠已數十萬元。前任財政廳長嚴家熾。因此決心辭職。張督除派新財廳長唐人寅往北京。坐守索款外。亦無他法。前日中秋節屆。種種政費。均須開銷。各機關索款者。絡繹於途。兼代廳長劉淇苦索冥思。居然得一妙法。湘省自湖南銀行被劫。該行所出各種票幣。雖尙通行。然銅元票一宗。則凡稍有破爛者。卽無人收受。以該行前此收回爛票。或僅截角。或僅打孔。雖未焚燒。實已作廢。前此該行被劫。此項截角打孔之票。亦被劫去。省政府迭頒布告。聲明除截角打孔及號碼不明之票幣作廢外。其餘一律通行。惟銅元票以紙張印刷。極不精良。故稍有破爛之票。幾與截角打孔及號碼不明之廢紙相類。政府現勒令通行。則以此納稅完釐。當然不能拒絕。於是數月來公家收入。遂無一非此種爛票。目下羅掘既窮。遂不得不以此敷衍。又慮外間不肯通行。則各機關亦必不肯收受。乃先期布告。舊票概行通用。如有挑剔嚴拿重懲。銷路既已疏通。對各機關

政費。遂概以爛票發放。此種難關。然居通過。但二三日間。長沙一城。驟增此數百萬串之爛票。市面壅塞。自不待言。商界既不敢拒絕。乃將各種物價。提高二三成。以免損失。於是一般貧苦小民。愈難生活矣。

湘造幣廠歸鄂兼管同上

又訊湘造幣廠中機件存銅一切器物。亦爲兵匪焚掠。張督以湘中金融恐慌。不易維持。辦理善後。必須開鑄銅元。由鄂廠搭鑄。出數有限。不如自鑄爲便。但該廠毀壞。不易規復。特請准中央。將該廠歸併鄂造幣分廠兼管。責成鄂廠長金鼎整理。俾收速效。金君奉電。比派工務科長蘇臨文。賸羅厚。超來湘查勘清理。以其殘毀太甚。有如草創。聞已電張督。力辭兼管。只允盡力襄助。以免兼顧爲難。然張督意在借撥鄂廠機器。固相需甚殷也。

商民停買同上

又訊湘省市面之蕭條。本已達於極點。自舊歷秋節。官廳勒令通行爛票以後。商民

以採辦貨物。概須現洋。而購買物品者。又概屬爛票。既不能以之兌換現幣。以爲販貨之資。即減作七八折出售。亦苦無受主。而屢次籲懇政府。飭令湖南銀行換給新票。亦迄未准行。商民無如之何。祇得多數將已經販到之貨。仍舊轉運出省。暫存漢臬。以俟金融之活潑。因之市面情狀。愈爲淒涼。乃在此商業凋殘之頃。官廳忽實行營業捐。且須一律照繳光洋。一般商民。以際此市面蕭瑟之時。而又捐稅重重。商民實無力担負。故各種商業。多爲無形之停買。僅各以不甚值錢之貨物。稍爲應酬門市而已。故湘省商場現狀。幾與今春被劫之後。不相上下云。

爛票無從兌現同上

又訊邇月以來。票幣低落。物價增高。人民已不勝其困苦。自湖南銀行發出銅元百枚收兌爛票十五串文之布告。票幣愈賤。物價更昂。此數日中有漲至三四倍者。舊票價格。素低於新票。現在更視爲爛票。爭相排拒。光洋之價。票幣已達二十四串文。且各商家皆預料光洋之價。有加無已。只收入。不支出。故欲收兌光洋。往往走遍街

箇求一元而不可得。光洋愈緊。物價愈加。哀哉湘民。無生活之可言矣。貧苦小民。所存爛票。日內多赴銀行兌換銅元。而時間既促。兌票者恐後爭先。於是老幼男女相擠相壓。狀態至不可言。連日陰雨淒其。衣履之濕。傾跌之多。臭氣之薰騰。尤顯出一種愁慘氣象。昨日下午該處始改定星期一至星期五爲男子兌換之期。星期六日專爲女子小兒兌換之期。男女從此雖不至混雜。而多數人民持破爛之票幣。以求市面罕見之銅元。其擁擠必如故也。

湘省印刷銀元票同上

又訊湖南督軍張敬堯因該省金融異常紊亂。亟宜認真整理。決定將湖南銀行前所發行之各種鈔票。分作十年一律收回。一面籌集官商資本一千萬元。組織裕湘銀行。發行銅元銀元二種紙幣。以濟市面。惟裕湘銀行應發紙幣。除額定三千萬串之銅元票。決以去年印而未發者。加蓋裕湘銀行字樣發行外。其銀元票一千萬元。已遴派委員攜帶票樣。於日前來滬。向商務印書館訂印。予限二月交貨云。

張敬堯豫備借款捲逃十月中華新報

長沙通訊云張敬堯因吳佩孚停戰主和。深知其地位已不穩固。急欲乘此時機。攬得一大宗款項。逃跑。惟湖南經戰亂之餘。公私掃地。無款可捲。乃思得一妙法。以湘礦抵借日款。或募集省公債。正分途籌商進行。何項能成。卽決行何項。不料此事喧騰於外。湘人聞之。無不同深憤激。茲悉旅京湖南紳民。卽於昨日（二十五）在湖南會館開會。討論此事。到會者多爲湖南在京軍政各界要人。及湘籍兩院議員。開會後。首由晏屏如報告將關於此事。先日張敬堯君拍致張督馬電。及張督漾日覆電。交衆閱看後。咸謂湘督來電。旣謂事出無稽。其爲不確。當無疑義。惟湘礦爲全省命脈所關。敢請張督極力維持。結果議定。卽公推到會各議員公函張督。以後對於湘礦。請卽特別維持。勿使發生意外爲禱云云。茲將張督致湘議員通電附後。以資參閱。

萬急。參衆兩院湖南議員諸公鑒。養電敬悉。葛豪等電告張堯卿謝淵諸人。以湘省

金礦公債抵押日款各節。憑空結撰。不勝駭詫。葛豪等拍發此電。實含有報復作用。原因複雜。請詳陳之。先是八月間。瀏陽縣駐紮之第十一師。因換防撤隊。被匪乘隙。佔據瀏陽。正派隊往勦。湘人張堯卿謝淵唐桂良諸君。恐大軍前往。人民驚惶。共同請願。商同各保衛團。協同第七師四團全部來相助勦。八月十四。完全克復。當瀏陽之陷也。葛豪等別有利用思想。嗾張謝諸人。曾助官軍。尅日攻取。未達目的。又經官廳懲處。挾嫌甚深。此誣陷張謝等之電之所以發生也。查抵押借款之事。何等重要。斷非一言所能成就。且非有委託書證。三面會見。不能有效。張謝諸人。何能以少數私人名義。遽向日商借此巨款。日商何等精密。又豈能率爾輕信。事理至明。不索可解。至於公債一層。此間不知所謂。更屬無稽。該葛豪等。不僅直攻張謝。且以暗擊敬堯。荒謬顛狂。莫此爲甚。敬堯雖係軍人。不學無術。利害相權。尙能辨別。卽如水口山礦產。前經譚組庵押售於三井洋行。至爲疾痛。雖成鐵券。爭請挽回。節經談判力爭。不下數十餘次。一之爲甚。豈忍再誤。事之虛實。無事辯論。應請諸公派人調查。以

明眞象。總之亂人意在致亂。謠譏百出。其心可誅。若不從嚴懲辦。何以遏亂萌而保威信。請將該葛豪等所拍原電交部寄下。以便分別查辦。藉懲刁頑。至爲切盼。特此電覆。張敬堯印。

張敬堯之堅不承認。是否可靠。誠屬疑問。而其電中並有公債一層。不知所謂等語。尤不可信。茲查得張氏提交軍民兩署秘書廳。會同核擬募集公債辦法案全文。豈亦他人所能捏造耶。足見其深閉固拒。而抵借日款一節。亦不能謂無其事矣。

湘人反對張敬堯借款之真相同上

又訊湘人葛豪等。反對公債礦產。抵押外債一節。實係出於萬不得已。以其爲湘省命脈所關。而張敬堯又預備吞沒故也。初有安徽人倪維誠者。奉委到漢。卽向漢口中日實業借款代辦所商借。該所以非實業借款拒絕。乃由張堯卿拉攏舒禮鑑謝賡雲等爲之斡旋。改用名義。卒聞已向三井借得日金一百五十萬元。抵押品卽爲經華紗廠。條件如何。及獲款用途如何。均難偵悉。九月間。張氏以省議會尙未成立。

乃以善後名義。令各縣知事。召集一二紳士到省。開特別會。提出整頓金融辦法案。迫令通過。稱常寧水口鉛礦。每年溢利。將來可至五百萬。以此作抵品。發行公債一千七百萬。即可將八千萬之紙幣收回。公債歸湘人認購。不致慮利權外溢。但須限期集事。逾期即須聽其處置云云。自表面觀之。似乎理由充足。而深知其黑幕者。知此種形勢。不過藉以搪塞人言之方。彼深知湘人財殫力瘁。安有現金力購此巨額公債。且初議一千七百萬。後又加作二千二百萬。此種言不符行。爲所欲爲之張敬堯。縱有現金。又誰能信託。明知此案一經成立。張氏即可與日人暗商。用公債抵押。而第一佳礦。必落於外人之手。足以制湘人之死命。張氏得此現金。張可又席捲而逃。所謂整理金融。仍是無人過問。湘人反對。實非得已云。

湘省破獲擾亂金融巨案十月時報

長沙通訊云湘省金融之紊亂。至今已達極端。一方面固由於官廳之辦理不良。一方面實由於奸商之擾亂。而無辜被害者則爲貧苦之小民。兩方夾攻。如枯樹之

受雙斧。湘民生計之日蹙。此爲一大原因。若以兩方之罪惡言之。官商應歸同等。蓋其行爲雖各有不同。而其貽害吾民則一也。近數日間。忽由密查處破獲一擾亂金融巨案。言之頗爲快心。先是當數月以前。湘城各大錢商以湘中既已絕無現金。匯水即無從操縱。爰由廖緝光李席珍等邀集周繼衡陳怡臣徐淑光傅南軒諸人計議。不如改變方針。專囤積流通銀票。（湖南銀行於元二三年間。爲救濟市面起見。曾發行一種流通銀票。專爲救濟市面。不兌現。不拆零。前後發行。爲數已經不少。去歲譚浩明來湘。又加發一種窄紙流通票。數亦甚多。）並祇收窄紙一種。藉此以卡制行商。俟銀價大漲。至每兩換票錢至一千文以外時。再將票銀放出。如此則一轉移間。可獲利倍蓰。陳徐等均極贊成。遂集漢口銀四十萬兩。在漢口組織機關。專收流通銀票。並在省組設一中和公錢店。與漢口所設之機關。互謀收積。祇收入。不放出。（據聞合計已收積六七萬兩云。）於是票銀愈爲缺乏。價格亦較前愈高。數月之間。每兩已由三百文漲至七百文以外。近日日高一日。飛漲不已。票銀既甚缺乏。

商家之需用銀兩者。遂以最高之利率收入。而市面拆息。亦即繼漲增高。近來半月。一比。竟有七八分之重。商人成本。坐此加重數成。而物價之昂。由是而起。張督對此。本會密令嚴擊。昨經密查處在漢口查得其詳。遂假造漢口陳怡臣信一封。（陳爲若輩在漢口所設機關之經理人）與中和公經理廖緝光接洽。廖不之疑。遂被拿獲。頃已解送軍署。並已由張督發交軍政執法處審訊一次。聞案中牽連頗多。此間某巨紳亦有關係。如何結局。此時尙未可知。惟張督以有此現象。均屬流通票爲厲之階。茲爲拔本清源計。特定辦法。除將元二三年等所發行之寬紙流通票。限湖南銀行清理處。於一月以內。悉數收回外。其去歲所發行之窄紙流通票一種。（按卽錢商所囤集者）則卽予作廢。此後市面交易及民間債權債務。需用銀兩者。仍照前定價格。每兩作票錢五百文。刻已布告周知矣。

張敬堯橫暴絕倫十二月中華新報

頃間接漢口二十六日通訊。老張在湘。橫暴日甚。流通票案竟勒令廖緝光用朱菊

尊陳怡臣章勤濟李鵬欣四人名義。具結遵繳罰款光洋二百萬元。限十日繳清否。則將廖槍斃。前已逾限展期五日。現又滿期。廖之生命當莫保矣。又張連日殺人甚多。均係冤枉。張所雇之偵探不下二千餘人。盡係無賴。張限定每探每月最少須報告有錢者二人。不足者斥退。以此規則計算。張在湘每月至少須勒索及殺害無辜者六七千人。亦可駭極矣。

錢商改現之消息同上

又訊裕湘銀行函長沙總商會云。逕啓者案奉省長公署六零二九號訓令內開。爲訓令事。案據長沙錢業公所呈稱。竊公所奉讀鈞令。湘金融紊亂。實以流通票爲厲階。茲爲拔塞本源計。將窄流通票一種。卽行作廢。以除毒害。其寬紙流通票。限期一月。由湖南銀行清理處收回。嗣後市面交易及民間債權債務需用銀兩。仍照前定價格。每兩作票錢五百文。不得稍有出入等因。奉此。竊錢業爲百行金融出入咽喉。所有債權債務。關係極爲繁重。在未奉鈞令之先。同行百行。彼此收付各種票幣。自

居多數。本月半比已屆以前。往來存欠除流通票。違示作廢外。祇有散銀台票。現洋作數。倘供不給求。恐糾葛滋多。銀根愈緊。折息亦將增加。種種困難。莫可言宣。公所思患預防。迭次會議。擬仍遵照督軍前令。裕湘銀行以現金爲本位。爲市面現行撥數。銀每千兩正。約合現銀三十二兩正。由此類推。同行百行照數過數。而散銀票南北台票光洋常洋銅元等項。均照漢鎮現金行情。會同官立銀行來員隨時作價。於是鈞令限制之中。求一根本協濟之法。市面交易。旣以現金爲本位。自可免奸商之操縱。復杜巨賈之居奇。則金融活潑。現幣流通。庶後懲前。仰體省長拔除禍根救濟市面之至意。是否有當。理合呈請察核示遵。以全市面而維金融。不勝迫切待命之至等情。據此。除批呈悉。所擬辦法。是否可行。仰候裕湘銀行會同長沙總商會妥議呈復。再行核辦。此批掛發外。合行令仰該銀行即便遵照辦理。此令等因。奉此。查此案關係全省金融商業。所擬辦法是否可行。相應備文函請貴會查核見復。以便會同呈復云。

買賣窄流通票之糾葛同上

又訊長沙知事函商會云。逕啓者案據德昌祥店呈稱於民國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午前十時。有商人劉福田持來票錢一千五百串。照價買票銀一千九百八十兩。劉係仁美鍋坊薦來。小店當以湖南銀行一五十兩散票銀交付。劉堅持非流通票銀不受。於是代辦流通票銀一千九百五十兩。又散票銀三十兩。比卽如數交劉攜去無異。忽於次日午後二時將原票銀兩退來。考其原因。督軍示諭將流通票銀作廢不能使用。殊交易係十三日午前十時了清。並未聞有禁用之舉。出示在午後三時。果未用出。自當卽日退來。以便一退再退。何以竟延至次日二時。持來對換。實屬越理辦法。縱有損失。與店何干。查劉福田與慶豐長爆竹店。先有空賣交易。劉將此銀交該店照收。因無貨交。劉始出手形一紙。劉收後赴鄉。並無異說。爲此項流通票幣。當時不能使用。該店商情最悉。當然不得照收。聲稱故意詐欺。哄兌廢票等語。小店旣如數交付。何謂詐欺。慶豐長亦驗票收明。何謂廢票。旣非廢票。何謂哄兌。明明墮

誣反害。詐欺何疑。竊銀錢交易。歷有行規。當面交收。最要點明數目。除假票無論年久應解外。所有各種真正票幣。出門均不能承認退換。習慣如此。向例如此。倘任其隨時兌換。糾葛繁生。一般商民。何堪受累。理合具稟。請求作主等情。據此。除批示外。相應函請貴會長查明所控實情。妥爲理處。仍希見復。至紉公誼云。

(二) 金融汛談

長沙生活小紀錄七年六月大公報

長沙近來生活程度日高。不能自給者。十居八九。惟一般勞動家。則反大獲利益。聞大官園有一陳姓挑水夫。包挑河水井水。河水百錢一石。井水五百錢一月。共包水四十餘家。自朝至夕專以此爲業。聞每月收入各家水錢。合計五六十串。此等無本生意。人人可做。惜多不知自尋生計耳。惟以紙幣低賤之故。每紙票一串。僅值銅元五六枚。則所謂五六十串者。亦不過三串內左右耳。比小民生計也。噫。

湖南自金融紊亂以來。百貨昂貴。惟小菜一項。價值雖較從前稍增。尙未過遠。近日

一般小菜販。同盟會議。一致將菜價增加。如前月之熱水小菜。祇賣三十文一斤者。今則漲至百文一斤。前之賣念文一斤者。今則漲至八十文一斤。似此繼長增高。居民誠有不能聊生之日矣。又聞小菜漲價。於大水亦有關係云。近日省城新發明一種生意。一般湘潭人。專收各屠坊肥肉煎油發賣。其法將肉買歸。剝去肉皮。脂肪亦取出淨盡。然後以淨肥肉煎油。而屠坊收肉。祇須七百六十文一斤。煎出之油。可賣一千二百文一斤。肉皮又可供南貨館假魚肚之用。零碎脂肪。仍可發賣。一轉折間。即獲利倍蓰。諺云生意有路人無路。實在祇怪人不知自尋生路耳。

湘省財政談錄八月申報

湘省財政之困難。本不自今日始。特歷年以來。尙未至今日之窮如水洗耳。中央所接濟之款。既爲數甚微。而各屬所解關稅釐金。又不及往日二十分之一。仰屋興嗟。無可設法。現在除教育實業各經費。已有兩月未曾發放外。即各路軍費。亦蒂欠甚多。張督無法可施。遂令裕湘銀行。從速開幕。期將該行所發紙幣。暫資周轉。現該行

已定於本月二十四日開始營業。即行發放銀元銅元各種票幣。是湘省財政。又可活動一時。但該行基本金。雖定爲一千萬元。而現在所已籌定者。僅中央所撥之一百二十萬元。商人之入股者。雖間或有之。然爲數甚少。說者謂湘政府若專恃該行發行紙幣。以爲政費所從出。則其結果。恐將與湖南銀行等。甚願湘政府對於該行。毋予取予求也。

湘省七年度預算。已經軍民兩署及各機關人員。開預算會議一次。惟現當軍事時代。兼值變亂之餘。國家地方收入支出。事實上不能無相互挹注之處。此次辦理預算。係將國家地方。統括爲一。計支出約數。軍費一千一百餘萬元。民政一項。教育費定九十餘萬元。實業費定二十餘萬元。其餘綜合全省行政費。統計爲八百餘萬元。至收入約數。據財政廳報告。湘省平時收入。合田賦釐金。每年可八百萬元。但現在湘省各屬。半屬南軍勢力範圍。收入不盡可恃。即照平時作六成扯算。亦祇可得四百餘萬元。然是否可靠。尙不可知。故各項行政經費。尙須分別核減。軍費一項。則須

請中央接濟。聞已經呈候張督核辦矣。

湘省財政廳對於各項支出。大有無從應付之勢。各徵收機關應解之款。多不解繳。財政廳。卽如省河厘金局。已有數月未解一錢。財廳訓令催解。固置若罔聞。卽用電話催詢。亦以局長公出對。雖廳長親往拜會。亦擋駕不見。其他各屬。曾經財廳分爲十二路。每路派專員一人。催收稅款及各項釐金。此項委員。出發已久。而照解者竟無一處。蓋非爲新任知事或局長所把持。卽爲駐在當地軍隊所提用也。嚴廳長氣憤異常。決不再幹。業已呈請辭職。以避賢路云。

湖南之財政狀況同上

湘省財政自湖南銀行被劫以後。卽拮据異常。經張督迭電中央。請求接濟。而所撥之款。殊不足以供湘省軍政各費十之二三。至本省所入。則較前銳減。蓋不僅湘屬各縣。半在南軍之手。卽在北軍勢力範圍中者。亦常有軍隊擅自就近提撥之事。故湘省財政之困難。實爲前此所未有。昨張督以七年度預算。亟須從速編制。爰飭軍

民兩署及各重要機關職員。特開預算會議。嚴財政廳長報告。湘省平時收入。合田賦釐金每年可八百萬元。但現在各屬多受軍事影響。收入不盡可靠。照平時作六成計算。亦祇可得四百餘萬元。卽此四百餘萬之款。亦未可全恃。至支出之數。以軍費爲最多。據軍署估計。約需一千一百餘萬元。因湖南曾新編陸軍兩師團。其經費亦在其內也。民政一項。教育費定九十餘萬元。實業費定二十餘萬元。其餘總合全省行政費統計爲八百餘萬元。收支兩抵。僅能供行政費之半。當經再三討論。惟有將各項行政費大加核減。務使收支適合。軍政各費。則悉請中央接濟。昨已將以上各情形。呈報督軍兼省長察核矣。

近來湘省政界中人。非彼此同一氣脈者。無論何事。均難着手。此長沙知事姜濟寰省會警察廳長周斗山所以先後去職也。財政廳長嚴家熾。既不與皖派臭味相投。而又居財政要職。其爲難情形自必更甚於姜周。聞該廳每月收入。不僅減少。且將無款可收。他且勿論。卽如省河釐金局局長賈某。幾至不認爲主管機關。對於財政

廳催解釐款公文。既不作答。對於財政廳所通電話。且不與之接頭。甚至財政廳長親往拜會。亦高臥不起。其傳達工役。竟稱大人尙未起床。稍緩當用電話與廳長接洽等語。其餘各縣局。亦多未照章解款。雖派專員守催。亦歸無效。而需款各機關。則催款文電。急如星火。嚴氏既無法應付。且受盡氣苦。憤怒已極。遂亦出於辭職之一途。現在張督雖已極力慰留。而據某方面傳聞。已有張弢或唐人寅繼任之說。是嚴氏之不能久於其位。從可想見矣。

湖南省金融談 九月新聞報

湖南銀行所出各種票幣。現尙賴以流通市塵。但各種票幣之中。以銅元票一項爲最雜。蓋銅元票多係本城各印刷公司承印。紙幣極不佳良。稍爲揉搓。卽行破爛。銀行屢曾以新票收兌。而兌出之新票紙張。仍與從前一律。其中間有有外埠印來者。然爲數不多。至其收回之舊票。已經焚燬者有之。已經截角打孔預備焚燬而未及焚燬者亦有之。其收回之後。又復發出者。尤居多數。春間銀行被劫。前項截角打孔。

之票亦被刮出。隨後官廳布告。舊票須一律流通。惟截角打孔及號碼不明者。概行作廢。官廳雖如此聲明。然亦時有持前項廢票。攙雜舊票中。以圖利者。於是市面挑剔極嚴。而舊票乃有五折六折及七八九折之種種價格。又因官廳曾屢有維持舊票之布告。商家遂以極低之價。收買極爛之票。以爲繳納釐稅之用。而公家收入。遂無非爛票矣。自裕湘銀行成立。又復操縱其間。以謀私利。而近月來由湖南銀行清理處。所發行之新票。竟高至四五分矣。舊票不能暢行。較前愈甚。公私交困。乃大異尋常。至現洋銅元。則如鳳毛麟角。此湘省最近之金融狀況也。近以中秋節屆。財政廳對於積欠各機關政費。無一錢可資支付。新代財政廳長之劉淇。遂將前此所收集之爛票。折合現洋。如數發放。一面出示布告。勒令商戶一律通用。市面驟然增此數百萬之舊票。商業乃大受影響。蓋此等爛票。既僅能作五折至九折不等。則商家一經收受。卽須損失若干。以本求利之商民。何能堪此。致對於爛票。仍不免稍有挑剔。乃官廳出令維持。不肯稍改。日來商民之因此牽連。或打或罰者。日必百數十起。

商民畏其淫威。不能不概予收受。惟有將各種物價抬高數分。以免暗中受其損失。故數日以來。物價驟增。小民生計。因之愈爲艱窘。是官廳之此次施爲。既足以使商業蕭條。復於無形中加重人民之負累。殺人如草不聞聲之一語。可以爲今日湘中財政長官之贊語矣。

湘省金融之現狀十月時報

湘省自辛亥以來。屢經變亂。所有生銀銀圓等現貨。已爲偉人及軍人等搜括無餘。所遺者僅此流毒無窮之紙幣耳。自張督蒞湘。屢次設法整頓。無如各種計劃。多不能行。致紙幣流毒愈深。以至不可收拾。當本年夏歷四五月之際。湖南銀行所發行之銅元票。每串尙可值現銅元二十五枚。厥後湘政府藉收回票洋爲名。加發銅元票一千二百萬串。銅元票之價格。遂因之愈低。使收回之票洋果經銷燬。則銅元票雖稍壅塞。亦尙有可言。乃票洋既經收回。又復發出。致不僅於金融絕無裨益。且加害焉。近月以來以公款奇絀。對於一切政費。竟至無款可支。乃又將破爛之銅元票

發出。勒令商民行使。一般商民以懼於政府之威。既不能拒而不受。而此種爛票又無處可銷。若作六七折出售。則成本坐歸銷耗。遂不得不將物價提高數成。以顧成本。而食力者流。乃愈難生活。近因銅元票日形低落之故。（日來銅元票每串僅值現銅元十六枚。每光洋一元。竟可換票錢十串以外。）各業店夥工人。多紛紛請求。加其儲值。最近如南貨業。紅紙業。錢業。筆業等。均已因此同盟罷工。至各種日用必需之品。如煤。米。油。鹽等。其價格均驟增三分之一。此際湘省金融界之情形。實屬危險異常。蓋就目下情勢。以推測之。銀元。銅元。以及各種貨物之價值。均將再漲。此不兌換之銅元票。恐不出一月。即將低至一成以內也。張督迭據各界紳董請求。僉謂若不早爲設法維持。必致發生絕大變故。張督亦知湖南票幣。斷非分作十年收回。以及募集省公債之兩種辦法。（按此皆已見前）所能濟事。於是。有以紡紗廠及某某工廠。抵借外債之議。現在此事正在進行。已派撫慰處處長張堯卿。赴漢口與某外商接洽。聞刻下尙無頭緒。張氏已於昨日。回湘。擬再向日本某洋行。磋商此項借

款。若成則湘省金融當可暫爲活動。然湖南之數大實業工廠。則由此落於外人之手矣。

湘省金融之枯竭譚十月申報

湘省金融枯竭已久。近旬以來。票幣價格較前益低。各種物價較前益漲。小民生計之艱難。爲自來所未有。其所以致此之原大約有二。(一)破爛票幣發出愈多。前此民間所藏之爛票。亦於此時一一搜出。充塞市廛。商民對於此種舊票。無路可銷。非減作六七折或八九折。無人收受。成本所關。不得不將貨價抬高。以免虧折。(二)現貨日少。票幣日增。(湖南銀行前借收回票洋爲名。加發銅元票一千二百萬串。然收回之票洋。不久又仍舊全行發出。是票洋並未減少。徒加發此一千二百萬串之銅元票。使人民益受其害而已。)紙現相差。爲數懸隔。(卽如票洋一項。每元僅值現洋二角。銅元票一項。每串僅值現銅元十六枚。至銀兩票則每兩僅值現錢三分有奇。現在銀元銀兩兩種票幣。以破爛者少。尙能照常流通。而其價格則亦隨銅元

票逐漸低落。但低落之程度不如銅元票之甚耳。有此兩端。致有今日之現象。各界紳董以金融情形日趨危險。再不設法維持。恐不免激成絕大變故。因紛請張督速爲注意。免人民鋌而走險。至於一發而不可收拾。張督體察情形。亦知前此議辦之省內公債。已有緩不濟急之勢。非另行設法。不足以救濟目前。爰決定以湖南紡紗廠及某某工廠抵押外債若干。暫資活動。前已派撫慰處處長張堯卿赴漢與某外商有所接洽。昨以不得要領。業已返湘。連日以來。正與某洋行磋商此事。聞已有頭緒。大約可望成交。但內容若何。一時尙難探悉。又聞張督以今日市面之枯澀。實由於爛票過多。擬即採納某某等之條陳。另印新票若干。交湖南銀行清理處。將爛票按日收兌。以爲治標之法。惟一般湘人。對此頗持反對。以爲湖南銀行每次收兌舊票。從未聞將其燬銷。但得舊票稍爲流通。卽仍舊將其發出。是徒藉收回舊票之名。而爲加發票幣之實。際此公款奇絀。羅掘俱窮之時。恐政府復將藉此以行其故智。則市面陡增多量之紙幣。其價值之低賤。必將等而下之。斯時危險情形。蓋將不

堪設想。昨已有人將此中弊害。陳之張督。請更另設良方以維市面。不知張督對之。究將若何處置也。

張督前以湘省金融紊亂。特爲參酌當時情形。定一法價。卽以票銀十二兩。或台票六千。或票洋三元。均折合光洋一元是也。近月以來。又以繼續增發台票及放出多數破爛台票之故。致洋價大漲。每元竟可換台票至十千之多。政府既絕對無法維持。祇得任其漲落。惟商民繳納賦稅。多照法定價格。以台票折合之。是公家每收賦稅一元。於無形中竟損失四角之譜。張督以損失過巨。遂又自行破壞其法價。通令各知事釐局以後收款。須一律徵收現洋。否則亦須照市價折合。商民得此消息。羣起反對。以爲政府既有法價在先。商民自當遵守。如有私做暗盤之人。政府當加罰辦。庶原定價格。得以永遠維持於不敝。今政府對於暗盤。不惟不能制止。且奉爲準則。是直欲獎勵商民。爲此不法之舉。政令既不足徵信於人民。則人民對於政府。將無所適從。昨已公推代表。呈請督軍收回成命矣。

長沙之金融與市面 十月中華新報

湖南金融。一壞於湯屠之收括。再壞於傅周之捲逃。其枯竭已早達極點。兼之奸商操縱。小民困苦。不堪言狀。前月張敬堯敷衍排場。規定法價。實則整理無方。任用非人。不獨毫無效果。且竟愈趨愈下矣。當張氏出示規定時。光洋價格不及六千。票洋亦僅一千六七錢。幣值銅元則爲二十五枚上下。相差不甚懸遠。而其時光洋票洋兩項。照法定價格。市面不肯收受。規定約將一月。各種金融行情。遂超出法價以外。光洋規定爲紙文十二兩者。循且漲至二十四五兩。零星銀票之視流通紙票。每百兩流通票僅可值零星銀票四分之一。奸商操縱手腕。真可謂神妙莫測。自是以後。光洋愈漲愈高。由六千而七千而八千。而九千。而十千。大有一日千里之勢。近則因毛票新票關係。相差且四五千。視法定價已踰越倍半。查毛票與新票。其比例爲十與八。此中原因。係錢商一種盤剝方法。與漢市有相互關係。蓋錢商以法價規定。恐受官廳制裁。異想天開。乃從舊票新票。強爲高下。而漢口市鎮又以舊票真偽難分。

相率歡迎新票。然此中又有絕大黑幕。緣長沙大資本之錢商。以長沙市面金融枯竭。多移之於漢口。而與長沙以同業關係。狼狽爲奸。致生出種種弊竇。而長沙市面之行商。皆有不可一朝居之勢。此何故耶。行商如綢布業。南貨業。洋雜貨業等。其貨品率來自滬漢。然非光洋不行。試思行商以光洋運購貨品。而長沙光洋暗盤。超過法價一倍又半。以官廳限制。不敢破壞法價。其所收毛票。又以錢店限制爲七折八折。於是不得不增高物價。然行商雖逐日加價。終不敵錢商暗盤一次獲利之巨。此所以近日錢商飽欲死。行商飢欲死也。又當陰歷六月時。錢商以私做暗盤。爲官廳所破獲。其結果乃僅以罰款了事。故其藐視法價之胆益雄。而假新票以盤剝舊票之狡謀以啓。此種狡謀既啓。於是上自徵收機關。下至商民。均視舊票爲蛇蝎。蓋錢商賤視舊票。行商遂不敢收。征收機關收入後。亦不能以之發給各項薪餉。中秋前二日。銀行撥兌舊票。而錢商又暗增洋價。展轉盤剝其中。錢商且暗通銀行司事。爲一種打渾水捉魚之行爲。於是而銀行停兌。於是而舊票之等級以定。現時光洋一

元值新票十千。值普通舊票十一二千。值毛票十三四千。值爛票十六七千。實胎原於此時期。一般輿論謂銀行不能兌換。遂生此弊。夫銀行之不兌換。誠根本問題。但始基已壞。今日即籌有的款爲收回紙幣之計畫。而不予操縱之錢商以極刑。又必爲所吸收。而終無活動之餘地。此敢斷言者也。刻下所能保持法值者。惟紙洋一項。紙洋之能保持原價。則以銀行兌換新票故。以新票之暗盤視舊票高二成。故紙洋暗盤且爲二兩四五。而市面上亦罕。至於光洋價格普通票已過法價一倍。爛票且三倍之。而各行商貨值。亦如錢店有明暗盤之分。法價已於無形中取消。即日前長沙知事對於征糧之文告。亦謂公家大受損失。似此情形。則曷若逕行取消法價。使一般商民不受暗中虧折。而商民與軍士亦不致發生無謂之衝突。（例如某貨價洋三元。照法價止錢票十千。若光洋則止一元二角。而一經承認。又強以法價折合。行商虧本過巨。遂生衝突。此等事無日無之。）寧不甚善。若長此暗昧。行商恐不能存在。如近日油鹽店之閉盤。米價之有增無減。職是之故。又據漢市行情。南票值洋

例爲八分六釐。銅元值五錢二分一釐。兩相比例。南票（新票）僅值銅元十四枚上下。若下等爛票。且十枚不足。說者謂長沙近來所鑄銅元。亦不爲少。何以市面上不能多見。不知以漢市行情與長沙比較。漢市每千爲四錢二分八釐。長沙爲五錢二分一釐。以錢商之牟利。每千相差既爲現洋九分三釐。值長沙錢票一千有奇。無論如何嚴密。難保不偷運出口。况以之交易漢上。一往返間。獲利三分之一。人又何憚而不爲。故近日銅元每枚值七十有奇。循且值錢一百。設不亟予維持。微特錢票於無形中消滅。卽求一二銅元。亦不可得。哀我湘民。絕種之不暇。豈惟破產。嗚呼此豈吾輩所忍言耶。

湖南省錢荒之危險十一月申報

湖南省因錢荒之故。致發現鹽荒米荒以及種種危險現象。長沙總商會會長張先贊等。爰與張督籌商救濟方法。已決定由督軍商會各籌現款二十萬元。共成四十萬元。一面由商會分設米鹽零買廠。一面由督軍飭令湖南銀行清理處。直接兌出銅

元以資調劑。現在商會召集各行商值年等，議決就省城東區之判官廟，西區之中州會館，南區之天妃宮，北區之雷祖殿，各設米鹽零買局一所。准小民以爛票購買米鹽，間接收回爛票，刻已一律成立。實行零買，一般貧戶，已得救濟一時。至督軍所籌之二十萬元，則已發交湖南銀行清理處，作爲兌換破爛紙幣基本金。亦於日昨實行開兌矣。查湘省米荒鹽荒，既均由錢荒而來，則督軍已撥款實行兌現，各種荒象，宜可少解。而孰知不然。在未經撥款兌現前，市面固甚惶恐，然其時台票價格，每串尙可作現銅元十枚。及至實行兌現後，台票反大爲低落。此蓋由於張督所定兌換辦法，實有未良。其辦法第三條之規定，有每台票十五串文，准兌現銅元一百枚等語。是每台票一串，可值銅元十枚者，反貶之使僅作銅元六枚有奇矣。（張督所出兌現佈告中，謂現由本督軍將自己產業，擇良變賣，並將頻年俸餘所積，湊得現金，發交銀行，作爲兌換爛票之準備。因之上文中，且有毀家紓難，忍痛救民等語。）當此項辦法頒布後，一般商民以台票驟低，現幣驟漲，不僅目前大蒙損失，卽以後

營業亦極感困苦。緣採辦進貨。均須現洋。門市所收。悉屬紙幣。不將物價提高。不足以顧全成本。提高物價。則業務上必更爲冷寂。有此困難。遂不得不暫爲停頓。故數日間商民紛紛停買。米煤油鹽各業。關閉尤多。其暫尙開張者。則其貨價驟高數成。循是以往。苟無解救之方。則湘省人民將無子遺矣。

湖南金融界十一月時報

湘省金融之困窘。其情形已迭誌報端。近旬以來。較前尤甚。湖南銀行所發行之台票。每串已僅值現金四分有奇。因之日用必需之品。如米煤油鹽之屬。較前又幾增一倍。小民生計。既日益艱難。市面情形。亦日趨危險。錢業公所睹此情形。特具呈財政廳。請予維持補救。略謂錢業爲百行金融直接機關。貨幣之行滯。恆視供求爲轉移。卽如銅元票幣一項。合新舊整散破爛。其發行額約達九千餘萬串文。流布商場。有加無已。爛票一部份。已由商會設立四區米鹽零賣局吸收。於貧民不無小補。但近來敝所交易場。以新銅元票買現光洋者。不知凡幾。而以光洋換新票者。百不得

一。照近日漢鎮時價計算。每光洋一元。約合新銅元票十六七串不等。且有愈趨愈下之勢。錢業本小力微。救濟無術。伏懇體察民艱。轉呈省長。諒予維持。毋任感戴。就省政府現狀觀之。殊乏維持之術。政界中人謂目下湘中財政。每月出入兩抵。約差十之七八。卽如教育經費一項。有九月份經費。至今尙未發放者。（按教育經費。前以數月未發。各校困苦異常。如第一師範各校。竟至斷炊。各校長無可如何。祇得聯名呈請辭職。旋經張兼省長極力慰留。並允將九月份經費。卽時發放。十月份以後經費。亦允源源撥給。迄今月餘。不惟十月份經費未發分文。卽九月份經費。其領得者不過一二校。）各校以校款無着。昨又有商業專門等九校校長。呈繳校印聯名辭職之事。省署對之。竟數日未能批答。無論以九十一十二等月。經費無着。不能任其辭卸。卽欲仍予慰留。至少亦須將九十兩月經費撥發。始能開口。今則一錢莫名。如何處置。卽此一端。已可見省政府之窮困。似此情形。又何能救濟市面。是則金融界之危機已現。特不知其如何內潰耳。至最近金融之有此現象。實有兩大原因。

(一)從前台票銷場。以各屬礦山爲第一。近自歐戰告終。錫價陡落。各煉廠既紛紛停頓。各處錫礦亦即紛紛停工。銷場既少。價值自落。又因錫廠既停。煤炭銷路頓減。業煤者既無銷場。遂亦不需用台票。(二)一般錢商。以湘中台票滯銷。遂轉而運之漢口。漢埠台票驟增。其價格自然驟落。漢市既跌。湘市因之愈低。此台票之所以大鬆。而現金之所以日緊也云。

湘省金融紊亂之由來十一月新申報

湘省自張督將銅元價格提高後。市面卽異常蕭瑟。各種商業。因此停買者。所在皆是。而當此之際。省會警廳長佟國安尙於日昨通令各警署。飭傳知各行商。務於十一月以內。一體遵照前次所頒管理營業規則。前往該廳繳納營業捐。領取執照。並謂如屆期滿而不繳款領照者。定當傳罰云云。今日官吏之不卹商艱。於此可見。長沙總商會前以錢荒之故。致釀成米荒鹽荒風潮。省垣幾因此發生變故。遂與督軍籌商。由官商各籌現款二十萬元。以資救濟。商會所籌之款。並決定設立東南西北

四區米鹽零賣廠各一處。准小民持爛票購買米鹽。業經布告約日開辦在案。旋以二十萬元之現款。頗難籌出。又有停止進行之意。終以布告已出。無可挽回。祇得極力籌集。頃聞米鹽零賣已決定於十三日實行。並定米價每升錢五百文。鹽價每觔錢一千八百文。湘省金融紊亂至今日已達極端。官廳措置之不得其宜。前已詳言之矣。茲有署名湘省一份子者。投函此間各報館。謂今日金融之紊亂。物價之奇昂。皆由於錢商操縱之故。所言多屬實情。亟錄如下。湖南紙幣價值低落。流通阻滯。現已釀成市面恐慌。其遠因固由於政府之濫發。近因則錢商之把持操縱。亦實爲罪魁。有知其內幕者。謂彼輩於前一二月。鳩集資本漢紋十餘萬兩。將湘省銀票收囤。凡各店向之貸款者。每千兩月息須二百兩以上。並且多方抑勒。錢價則抑之使賤。錢票則挑剔阻難。以是各店受其盤剝者。自難於吃虧。不得不嫁之於物價。錢票之稍爲陳舊者。既不能還錢商欠款。門上亦遂不敢接受。由是相激相盪。而恐慌之象以成。聞其操縱之法。銀票之寬者不收。以如此則範圍狹。可一網打盡。其抬高息

率也。當初放款時。分派多人至各店。問其要銀票與否。各店以需要銀票多。故用錢店銀票亦多。不爲注意。至此期將屆。彼輩乃措勒倍至。或且裝做自己需用銀票。向同行以重息買進。由是每半月每千兩息銀。前已低至二十餘兩者。忽而三十四。未幾卽至一百。今則已至一百二十兩矣。此項鋪子。湘省謂爲外行鋪。外行鋪設非與錢商做往來。則難於周轉。今錢商施以此種手段。豈特金融被其擾亂。卽彼外行鋪。亦豈易於支持。譬如外行鋪有資本銀一萬兩。在錢商手中。借入五萬兩。以現在情形。米鹽油煤既難再行加價。而錢商之盤剝。日進不已。除去別項損失不計。祇要付清一月息金。其資本已可罄盡。聞已有人上書政府。請其設法取締。並主張以湖南銀行所有財產爲擔保。由總清理處。或總商會發行蘆銀票。每日派人至錢業公會。以蘆銀票兌收錢票。錢票隨收隨繳。隨繳隨燬。以去其操縱之根。俾錢價不致再低。物價不致再高。而蘆銀票存在錢商手中。與公債票髣髴相似。由政府根據銀行財產。設法收回。則錢商既不致吃虧。市面亦不致牽動。此策是否實行。尙在政府斟

酌中。至其請取締錢商。實今日紙幣治標策中最扼要之圖。蓋不如此。則任其操縱。勢將無所不至。如截角打孔之示。原指截去半角及打去一百枚字樣之孔。今彼輩挑剔。凡角有微缺及簽有插簽眼者。亦皆不肯收受。又如督軍示諭以十五串換銅元一串之票。係指爛票而言。今彼輩於未爛者。亦照此價值。所以近日物價飛漲。卽受此項影響也。蓋每十五串錢票換銅元一串。而銅元一串。再加四百六十文。方可換洋銀一元。照此計算。是每洋銀一元。約合錢票二十一串之譜。商人抱定此價。向值洋銀一元之物。非到二十一串地步。不肯出賣。如此則物價又何怪其飛漲耶。

(二)理財一斑

湘省金融之整理談七月申報

湘省自湖南銀行被劫以後。金融之紊亂。竟至達於極端。非另行組設一新銀行。不足以言整理。張督履任以來。卽屢電中央政府。請將前此所欠湘省款項。如數撥還。

並請中央擔保將湘路米鹽公股押借三百萬。以爲新銀行之基金。往返電商。現在已稍有頭緒。張督以金融現狀。日趨危險。自應將新行從速組設。以資維持。爰電呈中央核准。定名爲裕湘銀行。並委任李秉珩爲該行督理。楊從權爲監理。杜占鰲爲正經理。許繼瑛爲副經理。飭令即日着手籌備。以期早日開張。至所需基金。除由中央准撥二百萬元。及以米鹽公股押借三百萬元外。其餘五百萬元。悉招商股。其發行票幣之數。定銀元票爲一千萬元。銅元票爲三千萬串。銅元票幣即就舊銀行去歲在商務書館訂印之新銅元票四千五百萬串中。提出三千萬串。加印裕湘銀行圖記發行。銀元票則向北京美鈔公司訂印。現已雙方訂立合同。限於兩個月交貨。至舊有之湖南銀行清理處。以清理手續。至爲繁蹟。一時尙難撤銷。已由張督加委杜占鰲許繼瑛爲正副處長。從速清理。以期早日結束。其所發行各項票幣。除銀元票一項。前以價格低落。難於流通。已經商會呈由督軍飭行該清理處將前項商務書館製印之銅元票一千五百萬串。逐漸收回外。其餘未及收回之銀元票及銀兩

銅元各票幣亦擬分別收回。惟以從前發行過多。即照前次所定之減成價格算計。即票洋三元票錢六串票銀十一兩各合光洋一元。亦須現洋一千六百萬。始能收回。惟當此金融奇窘之時。何能籌此巨款。爰採用分年收回辦法。分作十年。擬從今年起。凡完納本省錢糧關稅者。准照法定價格搭收舊幣二成。以湘省每年收入約八百萬元之譜。每年搭收二成。即有一百六十萬。積卽十年。亦可一律收盡。此項辦法。已併行呈由中央核准矣。

湖南組織財政會議十月時事新報

湖南財政素稱紊亂。整理不易着手。劉淇代理廳長。接印後。欲加整頓。現組織一財政會議。議定章程。詳請督軍省長查照備案。張敬堯督軍甚爲獎勵。劉廳長以湘省財政。如不召集公正士紳。廉潔屬員會議。不能收整頓之實效。已分別舉辦公事。送達各員。有用聘書。有用委狀者。茲特調查如下。名譽會員。已聘王銘忠劉棣芬梁和甫胡祖蔭謝鐘英曹典球各紳。胡汝霖汪都良沈克剛張光黃山余露。張楹張灼棠。

呂宮助林心和曾志清各員。本廳會員爲邵承耿費堯勳周德馨殷安華許振堃賀師古李運剛李寶堃劉應鎔李承雲事務員爲胡毅林樹敏速記員爲葉誠戴光霽云。

財政廳長劉淇擬辦臨時財政討論會議。聘定會員三十人。商會已聘定三人。會長張牧生。會董陶蓉青。總務科長陳國鈞。茲將財政廳公函錄後。敬啓者。湘省財政困難。已臻極點。欲謀整理。要以討論爲始基。現於本廳附設臨時財政討論會。凡關於開濬財源。整頓收入。籌畫制用。維持金融一切要改。在在均資討論。業經擬具章程。呈奉省長核准。查章程第二條內載。以有財政學識經驗者。任爲會員。素仰執事學識優長。經驗宏富。相應具緘敦請。允任爲本會名譽會員。俟定期開會。再行通知台端。按期蒞會。發抒宏論。贊襄斯舉。無任感荷云。

湖南臨時財政討論會章程。

第一條。財政廳設立財政討論會。爲財政上實地研究預備改良之機關。第二條。本

會會長由財政廳長兼領。副會長二人。由財政廳長函聘之。第三條本會會員以財政上有專門學識經驗者任之。除由本廳所屬現任職員選派外。其他由廳長函聘之。會員總數以三十人爲限。第四條本會設事務員二員。由廳長派充。本會設速記生二人。記錄議論。第五條本會討論事件。以本廳職掌爲範圍。分別如左。甲。整理金融方法。乙。救濟本省幣制方法。丙。修正稅率方法。丁。籌集債項方法。戊。清查及整理雜捐之方法。惟其他不屬財務行政事件。不在本會討論範圍之內。第六條本會辦事之程序如左。第一。提出問題。第二。討論大體。第三。調查事實。第四。討論辦法。第五。議案起草。第六。議員草案。第七條本會正副會長均得隨時提出議案。會員但得三人以上之同意。亦得提出議案。附會討論。第八條本會議決之草案。由財政廳長核定後。連同理由書。呈請省長核批施行。第九條本會開會時。會長爲主席。會長因事未能到會時。副會長代理。第十條本會設於財政廳內。第十一條本會會員概不支薪。但函聘之員。得酌送夫馬費。其他經費。由廳支給。第十二條本會會期分常會臨

時會二種。常會於每星期二午後二時開會至四時止。臨時會無定期。由會長定之。第十三條。本章程自呈奉省長批准之日施行。

湘省金融之整理觀十一月申報

湘張督前定紙幣價格。以不合經濟原理。不明社會情形。致不能始終維持。商民大受拖累。最近情狀。已屢爲閱者諸君言之。現在市面情勢。日趨危險。所謂法價。萬不能不卽行取消。昨已由地方官廳決定辦法。並呈由張督核准施行。茲將省會警察廳所出布告。照錄如下。照得湘省金融紊亂之由。實因湖南銀行紙幣充斥之故。比自督帥設法維持。並禁作暗盤以還。市面金融已漸呈活潑之象。願以各商店所定一切物價。率以光洋爲本位。邇來折收紙幣。輒倍其值。致使人民復蒙損害。充其影響。將不祇阻礙紙幣之流通。更恐惹起市面之紛擾。殊於金融危險殊甚。現經本廳會同長沙縣軍政執法處總商會公同會議救濟方法。決定市面光洋價格。自本月二十一日起。由裕湘銀行根據漢口通行市盤。每十日標示一次。所有各色人等

出入光洋。暨商家合定物價。概以該銀行標定之光洋價格爲標準。不得故爲低昂。自由折算。庶幾幣政藉以維持。商民不致困難。當於決定後。由本廳長據情面稟督帥核示。祇遵奉諭所陳辦法。以維持金融。救濟市面爲主。應准如擬施行。以蘇民困。而恤商艱等因。奉此。爲此布告。仰各商民人等一體週知。切實遵行。自布告後。倘有不遵標示價格及私作暗盤生意者。一經查獲。或經人舉發。定以擾亂金融。從重治罪。其各慎遵。

長沙總商會昨曾發起平一貨幣物價大會議。開會之日。地方官紳及該會會董會員。雖均已蒞止。然以事無把握。故毫無結果。散會以後。各會員復開評議會。當經議決治本治標兩法。(一)治本由全省紳商集股。設立民立銀行。以圖市面之活潑。並請政府將湖南銀行產業及米鹽公股交出。作爲收回湖南銀行票幣之抵款。(二)治標一請督軍飭令裕湘銀行。准錢商貧民隨時兌換現幣。一市面爛票。除截角打孔外。請政府設法對換。以救目前。一請通令各征收機關。須一律按照時價。收受票

幣。不得有所阻滯。

長沙總商會維持民生計大會議十一月時報

本月二日下午二時。商會爲市面生計問題。召集紳商會議。首由商會會長演說。略謂近日市面情形。日險一日。煤米油鹽四項。爲人生日用之需。近日有錢無市。人民恐惶萬狀。推厥原因。實由於票幣無兌換機關。爛票無人收受。以致日落一日。若不設法挽救。將來生計革命。即在眉睫。督軍爲收毀爛票起見。願以光洋二十萬元。并令商會召集紳商籌二十萬元。督軍籌二十萬元。由裕湘銀行設法收毀爛票。至紳商之二十萬元。現在既無實款。不得不大家設法籌措。以救目前之困難。惟現在省城魄力最大之商家。惟有華昌公司及淮南公所。深爲全體人民所信仰。擬權向該兩大商家暫借光洋各十萬元。渡此難關。如日後公家無還。由全體紳商籌款認息歸墊。本會長今日主張此事。毫無私見。實緣禍在眉睫。有萬不得已之苦衷。如有私心。天誅地滅。至於收毀爛票辦法。若以光洋硬收。不及一日。二十萬光洋即可化爲

烏有。本會長之意。擬在四城設立零買鹽米所四處。只准買米者。以五升爲限。買鹽者以半斤爲限。庶幾實惠及於貧民。惟此二項零買米鹽。專收爛票。庶於收毀爛票之中。實寓維持市面之意等語。繼由李君縉卿演說。略謂張會長所主張一切。實有維持大局。無不贊成。但國家自反正以來。困苦情形。一言難盡。今既市面如此危險。總儘力而爲。但借款手續。須舉定人員擔負責任等語。繼由沈君讓溪演說。略謂現在市面危險已達極點。其款雖有淮商公所及華昌公司代墊。如有不足。各紳商亦大家設法墊措。庶幾衆擎易舉等語。後由商會長報告今日華昌公司無人到會。擬公舉代表。前往接洽。所舉者爲黃錫光李德齋周郢生楊衡齋四人。至款項問題決定。其餘困難之事。雖赴湯蹈火。本會長所不辭也。至五鐘搖鈴散會。

三日下午二時。商會召集紳商開特別大會。首由商會長張牧生演說云。今日之會議。係專爲籌款二十萬元。收回爛票。前日已擬向淮商公所及華昌公所先行挪借。由全體紳商擔認。設法籌還。并非專向淮商及華昌借款。不過該兩大商魄力較大。

一時可以取出。爲全湘人民所信仰。將來決不至使該兩大商單獨吃虧。並且督軍宣言。按月攤還。如果公家無着。有全體紳商擔負責任。至息金一層。由本會公同擔任。而督軍擔任之二十萬元。已准於日內頒發佈告。實行將銅元兌收爛票。米鹽零賣處。督軍已催令同時開辦。現在辦法決定在城內分東西南北設四廠。專以米鹽收回爛票。買米者不得過五升。買鹽者不得過半斤。純爲救濟貧民起見。諸君當知現在危險。迫於眉睫。若不大家激發天良。擔任現款。以爲淮商華昌之後盾。則淮商華昌豈應單獨負責耶。本會長已要求督軍發給鉅款。維持金融。督軍已允籌現二十萬元。將來再籌一二百萬。除此禍根。我紳商等不乏明達之士。當體念時艱。結一大團體。擔負鉅任。至借款一層。督軍擔任按月攤還。決不至於落空等語。議畢。當即草定布告。原文如下。照得湖南銀行紙幣低落。百物翔貴。生計困難已達極點。業經呈請督軍兼省長設法維持。當奉面諭。首由公家撥發光洋二十萬元。再令紳商籌墊光洋二十萬元。先行收換爛票。以維現狀等因。奉此。本會業於日前召集紳商籌

借的款二十萬元。并經討論辦法。僉以四十萬元之數。若以之收換爛票。頃刻即盡。仍於人民生計無補。除公家二十萬元。另有收換辦法外。因思平民日用所需。米鹽爲要。不若以此借款於城內四區分設米鹽零售局四處。專收爛票。以惠窮民。庶於活動金融之中。寓維持生計之意。現在積極進行。不日即可成立。合先佈告商民人等一體知照。毋得恐慌。致滋紛擾。此佈。

嚴拿拒幣奸商十一月時報

湖南省長訓令商會云。爲訓令事。案據商民顏石琳王燹珊章掬泉王星階彭文藻陳子秋王柚秋陳海林等呈稱竊我湘省素來現金缺乏。紙幣濫行。自湯鄉帥督湘。念切民瘼。嚴加取締。禁革商人濫發紙幣。統歸湖南銀行發行各種銀洋銅元票幣。流進市面。免至人民受倒閉之痛苦。行之數年無異。近因國幣支絀。奸商盤剝射利。暗增匯水。以至幣價漸低。百物昂貴。人民之痛苦又日加矣。今春國權中斷。匪徒四劫。銀行人民復增其害。我公蒞任。對於整頓幣政。不遺餘力。迭經三令五申。嚴加查

禁。如奸商阻滯破爛票幣。並蒙明令除打孔截角外。其餘各種票幣。無論新舊破爛。應一律通用各等因在案。仰見維持市面。拯民救國之苦心。至深且遠。無如刁奸頑固。故意抗違。時則以幣銀作低。時則以現洋作漲。尤可惡者。自裕湘銀行開幕以來。奸商弊竇百出。凡湖南銀行從前發出各種零整台票。稍經磨壞。或扞有小孔。或色舊邊毛。概不通用。工商人民。接得此票。不能購米市鹽。甚有數口嗷嗷。常受有錢無市之飢餒。更有從前用出者。退換頻來。生出無限糾葛。不堪言狀。若謂公家不受。何以每見有人沿街歷巷。公然收買。其價三四折五六折不等。確查銀行既不承認兌撥。試問收買此種票幣。作何支消。銀行果認兌撥。何以市面又不流通。買賣市場。不肯收受。此種疑竇。殊難索解。是奸商舞弊耶。抑銀行執事舞弊耶。嗟我湘民。自客秋迄今。兵燹寇劫水災。接踵頻來。元氣耗盡。命若倒懸。又遭奸徒射利。阻滯幣政。百物乘勢高抬。無門呼籲。曷以聊生。民等效宗基督。念切痼瘼。不得不瀝陳苦衷。爲我父老昆仲請命。用敢叩懇省長台前。俯賜作主。賞卽通令警察廳總商會及所屬各知

事。力予維持。一面出示曉諭。重申嚴禁。並定各種新舊及破爛票幣。除打孔截角外。仍然一律通用。毋任阻滯。致滋民害。一面派員查緝收買破爛舊毛票奸徒。嚴加拷訊。跟追作奸射利犯到案。嚴法究辦。並懇嚴禁各錢商。對於現洋暗加增漲。及各商店米鹽百貨乘勢高抬。以杜弊害。以解倒懸。蘇危殆之餘生。實憐憫於再造。不勝禱切待命之至等情。據此。除批示呈悉。查湖南銀行舊票係屬歷年遺孽。本兼省長蒞湘。適在湖南銀行發劫之後。當經行處清理。一面通告各屬。除截角打孔及號碼不明作廢外。其餘一律流通。並准納稅完釐。種種維持。現已不遺餘力。今設裕湘銀行。亦正爲調劑金融起見。自當相輔而行。據稱裕湘銀行開幕。奸商弊竇迭出。舊票行使甚滯。顯係商民誤會。仰候令行警察廳長沙總商會剴切出示曉諭。以便流通。倘有奸商阻撓操縱。立即嚴行拿辦。仰卽知照。此批掛發外。合行令仰該總商會卽便遵照辦理云。

湘省官商收回爛票之辦法十一月中華新報

十一月二日下午二時。長沙總商會。特開紳商合一討論收回爛票之會議。其討論之點有三。(一)討論維持舊票辦法。(二)要求中央發還墊款。(三)討論惠民彩票章程至二時。搖鈴開會。首由商會會長張君牧生報告開會宗旨。略謂今日召集紳商會議。純爲一種生計問題。近日紙幣低落。已達極點。人民之賴此票幣使用。無非煤米油鹽日食之需。前日北門買米之風潮。竟至釀成巨變。近日油鹽店米坊煤棧之歇業者。時有所聞。貧民持錢無處購買。商店之歇業。貧民之暴動。皆由金融紊亂。紙幣無兌換機關。以至如此也。維持之法。公家既無此巨大現款。收回紙幣。商民又不能不賴此以轉運流通。昨督軍責成商會設法。商會亦無此能力。後由督軍表示一治標之法。由公家備光洋二十萬元。商家亦備光洋二十萬元。合計四十萬元。專爲收回爛票。由官商各派人監察。收一張焚毀一張。至商人所備之廿萬元。由公家按月攤還。其餘未爛之票。仍准流通市面使用等語。今日之開此特別會議。既蒙督軍有此美意。我商人應如何大家研究一妥善之法。或請督軍將湖南銀行產業。交

給商民。由商民組織民立銀行。負完全收回紙幣之責任。以分督軍之憂勞。公家所備之十二萬元。由商民按月攤付。此目前治標之法。我商民等不能不共同討論者也。繼由曹君典球演說。略謂湖南紙幣之濫。早知必有今日。現在漢口行市。湖南紙幣一串。值銀六分。當譚組安督湘時。要求勿再發。後又加發票錢三千餘萬串。加發票銀六百餘萬兩。皆由政費收入不敷支出。而以軍警用途爲最多。自張督軍護湘。又要求不再發票幣。但要求將湖南銀行房屋田產官倉。北門外之地皮。財政廳之鹽票。以及湖南銀行一切債權交出。作爲收回湖南銀行紙幣之用途。後因有障礙不果。現在湖南銀行紙幣。共有一萬萬餘串。卽照現在漢口六分錢價。非六百萬不能完全收回。旣無此大力量。祇好急則治標。仰體督軍維持之意。要求督軍將湖南銀行產業交出。合計可押抵二三百萬元。合督軍之二十萬。商家之二十萬。由紳商合組一收回爛票處。請官廳監督銷燬。庶幾維持現狀。免至釀成生計革命云。繼由李君縉卿演說。略謂現在紙幣之流毒。若不大家設法挽救。永無結束之期。爲今之

計。不若請公家將湖南銀行清理處。完全交歸商辦。由紳商設法收回一切紙幣。所有紳商墊款。即以該湖南銀行產業作抵。庶幾兩有信用。自易成功云。繼由沈君讓溪演說。略謂今日紙幣低落。已釀成鹽荒米荒煤荒油荒。此四項爲人生日用之需。缺一不可生活。此中危險。急在目前。既蒙督軍願以二十萬元。命商家亦備二十萬元。權爲治標。此急不可緩之舉。但光洋至二十萬元之多。兩方均不能不有抵押品。以作信用。不如公舉正紳大商。一面設法積極進行。一面公推代表與督軍接洽。商量辦法。以維現狀云。後由商會長張君牧生報告。今日會議結果辦法。乃權爲治標。僅收回爛票之辦法。至於大解決之方法。聞熊公希齡朱公菊尊汪公頌年。均有不日回湘之說。且俟熊公等回湘。再開會討論。完全收回湖南各種票幣之方法。所有今日公舉維持金融現狀諸君。爲沈讓溪勞勉承劉雅泉李德齋周郢生曹子谷史春霖李縉卿周季衡楊衡齋陳鈞朱月明吳石松章勤濟張牧生。另推代表。明日與督軍接洽。商量辦法者。爲張牧生勞勉承劉雅泉史春霖曹子谷至五點鐘。搖鈴散

會。

四日下午二時商會又召集紳商開特別大會。首由商會會長張君牧生演說云。今日之會議。係專爲籌款二十萬元。收回爛票。起見。前日擬向淮商公所及華昌公司。先行挪借。由全體紳商擔認。設法籌還。並非專向淮商及華昌借款。不過該兩大商魄力較大。一時可以籌出。爲全湘人民所信仰。將來決不至使該兩大商單獨吃虧。而且督軍宣言按月籌還。如果公家無著。有全體紳商擔負責任。至息金一層。由本會公同擔任。而督軍擔任之二十萬元。亦准於即日內有布告實行。將銅元兌換爛票。而本會昨已布告出去。設立米鹽零賣處。市面人心稍安。督軍已催令同時開辦。現在辦法。決定在城內分東西南北設四廠。專以米鹽收回爛票。買米者不得過五升。買鹽者不得過半斤。純爲救濟貧民起見。諸君當知現在危險。迫於眉睫。若不大家激發天良。擔任鉅款。以爲淮商萬昌之後盾。則淮商華昌。豈應該軍單獨負責耶。設使一旦生計革命。演成事實。大家化爲烏有。不若共維大局。保全市場。今會長已

要求督軍發巨款維持金融。督軍現已允二十萬元。將來再籌一二百萬。我紳商等不乏明達之士。當體念時艱。結此一大團體。擔負此鉅任。請各總商將認定借款數目。於今日定要表決。事在必行。其借款督軍擔任按月撥還。決不至於落空等語。繼由熊君叔芳演說。略謂今日請各行認定款數。爲今日決定結果辦法。以表示非專向淮南華昌借款之意。不過該兩商氣力雄厚。一時張擲得動。不得不先向伊擔借。後來由各商集措籌還。共負此責任等語。繼由章君克恭演說。略謂借款一事。先由淮南華昌暫借。由各紳商措集籌還。此一定辦法。聞各紳商認定款額。當今日簽字。以便墊款者。稍有把握等語。但由吳君石松演說。略謂此項借款。既由督軍按月攤還。當無落空之處。如果今日不表決。米鹽零買處。明日不開張。危險立現等語。又肖君萊生演說。略謂爲收回爛票。今日已開會四次。昨日商會已布告鳴鑼。曉諭街市。設立米鹽零買處。商會之信。萬不可失。事在必行。但借款擬先向淮南華昌通挪。亦屬不得已之辦法。而該紳士商熱心公益。決不使單獨負責。凡我紳商各人認定借

款以爲後盾。請該兩大商亦出席答復。承認墊款等請。繼由朱君月明演說。謂今日開會。承紳商一致熱心。自認借款。甚好。請各舉代表簽字。於是各商代表羣起簽字。由張會長報告今日借款。既承諸君簽字。各行代表各自會議。將認定數目從速報會。米鹽零賣處准於明日（五日）實行開辦。端賴諸君維持之力。遂散會。

按是篇附錄所採。有同一事實。而各報措詞不同。或同一演說。而各報詳略互見。因並錄之。以備參考。編者誌

第五篇 水災

去歲入夏以來。湘中數遭大水。氾濫十餘州縣。漂沒人物田廬。不可勝計。兵燹之餘。遭茲浩劫。天禍湘民。至斯極矣。茲據各方面報告。其略可得紀焉。

一 災區 長沙。湘潭。醴陵。寧鄉。湘鄉。湘陰。平江。益陽。沅江。漢壽。常德。華容。安鄉。南縣。衡陽。耒陽等縣。

二 災况 五月二十四日。大雨如注。湘河驟漲。是晚長沙稅關水標至三十一英尺。二十五日晨。增至三十四英尺。是日天雖放晴。然水并未減。正午且增至三十四英尺八寸。午後更增至三十五英尺七寸。其時長沙知事及警察廳。雙方委員前往踏看。二十五日。據外北署報稱。昨夜江水漲至五尺餘高。轄地木碼頭。領事府。晴佳巷。鹽倉街。油鋪街。毛家橋。等處街道。水深一尺或二尺不等。芭蘆洲荒民棚戶。被水沖去數棟。幸未妨害生命等語。又據南區呈報。所轄永遠街自十七號起至二十五號止。水深尺餘。又學宮門上牆灣二號起。至二十七號止。水深二尺

餘。泉斯井一號起。至四號止。水深尺餘。居民多避居樓上等語。又據外南區呈報。所轄街巷。沿江一帶。地勢低下。所有居民房屋。均被水淹。當即督飭巡官率同長警。切實調查。旋據查得上六鋪街一號起。至一百三十號止。下六鋪街三十四號起。至六十四號止。楚湘街一號起。至百四十二號止。糞碼頭一號起。至九十四號止。古樓門一號起。至二十號止。古潭街一號起。至四十五號止。西湖橋一號起。至七十八號止。共計正戶附戶八百五十八戶。丁口三千七百九十四名。多被水圍。移居樓上。急於待賑等語。又據西區警察報稱。此次河水暴漲。職屬被淹者。落棚橋茨山街。約共二三十戶等語。二十七日。據商埠警署報稱。自昨日午後至本日。午後九時。約退水一尺二寸等語。又長沙縣屬之明道鎮安同心兩團境內報稱。該處被災居民約七百戶。被淹田畝。約計年可穫穀二萬石。沖潰圍隄。寬約二十餘丈。高約一丈有奇。云云。又據湘潭知事電稱。縣河於敬日晚間驟漲一丈。河正兩街。業已通流。後湖一帶。盡成澤國等語。其餘醴陵寧鄉湘陰等縣。均先後

報稱大水成災。而衡陽耒陽等縣。亦以天雨不時。田禾悉被淹壞。此湘省第一次水災情形也。

八月七日起。苦雨連旬。湘水復漲。據長沙關測水表所載。省河之水。已漲至海關尺二十六尺以外。又據長沙商埠警署報稱。此次河水復漲。日昨呈報。尙有高處未淹。茲查自昨日（七日）下午起。職轄全境。均被水淹。地勢高者深一尺餘。低者約三尺不等。署內被淹現約深二尺等語。又據北區警署報稱。轄地草牆灣螃蟹井一帶。均被水淹尺餘。或遷徙或樓居。暫無生命危險。房屋亦無傾倒情事等語。其時下游西水。亦同暴發。出口既經阻塞。遂至汜濫橫流。所有田禾。大蒙損害。沿河一帶。固遭淹沒。卽地勢較高處。亦因雨水過多。或禾苗霉爛。或穀粒發芽。而長沙縣屬之河西鎮。新康鎮。霞凝鄉等處。圍隄半多潰決。已熟之早稻。至因兵匪交乘。無人收穫。盡付東流。同時長沙西鄉之兵馬橋。及白沙洲等處。驟發蛟水。平地水深數尺。附近田禾。漂沒殆盡。并衝去廬舍。服物。生畜甚多云。湘潭水勢。河街固

已通流。正街亦多被淹。沿河各鄉。冲倒房屋尤屬不少。時有自該縣姜畚鎮來者。謂該鎮附近各地。如楊家港。落筆渡等處。自宵達旦。但聞水流澎湃聲。房屋倒塌聲。與災民呼救聲。互相應和而已。其慘狀可想見矣。華容縣屬。受災更慘。該縣瀨江負湖。地勢低下。八月十六日。江水暴漲。湖北石首縣之羅城垸。潰其櫃堤。顧復陳公西（俗呼王海）等垸連日潰決。縣河距堤面僅尺餘。與顧復垸交界數十里內之岡嶺。凡低窪處。盡行漫溢。十三日。縣屬王家垸之蔣家衝間堤。被顧復垸水衝潰。牽潰伍家垸正堤。官紳督夫搶護伍家垸間堤。功敗垂成。午後石首之洋河渡隄潰。河水陡漲丈餘。水勢建瓴。晚間北隄數十里。盡行漫溢。垸中哭聲震地。官紳及搶險垸夫。無不痛哭逃生。行至蔡田垸之萬庚市已潰數十丈。董家鋪艾家村等處。潰決百餘丈。護城十三垸盡行淹沒矣。（護城十三垸者。王家伍家張家凌溪濤湖蔡田。南蔡田。北安息。西護。三東護。三西護。三中護。三南官垸等是也。）由護城十三垸而下。城公南城。公北禹甸。東禹甸。西禹甸。北礮石。四垸劉濟。四垸

芷蘭種福等垸。勢如破竹。於十四十五兩日紛紛告潰。於是自王家垸之大王山起。至到濟垸下之石山門止。長約二百里。寬數十里。盡行氾溢。同日石首縣之陳公西垸。呼牯牛湖潰決。水勢長驅直入。中間歷華容東內鄉之六洲。大津日揚等數十垸。直抵監利縣境。長約百餘里。寬數十里。復由陳公西垸潰而南。自華容之何家瑞起。至朱渡山止。綿亘數十里。一片汪洋。其餘各鄉零星潰垸。不計其數。城上行舟。不見雉牒。居民升屋頂。緣樹末。而縣署暨各機關。均移至對河三里許之黃湖山。辦公。是變也。田廬邱墓。概付蕩如。人民死亡。尤難悉數。誠數百年未有之奇災也。常德縣屬。據該縣士紳呈稱。前陰歷七月初旬。淫雨連天。沅水澧水。同時暴漲。後鄉各村。浸成澤國。其潰決障垸。較去歲加多十數處。垂熟之穀。盡付洪流。又前後兩鄉。未潰之障。及偏坡地方。而潰淹甚重。平均計算。十成僅存二三。加以時雨時暘。穀盡生芽。所有收成。大半有名無實云云。則其被災亦最重也。湘陰前次大水。不過沖倒一二處圍隄。此次則一日之間。連潰六大隄垸。所以然者。上遊

之水。既建瓶直下。而新牆一帶。水又陡發。激而向上。至新牆稍上之處。與上遊之水相擊。勢益洶湧。故六大隄同時告潰。云。湘陰水勢既大。洞庭宣洩不及。汨羅之水。遂倒灌而至平江。加以該縣之大洞小洞等處。蛟水先後暴發。故平江水災亦大也。益陽居資水下遊。上通寶安。下達湘漢。此次連日大雨。而寶慶山洪。又復暴發。且上河一帶。多係小港。面積不寬。難於容積。上遊之水。建領直下。於是氾濫橫流。致將益邑甘溪港小河內紅合湖。孫家境。曲尺湖。各境。悉行衝倒。其餘如永豐。黃金。東興。十八千家等垸。亦幾至潰決。幸垸民極力搶護。得保安全。又資江上河。以煤炭木簍。爲大宗出產。茲以大水驟漲之故。將木簍衝散極多。又以木簍順流直下。力量甚爲充足。致將沿江一帶房屋。衝倒不少。而人民之因此溺斃者。亦所在皆是。

其餘寧鄉。安鄉。臨湘。南縣。沅江。漢壽。等縣。圍隄均多潰決。田廬牲畜。概付波臣。未被衝潰之田。亦因積水甚深。無從宣洩。以致穀穗生芽。收成大歉。均經省署彙呈

中央矣。此湘省第二次水災情形也。

三 賑濟 當第一次被水時。長沙知事姜濟寰警察廳長周斗山。會同出城勘視。

隨即進謁張督。報告水災情形。並請酌量撥款散放急賑。張督當即核准。撥發洋銀三千元。即日派員散放。以濟災黎。往年湘省遇有水災。沿城一帶居民。即多數遷居城頭。暫爲棲止。茲以軍事緊急之際。城上均有軍隊防守。並奉有張督命令。嚴禁災民登城。被災之家。遂無駐足之處。長沙郵務長鈕滿氏。覩此情形。甚爲不忍。特函由長沙。姜知事呈奉督軍核准。就城內酌撥公廟數所。以資安插。旋經指定銅鋪街萬壽宮。斗姥閣周氏祠。東長街大清宮瞿公廟。湯公廟。西長街觀音寺。坡子街福祿宮。并就小西門至草潮門一帶城垣。搭蓋棚屋。以爲容納難民之所。一面設立粥廠。一面舉辦平糶。而張督亦即呈電中央。報告詳情。並求急賑。電云。大總統國務院參陸處鈞鑒。湘省於本月二十四五日。大雨如注。滂沱不止。山洪暴發。陡然成災。省河泛濫。一片汪洋。省城四關。水深八尺餘。低窪之區。遭滅頂者。

指不勝屈。二十六日雖放晴光。而房屋陷沒。蕩折號呼。已成巨災。大兵之後。繼以波臣爲虐。小民困苦。言之酸鼻。災民之無衣無食來省求救者。日有五千人之多。堯已飭水陸警廳。會同長沙縣知事。搭蓋棚屋。俾災民得以棲息。一面設立粥廠賑救。以免流離失所。查長沙株州醴陵甯鄉湘陰湘潭各縣。均已成災。其他各縣。尙未報到。惟省垣倉谷空虛。小民待哺嗷嗷。惟有仰懇大總統總理速頒急賑。救此窮黎。無任迫切待命之至云云。五月三十一日。奉大總統令。據湖南督軍兼署省長。張敬堯電陳。本月二十四五兩日。湘省大雨如注。山洪暴發。省河漫溢。長沙株州醴陵湘潭甯鄉湘陰湘潭等縣。皆被水災。懇請速頒急賑。以惠窮黎等語。湘省兵燹之餘。繼以災侵。被難情形。殊堪憫悼。著財政部。迅撥銀三萬元。尅日匯交該兼省長。遴派妥員。趕赴災區核實散放此令。

第二次災區更廣。各該縣知事先後呈報災情。張督又復據情電陳府院。除報告詳情外。末稱湘省兵燹連年。人民已不堪其苦。各屬儲蓄穀米。損耗已罄。本年五

月長沙等縣方告水災。彼時節氣尙早。水退較速。雖有被淹。猶可再行補種。不意奇禍疊乘。陽侯肆虐。秋收有望。忽降鞠凶。各該縣產米最多。全湘恃爲命脈。一旦概遭巨浸。哀鴻遍野。待賑嗷嗷。目前之救濟。固已難籌。且值此時局未靖之秋。人民蕩析離居。流爲寇盜。後患方長。何堪設想。敬堯撫綏乏術。致戾天和。憫此災黎。曷勝悚懼。除令行道縣親往履勘成災分數。再行呈請分別蠲緩。一面先由地方設法散放急賑。安集災民。無任失所外。理合先將湘省各縣水災大概情形。電呈伏乞大總統總理俯念湘省兵燹之餘。沉災未澹。鴻施立沛。活此子遺。不勝迫切待命之至。云云。

此外除由各邑人士。文電交馳。請蠲募賑外。又經旅京湘人。聯名公呈政府。懇籌撥巨款。并援京畿水災辦法。請特簡大員。督辦湘省水災事宜。同時湘義賑會。亦電致熊督辦及諸同鄉。略云湘省浩劫。戰禍未已。洪水橫流。損失田禾。又逾萬萬。斗米八金。尙無可購。人將相食。蒿目徒傷。籲懇諸公。呈請政府。特派秉公兼辦湘

賑。以甦遺黎云云。又旅漢湘商亦於五月盡間。在長沙會館。開會集議。籌款賑恤。除由同幫當面認捐四千餘串外。公議在長沙會館設立籌賑事務所。又上海佛教慈善會亦經籌集鉅款。派員來湘。分途放散。其他各慈善團體均分途籌賑。加惠災黎。然因災區太廣。災情過重。集腋雖多。究屬車薪杯水。而前次中央所撥之三萬元。張督概以紙洋三元。折光洋一元散發。其時光洋市價每元合紙洋八九元。以此計之。中央頒發此區區之賑款。災民所得。猶不過三分之一。嗟乎。張督所謂爲民請命者。乃如是耳。

第六篇 民食

甲 米荒

湘省爲產米之區。湘潭、益陽、長沙、南州、華容等縣。向有盈餘。接濟他省。不謂去年奇災。釀成未曾有之浩劫。餓殍山積。流亡遍野。茲依當日各方面報告。敘述其大概情形。尤足令聞者酸鼻焉。

六年九月十八日。護法軍興於零陵。南北用兵。而湖南適當其衝。衡山、湘潭一帶。多受蹂躪。十一月十四日。傅良佐棄長沙而逃。南軍乘勝攻下岳州。潰兵北走。淫掠燒殺。平江、岳陽一帶。實受其禍。七年三月。吳佩孚、張敬堯反攻岳州。入長沙。南北苦戰。勝負互見。張懷芝率師自江西入。兵潰。瀏陽、醴陵、安仁、耒陽一帶。始無完土。人民痛苦。固不僅於米荒見之。而湖南米荒。特有可紀之處。則張敬堯入督湘省以後。戰線已移至衡永以上。保境息民。未始無術。乃復肆兵擄劫。擾亂金融。文武官兵。悉以土匪自居。哀哀湘民。乃真無術以自全矣。

茲將最近湖南米商。以票制紊亂。營業艱難。呈請官廳維持一文。照錄如下。以見大畧。

呈爲請求維持公食商艱。雙方兼顧。以免偏枯而保公安事。竊湖南票幣價格。一落千丈。日落日低。漫無底止。各行貨物。每拾價數倍出售。卒至不旬日間。而錢價又變。前日所賣之貨。至今日計之。不獨未獲利息。甚有折閱本金者。惟各碓戶爲尤甚。此猶就好普通票幣而言。若收受毛票暨破爛紙幣購穀不能。買鹽不得。零用不行。幾等無用。前鈞廳洞悉商艱。准其將所收爛票。繳換新票。迄今日久。多未領訖。縱給領有時。而緩不濟急。周轉不靈。諸多棘手。區區資本。力難支持。兼之近日以來。有一班身着制服。口稱與警廳買米。每石五塊。光洋落價。議定兌現。及將米送到。則勒用一色毛票。數不過七十串上下。甚至有分文未兌收條不給。略與爭論。不賞責隨之。卽老拳飽之。更有名是公家購買。實則挑送私宅。各碓戶受此痛苦。恐圖報復。未敢聲言。長此以往。難保不視錢財爲第二生命。因之激成變端。一發不可收拾。其影響所

及匪獨商業有妨。於大局不無關係。茲各確戶紛紛請願停業。同人等有代表全體之責。不敢作袖手之觀。理合將受損各確戶粘呈。公懇鈞廳俯賜察奪。迅示限制。以善其後而全營業。公私兩便。云云。

本地紳民以民食維艱。多方設法維持。爲政府者不惟不加保障。反從而蹂躪之。茲將七年六月長沙商會採辦米穀專員致某處函稿一件。照錄如下。以見政府之橫暴。暗無天日云。

弟等由南華各境採米共一百石。已於九月八日裝運到靖。指日可望到城。接濟米市。不料路逢採辦軍米人員。不詳何師何團。勒令全數交出。以應軍需。按石許給價四元六角。原價不敷。固不待言。而全城嗷嗷待哺之生靈。將置何地。是以飛函報告。懇在省城設法請政府保護。派人接米上城云云。

大宗米穀。被官廳勒收。猶可說也。乃有本地慈善紳士。開所施粥。養活待斃之民命。官廳竟勒令每所繳款萬元。以致無法解散。茲節錄岳陽友人來函。以見當時情形。

岳城被兵八九次。被燒大半邊。被殺數萬人。現在尚有沒死完的。沒有飯吃。由城紳發起。在四鄉覓米。設施粥所四處。一班餓極了的朋友。方喜有碗米湯吃。日昨丘八大爺以爲這般紳士。必是有錢。勒令每所繳款一萬元。方准開所。傳聞發起各紳已經溜了。

又省城士紳發起設立米鹽零賣所。以便民食而滿城之內。兵士橫行。釀成慘劇。茲將湘省某報紀事一段。抄載於下。按省城報館在淫威之下。尙有不敢說者。閱者須於言外求之。

嗚呼湘民之生計

米鹽零賣所發生慘劇

自改革以來。吾湘因政費支絀。一般大老先生。利用紙幣政策。此風一長。相沿成習。紙幣之價格愈落。湘民之生計愈窘。於是關心民瘼者。遂有米鹽零賣所之設。用意未嘗不善也。然斗大湘城。窮民居其大半。杯水車薪。何補於事。故自該所成立以來。人山人海。擁擠不堪。當局恐男女龐雜。易生事端。於是有男女分日之規定。思慮未

嘗不周到也。惟以供不應求。小民受惠未徧。嘗有鵠立終日。而未嘗購得一物者。且荏弱婦女。雜人叢中。熱汗直流。呼聲嘈雜。嘗有失鞋脫襪之事。並聞該局設立後。一般小竊。乘機闖入。施其探囊取物之手段。遺簪落釧。時有所聞。失物者往往坐地慘哭。令人不忍聽聞。嗚呼。小民求食之苦。一至於是言之殊覺酸楚也。

前日東區米鹽零賣所。發生慘劇。婦女死者三人。負傷者八人。該事之發生。由於一般糾糾之輩。乘機調戲婦女。或弄其乳。或接其唇。婦女畏若蛇蠍。紛紛退避。此數人者。力弱倒地。經萬足之踐踏。或死或傷。人不忍視。當由檢察廳勘驗在案。並由商會給死者喪費。每名南票一千串文。傷者調傷費。每名一百串文。在商會固是一片惻隱之心。然南票一千串文。僅足抵銅元數十串。小民之賣鹽米。原欲苟延殘喘也。今求生而得死。此其痛慘爲何如。縱得數十串之撫恤。在授者恩德莫大。而受者則人死不可復生。些微恤金。何足償其痛苦。記者述此。亦不覺淚涔涔下也。

此事發現後。忽有老婦數輩。嘖嘖贊羨曰。吾輩生不如死也。死者之家。得此恤金。猶

可以作數月之用途。吾輩風燭殘年。朝不保夕。倘因是而死。兒孫輩不爲無利。吾何不幸而不死哉。嗚呼。人死至慘事也。乃有人從旁健羨之。且以其死爲大幸。則生者之處境。必較死者爲尤難也。嗚呼老嫗之言。何其痛耶。

昨商會因發生此事。特停止購賣三日。將另覓寬大地點。以免擁擠之事。有某君語余曰。米鹽零賣所僅設四處。何其少也。以湘省之情形觀之。雖設四萬處亦不爲多也。余奇其言。固問之。某君曰。凡近日赴局購物者。不僅貧民已也。卽中人以上之家。亦有恃此局爲生活者。蓋近日票幣。破壞者多。一般錢商。擇精揀肥。異常挑剔。此種票幣。除米鹽零賣所收受外。別無用途。米商因錢商之挑剔。遂亦效尤。苟以普通票入店購米。若輩皆揚揚不睬。顧而言他。近聞米商商計百端。囤貨居奇。非袁世凱之頭顱。不足當其一盼。由是觀之。米商錢商之肉。其足食乎。倘當局猶以民命爲重也。其亟誅此。妨害民生之蠹賊。

草此稿甫竟。忽接署名傷心人來函一通。附錄如下。可以知米鹽零賣所之內幕。原

文云。逕啓者商會組織米鹽零糶局原屬救濟貧民善舉。莫不贊美。乃近聞在場經理辦事之人。具有熱心。實事求是者。固不乏人。然藉此盤剝居奇。暗中漁利者。亦屬不少。此等喪絕良心。應遭天譴之輩。原不足勞我筆誅。但負辦理此舉之一片初心。貧民無所得其實惠。可惜尤可恨耳。訪聞各零賣局近日情形。每處不免故爲遲緩。時間迫促。致被擠喪命者。日有所聞。而其實則暗中出新票五五折收買爛票。以作繳商會之數。其米鹽則實爲若輩所偷賣。獲利不可數計。本擬實指其名。以伸公憤。姑從寬隱。以冀其速發天良耳。請貴報立賜登載。共鋤奸惡爲盼。

以上所紀。專就省城而論。至於外縣荒象。多與兵災相連。不備載。

乙 鹽荒

湖南地不產鹽。仰給淮引。除湘西邊境稍有川鹽入境。湘南邊境稍有淮鹽入境外。主要來源。究在淮場。故通江各境。運輸較易。自無鹽荒之憂。西路辰沅以上。中路寶慶以上。南路衡州以上。灘乾水淺。時患脫檔。然以川粵之補助。禍未烈焉。自張敬堯

督湘用一窮極無聊愛錢如命之劉信誠爲樞運局長。而奇災始肇。劉到任伊始。查湘省積鹽無多。不但不趕籌接運。反利用此爲發財之計。將全岸鹽引集中於省會一隅。外縣局所儼同虛設。全省人民需鹽。必來省城購買。伊乃坐地敲詐。每鹽一担。收牌價八元四角以外。開倉有費。起票有費。起運有費。領護照有費。巧立名目。層層剝蝕。每鹽一担。浮收至十三元以上。湘省月銷引鹽三十票。票四千担。共計一十二萬担。劉氏私囊每月收入。近六十萬元。聞此項分肥。不只劉氏一人。自張敬堯本身。以至其妻妾婢僕。兄弟叔姪。皆有沾染。故劉誠信每大言於人。我之爲此。係奉命而然。我實不得一錢。實際如何。亦難盡知。由此鹽荒之聲。自省城以迄各縣。無處不聞。最奇者張敬堯之弟敬湯。自稱鹽務督辦。凡民人由樞運局購得之鹽。運至中途。往往被其扣留。指爲私漏。重罰嚴辦。鹽斤沒收。人民慄慄。不敢出頭多購。甘心淡食。吁以民生日用必需之品。而橫征暴斂。斷絕來源至此。地球萬國。寧復有可與比倫之惡政府哉。茲將節次由湘省所得報告。照錄於下。以備參閱。

湘鹽之無形罷市

十月申報長沙通訊。湘省各鹽號。自舊歷九月中旬以來。忽全體爲無形之罷市。或緊閉店門。而於門首標以清理賬目暫停營業字樣。或用鐵皮及紅紙。將招牌蒙罩。或將鹽號改爲字號。或將招牌全行摘落。就此現象觀察。儼若鹽荒。而細加調查。鹽引並未脫檔。鹽倉所存鹽觔。爲數尙屬不少。其所以有此現象者。其原因如下。(一)湘省自舊曆秋節以後。爛票充斥。市面交易。無不以爛票爲媒介。現幣固久已絕無。僅有。卽新票亦如鳳毛麟角。鹽號向局購鹽。非光洋不可。而以爛票兌換光洋。則極爲困難。各鹽號所收積之爛票。多者數萬。少亦數千。前經全體呈請督軍轉飭銀行兌換新票。而迄今日久。並未奉到批示。彼等以成本攸關。不得不暫停貿易。(二)向局購鹽。不僅須一律光洋。且鹽價無故日漲。從前定價。每包僅八元四角有零。但須照價繳足。卽可扯票起鹽。自本年五月以來。鹽價卽逐漸增漲。近則每包須十二三元以外。(惟所填發票。仍祇八元幾角幾分。)至舊曆中秋。某局且派人向各鹽號索取。

節費。每家須光洋二百元。各鹽商以規費既多。成本即巨。而售出鹽觔。又不能特別漲價。有此困難。亦祇得暫出於停買之一途。(二)近數月來。以鹽觔缺乏。權運局特爲規定。各鹽號每日每家祇准售鹽六包。需鹽者多。異常擁擠。加以省城軍隊雲集。多數恃強購買。有鹽則購不給錢。無鹽則遍室搜索。內外不分。稍不遂意。即行用武。省城湘裕福鹽號竟有被刃傷店夥之事。(該夥友姓文受傷頗重。僅能免性命之憂。)因之各鹽商異常恐懼。深恐釀成命案。致遭拖累。不如暫停營業。以免意外。有這種種原由。故有全體罷市之舉。惟此究非長久之計。不能不另籌方法。故各鹽商已數次會議。對於某局。則公推代表與之交涉。務懇將節敬等費。一律蠲免。並一面公呈商會。請轉呈督軍。或飭權運局。多派鹽觔。任其銷賣。或另立軍界賣鹽所。專濟軍需。以免兵民混雜。致生意外。聞商會業已據情轉呈軍署。尙未知若何批示也。

湘省鹽荒紀實

十月時報長沙通訊。湘省近日以來。長沙湘潭等屬忽然發現鹽荒。惟鹽倉所存之

鹽。爲數尙屬不少。乃長潭各鹽號。竟一體爲無形之罷市。或推清理賬目。停止營業。或將鹽號之鹽字撤去。而緊閉店門。或將鐵皮及紅紙朦其市招。或竟將招牌全行摘落。以致有錢無市。商民均有淡食之憂。顧既非鹽引脫檔。而乃有此現象者。一則因鹽商向局購鹽。非一律光洋不可。而自中秋以來。爛票充斥。不獨現洋銅元。有如鳳毛麟角。卽求一完整之票。亦不可得。以爛票轉購光洋。極爲困難。各鹽號所收爛票。絕無銷路。多者數萬串。少亦數百串。成本攸關。自不得不暫行停買。且北軍購買鹽斤。多不給值。稍不遂意。必至行兇。此尤不得不暫停營業。以免生命上之危險。一則因向來向局購鹽。每包僅需洋八元四五角之譜。自本年五月以後。價值漸增。現在每包已增至十三元左右。而所給發票。仍祇照填原價。此則於無形之中。已每包增漲四元以外。不特此也。當舊歷中秋以前。某局且向各鹽商需索節費。每家須出洋二百元。各鹽號以規費過多。成本太巨。既不能將鹽價特別增加。而又非照納規費。不能扯票起鹽。無可如何。則惟有停止交易。但停買祇能爲一時之計。萬難長久。

因之各鹽號遂迭次會議。除與某局極力交涉。請免繳節費外。並於日昨具呈商會云。竊商等在省開設鹽號。歷有年所。向章在鹽局購鹽。並無限制。迨本年陰歷五月以來。局因鹽乏。每日每店限定銷鹽六包。間日打起票一次。星期國慶等日。向不開倉出鹽。秋節以後。因爛票充斥。周轉無由。停買者亦復不少。以致賣鹽之店愈少。而購鹽之戶愈多。故每日各商等售鹽。異常擁擠。男婦交爭。危險萬狀。尤可慮者。現值戰爭未休之時。兵士雲集。購鹽紛紛。兵民不分。弊竇百出。無鹽則遍室搜尋。無分內外。有鹽則任意購買。不限多少。或給以爛票。或恃強取去。竟不給一錢。稍不遂意。必至行兇。昨裕湘福因店中缺鹽。兵士壓買。遂語言衝突。被刀傷店夥一人。業經報告警署在案。雖蒙偵緝。市面已大受恐慌。竊思商等貿易。均係集股而成。店中夥友。籍貫不一。一旦釀成命案。甯能堪此拖累。前商等以購買油鹽。均要現洋。當以資本有限。爛票無窮。兌換無途。周轉無術。具呈在案。未蒙批示。茲復遭此蹂躪。更無立足之地。祇得迫呈會長台前。仰懇轉呈督座或飭權運局多派鹽斤。任其銷賣。以免擁擠。

或另立軍界賣鹽所。專濟軍需。以免兵民混雜。致生意外之虞。商等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聞此呈已由該會張會長據情轉呈督軍。尙未知若何批示。

購鹽之風潮

又訊十月十四日。上午西長街湘裕福鹽號。因不肯賣鹽。致購者擁擠。有着灰色服者二人。亦因購鹽未得。遂向該店內搜索。在樓上搜出鹽兩包。二人大怒。卽以小刀二柄。刺傷該店夥文厚昌左腿。穿入骨內。當時血流量倒。二人揚長而去。現已將文厚昌送紅十字會醫治。該店主王繼雲已呈請商會設法維持。近日遍走城內。竟無一處有鹽見購。人民將有淡食之虞矣。



第七篇 學校

張督敬堯。治湘無狀。抵任數月。百務俱凋。而教育一端。尤形萎敗。被兵各屬。如醴陵等縣。男女學校。蕩毀無存。停滯經年。莫謀恢復。固無論矣。省垣各校。大半變爲兵房。假後開學。迭經校長要求退出。置若罔聞。第一師範學校。爲張敬湯新編之混成旅所駐。僅餘寢室二棟。教室三間。事務室一間。權歸校用。該校學生人等。四百有奇。逼處一隅。至無餘隙。而獸性軍人。故妨課務。喧囂終日。糞遺滿地。穢氣蒸鬱。流爲疫癘。開學未及一月。學生病者至五十餘人。死者二人。教員蒞校。門卒對之。備加侮辱。極於不堪。遂以辭職。一期未終。教師屢易。種種困苦。呈明張督。終於無效。乙種工校。亦久駐兵。僅有小室數間。勉爲授課。而工場實習。坐付闕如。學生餐宿。皆寄校外。幼齡學子。日夕出入。輒爲兵窘。往往執而倒懸。以爲笑樂。跌破頭足。時有所聞。長沙師校。爲毛思忠一團所駐。橫恣尤甚。及其奉調他往。校中器物。毀損所餘。盡被搬去。軍中無用。轉以賣人。以上各情。凡經駐兵之校。大率如此。呈之張督。均弗顧也。至於公立

各校及私校之恃政府津貼者。開學數月。不予一錢。校長請求無效。借貸亦窮。欲罷不能。數辭不獲。遲之又久。至於斷炊。乃有議將校地抵款外國銀行者。（第一師校擬將操坪餘地抵押中日銀行）其艱困可想見矣。男女師範兩校。學費固所不收。而膳費亦歸校備。故其情尤苦。延至十二月間。省署始將該兩校九月份經費通知書發下。比持赴裕湘銀行請領。初仍固拒。聲稱無款可發。繼則以收回未燬之爛票應之。經該校長忍辱要求。改發新票。至於再三。繼之以哭。始允發給半數。其時洋銀市價每元合銅元票幣廿二三串。該行猶以每元六串折發。直不啻減少常年經費四分之三矣。計自九月開學以來。迄於年終。領得之款。如是而已。其他各校。則并一紙通知書亦有未予者。各校長先後呈辭省署。及函呈教育部不下數十次。文約數十萬言。茲節錄二三。以見張督摧殘教育之真相云。

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王鳳昌三次請調遷駐校軍隊呈省長文

呈爲奉。令遵辦懇咨調遷駐軍以維學校事。案奉六五零四號訓令。內開奉

大總統令開凡軍事借用學校。務卽設法遷移。自應恪遵。力圖恢復。除本署直轄各教育機關。迅速設法整理維持。暨咨請督軍公署轉飭駐紮各教育機關軍隊。一律遷移外。合行令知等因。仰見尊重教育維持學校之盛心。循誦再三。莫名欽感。竊本校自南北構兵以來。迭經軍隊駐紮。然時移勢異。旋卽他遷。本年二月。國軍蒞湖屯駐大部於此。遂佔全校房屋四分之三。鳳昌自秋季接辦。以奉令限期開學。迭次呈請設法遷調。並蒙派員同向該部直接與之磋商。始終未邀退讓。時以戰雲方急。疑或有軍事關係。未便潰陳。不得已因陋就簡。縮小範圍。將教室自修。合併爲一。膳廳寢室。局促不堪。人衆擁擠。空氣惡濁。以致疾疫流行。先後病斃學生兩人。鳳昌任職無能。深用內疚。夫軍學之性質。其事勢不能相同。本校屋多西式。軍學雜處。畛域難分。妨礙滋甚。學校主清潔。而馬矢積於階檐。學校主肅靜。而講誦常聞戲曲。他如烹茶汲水。取攜自由。應之無方。拒之不敢。此不獨表面之形式。多見凌亂。卽內部之秩序。亦難整齊。優游及今。一之已甚。至於房屋器具。尤令人目擊心傷。蓋長官雖屬

賢明。而軍士每圖便利。以故雕梁畫棟。半作樵薪。地板窗門。亦供炊爨。壁餘墼立。室僅蓋張。如校內之盥療各處。既倒壓堪虞。山間之憩息遊亭。且拆燒殆盡。他如牀鋪桌椅。往往供不應求。久假不歸。終成烏有。而駐軍在此。已壞者不便修葺。未壞者尚恐傾敝。脫不幸大厦崩摧。誰任其咎耶。即謂將來修理。可向公家賠償。而溯厥財源。終屬人民膏血。十載經營。殊爲可惜。萬金恢復。亦未易言。現值統一有期。防軍撤退。近城無必阨之險。各處多可駐之房。而教育機關。即當從新整理。若遷延時日。學校兵房。名實莫辨。則雙方榮譽。均有損傷。大總統洞燭遠方。我省長關垂庶政。明令旣頒。奉行惟實。仍不請求遷駐。上無以副國家作育之意。下無以慰士子向學之誠。負咎尤多。實深惶懼。爲此呈懇鈞署察核。希即咨請軍署。令催駐軍。尅日覓地遷駐。一面派員查勘。以便估資修理。藉符原令。而維學校。深爲德便。

公立法政專門學校校長徐光謨辭職呈省長文

呈爲才疏力薄。懇予免職事。緣校長自民國五年七月受委。供職以來。矢慎矢勤。不

敢稍懈。本年三月。南兵潰退。迄今數月之久。茹苦含辛。勉支危局。方冀秩序漸定。得體鈞座維持教育之心。現以力盡精疲。若再戀棧。勢必至負鈞座之裁成。慄慄爲懼。謹將下情。爲鈞座陳之一。本校聘任教員。每月薪資。均以鐘點計算。每月每員至多者。不過七十二元。少者僅十六元。以七十二元之法價。每元六串計算。票錢四百三十四千。折合光洋十六元有零。至十六元者。折合現光洋僅三元有零。查江蘇小學教員。且每月二十餘元。湖南各署工役。亦多有八元者。以專門學校之教員。多者不及外省之小學教員。少者不及本省官署之工役。言之自慚。非特教員之生活。不能維持。而個人之感情。至今亦不能勉強留各教員。使盡此義務。此不能不辭職之原因一也。二、法政學校。比之工商業各校。責任更重。以工商業各校。學科不良。其影響不過及於學生一身。而法政學科不良。大之影響於國家。小亦影響於社會。且歐戰告終。世界之潮流太變。則法政各科之學說。亦必隨之而更張。若仍默守陳說。是學說後國家社會而進步。殊與歐美學說先國家社會進步之原理相反。然欲學說之進

步。必教員專心壹志。搜羅歐美學者之主張而斷論之方可。此種教員生活之程度必高。應用之書籍必富。非月有數百元之薪金。決不易聘。今每月薪金。多僅十餘元。學校待教員如此之刻薄。而欲責教員之專心壹志。從事於教科。豈其能哉。長此因循。非獨遺誤莘莘學子。恐遺誤國家前途更大。此校長不能不辭職之原因二也。三、學校必養其尊嚴。方足以堅學子信仰之心。勵其勤勉之志。故此次京師專門以上學校校長會議。大總統覬見之時。優禮相待。亦是意也。今以九月份領款之事。命會計員持通知書向裕湘銀行領取。至二十餘日之久。不得要領。校長因親往謁裕湘銀行總理。拒不延見。並行員亦無理相加。衛兵則厲色相向。且敢於領款證書上加蓋過期作廢字樣藍色印章。直視校長若奴隸。視領款若乞丐。及至發款時則不獨每元折票錢六串。而一半爲新票。一半仍是爛票。校長等如獲石田。既受銀行之侮辱。復得無用之爛票。學校之尊嚴何在。猶自覩顏人師。清夜自慚。此不得不辭職之原因三也。四、本校爲法政專門學校。若不遵由法律。則國家法律。將更無人遵守。前

奉鈞署令開本年預算仍適用上年預算。查本校每月應支辦公費爲九十餘元。以每元六串票錢折合僅五百四十餘串。而工役十六人每月每人火食現光洋二元。折票錢近五十串。是工役十六人之火食。每月應支八百餘串。盡以辦公費補工役火食。尙差三百餘串。以此類推。將來超過預算。不知若干。是校長受盡艱辛。將來仍須受違法處分。並當賠償公款。此不得不辭職之原因四也。五、校長所出之領款憑單。皆書以光洋。而裕湘銀行所發。又皆爛票。爛票與舊票者爲七折。舊票與新票者又爲七折。新票之法價與市價者又爲四折。是校長所領每元僅四分之一。而裕湘銀行將來報銷。仍可作爲光洋。學校受虛名。得超過預算之實禍。裕湘銀行受實惠。並博維持教育之美名。利害相衡。不平特甚。此不得不辭職之原因五也。上年奉鈞署及教育部令嚴禁學校放寒假。此事校長左右爲難。若放寒假。非特有違上令。而商款結束。教員歸家度歲。需錢均無從應付。若僅放年假。而各種費用。商人不能賒欠。並催前項欠款。以上問題。解決無方。此不能不辭職之原因六也。現本校虧欠約

近千元。加以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應領經費約四千餘元。理合備文呈前鈞署准予辭職。速遴能員接替。以重教務。實爲公便。

高等工業學校校長賓步程辭職呈省長文

呈爲維持校困。智盡能索。懇請核准。另委賢能以資接替而重校務事。竊本校遵令於九月二日開學。所有九月十月十一月三個月經費。均按照規定數目。造具預算。填註請款憑單。先後呈鈞署。諒蒙察核。數月以來。校款虛懸。而各項開支不得因此停頓。除由步程墊出現光洋二千元。并在各處借用現光洋三千餘元外。其待付之數。指不勝屈。教員薪俸。自開學日起至十一月底止。共三個月。約計現光洋萬五千餘元。刻下絨索面催。日不暇給。其餘職員薪俸及工役工食三個月。約計五千餘元。辦公及雜費三個月。約計一千九百餘元。均無款項可支。尤困難者。本校教員。均聘自外省及外洋。與他校教員係由本省人擔任者稍異。當訂聘之時。註明以現洋按月致送。除外洋教員薪俸已呈奉鈞署核准每月搭發現光洋外。所有外省教員

九月份薪俸。若照法價領取。由校購合現洋致送。僅能敷三分之一。其相差之三分之二。尙在虧短之數。况九月份額金。至今尙未發下。將來領出時。票價能否不再低落。實難預料。票價愈低。虧短愈鉅。每念及此。焦灼萬分。而十月十一月兩月分額金。此時更無論矣。至日豐洋行代購藥品之費。業於前月呈奉鈞署核准。令行財政廳照發。本校六年度臨時費項下光洋五千元。通知書在案。迄今已四星期。尙未領出。而該洋行自交貨後。提起質問。已十餘次。如再延欠。難免不無交涉。其他慎昌洋行代購藥品之費。華昌公司代購圖書儀器之費。暨漢口各五金號之貨價。截至本年六月止。約計共欠付光洋九千餘元。除由步程私人墊付三千餘元外。其餘六千餘元。均在各處挪借付訖。是此項經費。應由本校六年度臨時費項下領付。方清手續。又本年度欠付楚怡工業學校鍋爐代價現光洋二千六百元。疊經該校緘催。尙難設法應付。步程丁茲校困。已趨極端。百孔千瘡。彌補乏術。即使暫行停辦。亦非有大宗款項。不能結束。且按照各教員關約附件。如學校因事停辦時。外省教員每月仍

送半薪。外洋教員每月仍送全薪。至下年六月底約滿時止。並加送來往川資。則學校此後之損失。直等於虛牝之擲。甚爲可惜。思維再四。莫展一籌。來日大艱。深虞蚊負。畏難而退。昔人所譏。然才疎益見任重。有欲不避賢路而不得者。懇請核准迅委賢員接替。校務藉資維持。至步程本年度墊用現光洋二千元。及六年度墊用現光洋三千餘元。暨本年度在各處借用現光洋三千餘元。及六年度在各處借用現光洋六千餘元。合計現光洋一萬四千餘元。請由鈞署於本校六年度欠領臨時費現光洋一萬四千元。暨本年九月十月十一月三個月應領額金二萬二千餘元內。分別發還。以資應付。其如何俯賜俞允之處。出自逾格施行。所有維持校困智盡能索。懇請核准。另委賢能以資接替而重校務各緣由。理合備文呈候鈞署核准令遵。不勝迫切之至。

六校長聯名辭職呈省長文

湖南公立商業專門學校校長湯松。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王鳳昌。湖南省

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長馬晉義。湖南省立第一甲種農業學校校長陳建中。湖南省立第一工業學校校長蔡湘。湖南省立藝徒學校校長陳聯芳。呈爲力難勝任。公呈辭職。懇予另委賢能。以維教育事。竊校長等濫竽學界。本梓桑敬恭之誼。體政府作育之心。風雨鷄鳴。時虞隕越。本年春夏之際。南軍潰退。省會秩序失常。校長等爲維持學務鎮靜人心起見。與職教員互相勸勉。安集生徒。烽火雖驚。弦歌未輟。逮國軍蒞省。督軍兼任省長。疊經校長呈報學校困難情形。仰邀鑒核。陸續補發經費。雖發款數目。不無減折之處。賴各職教員共念時艱。並感大署維持之苦衷。縮食節衣。不辭勞瘁。校長等幸免覆餗。以迄於今。惟是自遵大署訓令第一零零一號。於九月開學以來。兩月有餘。而承大署核准九十兩月份經費未獲領到。曾於十一月初二日公呈懇予令財政廳按期照裕湘銀行牌價折發湖南銀行新錢票等情在案。現尙未蒙批示。除九月份經費。僅兩師範學校領有財政廳發款通知書。而款仍未領到外。其餘各校並發款通知。亦尙未收。校長應付已窮。學校岌岌不可終日。此爲事

實所迫。不能不辭職者一。教育之道。示信爲先。此次遵照明令。由各校聘請職教員。召集學生。並徵集本學期學費。現開學已逾兩月。職教員及學生恪守校規。不改厥常。而學校對於約載月薪。不獨不能如期。抑且曠時太久。屢約屢爽。職教員爲內顧計。致有奔走稱貸。以免斷炊者。倘再稍事遷延。勢必不能到校授課。學生師承無自。渙散可虞。學校既聘召於先。不能維持於後。信用一失。補救無從。此爲信用不孚。不能不辭職者二。校長束髮受書。稍明大義。當此學校經費支絀之時。豈敢不竭盡棉薄。勉爲其難。祇以旬日以來。學校困難情形。較前更甚。校長等智窮力絀。既不能於學校窘狀。有所裨益。倘猶不知警惕。呈請辭職。懇予另委賢能。教育前途。勢將瀕於危殆。其何以仰副政府付託之重。與父老期許之殷。此種微忱。諒承垂察。至校長在職以前。每月應領經常經費。暨因軍隊駐校所受損失。已經修繕墊付之臨時經費。仍請早予核發。俾清手續。再者各校困難情形。已於前述。倘逾旬日。尙無善後辦法。關於學校進行上。難免不受影響。校長無力負責。惟有仰祈大署迅予委任賢能接

替。以維教育。實爲學便。所有力難勝任。公呈辭職。懇予另委賢能以維教育。各緣由。理合聯銜公呈。爲此呈乞核奪施行。

十五校校長呈教育部函

總次長先生道鑒。敬啓者。湖南自軍興以來。教育前途。殊多阻礙。本年四月。南軍潰退之際。秩序紊亂。省教育會爲維持學務。鎮靜人心起見。集合省會各學校校長會議。議決學生一律上課。以維現狀。而待清時。校長等暨各校職教員。勉強支持。幸未至於停課。就中卽有停頓者。亦以軍隊駐紮校內。絃講無地之故。並非員生之散逸也。逮國軍蒞省。中央任命省長以來。政府亦予以維持。陸續補發學款。雖公私立各校實支經費或津貼數目。均有減折。校長等與各職教員。以道義相維。仍復繼續進行。暑假中奉湖南省長公署訓令第一零零一號。內開限各校於九月內一律開學等因。校長等遵卽於限內催促職教員到校。召集學生。一律開學。迄今兩月。而各校經費及津貼尙未分文具領。各校困難已達極點。而其困難之處。厥有二端。茲特一

一呈之。尙祈垂察。查各校職教員薪脩。師範學校學生膳費。專門暨各實業學校之實習原料消耗品講義及其他一切辦公費。在在需錢。就中聘有外國或外省職教員者。旅居僑寓。需用尤殷。初由校長等稱貸借賒。稍資挹注。爲時既久。羅掘俱窮。避債斷炊。勢迫眉睫。此困難關於發款時期遲緩者一。湖南省城自湖南銀行停止營業後。該行所發行錢洋票。價格驟低。經省長公署規定光洋一元。折合湖南銀行票錢六串。票洋三元。名曰法價。各校經費及津貼。均光洋法價折發。該行票幣在案。其實市面交易。無論購國內外省外之貨。商界僉以光洋實扣。非明加物價。卽以光洋補水爲辭。此種暗虧。在法價未廢止以前。已不能免。前月湖南警察廳業出佈告。係奉湖南省長公署諭令廢止法價。無論公私及市面出入。一以湖南裕湘銀行所懸牌價爲憑。而本月發給各校八月份經費時。已在法價廢止之後。所發之款。仍以法價折支。暗虧之餘。加以明損。入不敷出。負累何堪。至九月份經費及津貼。現尙未奉發通知書。預計具領時更距法價廢止之日遙。而裕湘銀行牌價光洋一元須折

合湖南銀行新票錢十餘串。嗣光洋價尤有日增之勢。若九月份款仍照法價（即票錢六串作光洋一元）計算。則校款不啻對折。而市面物價之增高。光洋補水之暗耗。猶不與焉。事勢如斯。將何以補救。此困難關於發款預算損虧者二。湖南銀行幣制。除銀票外。有洋票錢票二種票。又有新票舊票之分。近日湖南裕湘銀行牌示之價。則以錢票爲標準。稱光洋一元合新票錢十串。舊票十二串之譜。而舊票合光洋一元所需恆過於新票。至湖南省城市面。舊票在前月時期。尙覺可以流通。現則舊票購物。則各商店非明拒不收。卽以無貨可售。暗示拒絕。七八兩月經費。均係舊票。且係破爛者。使用綦難。不得已貼水交易。或至廢棄。近則市面不用舊票之程度。較前更甚。而九月份又爲奉令開學上課之後。較七八兩月份之款遽增。若仍發給舊錢票。各校職教員及校丁等得此薪給。幾無從易一米一衣。如獲石田。何能力作。此困難關於發款流通停滯者三。以上所陳。均爲實在情形。不得不爲分內之冀望。撮言其要。惟有請求湖南省長公署令財政廳准令自各校九月一律開學以後。并

私立各校經費及津貼各款。按照湖南裕湘銀行牌價。以湖南銀行新票錢折發。俾應公私立各校緩急。以免虧累而便流通。倘得如此維持。各校庶蒙實惠。凡此種種困難。疊經校長等除聯銜呈明湖南省長外。並經面呈政務廳長。在政府當局。對於學款固經籌畫維持。惟是本學年開學兩月於茲。並未領得經費或津貼分文。加以七八兩月。除少數留校職員尙經領有減折月薪外。其餘多數職員及全體教員。向例應領全俸或半俸者。本年均予停給。職教員多數有四閱月未領薪脩者。現湘省百物昂貴。斗米值湖南紙幣六千。學界素以清苦聞。當此時窘內顧之憂。其影響及於教育。在所難免。校長等心餘力絀。誠恐隕越致違大部興學作人之盛心。伏思學校以經費爲本原。長此因循。公私岌岌。何可終日。謹聯名緘呈左右。尙冀大部於統籌全局之餘。眷念南邦教育現況。予以電請。湖南省長劃定教育經費。令行湖南裕湘銀行。自九月起。以新票折發公私各校經費及津貼。必經常費有定制。庶維持不爲具文。湘省學校存廢之關。間不容髮。校長等身肩鉅任。目擊時艱。不能不爲湖湘

子弟。籲懇

大部之玉成也。臨穎不勝迫切延企之至。公立商業專門學校校長湯松。公立政法專門學校校長徐長楨。公立工業專門學校校長賓步程。省立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王鳳昌。省立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長馬晉羲。省立第一中學校校長黃振。省立第一甲種農業學校校長陳建中。省立第一甲種工業學校校長蔡湘。私立明德學校校長胡元傑。私立修業學校校長彭國鈞。私立周南女學校校長朱劍凡。私立妙高峯中學校校長方克剛。私立嶽雲中學校校長何炳麟。私立兌澤中學校校長李樹燊同啓。

九校長聯名繳印辭職呈省長文

湖南公立商業專門學校校長湯松。工業專門學校校長賓步程。政法專門學校校長徐長楨。第一師範學校校長王鳳昌。第一女子師範學校校長馬晉羲。甲種工業學校校長蔡湘。甲種農業學校校長陳建中。第一中學校校長黃振。藝徒學校校長

陳聯芳等。呈爲校款無着勢難支持。特謹將校印彙繳。公懇核准卸職事。竊校長等承辦校務。數載於茲。對於管教等事。悉心整理。無敢或疎。惟本學期自遵令開學以來。各校應領額金未蒙發給。曾將困難情形。呈請核准卸職。猥奉慰留之令。益深艱短之虞。比時以九月份款項。不日即可照領。復查鈞署電復教育部。有九月份經費。已經發出。十月份經費。正在籌措之文。以故勉任其難。不敢再瀆聽聽。乃財政廳發出九月份各校領款通知書。而裕湘銀行推延不付。始則曰俟金庫交款。繼則曰俟新票來湘。日復一日。迄今已近一月。除照數領出者。僅一二學校外。其他各校有全未領動者。有未及領十分之一者。似此校款虛懸。辦理實屬棘手。且法定價額。取銷已久。而此時仍以票錢六千作光洋之代價。相差不啻倍蓰。此項損失。應加何設法彌補。方免牽掣。再四思維。殊深焦急。况本學期結束在邇。積欠如山。教員有履約之要求。商家有結賬之請迫。左支右絀。莫展一籌。而下學期繼續開學。應行設備之事。未便視爲緩圖。進行既非校長等能力之所及。停辦又違鈞署維持之本意。復值茲

連年兵燹。庫帑空虛。與其坐視偏枯。不如退避賢路之爲愈也。不揣冒昧。謹將校印繳呈。伏懇鈞署核准。迅簡賢能。接替校務。至各校墊用之款。均有數可稽。請由鈞署令飭財政廳將十二月以前各校應領之款。如數填發通知書。並一面令飭裕湘銀行照額發給。以便領付。俾校長等早卸仔肩。是則校長等所禱祀以求之者耳。所有校款無着勢難支持。謹將校印彙繳公懇核准卸職各緣由。理合備文檢同各校校印呈懇鈞署。俯賜查驗指示。祇遵。實爲公便。

節觀上錄各件。湘校現狀。已可概見。雖畏張督淫威。未敢顯言其謬。然已憤溢於辭矣。各校長既屢呈省署無效。乃呈懇教育部設法救濟。旋部電張督云。頃據湖南公私立各校校長賓步程等。呈稱湘省各校數月經費未發。困苦情形。迫不及待。又稟銀折按市值。僅三分之一。各校人心激昂。恐致停閉。請急設法救濟等情。查湘地迭罹兵燹。財政竭蹶。固屬實情。惟維持教育。尤爲綏靖人心之至計。務令飭廳妥速設法措款接濟。以維現狀。實紉公誼。特電奉懇。並候覆示。至盼云云。張督奉電咨覆云。

爲咨覆事案准貴部支電開云云等因准此。查湘省迭經兵燹。西南各縣。未盡統一。正雜各稅。收入寥寥。各校經費未能按月發給。無可諱言。九月份經費。現提小學教員年功加俸基金挪發。暫應急需。仍限財政廳於本年內如數籌還。以維原案。至十月以後學款。前定紙幣價格。業已取銷。或逕發現洋。或照市價折發票洋票錢。除令財政廳切實籌畫。源源接濟外。相應咨覆。查照爲荷云云。

按張督咨部文內。稱現提小學教員年功加俸基金挪發。暫應急需。又稱正雜各稅。收入寥寥各節。查其時僅男女兩師範。領得九月份經費之半數。其餘各校。概未發給。且張督增加師旅。需餉浩繁。而裕湘銀行所存現款。復視爲私產。略不動用。學款之無着。又豈因收入寥寥耶。張乃飾辭報部。各校長聞而益憤。於是有九校長聯名。繳印辭職之事。并復函呈教育部。懇請辭職。又由部致電張督。略云。頃據湖南商業專校等校長函呈。各校經費支絀。力難維持。懇准辭職等情。查湘省雖經兵燹。惟各校長若同時辭職。教育前途。影響甚大。前准咨開九月份經費業經發給。嗣後源源接

濟各等因。仍請貴省長迅爲切實維持。至紹公誼云云。張督旣得電。仍不聞有所救濟。蓋於部文。固弁髦視之矣。至於縣立聯合及完全私立各校。皆因軍事發生。金融紊亂。影響所及。勢亦難支。且學生怵於軍人之橫暴。多轉入外國人所立之校。或竟退學歸家。聞北門外穆女教士。已擬於省城建造房屋。開立師範學校云。倘大局不早解決。張督不卽去湘。今年各校。鮮能續辦。而吾湘教育權。且盡落外人之手矣。嗚呼。



第八篇 呼籲

(一) 電報

熊希齡等籌辦湘賑電

各報館鑒。湘省連年慘被兵災。加以歲收歉薄。金融涸絕。近頃各報登載。想已早在洞鑒之中。去冬衡寶戰事。此去彼來。再三蹂躪。鋒燹所及。井里爲墟。旅京湘人。方擬發起募賑。徒以戰爭方劇。著手無從。未幾長沙告陷。戰局蔓延。伏莽四興。東及岳陽。西連沅澧。南盡桂郴。人民竄伏山谷。室家破毀。耕作全荒。慘狀至不忍言。昨今連接湘中函電。斗米價至五金。自通都以逮僻壤。紙幣充斥。糶運不通。男女老幼。闔門餓斃者。無處無之。今幸長岳連復。而積尸橫野。流亡未歸。若不設法振救。凍餓之餘。繼以疫癘。湖南一隅。必有遺子靡存之憂。况自南北戰爭以來。潰軍敗卒。遺棄鎗械。落在民間者。爲數將以萬計。此時災民過衆。萬一流爲匪盜。挾持利器。狼奔豕突。爲禍寧堪設想。希齡等上念國家。下顧桑梓。泣血椎心。搶呼無地。現由希齡先以私人產

業。抵借萬元。派任君福黎攜往湘中。施放急振。而杯水車薪。所全無幾。躊躇再四。惟有仰懇各省文武長官。慈善團體。以及海外同胞。異國善士。推人道之大同。拯一方於水火。或慨施鉅款。或代募義捐。俾此時多活一災黎。卽異日可少一禍種。事關慈善。諒荷同情。如蒙俞允。所有捐款。請卽匯寄天津英界小孟莊熊宅。卽當代送災區。立活涸鮒。並寄上收據。登報表揚。用昭實惠。臨電神馳。無任渴禱翹企之至。熊希齡 范源廉郭宗熙等同叩江。

旅京湘人致張敬堯電

長沙張督軍鈞鑒。迭接醴陵友人函稱。此次兵災。醴爲最重。婦女奸污。城鄉焚掠。死亡枕藉。慘不忍言。加之春耕盡輟。饑饉洊臻。積屍未埋。疫癘將作。若不急求挽救。邑中良善。必至靡有子遺。鐵樵等奉職都門。家居故里。驚聞此語。心骨悲酸。伏念我督軍督師南下。紀律素嚴。數月以來。頌聲大作。惟是各軍雲集。系統紛歧。不測之威。每易流於暴行。側聞日來。尙肆搜殺。竊恐玉石難分。同歸於盡。懇乞將駐醴各部隊。嚴

加約束。體恤民艱。爲餘黎留一線生機。卽爲國家保一分元氣。矧在宇下。必荷矜全。臨電泣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醴陵旅京同鄉司法部參事湯鐵樵。陸軍部科長漆英。講武堂教官李鐸。財政部僉事劉輔宣。交通部委員袁德宣。警察廳警佐廖運炎等。同叩。漾。

附張敬堯覆旅京湘人電

司法部湯鐵樵參事暨貴同鄉諸君均鑒。漾電敬悉。貴邑迭遭兵燹。良用惻然。諸君桑梓關懷。洞知軍紀。紛歧滋擾。難於制止。此言敢曰厚誣。且屍橫遍野。農竟輟耕。種種苦心。不外期以維護。敬堯弔民伐罪。亦欲拯斯民於水火。不忍三湘七澤。陷入匪巢。遺骸已由商會及慈善團就地殮埋。流亡已飭地方官賑濟撫輯。駐紮醴邑之魯蘇皖各軍。已知照各軍隊部官。嚴加約束。毋擾閭閻。總之覆巢則完卵難存。拯溺以引繩爲急。旣承明教。自當妥籌善後。藉慰遠懷。特覆。張敬堯勅印。

衡陽紳商懇請息爭公電

報館均鑒。竊湘南二十餘縣。連年水旱。收成歉薄。民不聊生。業已創深而痛鉅矣。自去秋南北交綏。相持已十閱月之久。屍橫遍野。血肉狼藉。廬舍坵墟。牲畜無遺。而師行所經。蹂躪尤甚。婦不論老幼。橫被姦淫。家不論貧富。輒加焚掠。領兵長官。紀律非不嚴明。而耳目有所未周。卽禁令有所不及。流離無告。慘不忍言。重以交通不便。陸行則據輸卒。水行則據民船。語言不合。施以鞭撻。膂力或虧。殘其生命。鄉愚聞風。逃匿失所。載播遠時。商賈失業。十室十空。靡有子遺。縱有子遺。亦成餓殍。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父母。閭閻何辜。遭此荼毒。民氣所結。遂干天和。彌月淫雨。洪水成災。荒象環生。哀鴻遍野。斗粟十千。猶無購處。指望秋收。尙屬缺如。當此軍民交困之時。羣不逞之徒。揭竿而起。殘害鄉關。蔓延徧地。各縣距城垣十里內外。皆土匪嘯聚之所。籌餉派糧。拉夫勒贖。常或火人之廬。破人之產。飢民遂衆。號召尤易。地方官赤手空拳。亦復對之無可如何。涓涓不塞。恐成江河。明季流寇。可爲殷鑒。際此外交緊急。風雲日迫。方對付之不暇。如再戈操同室。相爭無已。將何以禦外侮耶。人民惴惴。寢不

安席。祇得籲求我大總統我總理。本寧人息事之懷。頒停戰罷兵之令。並懇諸公同施惻隱。允任調人。偷息殘喘。悉荷鴻慈。臨電聲嘶。爲民請命。無任所禱之至。湖南衡陽道區紳學商界楊貽等率全體公民三千七百餘人泣叩微。

義賑會慈善總公所省議會省教育會公電三則

義賑會坐辦任福黎。董事王銘忠。慈善總公所總董沈克剛等。電呈中央云。南北構釁。湘值其衝。哀我小民。備遭荼毒。焚燒劫殺。滿地瘡痍。大局未平。保障無望。加以水災時疫。繼續橫行。滋蔓日深。人烟將絕。溯政爭之始。原在保民。迨意氣之持。或將亡國。聞兩方將士。咸知自殺之非。豈當世哲人。竟忘斯民之苦。願法兩階之舞。先以攻心。旋寬四關之門。公諸輿論。則民生攸賴。國祚綿長矣。省議會通電南北各要人及熊秉三氏云。竊念湘省地當衝要。南北兵爭。彼來此往。如木受鋸。如穀被研。紙幣無救濟之方。全湘破產。土匪極橫行之勢。無地容身。商務蕭條。學校倒閉。百業停滯。生計艱難。接厥由來。皆因兵事。受禍之慘。無與比倫。故其期冀和平。較他省爲尤切。

萬望撤防罷戰。互釋猜嫌。外患內憂。同深凜慄。公道尚在。主張必同。迫切陳詞。乞賜察納。省教育會覆和平期成會並轉總統總理電云。湘省頻年被兵。四民失業。公私教育。尤極艱危。校舍駐兵。經費無着。新機阻遏。退化可憂。今讀尊電。倡議和平。正義仁言。令人感泣。謹同全湘學界。一致贊同。伏望毅力主持。俾統一早成。兵革銷除。再興文化。實所祈禱。

醴陵公民上北京政府電

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長沙省長財政廳長鈞鑒。醴陵不幸。迭遭奇災。兵燹之餘。子遺靡託。流離瑣尾。慘痛莫名。謹籲懇先飭蠲免本年田賦。并頒發大宗急賑。以濟災黎而蘇民困。詳另呈。醴陵謝樹衡等。率全縣災民七十萬人泣叩魚。

劉人熙對於時局通電

北京馮代大總統徐菊人先生廣州軍政府各總裁各部長參衆兩院各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各省督軍省長各師旅長各總司令各報館公鑒。建國七稔。禍變相尋。創

鉅痛深。莫如今日。一人貪戾。四海毒痛。兵凶戰危。人命財產。皆非已有。人心厭亂。渴望和平。戰爭伊始。卽有調人。流血經年。毫無善果。此皆徒較強弱。未判是非。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聖訓昭垂。未能或之違也。此次以地域關係。中外人士。皆目爲南北之爭。其實法與非法之爭而已。南既不乏叛國之宵人。北亦正多愛國之義士。南若不能一心一德。以至智窮力竭。屈服強權。則法亡而國亦隨亡。奚以明其然也。今主戰之當局。無論其政見何如。其非有深仇於吾民而欲草薙禽獮以爲快明矣。乃使詐使貪。但圖一逞。致有毫無紀律之軍隊。姦殺焚掠。所過爲墟。國民一聞國軍。談虎色變。人熙瀏人也。請舉瀏陽一事以證之。夫孔子廟庭。雖闖獻莫之敢犯。敝邑孔廟古樂。碩果僅存。海內無兩。此次駐軍。將數百年相傳之禮樂彝器。一旦蕩然。尤可駭者。大成殿廡廢爲溷圉。而市鎮民居。先掠後焚。更無論矣。夫生番野蠻。皆有信仰。似此自外人類。貽羞全球之事。良爲國民所不忍言。亦豈當局之所及料。長官申明軍紀。徒爲具文。未聞誅一偏裨。戮一悍卒。揆之統一之初心。必有怵惕不

安者。一國之大。非無良將。如王汝賢范國璋輩。知難而退。通電請和。近聞吳佩孚一師馮玉祥一旅軍紀獨嚴。乃與南相約力主和平。是知富於天良之將。終不肯逞無名之師。此其故可深長思也。大法凌夷。所恃以爲威信者安在。人心已去。所恃以相維繫者安在。竊慮窮兵黷武。將有不戢自焚之憂。龍軍掠魯。機已見矣。卽令天發殺機。義師運蹇。一戰而平湘粵。再戰而下滇黔。而跋扈之武人。禍烈於唐之藩鎮。而怨毒之氣。必有所洩。變必起於蕭牆。卽此內潰。亡國有餘。又不待外人之亡我。而況乎武力之萬不及此也。北如反省。念兄弟閱牆之奇慘。動無猶式好之天良。棄一朝之小嫌。續如絲之國命。尙不失補過之美名。聖人不能無過。而貴改過。楚靈王之所以改諡爲恭也。反省至此。何樂不爲。而爲調人者。亦必根據法理。先正厥名。而後忠告有所措手。苟隱忍遷就。徒計較一二人之權利。則終日言和平。而和平愈遠。國有十害而無一利。民有九死而無一生。黃巾青犢。未足云殘。明季流寇。未方斯酷。况鵠蚌相持。漁人得利。猶太亡國之富人。不及有國平民之自由。如高麗李完用等之肉又

豈足食乎。人熙老憂國難。道與時違。戢影衡門。兩更寒暑。對於時局。不敢贊詞。乃者王官之谷。流血伏尸。柴桑之村。灰飛烟滅。家遭兵燹。憂患餘生。言念前途。不寒而慄。尙冀當局諸公。各發惻隱之心。共籌補牢之計。而力能幹旋國事者。誠心以求和平。無偏無黨。論列是非。先正厥名。然後徐圖雙方退讓之法。化干戈爲玉帛。變災眚爲祥和。此在諸公一念轉移之間而已。否則各懷其私。挾朝三暮四之術。以求瓦全。人不可枉。天不可欺。中國存亡。一聽造物者之低昂而已。尙復何言。孟子云。有人於此。越人彎弓而射之。則已談笑而道之。其兄彎弓而射之。則已垂涕泣而道之。誰非黃炎子孫。忍不一言正告乎。揮淚陳辭。仍希鑒納。劉人熙叩敬。

郴州商會籲請停戰電

(銜略)天禍中國。內戰迭興。南北之分。儼如敵國。南本以護法爲職志。北則以統一爲指歸。同係愛護國家。非有深仇宿怨。何致以一時政見。禍結兵連。當此財困民窮。大患紛起。亡國滅種。慘象已呈。前途不寒而慄。凡有戰事各省。大軍所過。閭里爲墟。

農輟其耕。商失其業。連天烽火。匝地悲聲。加以盜賊乘機。紛紛搶劫。流離轉徙。十室九空。繁盛之城。頓成邱墓。生趣毫無。我民何辜。罹此慘劫。此關於民生亟請罷戰者一也。中日新約。內容密不可知。據中外報紙所喧傳。任舉何條。皆足亡國。山河大好。豈能拱手讓人。若仍偏執己私。自相殘殺。我爲鷓蚌。人是漁父。有杜之謀。旣成。秦壘之患。奚若。共濟艱難。此關於外患亟請罷兵者又一也。諸公咸爲本國偉人。皆係國家柱石。對內對外。諒有同謀。務乞罷兵議和。同支危局。使干戈之氣。銷爲日月之光。民國之民。實利賴之。郴州商會湖贛閩粵會館陳裕湛等同叩。豔。

(二) 呈文

旅京湘民上政府書

呈爲湘戰蔓延。民受殘殺。公懇消弭兵禍。嚴肅軍紀。以蘇殘黎事。竊聞仁義之師。有征無戰。兵家之勝。攻心爲上。昔光武敕馮異曰。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輯之耳。邇者天未厭禍。南北稱兵。傾天下之師。集於湘南。殺戮相尋。輾轉未已。前

此岳州之役。邑閭皆墟。猶曰戰線之區。難避池魚。死傷之衆。出於戰鬥。未幾殺氣憑凌。愈演愈烈。湘以東。湘以南。湘以西。血流成渠。家無貧富。搶掠俱空。民無老幼。攫鋒卽戮。最可憐者。稚子驚懼逃生。而追殺以爲戲。婦女顧節圖盡。且擄姦而後戕。旅湘教士。痛不忍見。冀施營救。亦受殃及。遂致出省門一步。久斷行人。醴株百里間。了無子遺。積屍滿溝渠。膏血遍原野。傷心慘目。天日爲昏。方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酷尤過之。寶慶則兩旬四陷四復。同受之禍。鮮倖免者。實歷史來未有之浩劫。今水害又見告矣。天災人禍。相應而來。饑饉流離。遍於全湘。湘民何辜。不圖處共和政體之下。竟罹此奇慘也。自來戰役之地。匪徒乘機。潰兵四竄。騷擾亦事之恆。然大軍一至。立歸鎮定。迺據各家函報。此次軍旅所經。掠財不已。繼以妄殺。妄殺不已。繼以強姦。令蚩蚩小民。有漢史所云寧逢赤眉。莫逢官兵之感。痛讀五月十七日各報。載張湘督電。稱二路軍隊。除姦殺焚擄外。毫無戰鬥之力。又六月七日各報。載長沙電。寶慶方面。南北軍爭奪前後。已及五回。每次均恣行劫奪虐殺。市內幾無人影。北軍自在株

州醴陵大肆劫奪以來。聲名狼藉等語。可確證也。夫今日出征之軍。非號稱神聖之國軍乎。是責在保民而非擾民也。用以止暴而非爲暴也。鬪牆之爭。事亦可已。不幸政見執持。解決無效。不得已訴諸武力。然武力只認爲促進和平之具。必也師行有雲霓之望。令出無鷄犬之驚。使農不輟耕。商不廢業。一戎衣而天下定矣。不圖戰禍循環。致吾湘於鋒鏑九死之餘。又罹姦殺萬劫之慘。誰無父母。誰無兄弟。誰無妻子。相胥剪屠。在彼固應分其咎。政府能勿戚於心乎。我大總統總理爲國憂勞。痾內念切。是必軍書緊密。未及上聞。前敵將領。意豈仇湘。或者利戰方殷。憚於約束。然而湘戰八閱月矣。死亡遍野。痛不忍聞。儻長此蔓延。則湘民之血肉脂膏。豈復有遺留乎。如此則政府心在拯湘。跡似棄湘也。棄一湘雖無足重輕。而人民撫我則后。虐我則仇之感想。隨湘戰以生。循順者淡其向戴之忱。桀黠者堅其抗命之心。西南諸省。益得號召連結。振振有詞。恐於大局統一之望。相去遠矣。縱使力征經營。具以決心。竭天下之力。殫天下之財。卒得平演戲粵。制蜀服黔。傲一時之成功。然廿世紀之潮流。

民主之潮流也。不惜殘殺糜爛。一惟以武力相制壓。其不能悅服民意。自不待言。天下果可長治久安矣乎。法之拿破崙叔姪。墨西哥之爹亞士。其政策結果何如也。且今之政戰。本以保持國家統一爲前提。以增進人民幸福爲歸束。若別有用意。則不敢知。果忠誠爲國。忠誠愛民。戰至今日現象如此。民之慘狀如此。此豈初意所及料。亂流轉枕。急絃改張。未必無弭兵之餘地。矧外勢逼凌。迫在眉睫。亦應留此殘餘。同仇敵愾。何堪再自蹂躪。是在我大總統仁慈英斷。勿徒歸責於國會不存。無所問責之內閣耳。總揆坦直爲懷。機樞在握。勿爲一二左右恃才騰蹕蒙蔽而操縱之耳。某等藉隸湘省。羈迹京門。何敢妄言干咎。惟國會無代表之地。湘民在瘡痍之中。痛切桑梓。椎心泣血。不得已爲殘黎援請願之例。哀迫陳情。合懇鈞座矜憐哀鴻。消弭兵禍。其未停戰以前。速電飭前敵將士。嚴肅軍紀。禁肆擄殺。並派大員督辦賑撫。俾得早日安集。恢復生業。望湘人傾日之誠。杜湘省未來之害。收拾人心。卽以減殺亂源。湘民幸甚。大局幸甚。哀不擇言。焚頂待命。

醴陵公民呈請賑卹文

具呈醴陵縣紳謝樹衡劉青燃卜世藩文啓彝傅熊湘陶揚嘉易昌偉王榮柯劉澤
湘陽燮林雯王昌濬劉嵩南胡光澤唐贊宣潘昉王學鴻陽德亨潘晉胡壬杰李發
柯張岡鳳廖漢瀛謝琦何陶朱德龍張漢皋吳名藻李隆翌田霞舉鄒价藩唐士勳
劉謙王繼槐丁大蓮廖承烈康盈庭張汝乾劉遠蕃文義唐彝王昌勳王兆奎朱卓
昌傅宗城等。爲迭遭兵燹。民困難蘇。籲懇蠲卹。以惠災黎事。竊醴陵自甲寅大水以
來。人民漂蕩。田舍邱墟。加以比歲旱蝗。連年荒歉。元氣未復。生計未充。乃承凋敝之
餘。復遭兵戎之劫。言之疾首。念之痛心。蓋自戰爭趨重於湘南。醴邑實當其衝要。潰
軍悍卒。來往無常。徵役頻仍。貧棄耕而富罄粟。避逃顛沛。子失父而妻喪夫。鄉閭則
劫掠時聞。城市則供張無暇。其尤慘痛者。當四月二十七日之夕。首將城中財貨錢
帛。擄掠一空。復將房屋橋梁。燒燬略盡。殺傷徧地。血肉成邱。日暗天昏。神號鬼哭。迨
翌日晌午。火勢始滅。數日之後。逃人漸歸。方謂燼餘可以保安。乃至五月七日重燃。

劫火大肆誅屠。萬家無雉堞之遺。四處有焦傷之骨。燒延十里。火達數朝。邑城既空。鄉僻又起。有若東鄉之丁家坊。馬腦潭。黃沙荆潭。金魚石。大屏山。清潭橋。土埠橋。王仙鎮。大樹灣。三田冲。第四塘。南鄉之泗汾陽。三石冷水。五里墩。碧山嶺。濫泥冲。泥塘。境果合嶺。泉塘。八里垌。佛楚嶺。石鯉鋪。龍山鋪。蛇潮鋪。粟山東岸。船灣。東富。西鄉之三洲。魯家壠。淥口。南岸。昭陵石亭。北鄉之姚家壩。清安鋪。東冲鋪。板杉鋪。袁牌鋪。柘塘坪。五里牌。石子嶺。吳家瑕。茶子山。楓樹橋。李家冲。羅家坪等處。所有廬舍。大半被燬。財物金帛。靡有孑遺。掘地及泉。室無完土。卽所不欲。必毀碎而棄擲之。田畜家禽。不遺飛走。摘瓜盡蔓。採葵連根。鄉民久習太平。畏見兵革。逃亡無所。轉徙莫從。猝聞槍聲。競竄山谷。搜牢所及。倖免者稀。且殺掠之餘。繼以淫逼。夫踣於側。氣未絕而尙見其婦之銜冤。予哭在旁。聲已嘶而無救於母之被玷。豈獨深閨弱質。入地含羞。更有垂老窮嫠。因姦斃命。且也見豐碑之舊塚。疑有金珠。覩黃土之新墳。謂藏槍彈。遂致轟其棺槨。取彼裳衣。男骸女骨。慘狼藉於邱山。故鬼遊魂。空悲啼於冥漠。他若遮

路以劫客。臨田而奪牛。踐稼以苦農。勒買以欺買。雖亦駭聞。尙不足計。及夫戰爭稍息。又見羣盜公行。水無可避之源。山無可棲之穴。流離瑣尾。道殣相望。困苦顛連。欲歸無路。計此次被焚房屋。城中不下萬戶。鄉間亦數千戶。廣袤及百餘里。其民間被兵死亡。及焚溺自盡者。雖此時查勘未盡。約計男女當不下數千人。其避居萍瀏等縣。流亡未歸者。動數萬人。富者盡室以行。貧者行乞以活。故園寥落。問家室以何存。前路渺茫。嗟死生之靡定。又本年五月下旬。雨水泛溢。爲災旣廣。害稼尤多。重以雨久。蠶生。田禾黃落。苗而不秀。秋歎可知。其被難之區。早稻未栽。晚禾且復失種。卽栽種及時。而流亡未復。耘耔無人。且高田水利。重賴堤塘。爭相取魚。多被潰決。旣失洿池之利。益虞早魃之災。凡茲冤慘。罄竹難書。如沐查勘。當場自見。樹衡等竄身荒谷之餘。魂驚未定。作賦蕪城之內。心傷已摧。茫茫曠野。覓故舊於青燐碧血之中。寂寂窮塵。弔瘡痍於人弱鬼強之際。雖昊天醉夢。難尋籲苦之門。而窮島悲鳴。終作投懷之想。伏惟我省長廳長道尹縣長痾瘵在抱。飢溺爲懷。豈於悱懷託庇之元元。竟等

秦越肥瘠之漠視。竊思前史所載。如漢唐之季。雖海內騷然。司農仰屋。而民間一經兵燹。或遇天災。猶且慨免田租。大頒恤典。近如民國五年。湘西之芷江麻陽黔陽晃縣會同靖縣綏寧通道永順桑植龍山辰谿等縣兵災。莫不賑以鉅金。蠲其全賦。今茲醴陵。各縣難方。乞援成案。呈懇中央先飭蠲免醴陵本年田賦。及舊欠錢漕并頒發大宗賑款。以蘇民困。以惠元黎。除於魚日電陳大略外。合將被災情形。詳爲陳告。不勝痛哭待命之至。謹呈。

常寧公民籲請豁免田賦文

爲籲陳災禍。懇恩豁免本年田賦。以恤民命而保公安事。竊常寧去歲旱魃。收成不半。彌冬不雨。山糧爲虛。四鄉湧報縣署。遭時沸亂。籲叩無從。今春霖霖兼旬。民生凋敝。已不可言。竟值春耕。潰兵竄境。豕突狼奔。四散鄉野。繹絡月餘。民逃於外。繼南北軍至。競傳將爲戰場。通要偏陬。盡驚轉徙。自陰歷三月以至六月。兵荒之苦。又不可言。常寧劃分中立。縣無知事。土匪乘機。四處搶劫。初猶西南團練。奮力捕擊。阻其衝

要。鋒已爲挫。周毅歐陽堃托名招安。設司令部於洋泉。設編制處於羅家橋。設籌餉局於萬佛寺。設軍械局于黃洞。土匪遂盡佩司令部徽章。恃爲虎俵。擁鎗躍馬。動則百餘人。到處搜鎗。無鎗則給錢數百串。到處籌餉書揮。或惡勒數千元。限以日期。過期加倍。橫敲惡詐。如是者二三十萬。平時搶劫。所獲恨其不多。因做廣匪捉人。勒令其贖。以彼賊語爲捉肥羊。富者贖必數萬。少亦數百。慾不滿遂。慘備五毒。甚至置諸土窖。投蛇其中。名曰睡龍床。其後富家率皆逃避。乃調查其先人墳墓。限期挖掘。名曰釣陰龜。其子孫歸與之錢。悉足所欲則免。否則捉去。投之蛇窖。施以逼迫。令出重金而後已。計前後捉者共數百人。得贖金不下數十萬。初司令部之未來也。匪在五峒。出路阻塞。向來峒中谷食。全賴外採。採路旣塞。匪糧自絕。僞司令部一出。於是由峒出外要隘。盡行開放。峒外穀米。遂輸峒內。凡民間所有倉廩。僞司令部皆印條封之。雖穀主不得顆粒。違者槍斃。故民間谷米。昂貴如珠。而土匪之喂馬飼騾。等於沙土。後值秋穫。匪擇大洞之田最多。而又附還洋泉者。派匪嚴守。如西鄉之洋泉洞東。

塘洞土橋洞杉樹洞黃洞南鄉之煙竹寺洞大塘洞官陂洞留田洞板橋洞湖波洞綺湖洞。皆田盈千百。勒令耕者盡晒而盡歸之。不得藏一粒。而亦無敢匿者。於是洋泉以至五峒。直等於鉅橋陳倉。而火印之號猪牛以供食料。又其小焉者矣。至其奸淫。女少而美。見則擄去。無論何人。不得干涉。率以歸其頭目。並不許贖。年稍長則次頭目取之。年再長而色平者。率匪公衆奸之。病則委壑而棄之。游匪在外。遇婦女則奸。不論何時何地何人。皆不避。名曰掛弓。不從者死。如意者捉以去也。至其焚燒。除報仇外。皆因壓紅。壓紅者其人必鄉族之望。壓入則衆從之。謂之收百姓。既入紅而與之行劫。謂之打江山。凡貧富入紅者。皆納紅錢。謂之契價。百數十串以至數千不等。不聽而逃走者則燒屋。大村百餘家。小村數十家。圍而炬之。不得出一物。老小走不及者輒焚死。如南鄉之被焚者。朱腦石彭姓石嶺下朱姓馬家堰彭姓新屋場李姓聶家山彭姓朱家橋街雜姓到家一街雜姓八房劉姓鱔魚塘王姓伍家橋蕭姓凡十處。大或數百家。小亦二三十家。尙有小村單舍十餘處。不可枚舉。迤延地域。其

中略有間斷。然綜而計之。蓋三十餘里。西鄉之被焚者。土橋吳姓。新灣吳姓。銀軒鄧姓。紀寧吳姓。松江吳姓。上土橋李姓。下土橋周姓。東山鄒姓。東山吳姓。東塘吳姓。下東山何姓。杉樹洞楊姓。杉樹下賀姓。杉樹張姓。石灣張姓。洋泉陽姓。石灰坪鄧姓。鵝院周姓。鵝院郭姓。老村周姓。新村周姓。唐家莊唐姓。富貴塘陳姓。洋山蕭姓。板角彭姓。羊脚下起直。至上紅銅山。一共七里雜姓。外洞一帶雜姓。茅田一帶雜姓。坦塘一街雜姓。馬王塘一街雜姓。石鼓園一街雜姓。東山左右街雜姓。大堡一街雜姓。經緯公局紫霞書院東塘義塾。凡三十七處。大或百餘家。小二三十家。五六十家不等。尙有小村單院數十處。不可枚舉。蔓延地域。其中略有間斷。然綜而計之。蓋七十餘里。東鄉之被焚者。如龍門蕭姓。北鄉之被焚者。如至水隘曾姓。胡姓。短冲唐姓。雖受災不若西南二鄉之苦。以禍機甫及。而捕剿兵來。不免洪水橫流。未有不浸淫而盡成澤國者。今總四鄉合計之。被區之地百餘里。被災之屋直千萬間。被焚之人被焚之值不可臆計。噫嘻慘矣。常民何罪而天降此奇禍也。現巢穴數十。均在搖峒。以山高

林密。可以盤踞。聞向者峒中各巢穴。銀委成山。女充市衣。服品物積。如最大最富之典當室。猪牛六畜。則如北地之大牧場。而西鄉之洋泉。南鄉之煙竹市。羅家橋黃毛鋪。東鄉之大義山多福寺。北鄉之戴家坪田尾市。皆其往來匪藪。今雖稍爲逐散。負於峒峒。仍將復嘯而聚。自江口以至長沙。沿河一帶。墟埠逃避者。奚啻萬家。蓋略具有衣食。未有不扶老攜幼。相率而逃。大約常之在外而居者。已有十七八。赤貧亦十之二三而已。嗚呼。以去歲之旱荒。今歲之水荒。民已不堪命矣。而又繼之以潰兵。加之以師旅。重之以開闢。來未有之匪禍。死者長已矣。生者流離轉徙。將求死而不可得。今尾瑣在外。莫卜歸期。計卽云歸。而田租已化盜糧。屋宇已成灰燼。閒居無食。喪狗壘壘。四顧淒涼。未知托根於何地。殘黎命薄。總之治下之子民。一息尙存。爲父母者。當望其長生有日也。夫田畝之賦。國家正供。凡在峴嶺。自應輸將之宜。亟惟是常寧災禍。達於極點。譬如人身精血行盡。僅存軀殼。徐徐補益。或可望其回生。伏維鈞憲。痼痼民瘼。一夫不獲。猶已飢溺。仰懇。厘恤艱危。救援一手。俾本年田賦。概予恩免。

則全邑老幼。不勝感戴之至。謹呈南北軍民長官鈞鑒。

醴陵勘災委員呈道尹文

爲會勘呈覆事。竊委員義傑。於十月二十六日奉鈞署五二號令委。查勘醴陵縣兵災一案。除全文邀免冗錄外。尾開尅日前赴該縣詳加履勘。按照勘報兵災章程。詳細呈覆。以憑核轉。切切此令等因。奉此。遵於二十八日附火車到醴。會晤知事煒彤。亦奉令同前因。當即調閱卷宗。商榷一切。於二十九日。先往城區實地勘驗。查醴陵向無城郭。縣治瀕江。依治以居之市民。據舊籍調查。無慮萬戶。自縣治東至渡口。西至淶江。北至天符廟。南越江至南門外。及各後街橫巷。皆焚燬罄盡。瓦礫無遺。所僅存者。東城公廟數處。及西北兩城民屋各十餘家。而東門外之第四塘劉家冲。南門外之碧山三門奠盒泥塘湖頭冷水西山大嶺泉塘梧桐各社。離治稍遠。地屬城區。皆田畝荒蕪。廬舍焚燬。流亡未復。閩其無人。而治前之淶江橋。爲通湘粵要津。橋凡六墩。工程浩大。訪聞自宋迄今。屢有修築。亦全被焚燬。數月以來。雖經知事招集流

亡。設法安撫。然市民復業者尙不逾百家。餘率以無家可歸。四處竄匿。商業凋落。卽米鹽亦缺乏時聞。此城區勘驗之實在情形也。旋復往勘南鄉。查醴陵全縣。本分四鄉十五區。縣城一區。東西鄉各三區。南北鄉各四區。南鄉自官路五里墩盤樹鋪一帶。以至一區之龍山鋪。二區之泗汾橫嶺鋪。三區之蛇湖鋪船灣等處。縱橫六七十里。皆爲軍隊過往駐紮之場。多屋毀田荒。流亡未復。而大障汪顏境賀半境等處。爲至攸縣孔道。船灣清水江美田橋等處。由攸至萍鄉孔道。泗汾沈潭東富西林等處。爲至萍鄉老關孔道。皆地當衝要。自本年二月以來。迭遭兵燹。大肆焚掠。沿途一帶。悉失農耕。避寇流離。居民鮮少。又如佛楚嶺石鯉浦八里垌等處。雖非當路。亦被焚燒。民屋之存。殆不及半。而汪家壠賀家橋等處。皆因軍隊統過。殘破不堪。查勘所至。至於避雨無廬。覓茶無舍。間有子遺父老。緣道將迎。問其家人。大半凋落。或徧身襤褸。或滿面菜容。涕淚交頤。感喟並作。此其蕭瑟之狀。殆於無處不然。此南鄉勘驗之實在情形也。南鄉勘畢。次至東鄉。凡所經過之處。有若一區之三田冲丁家坊黃沙。

二區之王仙鎮茅坪市。三區之白兔潭等處。俱爲潰兵由縣竄往萍鄉之路。而仙石王仙等處。縣互七八十里間。又爲南北軍由瀏陽入縣之路。以上各處。皆數經兵燹。多年流亡。其市鎮間有二三歸來。擺攤作市。以謀生活者。亦因附近居民稀少。羣盜如毛。不敢作安居樂業之想。問其何以自衛。大率早來晚去。東食西宿。而第四塘三田冲丁家坊黃沙及拓塘坪等處。以逼近縣城。焚燬大半。間存一二。又多駐兵。查東鄉境內。山多田少。往歲豐收。尙虞不給。加以匪盜盤踞。雜糧失種。東北一帶。被災尤重。若太平山明蘭寺。皆歷經國軍馳剿。兵去匪來。日月不絕。人民死亡。廬舍焚燬。財物損失。勒索頻仍。受禍甚廣。爲數極多。較之他區。又更加甚。東勘已竣。遂至北鄉。查北一二三等區。皆當鐵道。四區僻遠。又迫山林。鐵道兩旁。皆駐軍隊。歷時既久。災禍時聞。若陽山石袁牌鋪板杉鋪東冲鋪梢岡鋪清安鋪姚家壩縣巨六七十里間。廬舍多被焚燬。田畝大半荒蕪。人民流亡十室十空。尤行路所共見。而要以陽三石爲最。他如三區之觀下境楓樹橋。四區之花草橋黃獺嘴。蔣家橋楓林市大佛寺官莊。

等處。皆通瀏陽孔道。四月間。縣城火後。觀下境楓樹橋一帶。卽多被焚掠。而二月間。岳株兩處潰退攸縣之卒。又皆取道四區經過。而章仙嶺白竹嶺一帶。皆萬山叢集。一望無際。皆又爲匪盜所竊據。滋擾勒索。日有所聞。及國軍馳驅時。人民飲彈死者。至數十人之衆。損失財產。不可殫紀。以故四區之受災。較一二三區。有加無已。此東北兩鄉勘驗之實在情形也。由北而西。道經淥口。查淥口市場。向頗繁盛。近則或因資本損失。或因房屋折毀。或因流亡未歸。商務零落。物景蕭條。且淥口發源萍鄉瀏陽攸縣三處。凡由三縣過往者。擄掠船隻。裝運軍需。幾無虛日。其至衡山孔道。若三洲西岸鐵河口湯家坪檀山廖半境唐大境殷半境及濱衡河之南陽南岸荆牌下軍上軍城塘午馬劍陵泗洲站等處。類多因兵匪交乘失耕。廬舍亦被焚燬。而尤以濱衡河各處。迭受軍隊往來之騷擾。流亡至今未復。及唐大殷半兩境剿匪之役。人民被流彈擊死者。至數十人。損失財產者數百戶。情形尤慘。又由株州迂道至攸縣之軍隊。多經由北鄉之板杉鋪新陽石羊松洋渡。西鄉之湯坪神福港檀山黃田攸

塢銅錫等處。沿途一帶。無不被災。屋燬田荒。所在皆有。此西鄉勘驗之實在情形也。綜計四鄉所歷。其於廬舍焚燬。田畝荒蕪。流亡未復。幾於無處無之。至於財物損失。所至之處。輒有人民呈報。其損失罄盡之原因。或因兵過被掠。或因匪徒勒索。或因避亂流亡。無人看守。或遭兵匪毀碎。盡室無存。重如衣服銀錢。要如耰鋤農具。非掠卽毀。非毀卽焚。查勘所至。有盥具不備。釜餽無遺。單袷禦冬。稻草代被者。此其平昔大都擁中人之資。非遇慘災。不應一寒至此。又小民之家。數畜爲富。一牛一豕。耕食所資。敗絮破衣。卒歲攸賴。一旦失之。甚亡愛子。當查勘之頃。其泥首衢道。哭訴煩冤者。又難億計。也查勘災蠲賦章程第五條。有地方被災有左列情事之一者。作爲成災十分。田畝荒蕪並未耕種者。避亂流亡尙未復業者。財物損失罄盡者。廬舍全被燬焚者。應完正賦經敵軍預行勒收有據者。今醴陵兵災。所按勘驗。於五項所列。至有兼具四項者。有兼具三項者。有兼具兩項者。而要以財物損失罄盡者爲尤多。蓋兵所不經。匪無不到。卽謂無地不災。無人不災。亦非譎語。且時越一年。地逾百里。屯

兵數萬。又敵與匪交。巨其間。勢有必然。無待著蔡。至於第五項所列據詢當地境紳。凡稱爲南軍某游擊隊某別動隊等名義。闖入民家。籌錢勒米者。所在多有。小民畏其威力。不敢與較。卽有收據。亦不敢存。恐涉嫌疑。卒遭大禍。此亦斯民隱痛之衷。不敢不告也。委員知事奉職無狀。欲罷不能。敵精力於顛風踏雨之中。疲身心於披星戴月之際。要以上無損於國計。下無病於民生。本至公以爲心。冀一誠之可感。竊以此次醴陵兵災。按照章程。據所勘驗。列爲成災十分。可否准予全免。伏候鈞裁。所有奉委勘驗情形。除俟災冊騰繕完備後。再行檢同各紳切結。並加具印結。另文呈賚外。理合會銜先行備文。縷呈鈞座。俯賜察核。准予轉報。指令祇遵。謹呈湘江道尹吳。委員李義傑。知事王煒彤。

公民代表請願廣州國會文

竊此次南北戰爭。其受禍最慘。惟湘省一隅。由常岳以至郴衡。劫殺焚燒。赤地千里。方之揚州十日。嘉定三屠。殆有過之。無不及者。雖死者已矣。固無挽救之方。而生者

猶存。宜籌拯救之策。茲值雙方罷戰。議和有期。敢將三千萬同胞所受損失之慘痛。及善後之哀懇。爲貴會瀝血陳之。自去秋開釁。戰經連年。南北兩軍。迭爲勝負。彼此來往。所過坵墟。其尤著者。如醴陵之全縣被燬。白骨山積。雖窮鄉僻壤。姦淫焚掠。靡所不至。誠曠古未有之奇劫。而臨湘岳陽平江華容常德臨澧長沙寧鄉湘潭湘陰湘鄉瀏陽益陽衡山安化寶慶祁陽攸縣安仁等邑之受禍。類多稱是。此其慘痛者一也。湘省地連吳楚。素號瘠貧。自護法軍興。餉項所需。大多就地籌措。竭澤而漁。在當局固有萬不得已之苦衷。北方既借外債。開來軍旅。自有確定之餉源。乃不肖官長。亦向居民勒借。除吳佩孚馮玉祥兩軍。克守紀律外。其餘軍隊。到處強索。稍忤卽被槍決者。比比皆是。焚掠餘生。重遭暴斂。賣妻鬻子。號泣無門。此其慘痛者二也。在湘客軍。數逾十萬。米鹽柴草。到處徵發。而水陸運送。役夫數萬。一年以來。迄無寧日。在高級長官。未必不予以相當之代價。乃兵站員役。盡數中飽。下民易慮。天視昏昏。此其慘痛者三也。國家設官。原以衛民。自軍興以來。綠林四起。搶掠橫行。長沙出城。

十里。卽爲土匪淵藪。其他村落。更可想見。民有迫切之呼。官無保護之力。劫財放火。舉目皆瘡。損失之來。無一不由南北戰爭。爲之導線。此其慘痛者四也。中國軍人。不尙公德。馬跡所經。公益財團。多遭損燬。此次北軍南來。凡各縣之學校善堂義倉橋樑義渡工場祠宇寺觀農工商會及各自治機關。焚掠之後。繼以充提。靡不損害無餘。經有清三百餘年之生聚。人民數十世之經營。始克成立者。一旦盡化烏有。凡有血氣。靡不切齒。此其慘痛者五也。湖南銀行去歲在滬訂印銅元票四千五百萬串。原爲收換舊票之用。乃張敬堯蒞湘。不惟舊票不換。竟將收存未燬之爛票。一併發出。計此銅元票已逾一萬串。而銀票銀元票流通。且將半之。旣設裕湘銀行。又私設日新銀號。互相兌換。狼狽爲奸。除日鑄銅元數萬串。販漢漁利外。並以紙幣勒派各縣。兌換現洋。每縣數萬。復強定最低額價。銀行可按額價易銀。商民不能以額價兌現。遂至市面金融。根本破壞。百業俱廢。人民全體因之破產。此其慘痛者六也。綜右六者。約略計算。損失之額。當在三萬萬元以上。其他四民失業。間接所受損失。尤不

可以數計。值此庫帑空虛。司農仰屋。盡數要求賠償。國家斷無如此財力。然因此而令洞庭衡嶽之間。永罹水深火熱。而不爲之援手。亦非所以致治保民。而圖國家之鞏固也。今欲於無可如何之中。求一雙方兼顧之策。擬分治標本兩法。願我當局諸公。採擇而施行之。所謂治標者何。既火其屋。又劫其財。蕩析流離。百業俱廢。加以金融紊亂。致石米需錢百串。斤鹽需銀四兩。飢寒交困。來日方長。將老弱轉乎溝壑。強者流爲盜匪。與其貽害釀癘。竭無量之金錢。以剿戮於異日。何如徙薪曲突。沛涓滴之雨露。以止禍於未然。擬請暫撥款三千萬元。整頓全省金融。並分別災區。酌量賠償。使各屬小農小工小商。定期復業。以免失所。此救目前不容稍緩須臾者也。所謂治本者何。公益事業。本國本文明之基礎。湘人遭此重創。斷無餘力以圖恢復。苟非政府代爲之謀。將七澤三湘。永墮黑暗。一指不伸。全軀滋累。又何發展國力而謀世界之競爭乎。擬請將湖南錢糧截留十五年。以爲受災各邑興復教育實業善堂自治各公益之用。使一方元氣。漸就恢復維持。將來不容稍事躊躇者也。嗟嗟誰非子

弟。同爲失路之人。誰無室家。竟等覆巢之鳥。母也天只。無淚可揮。今幸統一有期。天日重見。用敢縷陳苦曲。上乞矜憐。所有歷受痛苦。呈懇救濟。目前維持將來各緣由。理合請願貴會議轉咨議和代表。作爲和議條件。提出和平會議。要求施行。以拯災黎而維國脈。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此請參衆院公鑒。

長沙萬壽都團呈各官廳文

具呈長沙萬壽都團曹錕彝宋因涂景灝等爲慘被兵災據實呈明事。竊萬壽都處省垣東偏。爲平瀏商旅往來之要道。前陽歷三月中旬。道路喧傳。有軍隊過境。都等綢繆未雨。會商地方殷實。籌湊巨款。屆時犒勞之需。迨三十號。軍士由本邑拔隊入鄉。都等率同團甲分派地段。備有酒肉飯菜。極意歡迎。並着全鄉各巡士挑選運夫各十五名。備送輜重。原其用意。無非欲保全地方治安。乃牽蘿補屋。耗費柴米各項。共計四千串有奇。卒之一片熟腸。不爲軍人所共諒。自三十號起。至四月四號止。軍隊陸續經過。張家鋪石塘鋪黃花市長橋錢塘一帶。槍聲震耳。子彈紛飛。不通語

言。不受招待。不識何師。何旅。何團。何營。寸節屯留。四出搶劫。農不安於田。婦不安於室。妻離子散。號泣相聞。露宿風餐。絡繹不絕。嗣後調查各區域。惟第十甲被害稍輕。餘則比戶皆然。糜爛備至。有焚毀屋宇者。有遭槍斃者。有被姦淫者。有威逼溺死者。有被刀傷棍拷者。至銀錢首飾。衣服器具。牲畜之鉅。無從枚舉。均由各團甲彙報撫慰處。歷歷可稽。現經歷月餘。兵恆往來其地。近大路數里各戶。風鶴頻驚。婦孺多流離失所。苦況難言。都等目擊實在情形。難安緘默。爲此公懇台前迅賜察核。

長沙麓山鎮團總呈警廳文

具呈麓山鎮軍營至樂兩團團總之子夏禮呈爲不法軍士。慘殺無辜。籲懇昭雪事。竊夏禮世居長沙麓山鎮軍營團。曾由長沙師範畢業。現任城區立第四國民學校校長。緣於七月一日。因鄉人晉省。驚聞家庭被匪傷人之信。星夜馳歸。比至家。舉室驚散。覓諸鄰近。十室九空。數里內僅尋得一老人石宏太。詢知情事。痛悉禮父已有六月二十九日至慘至冤之事。禮父次山。諱職阜。現年六十三歲。歷充本鎮軍營至

樂兩團團總地方賴以安靜者四十餘年。詎於六月二十九日黎明。忽有由他處潛來匪徒數十人。擁至禮家。遽將禮父拘至鄰近之華林寺勒贖錢米。一時匪衆未得脫身。適駐紮白箬鋪之第□師補充第□團官軍追剿。匪衆潰散。官軍入寺。劉父以爲重見天日。幸脫虎口矣。不料官軍至卽拘禮父問汝何人。禮父答係軍營團總。國軍不耳。適有團內人在旁力保者。亦被拘繫。禮父遂不得申訴。便將禮父拘至寺門外坪。用槍擊斷左臂。不死。再用刀從右頸剋入。遽暈倒。又以槍從右肋擊之。而氣絕矣。冤哉慘哉。禮父所犯者。不知係何國法。慘殺禮父者。不知係奉何人命令。伏維我廳長蒞湘。明飭法紀。保衛人民。此種慘殺無辜。不奉命令之兵士。若不予以正法。軍紀何存。國法何在。禮不孝。久違晨昏。致父蒙此大難。若又不能雪其奇冤。則立請殺禮以正其不孝之罪。則禮亦樂得死所矣。爲此備文呈報廳長台前。籲懇推恩。迅將軍士不法慘殺無辜等情。轉呈湖南督軍。嚴拿正法。立予昭雪。不勝泣血待命之至。

長沙公民呈警廳文

具呈長沙文治正東樂道寶口各團團總伍同升等。爲據情轉呈懇請察核示遵事。據文治團內陳敬慎報稱。貢院東街東都路南鋪屋一棟。於宣統二年佃與凌盡階開設長春鏡照相館。本年二月凌盡階以母病返鄉。託趙僱工看守房屋。俟母病愈。再行來城貿易。聲明並未退佃。詎本年六月有口操北音不識姓名二人。來該屋借宿。趙僱工不敢拒絕。竟任其借住。已將一月。趙亦因懼而逃。團等屢勸該二人出屋。竟置不理。正擬呈報間。後據陳敬慎報稱。有張姓王姓者。均口操北音。紛紛要佃。辭以該屋已由凌姓租賃。并未退佃。現尚有什物及看守人。該二人強迫要佃等語。團等當即前往勸尋。並說明不能轉佃之理由。該張姓王姓等。意甚堅執。團等亦無法禁阻。惟賃屋關係。非將前佃主解除佃約。自不能再佃他人。已爲通常慣例。團等爲保全團內秩序起見。理合懇請鈞廳俯賜飭警示禁實爲公便。

長沙公民呈督署文

具呈長沙屬循化田心兩團公民。爲地方匪禍懇請飭查事。略謂民等兩團。與九峯鎮屬之暮字區。株州鎮屬之羅家境。壤地相接。自易家灣駐紮軍隊後。常有身穿軍服手持槍械者。三五人或十數人。遊行各處。仍由易家灣至羅家境一帶。搶去銀錢衣服食米牲畜等項。甚至威逼婦女。肆行姦淫。繼乃由易家灣至暮字區等境。到處搶掠。該區男婦。盡向民等團內遷移。現又由暮字區直達民團邊境。槍聲隆隆。搶劫之禍。層見迭出。近日人心異常惶恐。咸欲遷地爲良。農則罷耕。工則廢業。婦女則白間伏於山谷。以爲躲兵之計。究之此項兵士。肆行不法。是否假冒軍人。借勢劫財。亦無從分其真僞。民等目擊情形。無法防範。只得迫懇鈞署。速賜維持。不勝迫切待命之至。

湘鄉商會呈長沙總商會文

湘鄉青樹坪臨時商會。爲呈請察核設法維持以蘇商難事。敝市距縣城百四十里。離寶慶屬之界嶺二十里。地當通衢。不便河運。居民貧窮。商務微末。久擬設立商會。

藉資振興。因集款爲難。迄未成立。去秋發生戰事。南北軍隊。道經此地。往來如織。又保衛團移駐鄉僻。敵市所有招待及損失一切。約款已屬不貲。今春二月。接到湘鄉縣商會函開。奉到鈞札。內開大軍出發在卽。所需軍米軍柴軍草各項。務須妥爲籌備。應付等因。敵市以鈞命所在。自應遵照辦理。急促會議。組織臨時商會。力任鉅額。東支西挪。重息借款。籌辦軍需招待軍隊。前後用費已在萬金有奇。又值旱災收穫甫竣。荒象立現。去冬以來。由春而夏。飢民嗷嗷。日甚一日。敵市息投六千金以爲墊價減糶之用。業已告虧。區區百餘家之市面。當此擔任。駑駘負重。難期致遠。現在羅掘既竭。來日方長。應如何辦理之處。羣懇察核。設法維持。以蘇商困。實爲公便。商會當卽函復云。逕啓者。案准貴會陳稱。近因籌備軍需。墊價減糶各節。羅掘已竭。來日方長。請由敝會設法維持。以蘇商困等因。准此查來牘所陳困難。自屬實在情形。惟湘省自經此次兵燹。谷米空虛。金融枯竭。到處皆然。所有一切善後事宜。除就地籌款外。別無救濟之法。茲准前因。相應函復。貴會請煩查照。勉爲其難。共維桑梓。無任

盼禱。

醴陵商會呈長沙總商會文

醴陵縣商會副會長王學鴻爲呈請保護事。緣學鴻原籍江西。前清備員湖湘。宣統二年。署醴陵縣典史。後該縣組織商會。經選與其伍。迄今八年。現充副會長。詎時世多變。南北混爭。自兵事發生以來。供給兵差。接洽軍官。與前會長文啓晉今會長丁大蓮。苦心維持。希望和議早成。共享幸福。原以商業爲民生命脈所關。商人又無政黨意見。南北軍至。一體歡迎。乃陰歷三月內。遭痞徒假軍人名色。肆行搶劫。（不敢指稱軍人。漫以痞徒代之。可謂苦矣。）至二十七日。竟將邑中大小。鋪店民戶三千餘戶。付之一炬。至商會信印案卷數部。不及檢收。悉爲灰燼。而人員逃走。機關消滅。各商店竟成焦土。通城絕無人跡。在同胞生命。已逃者現亦不知下落。莫卜存亡。槍林彈雨之下。恐難盡避其鋒。其時學鴻倉忙由商會歸。偕妻子挈幼孫。幸葡伏福音堂宇下。得免於難。而服物錢財。化爲烏有。後蒙福音堂聶牧師。轉請張副司令。體好

生之德。施再造之恩。保護出險來省。現佃青石街住居。自行團規。但恐人地生疏。而遇意外之虞。爲此呈請貴總會長。憐情作主。給予證券。以便出入。而慶安居。不勝感激之至。

醴陵難民收養所總董劉嵩南呈報王知事文

關於請籌救濟者 竊醴陵此次適當兵衝。東達瀏陽。南達攸縣。西通衡邑。北接株州。均戰線之所經。因受災之殆徧。除縣城與泗汾市之一炬焦土外。其他屋多被焚。資多被掠。戕民甚衆。牲畜無遺者。南路則下坊都龍山鋪蛇湖鋪。栗山會岸船灣東富西林等境。北路則姚家壩。淥口清安鋪。東坑鋪。板寨鋪。雙牌鋪。五里排。石子嶺。吳家瑕。茶子山寨下等境。東路則丁家坊。馬腦潭。柘塘坪。金魚石。太平山。土埠橋。大樹灣。青潭橋。珊田坑。第四塘。黃沙。荆潭。王仙等境。西路則自三洲魯家壩。以至淥口南岸昭陵石亭等境。罹劫皆酷。可查可勘。至於土匪之開槍打劫。害命掠財。更合全邑一百三十餘境。無處不遭其蹂躪。無時不被其荼毒也。交相爲病。民迫而逃。奔避不

遑。失耕廢業。沿線左右多有十餘里未能得種兩稻者。東作被妨。西成無望。且現在難衆。居者無一日之積。行者無隔宿之糧。宿露風餐。吃驚忍餓。哀聲動地。慘不堪聞。南等謬荷憲慈。委襄郵務。旃幪旣隸。自當勉竭鴛鴦。鈍仰贊高深。再四思維。除戢匪銷兵。自有卓裁操縱。未敢妄陳意見外。其目前本部之急宜。所請求者一在收郵流亡。妥籌安輯。一在酌給籽種。播種秋糧。一在頒倉谷。廣開減糶。一在籌助商賈。復起市場。四者之餘節。目煩夥。權其所重。似此當先。然其或貸或賑。所需非錢卽谷。本邑當茲殘破之餘。公私俱竭。西江莫借。涸鮒終枯。非憑大造。斡旋之功。莫遂萬姓生成之望。縷求駿惠。俯准於恩。籌賑貸幣款外。再請頒發省倉谷二萬石。藉資接濟。溥活災黎。此尤合邑生靈之所感激難忘。啣結靡旣也。

關於流亡冊報者。四城被兵焚掠之戶近萬家。存者僅祠廟及破戶六百而已。業經稟報在案。自招復流亡之示。布現於五月二十號起。至三十一號截止。其報名願歸。已經登冊。給有保護放行印條者。共計七千五百五十五戶。合計大小男女丁四

萬二千四百一十四口。其非在城居住者。則未曾來署報請給發印條。暫且無從報告。至於四城之實在死傷。流亡之數。刻難名指。容俟災戶冊籍到齊。調查確數彙報。伏候鴻裁施行。須至報者。又聞醴陵城內原有公私房屋共七千餘棟。經此次焚燬之餘。僅存偏僻處所零星雜屋廂所四五百棟。可謂慘矣。

省垣西區警察署呈警廳文

爲呈報事。今日午後午時據西長街口崗兵回署。報稱有奉兵多名與二分所轄地永豐倉口崗兵。及混成第四旅四團兵士互起衝突。請派彈壓等語。署長比派巡官李保海協同連長陳玉山帶兵警前往彈壓。旋派辦事員李振。楚前往發生事端附近商店調查去後。旋據先後報稱。查軍人衝突原因。係奉軍兵士多人。在永豐倉街及皇倉街口。呼使磨刀工匠。在該處街旁將刺刀開口妨礙交通。經該處崗兵近前干涉。奉兵不服。反加強暴。於是過路軍人。愈集愈多。又適駐紮三泰街彭氏試館第四混成旅四團兵士。亦前來參加公論。該奉兵仍不服從。當場將四團兵士刺傷二

名。並將該處崗兵趙成勝及槍枝一併擄去。嗣後蒙督軍署派各級軍官及帶隊前來巡查。幸未釀成重大危險等語。又據連長陳玉山回署面稱。今日奉兵衝突之原因實因。昨夜有該奉兵在高家巷娼家滋鬧。適遇七師兵士經過。聞知前往干涉。該奉兵不服。悻悻而去。今日上午該奉兵多名仍往該巷尋釁。適連長帶兵查街至此。該奉兵莫敢誰何。遂消散。時至下午該奉兵集合多名。復來皇宮街口振義茶樓向崗兵要石磨刀。並索問昨夜在高家巷娼家干涉之兵士。崗兵比答以不知。於是該奉兵不分皂白。遂將崗兵扭去。並聞當時樓上發現鎗聲。連長旋在該茶樓上覓拾子彈壳二顆。至崗兵趙成勝被奉軍擄去。業經高營長前往奉軍營部嚴重交涉等語。據此署長查該員等報稱各節。尙屬詳明。所有轄地發生軍人衝突各原委情形。理合報請察核備查。

長沙總商會呈督署文

呈爲軍人購修軍刀各品。擬向機械廠交涉。據情呈請事。案據鐵業公司。潘森和趙

宏順劉承興。蔣宏昌。顏正順。吳廣泰。蔡裕興。曹宏茂。曹正茂。龍廣興等。呈稱民等。鐵業一行。城廂內外。合計百四十家。其在城內各店。專與修整車輪。及居民用品。鄉則專於製造農家鋤鉞各器。至於軍用各物。向非所長。宜其不能合式。乃近來省城有多數身着軍衣之軍士。常來各店勒打小刀及刺刀開口。稍不如意。輕則辱罵。重則毆人。甚至入室穿房。不堪其擾。現在各店幫夥紛紛辭退。欲停買則生活爲艱。欲營業則幫做無人。似此情形。殊爲困難。查省城原設金工廠。卽今之陸軍機械廠。本爲修整軍械而設。工作亦甚精良。擬請貴會轉呈督座。通飭各營軍士。嗣後軍用物品。向陸軍機械廠購買修整。以免誤會。而維實業等情。據此查修造軍用小刀。及刺刀開口各種工藝。原非鐵店所素習。現在省城既有陸軍機械廠之設備。可否仰邀體恤。通飭各軍士。嗣後關於修整軍刀各件。均向該廠交涉。以免誤會。而維實業之處。理合呈請鈞座察核示遵。

新議員爲湘民請命書

湘民慘遭浩劫。又困於錢荒米荒鹽荒。民不堪命。新國會議員鮑宗漢等擬在兩院議員中攤捐振款。特提出意見書如後。

竊湘省屢遭兵燹。十室九空。萬衆流離。四民失業。加以紙幣充斥。金融恐慌。錢票每千僅值銅子六枚。與現金價格相差僅值一百分之六分。蚩蚩者氓。何以堪命。以致滿目哀鴻。饑寒載道。邇屆冬令。雪虐風饑。無食無衣。何以卒歲。壯者散而四方。老弱轉於溝壑。傷心慘目。有如是耶。際此財政竭蹶。官帑空虛。該省長官卽具救濟之仁心。亦慮博施之乏術。所賴四方君子當代仁人。分以廉泉。蘇此涸轍。本員伏念議會乃國民所託命。議員乃國民之表率。今湘人罹此閔凶。允宜胞與爲懷。痾瘵在抱。比者本院同人對於歐戰協濟會。猶集現金萬元。每人僅攤捐三十餘元。救災恤鄰。誰曰不宜。况湘人皆我兄弟。誼屬同胞。論情更難漠視。論理尤應加厚。爲此繕呈意見書。敬祈議長倡率提議。援照歐戰協濟會之例。尤須酌量從豐。每人攤捐銀若干元。由議長彙數匯交湖南督軍暨財政廳會同公正紳士。遴派妥員。切實散放。在議

員每人不過稍節飲宴之資。在湘地災民可救無數窮黎之命。我議長已溺已飢。我同人尤多屬鉅人長德。人之好善。誰不如我。定必共表同情。囊斯美舉。聚千狐之腋。可使成裘。累一星之金。終能造塔。不勝幸甚。提出者鮑宗漢。連署者章獻猷。謝鴻燾。韓純一。周棠。汪然。孫靖圻。譚湛。陸家鼐。李步雲。任祖棻。

按我湘慘遭浩劫。又困於錢荒米荒鹽荒。新國會議員鮑宗漢等。擬在兩院議員中。攤捐賑款。特提出意見書如右。吾人不得以人廢言也。故並錄之。

(三) 函牘

某基督教徒致北京友人書

(前略) 此次湘省人民。慘遭兵禍。其困苦情形。有非北方人士所能想像者。專就長沙省城情形而言。三月二十五日夜。譚浩明由長沙退往湘潭。警察皆散。南兵遂搶掠商店。自南門口起至府正街一帶之商店。均被擄搶。所得免者。惟小店而已。住戶人家。亦間有被搶者。幸為時僅一晝夜。故人家尙未受害。旋有北軍入城。長沙知事

與商會。復組織商團以維持之。殺數人而後定。省城秩序。賴以維持。後遂無事。然鄉間情形。則與省城大異。軍隊陸續開來。源源不絕。經過地方。騷擾萬狀。搶掠財物。姦淫婦女。私刑拷打。逼索金銀。或燃香薰鼻。或以洋油注人身上。以火燒之。或縛其一手一足。懸之空中。種種殘酷。耳不忍聞。逼索不遂。或竟殺人。搜索無物。或焚其屋。所有搶運不盡之物。則搗毀污壞。必使主者不能再得其用而後已。民間婦女。不敢居家。扶老攜幼。露伏山林。日灸雨淋。痛苦萬狀。或不幸爲兵士所得。則田閒山上。隨地污辱。因此自盡者。比比皆是。聞長沙萬壽鄉一鄉之中。婦女因全節自盡者。共有二百六十餘人之多。其他被辱而忍恥不言者。更不知其數。又復屠宰耕牛。焚燒農具。使農民不能耕種。兵禍之後。又復繼之以饑荒。後患有不堪設想者。近日株洲醴陵一帶百姓。慘遭屠殺者。不知凡幾。房屋多被焚毀。難民無屋可居。無飯可食。爲外人所救濟而運至長沙者。爲數不少。此真二百年來未有之浩劫也。要之人民之受害。有受之北軍者。有受之南軍者。亦有受之土匪者。而以受之北軍者爲甚。北軍之中。

三師紀律尙好。七師已差。奉軍則更差。南軍之中。桂軍不搶。劉建藩之兵不搶。此各軍之實在情形。人民痛恨南軍。謂不應以本省之人。搶本省之人。又痛恨北軍。謂不應以國軍而有擾民之事。且謂南軍僅止搶掠。北軍又加以姦淫。遂使南北之惡感益深。政府之威信全失。夫爲政以得人心爲本。如斯大失人心之事。決非可坐視不理。宜急急設法維持者也。又長沙省城。搜查間諜。甚爲嚴重。所派調查員甚多。其中賢愚不一。難免無挾嫌敲詐之事。長沙居民。無故被捕。冤受刑訊者。往往有之。此亦大失人心之一事也。

株州醴陵攸縣等處。自經此次兵燹之後。人民悉罹鋒鏑。東牌樓遵道會德募敦牧師。以醴陵爲該會傳道區域。特於前禮拜六日。率同教會中人二十餘名。冒險前赴該總。拯救子遺。計救出婦孺三百餘人。遵道會中學校學生四十餘名。晉省。分寓瀏陽門正街暨遵道會內。上禮拜一。該牧師又親赴該縣察看情形。不數日即行返省。記者適與其隨員歐陽君遇於某處。據歐陽君述稱。謂該縣福音教堂原有八所。現

已悉夷爲灰燼。至各民房。則所存者已屬無幾。尸骸遍地。臭氣薰騰。慘不忍言。他處且勿具論。卽如伊等原駐之教堂門首。便已見死尸八具。盡係平民。且內有衣長衫馬褂者二人。云教堂之側。又見一郵差。側身曲肱而臥。腦後蛆虫紛湧。此次除被殺與逃避者外。全城不見人影。故僅於途際救得被傷南兵四人。一人微傷。比卽逃走。一人聞係劉建藩之副官。是日大雨傾盆。伊等蒞縣之始。遇一鄉民舍命狂奔。後有二兵持刀窮追。比卽向前救護。據該民稱。已飛馳約三十餘里。尙不相舍。噫亦云苦矣。現該牧師又於前日馳赴該縣。張督軍爲保護外人起見。特派某隊長率兵二十名護送云。

旅鄂湘人哀告

哀告者我湘省自民國以來。烹割於戰爭。糜蓋於蹂躪。蹲踏於殘賊。沉淪於災殃。今者其將擁各種危害而稿死於金融紊亂之租稅制度以下。莫得一延首呻吟也。竊吾國地丁錢糧征收錢米兩項爲標的。民國成立後。湖南現洋被湖南銀行以紙幣

吸收者約一萬五千餘元之鉅。比時人民痛苦已不堪言。而政府於徵收糧課之時。又以銀價低落。改收票洋。票洋低落。改收現洋。覆雨翻雲。隱痛潛滋。蚩蚩者氓。無計自活。上年三月南軍潰退。大局頽唐。痛苦極於戰爭。紛擾酷於兵燹。奸淫劫掠。村落爲墟。兵匪更替。民無完膚。地無淨土。而况瘡痍疊厲。災疫頻仍。其不痛創以死者幸也。茲者省政府收租稅每銀一兩須納用洋三元六角。而現洋價值每元張至南錢十六七串。約計每銀一兩。須納洋銀錢六十串有零。昔之稅錢二三串者。今五六十串矣。嗟乎土地生產祇有此數。小民何尤。救死之不暇。又烏能籌此巨資。以供稅款乎。境絕途窮。亦惟有臥地蜿蜒以待其斃而已。此關於心腹急症。不能不爲吾鄉人哀告者一也。省垣法定鹽價每包八元。督軍加抽兩元。權運局加抽兩元。鹽倉加四元。約計食鹽一百斤合價洋十六七元。而鹽商以礙於法定價值之故。不肯承買。人民無從得鹽。其淡食之苦。不言可知。偶買一斤。需錢三千。而已不可得矣。此又湖南之特別現狀。不能不爲吾鄉人哀告者又其一也。時屆初冬。徵科載道。官司逼迫。急

於星火。哀我湘民。死者已矣。生者一息尙存。不得不於就死之中。作呻吟之呼救。誰無父母。誰乏身體。髮膚而忍令湖南人民處此九泉地獄之下。萬劫而不復也。所望邦人君子。投袂以起。其救倒懸。迅懇政府。或施撫恤。或免糧課。減取鹽價。使流離欲死之餘生。得以稍延殘喘。則千萬哀痛迫切之呼號。有轉而爲同聲歌頌者矣。涕泣陳詞。諸希矜察。湘省三千萬待死人民泣叩。

陳君致友人書

(前略)今春南軍兩次潰敗。弟家被其騷擾。前後共十餘次。或逼借軍餉。或威取食物。稍不遂意。彈卽脫槍而出。槍聲隆隆。婦孩皆哭。而弟以爲彼輩皆應耳。飢則啄人。飽則飛去。故彼有所求。無不如響斯應。其結果弟家老幼。獨未受流離轉徙之苦者。未必非以此也。然而財產之受其損失者不少矣。其後南軍已去。北軍復來。凡厥庶民。以爲重覩天日。不料瘡痍未復。而派夫派米。紛至沓來。命令朝頒。暮則追騎至矣。追而不得。嚴譴隨之。我邑鄉鎮士紳。被笞責監禁者。不一而足。榮咨岳湯斐生。懼遭

謹而自盡。楊道根以交卸十餘年之團總。而其子被拷幾死。田超軒非團非甲也。而其父受刑垂斃。土匪持械強劫。而報搶者竟被刑拘。游民統衆闖荒。而救荒者亦罹囚禁。其尤甚者。堅如磐石之淶江橋。今則僅留石墩矣。莊嚴燦爛之醴陵城。今則化爲灰燼矣。村夫誤認爲偵探。橫加斧鑕。商人亦疑爲土匪。慘被株連。凡此皆二月以來北軍在醴陵之實在情形也。而鄉間偏僻之地。地痞勾通游勇。搶劫爲生。或爲白晝。或以深夜。虎狼同虐。鷄犬不寧。若赴愬於北軍將官。而地痞游勇。謂爲蹂躪同胞。必殺人必燒屋矣。若隱忍不言。而一旦被北軍查覺。則責其有心通匪。又殺人又燒屋矣。進退維谷。左右兩難。哀哉醴人。誠不知有何罪過。而罹此浩劫也。弟曩讀波蘭安南朝鮮亡國痛史。竊恐吾身親爲亡國民。今則求爲亡國民而不可得矣。

湖南船山學社致英商李德立君書

竊聞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權等不幸生於中華。又隸湘省。當南北戰爭之衝。遭罹戰禍。三年於茲矣。流離轉徙之慘。日甚一日。今則農事方殷。而四野蕭條。軍人

經過之地。千里爲墟。十室九空。慘無人道。其他僻遠之區。土匪流氓。乘機劫奪。所在而是。男廢於耕。婦不能績。道路不通。商旅不行。去年之難。甚於前歲。今茲之患。又甚去年。長此不圖。生機斷絕。現在雙方相持。尙無息兵之意。吾民何辜。遭此厄運。前幸先生發起南北議和公會。仁心毅力。薄海欽仰。而我湘民則尤深感激。而望先生之事之立見成功者也。權等代表湘民。組織和平請願團。月前曾由程君頌萬吳子嘉瑞諸先生。通函台端。茲更迫切陳情。所首求於先生者。卽望先生以提倡和議之資格。本人道主義。可否提前代我湘民請命於南北兩方各總司令。俯念湘省以農立國。爲長江一帶仰食之區。非徒本省數千萬民命已也。趁此農時。暫行停止戰事。各守所至之疆土。或雙方酌留兵力距離之餘地。勿再進行。俾民得收輯流亡。及時播穀。庶期減省將來之痛苦。徐延一線之生機。無任拜禱待命之至。石廣權曾慶榜顏昌曉葉芳彭政樞曹任遠等叩。

醴陵知事通啓

竊維救災卹難。首賴仁人。集腋成裘。端資羣力。湘省迭遭兵事。醴邑淪爲戰場。彈雨橫飛。膏血染乎原野。狼煙突起。城市頓化坵墟。紅拂墳邊。積屍爲阜。灤江橋底。枯骨沈沙。當夫白首歸泉。老婦竟抗顏完節。朱顏飲刃。嬰孩猶吮乳在懷。痛茲人禍天災。知往者之不諫。誰爲扶傷救死。幸來者之可追。凡屬同胞。忍辭援手。瘁彤丁茲時難。忝握邑符。聽夾道之鴟啼。如泣如訴。撥劫灰之鷓吻。何代何年。爰爲設祭臨壇。慰冤魂而普渡。立廠施粥。扶殘喘以來蘇。毀室窮黎。概行收養。有家農賈。酌貸賞財。凡所應爲。分途并舉。欲復國家之元氣。敢辭職分之勤勞。惟是畫策多方。點金乏術。本地封殖殘破。籌款既屬萬難。省會財政拮据。撥費祇居少數。縈懷愴目。不盡殷憂。奔走呼號。誰爲將伯。昨者美國領事。道過災區。憫此鴻嗷。助以磨餅。足見主持人道。異國具有同情。共謀加惠。子黎吾儕。詎甘讓步。伏望再生佛子。救世賢豪。推利人濟物之懷。作積壤成山之舉。登高振響。萬金不厭其多。種玉爲功。一緡不嫌其少。就煒彤盤殮首宿。先捐五斗之糈。開羣公福壽萊臺。謹拜百朋之錫。醴陵縣知事王煒彤謹率

全邑災民七十萬人同叩。

湖南義賑會熊希齡等致中國濟生會書

敬啓者兵凶戰危。古垂明訓。救災拯溺。人有同情。况在高賢。尤勞靡注。湘中迭遭兵燹。閭里爲墟。重以水潦成災。秋收無望。人民困苦。不忍見聞。同人等疾首痛心。爰設專會。籌集義款。以資賑濟。素仰台端痼癩在抱。胞與爲心。凡有社會義舉。無不解囊相助。矧此次湘省現狀。兵戈潦疫。迭至交攻。受禍之慘。爲數百年來所僅見。災區之廣。徧於七十五縣。無食之衆。達於一千萬人。旣垂斃之堪憐。尤挺走之可慮。想執事眷懷湘楚。側隱尤深。特此函懇。擔任敝會勸募事宜。希卽聯絡各大善士。廣爲勸募。並將經募情形及收集款項。隨時函示敝會。以資接濟。庶多一分捐助。卽多救一人。早一日措籌。卽早生一日。倒懸獲解。頂祝無涯。肅此蕪詞。敬頌福祉。

姚宏聲致友人書

(前畧)張敬堯以一介武夫。馬上得督軍。對於民事。漠然不知。自入湘以來。湘事益

形紛亂。愈不堪問矣。清鄉則有其名而無其實。生民塗炭。土匪猖獗如故也。整頓金融。則新票濫發。舊票未收。且將湘廠所鑄銅元。悉數輸出。（偶步河。干見多數軍人押運上。輪盛以木匣。每箱約萬枚。）現貨價漲。市面恐慌如故也。設銀行以裕湘。實以禍湘。至於用人一事。自高級機關以至各局所。無不悉畀私人。湘人除二三羶附之徒。予以噉飯地位。餘皆斥爲狂悖。卽碩果僅存之警察廳長周斗山（湖南湘陰人）長沙縣知事姜濟寰（湖南長沙人）亦均先後撤委。現所存者。僅一測量局長陳整耳。（湖南寶慶人）誠以彼直屬北京參謀部。且驟易生手。俱多窒礙。故更易較難。用刑一項。尤屬橫蠻。所有囚徒。多用非法之刑。尤可笑者。以堂堂省長公署之科員。竟受笞刑之苦。試問世界各國。有此無理之長官否耶。故怨聲載道。人民無不疾首蹙額以相詬。

（四）論說

洲人之死證

國家之設官。畀以權力。所以保民也。乃保民者。反藉其權力。以虐民。則民不堪命矣。至如以武人而兼行政之官。其權力愈大。則虐民也愈深。今更益以綠林之魁。而督軍。而省長。其心思之酷烈。其威權之重大。以之虐民。民其容有焦類乎。吾湘自辛亥而降。既糜於軍事之濫費。更遭夫官吏之捲逃。公私財產。喪失不貲。然尚不過富者漸貧。貧者稍病。若得人好自爲之。猶有一線生機。乃自張敬堯督湘以來。施其淫威。罔恤民命。取茲尪羸之殘脂。膏彼虎狼之饑吻。於是富者盡貧。貧者且死。有衣者不得而衣。有食者不得而食。其無衣無食者。更在谷滿谷。在坑滿坑矣。雖一幅鄭俠流民圖。猶不能彷彿於萬一也。嗚呼。湘民何辜。遭此荼毒。洪水猛獸。莫擬其烈。吾儕奄奄待斃之子遺。無可告訴。無可呼籲。惟舉其虐政之著者數端。以冀世人之弔之耳。

一 竭取民財以飽貪囊也。金錢者人民之脂膏也。脂膏已竭。能不斃乎。吾湘苦紙幣之害久矣。然在張氏未來之先。每紙幣銅元百枚。尙值銅元三十餘枚。是人民破產。猶止三分之一也。自張氏秉政。一落而僅二十五枚。再落而僅十餘枚。徇至於

今僅值六枚。是人民破產。已達百分之九十四矣。推求其故。皆由張氏吸收現金。以致人民破產之甚也。初張氏之計。直欲推翻舊幣。而以所設裕湘銀行之紙幣代之。嗣以不能取信於人。難以推廣。遂變計以前任預備收換舊幣之新幣四千萬串。並不對換舊幣。直以吸收現金。舊幣未減。新幣轉增。價值愈落。民困愈深。其吸收現金之機關。除裕湘銀行及乃四弟所設之日新銀號外。並暗中使人四出收集。此濫發紙幣以吸現金而竭民財也。吾湘造幣分廠日出雙銅元十四五萬枚。每日由兌換處換出者。不過二萬枚。其餘悉數裝運漢口兌換現金。以致市面銅元缺乏。周轉不靈。百物增昂。民受其害。此私運銅元以吸現金而竭民財也。紙幣者由公家發出。已取人民之代價矣。且幣面明註准完本省各項賦稅。乃各征收機關暗受意旨。屏絕不受。即地丁一項。以長沙爲中外觀瞻之地。猶且按照市價。祇搭五成。其他項可知。其他縣更可知。雖財政廳有標價收納之佈告。不過一種掩人耳目之飾文耳。是紙幣祇能由公家用之於人民。而人民不得用之於公家矣。此藉征賦稅以吸現金而

竭民財也。綜計所吸之現金。已不下千餘萬元。而所發出警軍及各機關之薪餉。又皆以紙幣。按最低之法價折合。其現金非飽食囊而何。當此軍興之際。並無何人敢稽其出入。亦任其爲所欲爲而已。一破壞鹽法索賄營私也。食鹽爲人民日需之品。國家設局權運。所以杜壟斷而裕民食也。乃張氏到任後。卽委其妹婿劉某爲權運局長。狼狽爲奸。重索規費。查淮鹽運湘。統商本運費及一切稅捐計之。每包共價不過八元數角。該局另立名目。加索收稅費一元數角。護照費二元數角。又運動費數角。連同正價。共需洋十四元數角。是於正價外更加賄十成之八。此項規費。張與劉瓜分之。張六而劉四焉。以致市上斤鹽需錢三串餘文。無貧富貴賤。均受其害。貧苦小戶。購鹽不易。淡食者。比比皆是也。一縱兵殃民。張氏所率之兵。大抵皆昔日之嘍囉。卽新增之補充數旅。及湖南陸軍第一二混成旅。亦皆荏苒之魁亞。方以類聚面目難改。野性猶存。如城內史家巷某宅。北正街某店。藩城堤某店之劫案。當時各報僅載黃衣郎所爲。不敢直揭之者。恐攪其怒也。附郭要道攔路劫搶之事。時有所

聞。雖小民售菜之值。亦所不免。是亦若輩之行徑也。近且於城內稍僻街巷。嘗試之矣。至於短價強買。勒用僞幣種種不法。則無時無地無之。商民無可控訴。隱忍而已。此駐省軍隊之行爲也。因華洋雜處。恐外人之多言也。猶未敢大張旗鼓。若駐外防之軍隊。則更有甚焉者。每於夜間結隊。闖入民家。錮男丁於一室。驅其婦女爲之備酒食。飽餐之後。輪姦。輪姦之後。始從容搜劫其銀兩服飾以去。凡至一處。所有姦淫擄搶諸事。必奏其全技也。所以駐軍之鄉。十室九空。鄉民相率避於深山窮谷之中。既無屋宇以蔽風雨。又無衣食以禦饑寒。值此嚴冬。倒斃者不知凡幾矣。軍興以來。四郊皆匪。鄉民被害。請兵往剿。請者須先由團保。就保斃兵一名。須償費若干元。失械一件。須償費若干元。幸而勝也。則附近所有銀兩畜物。俱取而爲犒師之品。甚至妄指某人爲通匪。某家爲藏匪。而敲詐之。不幸而敗也。則謂請兵者爲匪探。誘軍致敗。必火其廬。戮其人而後去。故體民呼籲。稟中有求醫。則割創愈深之喻。嗚呼。吾民不死於匪。則死於兵。經此蹂躪。毫無生氣矣。一任吏執法也。張氏到任後。各縣知事。

無論其賢不肖。皆撤換之。任以私人。並冠以軍政執法之頭銜。以增其虐民之威。而施其濫殺之權。各縣知事迎合憲意。暴厲恣睢。貪婪無厭。舉凡前清之漏規。如堂費等。爲民國後所廓清者。亦皆規復之。尤以某衝要之縣爲甚。至於省署財署各掾屬。亦皆賄賂公行。視賄之有無。爲案之准駁。按賄之多寡。爲辦理之遲速。嗚呼豺狼當道。狐狸可知矣。以上數端。皆足以致吾民之死命。是卽吾湘人之死證也。至如縱兵盤踞校舍。提取教育經費。更以摧殘教育。將令吾湘之後死者不得與斯文也。悲夫。

(五) 詩歌

醴陵新樂府四首

鞭影

殺人樂

殺人樂。無怪磨刀聲霍霍。報道官軍來。萬夫齊膽落。官軍嗜殺本天性。煌煌况有將軍令。爭取彈丸快一時。直將雞犬看人命。天陰雨濕風颼颼。滔滔江水成赤流。誰無父母無妻子。屍骸狼藉無人收。君不見臭氣氤氳起坑谷。饑烏來往啄人肉。官軍奏

凱夜歸營。淥江橋頭萬鬼哭。

烈焰飛

烈焰飛。天風吼。隆隆熊熊變昏晝。三百里路無行人。但見頽垣斷瓦狐狸走。虎口餘生不遑哭。扶老攜稚深山伏。可憐玉石一時焚。瞻烏爰止誰家屋。借問縱火誰。云是官家軍。朔方健兒好身手。咄汝小民寧不聞。吁嗟乎。咸陽故事今重睹。萁豆相煎何太苦。冤民呼籲正無門。健兒大笑揚長去。

花姑娘

花姑娘。指倡伎。怪稱本自朔方起。堂堂良家那有此。獸心人面咄汝曹。蹂脂躪粉何狂佻。荆釵布服誰家婦。悄抱嬌兒踰牆走。林深箬密權雌伏。時聽槍聲響空谷。蚊蚋鑽膚不敢揮。兒在娘懷放聲哭。嗟嗟兒哭斷娘腸。嗟嗟兒哭終累娘。君不見。東鄰姊妹嬌如花。輪姦慘死千人嗟。又不見。西鄰孀婦五十一。一朝見辱絀於室。願兒啣乳懷中眠。阿娘之命猶倒懸。寧爲玉碎毋瓦全。

鬼晝出

鬼晝出。升我之堂。入我室。兵耶鬼耶。二而一。履聲橐橐。風冷冷。憧憧往來。三百日。日出擊槍至。日入網載還。布帛金錢。不知數。營中聚斂。高如山。視耽耽。欲逐逐。打鴨擄雞。渾未足。有時更演大劈棺。髑髏如薪。委林麓。吁嗟乎。黃臺之瓜。一再摘。蔓稀瓜盡。汝應識。可能餘地一分留。不然人與人相食。

述醴陵兵燹紀一絕句

屯良

到耳一城聞鬼哭。傷心四野盡鴻嗷。夢夢天道何堪問。拚把生靈付此曹。

(六) 雜評

湘人之呼籲 八年一月二十三日申報

(庸)

此次南北之爭。戰線之延長。川陝汴鄂。湘贛閩粵等省。巨數千餘里。而受禍之慘。實以湘省爲最。醴陵等縣。井里爲墟。言之傷心。吾人亦不忍僂述。迄今戰事雖停。而全省金融之枯涸。已成紙幣世界。餓殍載道。民不樂生。哀哉湘人。剝膚之痛。蓋不僅被

兵區域爲然也。

今南北和議將開。地方善後事宜。必爲和平會議中應決要案之一。湘中受禍獨深。斯國家所以恤湘人者。其事彌重而且急。此本南北當局之責任。無待於湘人之要求。况湖南善後協會今已再四呼籲矣。不知當局良心上何如也。

第九篇 外論

字林報昨載湖南平江西教士辟魯君。三月二十三日夜半書致長沙西教士華倫君一函。述北軍在平江肆行搶掠。及擾害外人之情形甚詳。茲照譯如下。

親愛之華倫君鑒。日間曾寄一簡。倘能送達。君可藉知此間情形大概。數日以來。余自晨至暮。惟以圖救他人之生命爲務。自己亦不知命在何時。業已兩夜不眠。毫無作書之機會。卽書就信函。亦不能送至郵局。卽送往矣。恐郵局亦無法送出之。今姑泚筆詳敘。近日情形。寄奉尊覽。不知途中得勿被沒收否。南軍主隊於星期三晨離平江。是日聞略有大商店被劫之事。外間揣測。謂係退走之南軍所爲。其實定係是晨放火越獄之犯人所作。與南軍無涉也。星期三下午六時許。有參謀軍官一人率兵一營從北方來。余借當地紳士數人往見之。彼允擔任保護地方。至明晨爲止。並指門外一已槍斃之亂兵屍首爲證。迨翌晨。此軍官他去。而店家之被劫者。又紛紛見告矣。星期四晨。頗爲安靜。自監獄焚燒後。知事已逃。遂成無政府景象。商店盡閉。

門。市上行人絕跡。北軍在何處。及何時入城。均不得而知。據一郵差報告。北軍已經過離此間北九十里之長壽街。行爲良好。購物悉行給價等語。吾人方以爲幸。且以所設避難處或非必要。擬即將其解散。不料數分鐘內。大變立至。一切財產。盡在危險之中。下午一時許。兵士續續由北街入來。形狀似係南軍。實則乃北軍也。未到二小時。彼等卽到處闖入民家。肆行劫掠。槍聲四起。凡敢於抵抗者。輒遭強暴。處置。余企圖到一人民避難之處。被亂兵阻止。欲見該兵之司令官。亦不許。甚至不許余回禮拜寺。羈留至數小時。余定欲行。始得釋。余立至醫院附近之一避難所。知霍威德君曾至彼處。但現已往彼住處之花橋。蓋彼之住宅及學堂均已遭劫掠也。時亂兵羣欲入此避難所。余力阻之。約歷一小時。同時目擊附近搶劫情形。至爲慘暴。余時時以目注醫院及住宅。今有一團附經過。余與之商。始得免此避難所之遭劫。正在此時。醫院中之中國醫生喘息而來。謂西邊又一避難所將被搶。囑余速往救。余與團附同往。亂兵始散。團附允爲保護該所。並告余以彼之居處始去。數分鐘後。格洛

斯文諾醫生從醫院來。謂喬威脫夫人之戒指與時計。均被搶去。先是有一男子被亂兵槍殺。其妻不知所措。邀喬威脫夫人至巷中略商辦法。夫人離住宅祇數碼之遠。突有亂兵三人衝出。奪去夫人所御之戒指。其中一人以手槍擬夫人之胸。又欲奪夫人之腕表。不得。則令夫人自脫之。否則將砍夫人之臂。夫人予之。始脫險而歸。余立往覓團附。請其來保護余等住宅。至則亂兵正在搶劫。余等對面之住宅。得團附之言而止。團附允派兵來保護醫院避難所及吾人住宅等處。當此之時。陳神甫趕至。謂繆神甫被槍彈擊中。蓋彼二人同往一避難所。亂兵詰問甚厲。彼等取出名片。並告以來此之理由。迨離去時。復遭侮辱。且被槍擊三次。繆神甫腹部受傷。爲人負之而歸。劉團附派人來護送。另派人至醫院等處。實行保護。斯役也。苟非劉團附助力。吾等之財產甚至生命能否獲全。誠爲一疑問矣。先是搶劫一經開始。余立即請見該管軍官。此時得邀允准。一營長來陪余往。余得見北軍第七師第二十七團團長李長民。陳述一切。請彼速予相當之保護。李力任保護。並說了許多好話。然最

後則令余往見第七師第一團陳團長。蓋吾等所在之區域。乃歸彼管轄也。余往見陳。乃知劉團附即陳之副官。彼之盡力保護。吾人固已受其惠矣。是夜余未就睡。并未脫衣。西街適有火警。人心大震。以爲全城失火。幸而尙非事實。然民居市店。已無一不被劫掠矣。次日星期五。二月念三。搶劫與暴動之猛烈。殆無以復加。且出於一切思想之外。余適往陳神甫處。亂兵來矣。陳欲抗之。余以爲適足敗事。乃急詣李團長處。請其派兵來保衛。李一口允許。余奔回禮拜寺待之。詎消息杳然。余立於門次一二小時。阻亂兵勿入。旋因饑甚。令教士包君與管門人暫時看守。並待保護兵之來。余奔回家中就食。到家未幾。包君已接踵而至。謂禮拜寺已遭搶劫。寺中損失尙少。包與管門人之所有。則已傾筐倒篋而出之矣。余聞又有一張姓團長到此。其權力較鉅。余乃覓得之。其人知識似較闊大。彼聞有外人受傷。大驚。立派人送余回禮拜堂。一面派人保護教會住宅。少頃有一鄂人名雷蔭長者來見。擔任保護吾等財產。此殆余見張團長之結果。是夜又有火警。人心尤震。余得睡眠一二小時。今

日星期六。又有搶劫情形不可名狀。在花橋之守兵。於天明時離去。聞第二十七團兵士亦已開往五里坂。上午十時。前縣知事趙君及紳士數人與余會於商會。商量請軍官恢復秩序之法。時有高級軍官兩人到此。吾等往見之。二人皆允予以保護。然余二小時後回家。并未有衛兵派來。及後。又有新到之兵。續行劫掠。且在學校中住宿。霍威德君之衣物及學堂。均被搜索一空。此等新兵。乃屬於十一師者。彼等之師長。尙未來。余因往見彼之參謀長。由其派員一人。偕吾等至花橋查詢一切。霍威德君聞警馳回。乃被亂兵以實彈之槍擬之。霍君見機急退。吾等既到。亦不得滿意。且被阻於門外。據該員言。兵士將於明日搬往他處。然能否踐言。誠不可知。總之。此間種種肆行殘毀暴慘酷之情形。筆難盡述。其作惡最甚者。爲最先到之北兵。卽第七師之第二十七團是也。但求上帝慈佑。長沙勿復演此慘劇。斯爲大幸。霍威德君之子。當花橋被劫後。走告其父以所遭之事。中途忽然失蹤。旋街上發現一字條。係從一樓上拋下而致余者。囑余速往某店救其性命。余立往該處。則已不見蹤跡。

探諸當局。亦不得要領。但聞彼係被迫充當苦役。斯猶不幸中之大幸也。再請轉告弗來明君。彼之居處。亦已被劫矣。

星期日下午續函云。霍氏兒業已歸來。彼先被勒充苦役。在通城道中擔負重物一宗。旋被困於一樓上。彼乃拋下致余之函。爲兵士所覺。捶之。改囚於後屋之密室。當余見函往覓時。彼蓋正在其中也。今晨拂曉時。守者均在熟睡。被逃出屋頂。爬過鄰家之牆二層。曾顛仆一次。後幸到家。此間婦孺多避居山間。有絕糧之勢。各人極以爲慮。然秩序未復時。乃無法可施也。

大陸報四月四日長沙通信云。今日午正。張敬堯正式接受湖南督軍及省長印信。吾人料此印信。定係新鑄者。蓋上星期南軍退出長沙之時。督軍署內之騷擾殘破。爲自一九一零年四月十四日岑春煊逃走以後所未有。故督署內凡可以變價之物。決不至尚有留存。印信等物。非被移去。亦必被擊碎。須知如電話機之類。亦被搗毀無遺。而匪徒乘機搶掠。不但可動之物如電扇等。均遭取去。卽門窗玻璃。亦盡敗

壞。則印信又豈能獨存耶。此姑不贅論。吾人今已得一新督軍與一套新印信矣。上星期吳佩孚率其所部第三師入長沙。長沙人民歡迎之。吳軍亦頗有紀律。既未行劫。亦未殺人。本星期張敬堯軍先張三日而至。一路大肆其亂暴行動。傳聞在長沙以東之各地。恣行殺人越貨諸事。雖其範圍或不甚廣。而軍紀蕩然矣。今日張敬堯發布宣言。擔保此等行爲以後不再發生。彼將約束其部下。維持地方秩序。不知其果能踐言否也。自外人足跡最初到長沙後。長沙城之大遭劫掠。殆未有如上星期之甚者。城中大商舖多數被毀。其珍貴之貨物均空無所有。商業原狀。不知何日始能恢復。此等劫掠。似退走之南軍所爲者。亦頗不乏。蓋因彼等之餉金。均未領足也。字林報四月四日長沙通信云。張敬堯於今日就督軍兼省長任。印信之接替。自無其事。不過憑北京政府之一紙命令而已。吳佩孚之第三師。已開赴南方。吾人得衡州消息。謂南方領袖並不預期在該處負固。且謠傳南軍所有子彈。僅數十日之用云。目下省城頗爲安靖。惟附近城外之英美烟公司房屋。今晨曾遭小小搶劫。總之。

離城益遠。搶劫之情形亦愈惡。除少數主要紳士所居較大較固之住宅外。罕有一家未遭危害者。農家小戶之婦女。多被侮辱。物品之所有權。幾已完全消滅。吾人聞種種故事。未便形諸筆墨。湖南紅十字會竭力設置許多婦孺救濟所。以供彼等避居之用。新督軍在平江及此間。對於組織婦孺救濟所之教士等人。曾力致感謝之意。然使彼能設法。使此等救濟所無須設立。豈不更佳。中國之軍官。往往有甲能約束其部下。而乙則不能。吾輩西方人。實莫明其理由。即如北軍第三師。完全在吳佩孚約束之下。軍紀良好。而張敬堯則不能約束其第七師。縱加以督軍省長之尊號。亦復無效。此究何故乎。張過平江時。親見種種殘破情形。然吾人未聞其有懲戒不法兵士之事。彼在平江見當地教士口頭頗有道歉之語。迨後以書面交通。則彼之祕書。大作欺人之談。彼謂彼之部下與（亂黨）曾在平江劇戰。以致地方破壞。誰知張兵到前數小時。南軍早已全部退出。張兵安然入城。何嘗有作戰之事乎。尤可笑者。故意派員查詢。迨不得要領。則硬指行劫暴動者。必爲南軍。又有外人房屋爲

張兵強行佔住。而此等兵即行劫掠。萬不能指爲南兵。則又謊稱土匪假扮北兵者所爲。誠可笑也。據瀏陽消息。軍隊經過該處時。行爲頗好。但有地方痞棍誘引兵士中之不良。到各家行劫。再爲姦淫婦女之事云。

大陸報四月八日湘潭通信云。北洋對湘所取態度。似欲攻克全湘而據守之。今長沙既佔。以政治論。可謂全湘已得。惟能守與否。似不可必。南軍自岳州敗退以還。沿途不久留。除非行搶。連續退至衡山爲止。湘潭則南軍於三月二十九日退出。北兵於三十一日進佔。猶憶四月前南軍追逐北兵。在湘潭追及。後隊與之大戰。北兵宵遁。今者全局皆反。北兵追逐南軍矣。所幸兩軍之一出一入。中間尙有二日。南軍沿途急退。行經湘潭。大施搶掠。將領專重湖南銀行之現洋鈔票。搜括一空。既行搜括。且自爲辯護。謂此係政府銀行。南軍不事搜括。必落入北兵手中云。日前南軍將湘潭通長沙之長距離電話線割斷。會話之交通受阻。惟電報線未動。直至上月二十九日敗退。南軍全數皆到。始將電機搬去。並斷電桿數根。幸電報局長有先見之明。

預先藏匿電機二具。故電報之交通無恙也。南軍離境。局長卽在城外蘆篷內裝設二機。附近有一電桿。湘潭長沙間之電報。藉此恢復原狀。大隊兵士之行搶。毫無忌憚。大小商店。隨意闖入。敲門而開稍遲。卽放槍示威。凡能攜取之物。無不奪劫。人民誰敢抗禦。郵局亦被劫去。郵票現洋約六十元。處今之時。人民之恐怖已達極點。逃往鄉間者。以千萬計。奔赴醫院或教會學堂避難者。不計其數。道上商店門窗嚴閉。不見一賣物販人。初希望南軍退出。當可平靜。然北兵之來。亦可畏也。再湘鄉原有北兵俘虜六七千人。近移寶慶時。中有患病不能移者。亦有逃亡者。祇贖一千三百人。無食無錢。湘鄉人民組織一臨時紅十字會。代爲看護。候北兵來接手。今者此千三百人。皆逃來湘潭矣。目前南軍集中衡州寶慶。候援隊與軍械之接濟。苟陸榮廷能輸送充分之接濟。南軍或可堅守衡州。如前次然。惟接濟一時不能卽到。勢必再向南退。北兵自三十一號入湘潭後。軍紀尙佳。惟街道上之不安靜。終不能免耳。沿途僻靜之地。聞有搶掠之事。然上官確竭力在城維持軍紀。不稍寬貸。總之湖南一

省。北方欲佔之。南軍亦豈肯休。長此相爭不已。人民受害愈烈。再農時不可誤。今兵革滿地。農人不能耕種。將來或釀成大荒年。未可知也。

四月九日東京時事新報紀事云。長沙此次之劫掠情形。悲慘奪目。殆從來所未有。其被害之最烈者。爲綢緞鋪。金銀樓。裝飾店以及錢鋪。劫掠之始。兵士爲頭陣。兵士畢。流氓貧民繼之。故有一家連遭十餘次之劫掠者。惟劫掠之兵士中。絕無一廣東兵士於其內。日本人家之被難者。亦有七八戶。店鋪惟齊城洋行雜貨店一家耳。二十五六兩日。則縱火燒毀銅元局。並兵營。幸民家之被累者尙不多。目下在長沙之兵。不屬吳佩孚部下。惟事姦淫殺掠。漫無秩序。因是第三師長張敬堯之名甚惡劣。由長沙退出之湖南出身南軍首領。今皆駐集於衡州。潭浩明有退至永州之報。常德方面南軍之一部。因要求該地商會八十萬元。作解散軍隊之費。商會無力應付。故此等軍隊。能退至貴州與否。尙不可知。或卽流爲土匪。出沒於西部各地。則又爲該處之大患矣。

字林報四月九日長沙通訊云。長沙現狀。已稍有進步。計正法三人。足見當道於管理一層。尚能有所盡力。然試就長沙附近一帶所發現之千百事實而觀。則其所謂管理者。爲效亦僅矣。此在當道方面。究係無此意。抑無此權。則非記者所知也。頃有兩西人。自平江回來。聆其所述。大足駭人聽聞。雖二人所言。未必有過於前者北軍大掠平江之通訊。然得此已足證實前說。而據二人所言。則平江狀況。較前並無進步。當二人抵平江時。北軍總司令已於一星期前過境。尤卽維持地方。閱數日。避難婦孺約二千人。皆信之而歸。一婦回見室家殘破之狀。悲不自勝。卽時懸樑自盡。又一人則設法覓得一鍋。煮食方熟。一兵士過而見之。並其鍋取去。類此之事。不勝枚舉。於是一般婦孺。皆懼而折回。至四月六日。避難所中。尙有二千一百餘人。擁擠其中也。平江城中有一司令。僅出鈔票二千餘紙。（此項紙幣價值折扣甚巨）易取現金。捨此以外。別無政績也。自長沙至平江。相距約七十英里。一路之上。僅有北軍。餘外不見一人。一夕。途中無假宿處。二客乃入一空屋。自舉火煮食。及明而去。始終

未遇一人向之索值也。牛羊之屬均已宰殺無餘。穀種盡被劫掠。人民困苦殆不堪言。

四月十三日大阪朝日新聞長沙通信云。南軍中奪取岳州之主兵。已於前月十七日左右退守湘陰歸義新市戰線。又於十一日左右自通城一帶攻破後。南軍右翼劉建藩之部隊。遂於十五日退至平江。旋又爲北軍所迫。更於二十日棄平江別去。劉自十六日始專收集岳州方面之敗兵。輸送至前線。以厚兵力。並藉待廣西援軍之至。方困頓之際。因湘陰方面之南軍奉總司令程潛之命。於二十三日退下。前線遂因之而全潰。至二十四日後。敗兵由水陸兩路陸續羣集於長沙。於是譚浩明無由挽回頹勢。卽於二十五日四時率幕僚等全部。由水路向衡山退走矣。譚既退。長沙乃大起恐慌。所有陸續逃至長沙之兵。由二十五日午前始大肆劫掠。自總司令部始。以及湖南銀行。湖南實業銀行等。無不劫掠一空。入夜又縱火焚燒各巡兵營。乘亂搶劫市街上頓呈一種慘澹景象。於是市民咸亟望北軍入城。以維治安。於二

十五日特派代表往迎。二十六日又組織保安團。以備自衛。二十六日午前八時。第十七師長陳復初兵首至。午後八時。又有直隸軍第三師團步兵第十二團至。迄十時。師長吳佩孚始入城。至是全城秩序。始漸漸回復。而人民始覺有再生之望。此次長沙之劫掠甚慘。城外之在留日人。亦有直接蒙害者。特甚輕微耳。

字林報湖南永州府四月三十日通信云。永州府（即零陵縣）在湘省南部。太平之亂。桂匪犯湘之道也。去冬譚浩明率桂軍入湘。亦取道於此。乘勝進逼。直達岳州。可謂縱貫湖南。抵其北門。桂軍至此。風勢忽轉。繼復逐步南退。一進一退。頗如大潮之漲落。神速出人意外。當長岳之危也。此間人民尚不爲意。迨今禍臨門首。始驚懼焉。紅十字會二年來集款已數千元。但未嘗有所爲。其存在也。似專爲發起人謀利益者。然今亦憬悟矣。衡州之失。如青天霹靂。人所夢想不及。既而竇慶隨之。於是有兵數百人。長官令紅會診治。紅會執事竟覩顏向教會醫院救助。且乞藥焉。醫院不與。令往藥房購取。幸本地教士慈善爲懷。發起一聯合紅會。又組織一難民收養所。城

中紳士與教士頗相得。能和衷共濟。爲無告之婦孺預謀生活。免受北軍或南軍之虐待也。按永州之設治。已二千年。歷代戰爭。經歷多次。然非有如今日之痛苦者。明代之末。永州之民千人。避難附近某山洞中。事爲北兵所悉。塞入道縱火。皆焚斃焉。今日永之人民。莫不恐恐然懼大禍之將臨。官家果已出示安民。謂爲桂軍已退。至永州。毋需自相驚擾云云。桂軍總司令譚浩明昨日回此。南方疊次來電。令南軍勿退。譚浩明聞亦自誓。決不生離湖南。但望言行相顧。庶不失英雄本色。雖然大人物處逆境。其舉止亦當原諒。不宜苛責。記者猶憶前見譚時。何等勇奮。今則神氣漸失。大將如此。其士氣之不振可想。安有不敗哉。此間人民。獨畏桂軍。而四鄉盜匪之患亦甚。若夫北兵在湘北所犯種種罪惡。全省皆深知之。人民準備逃難。購避難所票者。紛至沓來。城中各教堂大開門戶。專備逃難。俾於倉猝間。知所趨避也。然而所懼者。大兵苟失其常。橫行無道。又將如何抵禦之耶。

字林報五月三日郴州通信云。吾人今日忽得戰事真相。在先以爲大兵北上。必能

戰勝。繼又聞南軍連勝。不久可望佔有漢口。和局將成。忽然全局皆變。南軍已退出岳州。長沙又失。譚浩明出示。言將退至衡州。以其地可戰也。今聞譚率桂軍向永州而退。程潛率湘軍則在湘江。(距衡州二十五里)抵禦北兵。程之大本營。設耒陽縣。南軍馬西陵(譯音)刻在攸縣附近。曾獲大勝。余見某電稱。攸縣北兵大敗。馬兵殺北軍將領某。俘軍官數十人。兵七十人。大礮二尊。機關槍十架。飛機二架。鎗彈甚多云云。究竟大勝所獲。果如電中所述與否。不得而知。但攸縣有大戰事。則無疑也。傷兵入此間。美以美會醫院。已有八十人。惜西醫僅一人。又無副手。而欲診治如許病人。頗難勝任愉快。傷兵乘轎而來。途中行五日疲甚。中傷皆係槍彈與機關槍彈。中開花彈者祇一人。刺刀之傷則未見。官吏告吾人口。傷兵尚有數十。船由永縣開來。醫院云。然醫院之容量有限。何能容納如許。官吏豈不知之。再若輩僅口許接濟經費。却未名一錢。醫院望眼欲穿矣。創設紅十字會之議。亦言之多日。迄未見其成立。城中人民。亟謀避難之道。教會出售西人國旗。每面價洋八元云。官吏雖出安民告

示。人民不信。婦女逃入鄉中甚衆。其不幸者。中途乃被盜劫。美以美會已辦一小避難所。目今惶恐稍減。良以兵士行爲。未失常故。然而攘雞盜鴨之事時有。幸不多耳。昨日新知事到任。舊令尹人民愛之。於其別也。頗有戀戀不捨之意云。米價大貴。每斗價錢一千文。軍士食米每採大宗。市面失調。新寧縣奉命供給五千擔。地方食指大增。而農人以戰事故。皆不以秋收有望。故將來窮民之前途。實可畏也。此間人民莫不欲和。能安居樂業。便可不問爲攻者之爲南爲北。今四鄉土匪如毛。性命財產。皆不能保。生意完全停止。有大宗礦砂。牛皮積滯。想因船隻缺少故。貴陽州人民。近捐與上海總紅十字會大宗款項。希望在本城設分會。乃爲預防計也。

又大陸報湘潭五月七日通信云。二星期來。在湘北軍。忽遭大敗。幾不能支。近始逐漸恢復。旗鼓重振。再與南軍背城一戰。湘之中部。譚浩明軍隊受北兵急逼連敗。將及廣西邊界。或已越界。亦未可知。北兵於四月下旬已越衡州。寶慶而南。接續前進。中間僅與南軍激戰一次云。北兵失利。在湘之東。南軍得粵兵援助。回攻北上。而至

株州。(距長沙旱道九十里水路一百五十里)回攻之南軍。人數不多。遂北兵出益縣與醴陵。佔株州。北軍失利後。急調大兵巨礮往援。北軍藉巨礮之力。卒復株州。大礮之攻。始於星期五夜半。直至星期六全日。湘潭距戰地三十里。已聞礮聲。北兵進攻時縱火。教堂紅會避難所與商店。均付諸一炬。南軍不得已而退焉。今北方援隊陸續抵此。吾恐南軍欲由大道直撲省城必難。或者分隊專攻北兵各翼。想能有効耳。常德消息。該處已見戰事。勝負未定。又距長沙西北二百里。益陽地方。亦有戰事云。

字林報五月十三日京訊云。去秋南軍初次進佔湖南時。計俘北兵第二十師與八師之軍官兵士八千人於長沙。此等戰俘。初幽諸衡山。日給三餐。作工四小時。迨近南軍遭敗急退。遂將戰俘移至醴陵。自初至今。中間相隔多時。戰俘中不免有逃亡等情。故今日人數。祇餘七千人矣。惟大兵處廣野中。覓食最難。南軍大元帥因設妙策。消除如許食口。軍用亦可大減。擬請英美教士作中間人。向湘督張敬堯提說贖

回北兵。共需三百萬元。每人均攤。不及千元。若以中國銀行票計。祇六百元。督軍得此提議。非常驚異。當卽答稱。不但無如許財力。且此項北兵。既無軍器。實不值此大價錢也。南軍之贖回計。既不能行。遂減北兵口糧。日祇二餐。將來尙須減少。致食無可食而後已。湖南情形。愈演愈奇。最近譚浩明確率大兵敗北兵於寶慶。直追至永豐。該處北兵將欲急請援救。勢將不支。中央政府聞此敗信。大爲焦灼。尤以總理爲甚。據某高級軍官之言。則曰北兵之敗。乃軍官士卒畏死者。多不欲犧牲生命。其他則以淫掠爲目的云云。某軍官之言。當不失實。夫中國兵隊。既如是腐敗而又欲練新兵四師。果何爲哉。

五月十六日日本時事新報十五日漢口特電。張敬堯等之兵。在岳州醴陵所虐殺之良民。在一萬以上。長沙每日間諜嫌疑被槍斃者。有十數名。多係無辜之民。一般人大起恐慌。目下一部之紳士。向政府要求撤換張敬堯。在平江縣受重傷之西班牙宣教師。尙不能起。由法國領事向政府嚴重交涉云。

又東京日日新聞五月十三日漢口特電。當北軍七日佔領醴陵。大肆掠奪虐殺。除幼童外。不問何人。率以彈丸銃劍戮之。日本人一名。幸得安全。遁至長沙。西洋人數名。今朝亦抵同地。美國宣教師。爲槍彈所中。不攜一物。逃來當地。又株州亦有同樣之悲劇。蓋此次南軍之逆襲。出沒無常。北軍疑地方人民暗中爲助。故行此復仇之舉。政府賞此功。贈張敬堯二萬元云。

字林報五月十六日長沙通信云。聯合福音會教士德白斯博士。取得張敬堯將軍之允許。由兵士護送。乘專車赴醴陵調查戰事情形。星期一晚離長沙。未天明抵醴陵。去晚有教會房屋一所被焚。其他均遭掠劫。德博士之住房。亦在被劫之列。其室中曾留有銀幣三百元。醴陵全城。除北兵之外。查得祇有活人三口。其一爲七十餘歲之老婦。一卽老婦之子。年甫弱冠。已成殘廢。母子同匿居醫院內。又一人爲鄉民。據云彼當時絕不知爲何事。忽被兵士痛打兩腿。並反縛兩手。且欲槍斃之。爲德博士說情救出。此人已被帶回長沙。北兵在株州及醴陵兩處注意行動。自言彼等所

言卽爲命令。有一教士在醫院內聞一官員語其兵士曰。汝不可在此殺人。但可在外面任意殺人也。由此足見彼等均能任意殺人。且此兵士之嗜殺。或不僅對於本國人。且對於外國人亦然。正未可知也。德博士言。在城中街上。未見一未焚之屋。敗壁頽垣。觸目皆是。且均不能修理。非重造不可。自攸縣至醴陵之三十華里。自醴陵至長沙之五英里。均爲北兵搶劫之場。此間長沙。恐慌尤甚。某報載一新聞。謂有一美國教士。於下午九點四十五分時。欲從其友家中回自己住宅。相距祇五分鐘步行可到。巡卒竟不許。並以實彈之槍相擬。該教士無法。祇得折回。其實此教士會領有一督軍特許之通行證。且上書有姓名。准其於普通人不許往來之時間（據督軍之告示爲夜間十時）後。仍可在道上行走。乃此種特許證券。對於該巡卒竟無効力。彼自言不識字。該華字報並言。美領事聞此事後卽通告張督軍。張督乃出示。謂凡外人攜有通行證者。巡卒不得干涉之。然城中外人殊不欲實行試驗此新命令之効力如何。惟有暫時晚間杜門不出。友朋之酬酢一概停止而已。又有一種

事情。爲近來數見不鮮者。茲述一事以概其餘。上星期日。有城中信教者六人。聚於某某家中。舉行私人祈禱會。會場僅一樓房。房主乃爲成衣匠者。一人會畢下樓。則偵探已在守候。立帶至督軍署。其中三人被用繩反縛兩手。繩之一端。從樑上穿過。將身體懸於空中。夫此身體之重量。已足使其人屈招任何罪名。乃身上更加壓石塊。以增其重。旋此人已被押至軍事法廷。其中一人。適爲某紅十字會醫院之員役。紅會以此人失蹤。卽函詢某方面。接復信。謂此失蹤之僕。安然在軍事法廷署內。紅會又請某教士設法。教士投刺詰問。始得當局之注意。並保證如查得該僕確無犯罪證據。當卽釋放。惟須保其以後行爲良好。星期二日。教士得電話。謂案尙未訊。同日下午往詢。得此同一答復。晚間電鈴又振。則謂此人可以釋放矣。其他五人之遭同一運命。教士直至此時始知。卽請見軍事裁判長。約以明日。如期往。裁判長言。先生祇曾言及一人。教士答稱。我祇知此一人。又越二十四小時。其他二人始均得釋。按此數人者。並未犯有不法行爲。而其得復自由。顯然出於外人干涉之力耳。此外

人向來主張不干涉主義。今乃不得已而爲之。凡此種種類似之事。無外人干涉。仍在內。實爲最可憾之事。試思一心地質直之鄉農。如紅十字會之門役與成衣匠者。安能抵抗如現在中國當局者之暴力乎。堂堂政府。於其本國幅幘之內。施行此種政治。自毀其爲政府之資格也。

字林報五月十八日長沙通信云。通信員日來曾爲二十五英里之短程旅行。經過瀏陽邊界。及許多曾經兵燹之區域。卽種種傷心慘目之事所發生之地也。昨日出行。今日歸來。離省城外郭之後。卽不見一兵士。沿途時見有小支隊。及旅行於甲乙兩城間之郵差。兵士名譽。殊不良好。在未到邊鎮永安寺之前。祇經過一街。沿此街祇有屋宇三十間。此三十間中。有二十五間。空無人居。詢其原因。有人答稱。因經過之北軍。動輒要求食物茶水等。不給分文。且動輒強迫旅客中之役人。爲彼等看荷軍用品。有時竟將全家男子拉去。迨此等男子歸來。則見家中已被劫一空。某甲告通信員。謂有一軍官向彼解說兵士搶劫之理由。其言曰。余之下部到此處時。饑

渴已極。以爲此間必有居人。可以供應。豈知人跡全無。是無怪彼等之憤而打劫也。凡尙未閉門之客店。亦祇有最劣之蔬菜及少許豬肉可得。雞蛋絕無僅有。詢以何故。店主人輒答曰。吾人之雞。均被北軍搶去矣。惟農人方面之工作。依然未輟。沿途未見有空廢之田。插禾之事。甚爲忙碌。曾見一田中。作工男子。有十三人之多。其他有十人者。就此區域而論。農事尙未遭干涉。據云離大路較遠之處。情形卽不若是順利。不知確否。聞前時兩三日來。屢有個人被劫之事。然被劫者絕未得有賠償。三星期前。有一官員告我。謂彼被特派調查附近民間之損失。談次。對於盜風之猖獗。若甚憤恨者。余詢以聞督軍曾接到爲特別賑款之錢十萬兩。確否。彼謂十萬係圓數。非兩數。余前言誤也。夫彼之更正余言。卽是承認政府曾提款十萬元。作賠償。曾受軍士蹂躪之人民之用。乃此後吾人但聞北兵在醴陵如何奸淫搶劫。而賑濟之事。則閱爾無聞矣。今有一事須記取者。凡屬盜劫之事。其任查緝之職者。皆爲軍人。凡有控訴軍人之案。其任裁判之法庭。盡爲由軍人組織之軍事裁判所。裁判所門

口。駐有兵士。凡人民呈訴之公文。必由看門兵士。送與上級軍官。多有杳無答復者。苟有之。亦仍由兵士送出。近來告示之頒布。較少於三星期以前。然仍觸處皆是。其內容對於兵士之搶劫。並不否認。但佯謂係土匪所爲。有一告示。極言不應於此農忙之際。強迫農民服兵役。然任何農民。苟有敢以告示之言。使督軍親率之兵士注意者。即將受槍尖之刺。任何苦力。苟有敢繃避兵士之強迫者。即將遭彈丸之擊射矣。嗚呼。

字林報昨載寶慶教士基本氏五月十八日來函云。南軍於五月十七日晚退出寶慶。(連敗六十里)次晨北兵復入。余(教士自稱)餐畢。立門首。觀察動靜。見有彈子穿過極厚之大門與二門後。又穿一柱。正凝視間。一面目可惡之北兵。忽舉槍問余。將扳機。余急躍得避。當是時。余屋中藏有避難婦孺甚夥。深恐兵之闖入。余遂冒險而出。質問彼等何以犯教堂。北兵數人竟大聲告余云。將殺西人與教徒云。余見勢不佳。急退入屋內。嚴閉大門。除清晨潛取早餐入屋外。永不開門。其日自晨至晚。城

內外槍聲不絕。道上避難人民。受槍擊而亡命者。皆僵臥血池中。搶劫之事。應時而起。無屋得免。避難所亦遭劫。其中婦女約千餘人。不得已均逃亡。教堂附近之避難所。同遭劫。婦女紛紛移入教堂。今在寶慶以此教堂爲第一安全地矣。道路上慘狀。筆難盡述。余等懸英國旗。以爲可免槍擊。而懸旗不及半小時。已被扯去。兵士行爲愈演愈惡。橫暴過度。非言語所能解。余屋中婦女。聞北軍將至。如中狂熱。多破後門而逃。余當時非常困難。迨下午二句鐘。始有衛兵二名。來守教堂。傍晚卽歸。繼經余商諸某團長。遂派四衛兵來。余乘機入城。見統軍之將田某。告以兵士禍民情形。何以教堂亦遭劫。且軍官之保護。獨厚於德教會。蓋德人未嘗請保護。軍官於晨間先派兵十名。而於英教會僅派兵二名。卽知調回。待遇之厚薄。相去太遠。此顯而易見者也。此次西商財產。皆被搶劫。太古與亞細亞損失最重。美孚與勝家亦然。北兵除搶劫外。且施破毀手段。如木器機械等。不能攜帶者。便搗毀而去。以洩其怒云。字林報社論云。讀基督教士所述。可見湖南兵禍之甚。西人之在寶慶平江與醴陵者。

此次性命極爲危險。財產亦受鉅損。吾人今日之不滿意於湘戰。不僅爲西人危險。實爲無辜湘民抱悲觀。西商與教士。應當保護。然全體華人。更宜保護。查基督教士函所稱華軍官獨厚於德教士一節。不可不論。按德人在名義上。今已爲中國之敵。虐待之固不必然。而獨厚於他國教士何也。若夫湘省兵禍。兩閱月來。幾達極點。溯自去年傅良佐逃亡後。北兵之再入湘。自三月十八日克岳州始。當是時北兵曾毀人民糧食之全部分。禍湘因此開端。自岳前進。道經平江。第七師之萬惡大罪。諸君當能記憶。於二十六日抵長沙。沿途之蹂躪。不堪言狀。張敬堯於四月四日。自稱爲署理督軍。於是北兵行爲稍有軌度。（按造成一九一三年白狼之禍者。卽此張敬堯也。）地方上之受劫。土匪爲害最甚。若輩每乘南軍退出。北軍未到之際。大施破壞。然武人之管束。與偵探之誣良。及長官之勒索。其爲禍亦不減於搶掠。但不甚顯明而已。北兵入長沙之後。事實多紛亂。而無頭緒。今亦無暇詳述。後以北軍將領退避不進於。是有二十日總理赴漢之行。自是以往。長沙以南之戰事。雙方互有勝敗。彼

此似藉此各逞其搶掠之慾者。總之南軍不得謂完全清白無罪。惟以種種不法行爲比較之。却不及北兵之甚。曰北兵者。其實一服軍服之大盜耳。記者綜覽二月來湘省通信報告兵禍。通信員言語間。似偏於南。(按指政治方面而言)然其形容兵禍之筆墨。實爲湘民請命。固不可厚非之也。吾人猶憶中央政府征南之舉。因九月間湘南宣布獨立故。然湖南之商人農夫。於宣布獨立。何嘗負責。所幸者。處雙方貪利自私之將領軍隊間。遂遭浩劫耳。雖然此禍民之戰。將延長至無窮耶。協約諸國固將久作壁上觀。而無一言之質問耶。南勝北不能。北勝南亦不能。雙方領袖。有不滿意。何妨自行解決。小民無辜。重受巨禍。不亦冤哉。督軍將領祇知圖私。不知國家。吾人無望於彼等之醒悟。本報前曾提議請外交團調和。今恐調和不足以濟事。欲息此可惡之國內戰爭。當加大壓力於北京與廣州兩方面。原夫中國之加入協約。實爲公正仁義而戰。廣州政府亦承認此舉。然則協約今日何以不速設法停止此無道之戰爭。而救出一中國省分(湖南)於水火中耶。

昨有西人 Frank Mason 君投書字林報。痛論北軍在湖南姦淫擄掠。政府應負責任。照譯如下。見今日（五月十八）貴報載第七師北兵在湘省所爲殘暴舉動。令人髮指。此等罪惡。並非對於在交戰中之敵人施之。乃政府之代理者對於其本國之人民施之。而此等人民乃無辜者也。因此等男女人民適然未具自衛之力。遂乘此機會而行強暴。夫一國之法律。爲政府所制定所頒行。政府卽應負違行之責任。此等兵士旣以殺戮兇暴之舉動。加諸政府所應保護之人民。政府應如何處置之乎。查中華民國暫行刑律第二百八十五條云。對婦女以強暴脅迫藥劑催眠術或他法至使不能抗拒而姦淫之者。爲強姦罪。處一等或二等有期徒刑。第二百八十七條云。因犯前條之罪致人死傷者。依左例處斷。（一）致死或篤疾者。死刑。無期徒刑。或一等有期徒刑。（二）致廢疾者。無期徒刑或二等有有期徒刑。致被害人羞忿自殺或意圖自殺而傷害者。依前項之例處斷。按就貴報通信所言觀之。該北兵等犯入此等罪惡明甚。政府其將處以此等刑罰乎。夫依中國目下擾亂情形。盜匪與不

法之徒。恣行暴舉。乃意中事。若兵士乃歸政府轄治。有統帥節制。則必負維持國家法律之責任。若政府不能約束兵士。使不爲暴舉。則中國近來所屢言之廢止治外法權。實現之期。斷然愈遠。中國之各黨派鑒於此等可痛之事。尤宜消除意見。互相提攜。以免國家再遭此種禍害。且以維持中國自己之尊重。及他人對於中國之尊重也。

大陸報五月二十四日湘潭通訊云。湘事慘極。岳州醴陵株州。皆付祖龍一炬。北自洞庭。南至寶慶。其間城鎮多遭搶劫。良民死數。雖不能詳。然必甚衆。北軍對於外人。亦不知尊重。醴陵外人居屋兩所。與美教堂一處。皆毀於火。而美教士禮門氏。且受槍傷。幸未殞命。北軍蹂躪地方之舉動。言之令人驚悸。寶慶雖未焚毀。但亦飽受北軍之摧殘矣。若受苦者僅爲參戰之人。則他人儘可置身事外。緘口不言。以待戰爭之結束。無如此種無謂之內訌。遺害民間。無微不至。誠不能令人無言。湘省商業。完全停頓。商人存貨。既已被焚。而又不肯添辦新貨。寧願束手停業。坐待兵禍完畢。秩

序稍復而不願購入貨品。致再遭掠劫也。兵士任意妄行。似無人約束之。清白婦女。受害尤深。南軍臨退時。間有搶劫。惟姦淫情事。則罕有所聞。北軍不然。凡其蹤跡所及之處。輒有污辱婦女之報告。一經調查。事皆確鑿。北兵荒淫無道。慘不忍言。湘潭一處。婦女之受污者。爲數頗衆。居民無奈。乃籲請北軍司令妥爲保護。司令發給印成之諭單。黏貼各家門口。上書此係民家。兵士不許擅入字樣。並禁止兵士持械游行。於是閭閻稍安。惟此司令去。他司令來。此隊兵去。他隊兵來。來去不定。時常易人。軍隊散漫。不相統屬。指揮此隊兵士之司令。無權約束他隊之兵士。前司令之命令。對於後來之軍隊。不復發生效力。故終無永久有效之辦法。雖高級司令。頒發煌煌示文。諭令人民安心營業。勿改常度。第兵士搶殺姦淫如故。視示文若無物。無怪人民目示文爲官樣文章。而不能安謐也。記者屢見田中農夫。一覩北兵近前。卽狂奔而逃。慮被拘充夫役。今湘人方呻吟於戰禍之下。苟能息戰言和。則湘省受惠不淺矣。

字林報六月十一日長沙通信云湘省事態極難得其真相即雙方兵數亦無確聞。記者聞諸可恃方面北兵乘火車入湘者足有六萬人此外尚有來自通城與平江者。亦有附萍鄉鐵路而來者。緣江入境亦有其人但爲數無多。並有若干從岳州西面而入。今僅張懷芝之兵退出湘省。估計在湘北軍當尙有十萬人。南軍方面其從長沙南退者。共不及北軍之半數。但西南邊境或有新軍來援。據今日長沙某報云。常德南軍已得貴州之援助矣。以言雙方損失。則死傷並不爲多。以記者所知。郴州外人醫院。於二三期內。共療治傷兵七百人。此爲最多之數。北軍前佔醴陵。爲南軍擊退。迨北軍復至醴陵。則南軍已先時而去。城內杳無南兵之蹤跡。乃政府竟給獎三萬元。誠令人不解。平江岳州長沙寶慶衡州益陽等處。亦係南軍先退北軍後至。唾手得城。未嘗血戰。雖北軍人衆。但南軍整隊而退並未潰散。舟行湘江支流距長沙不足三十英里者。報告該處有南兵蹤跡。南軍退出醴陵者。今復有出現於茶陵州之說。而某報又登載寧鄉刻有南兵之消息。當地報紙在北軍勢力之下。此種

不利於北軍之新聞。苟非確有根據。則不敢輕易登載也。寶慶以西。北軍並未深進。仍爲南軍自由出入之區。昨日大公報云。粵軍已由耒水進撲湘江。按耒水爲湘江之最大支流。且通郴州。乃由廣州至中國中部之要路。南北兩軍前相拒於永興之南。已數星期。永興在耒陽之南。茲聞耒陽已見戰事。亘七日之久。而郴州來信。亦愆期未到。據此觀之。粵軍已北進矣。來遊長沙之人物。其最重要者爲徐樹錚。徐主張用兵。到底徐來之次日。卽有任吳佩孚爲湘境北軍總司令之說。吳乃曹錕代表。會自稱北軍攻陷衡州後不應前進。誠哉此言。蓋北軍一入桂境。卽非桂軍之敵也。大陸報七月一日湘潭通信云。諺云。禍不單行。誠然。今日之湖南。可以爲證。去年三月北兵入湘。人民苦之。此爲第一大禍。降臨湖南。北兵大隊。幾無負責之首領。統率之行爲惡劣。不堪設想。以致今日。軍官雖欲安慰人民。欲行公平政治而末由。惟北兵中亦有善良者。如吳佩孚之第三師。刻駐衡州。則人民非有不贊之者。蓋吳將軍能重視民生。治軍以公。若夫今之湘督。全省皆痛恨之。何稱善爲。目前湘戰暫停。南

方未有戰事。北兵之戰線。自寶慶南之祁陽。移至衡州南之萊陽。南軍仍守永州與郴州。兩方閒似皆不欲取攻勢。南軍之在湘西者。已退出常德。駐守辰州府東。其間兩軍相距頗遠。彼此均不進佔地土。致令土匪大施擾亂。小民苦矣。

兵禍已苦。又加水災。湘江流域。受害最重。兩岸汎濫。田村皆沒。幸而洞庭湖之支流四出。可以容量積水。故大水漲速。而落亦速。其漲也。有一定時間。地方既受害。水即速退。記者作此信時。湘江已復舊矣。

湘省政局紛紛不定。種種困難發生。煤斤缺乏。可謂困難之一。湘省產煤本富。多在南部。萍鄉之煤。專供漢陽鐵廠。民間所用皆係羨餘。今者湘南仍在南軍手中。煤斤斷不能運入北部。煤商更不敢冒險去採。於是煤斤大缺。價則奇貴。此間人民於冬季素恃廉價之煤以生。去冬滬漢之煤。漲至十八元至二十五元一噸。然此間之煤。則每噸至少六元。至多八元。尚不謂貴。但情形或有變。將來或漲至十元或十二元。亦未可知也。

燥斤缺乏。已言之矣。造屋之磚。亦頗難得。先是審中造磚者。聞北兵將入湘。皆棄審他避。非有切實保護。不肯上工。官家大出安民告示。所謂保護絕無意義。人孰信之也。

字林報七月八日長沙通信云。前信余謂湘省有北兵十萬人。日者聞諸某官。則預計之數。高出三倍。據云第七師以陸續添編混成旅。人數已加至五萬人。第十一師與第三師之人數。較之初入湘時。亦復大增。此外新添奉軍十一混成旅。（每旅有七千人或八千人不等）外間盛傳財政廳。有倦政意。想非虛談。兵隊如其多。應付實難。雖然湘省苟無軍隊。則財廳一席。亦無可取也。上星期三北兵演出一至可懼之事。平江山中尚有南軍數人。隱匿在內。北兵攻進不易。下流經平江之小河。出城後。越山峽無數。長數十里。沿途兩岸。皆是險坂。坂上有羊腸之徑。通大路上山之路。道旁居民四散。惟不與大城通耳。先是上星期二。北兵乘六舟溯河而下。經各峽。行至張洛關。（在湘陰境內）忽遇南軍千人。迎面而來。北兵避在平口左岸。南軍見

勢亦退。當時道上各屋莫不閉戶。北兵遂渡河。街則繞河成一正角。末端爲西教堂。北兵開槍。彈先中教堂。教士華人張某。毫不畏恐。卽行開門。因上次北兵之行爲。尙不出軌。北兵見門開。忽捉住張氏。質問何以不告彼等叛黨所在。教士答言。彼既不與叛黨往來。又不知境內有北兵。待聞槍聲。始知戰事。教士又出知事與旅長所出之告示二紙授北兵。北兵接告示。乃擲地上。以足踐之。便開槍擊教士。傷腿部。教士受創。蹣跚而行。回至房中。北兵尙不甘心。隨入。其妻其兄苦求北兵赦命。不可。又開一槍中頸。死焉。北兵如此殺人。不勝枚舉。此其一端耳。日者附近城外鐵路某營兵士。出掠某教會之產業。當時人或告以將訴諸督軍。兵士竟答曰。督軍何物。吾等不知也。嗚呼。北兵某旅長在寶慶。一日出文書請紳士盡某項義務。卽其部下不願。卽將文書扯碎。反責問旅長。有何權力。可以使用全旅云。由此可見督軍。所謂彼未嘗下令兵士掠平江或毀醴陵。誠然。蓋在平江已掠之後。與夫醴陵未毀之前。所出告示。直與兵士之行爲。大相刺謬。北兵心目中何嘗有告示。督軍之告示。可以擲於

地而踐踏之。欲毀一城。何必有上官之命。卽欲加以保護。更不必論。湘人痛恨北兵之深。可與比利時人痛恨德軍作比。然西南軍之護國兵。亦非商人地主所願見。蓋護國軍蒞境。未有不以刀刺向人索款。人民不得不應。及北兵來。又加一番敲詐。至於前述之教士被殺。事亦有因。在先護國軍本欲巷戰。經教士勸阻。始退而去。乃不知第七師與十一師之北兵。皆不講理。祇知一味殺人縱火。其與第三師實有天壤之別也。又七月六日寶慶通信云。記者甫由南方歸大道。至吳鳳九十里間。不見一兵。然亦不見一老百姓。惟貧乏無告者。尙敢留在。實以欲逃無可逃。故米極少。人民食粗麥粉作成之團。吾人幸有米可食。臥具則極不堪。吳鳳地方上尙安靜。生意如常。該地駐有安武軍一隊。軍紀不惡。余來第三日。余啓行越山往白塘水一行。其地有美教士在彼散食。中途見各山頂。均駐兵。余遇某崗位之兵。上前盤問。某營長便令一兵護余下山。抵一村。某少佐告余山道往來。已不通行。惟余可放行。言畢。又令人在前告明前站崗兵。如是余在途中。頗受優待。及至白塘。見各村各山皆駐有第

七師兵約一千人。營長住一學堂內。離營里許。中間設電話。其人待教堂極好。又能庇護婦孺避難所。其兵士中有願奉教者。與教民同行禮拜。白塘鎮不大。美教士在彼。行道已見效。民家所供木偶。多有廢棄之者云。

字林報七月二十五日湖南永州通信云。湖南之軍事情勢。依然在混沌中。外界無從探測其內容也。衡州之吳佩孚。控制寶慶永州與郴州三方面。而竟坐觀動靜不進。粵軍健將馬濟之陣線。仍在郴州北百英里。上月宜興一戰。南軍傷七百人。迄無結果。北兵之紛紛入湘。猶是也。惟郴州之粵軍。確亦有滇軍來援。程潛之殘兵亦與焉。近者寶慶永州之間。戰事皆停。北兵自五月攻克祁陽後。迄今未進窺永州。而南軍亦奉有陸榮廷之命。祇取守勢。不圖恢復。刻北兵仍舊截斷永州下游百二十里之河。祁陽南三十七里之關。亦爲北兵所佔。永州之東與西北兵均設防焉。按永州之水陸道。雖爲北兵截斷。然城中人民。毫不恐懼。無遷移者。惟軍界人則曰。北兵苟猛攻永州。必不能守。因地勢難守故。獨桂軍雖城失。亦不畏。其在湘江之黃沙河。早

築戰壕。一旦失利。退而避入湘桂交界之深山中。北兵將奈之何哉。雖然南北兩軍暫行停戰。固爲酷熱（此間熱度自八十八度至九十四度止）而然耶。或者含有政治與軍務之關係耶。衆目睽睽。莫不注意北京之動靜。途人相問。每日誰將爲總統耶。舉總統之後。又將如何耶。吾人試以眼前局勢論之。頗覺軍事之機械。皆操諸政客之手耳。寶慶方面。南軍停戰之約已定。而旬日來永州四周。亦將舉行停戰。日者吳佩孚之專使抵此。當由譚延闓（南方之湘督刻駐永州）護送往謁譚浩明（前任桂督）會晤後。遂於黃沙河總司令部公開軍事會議。（按黃沙河在永州西南八十里通廣西）雙方之暫行停戰。卽於斯會而定焉。北兵今雖不與南軍戰。惟湘之中央與南部盜匪盛行。每欲乘機奪守兵槍械。有時北兵行道倦極。息小客寓中。置槍門首。有人劫其槍向之索彈。北兵遇盜。祇得讓步。人皆以爲北兵待遇湘人過暴。故有此報。遍湘省內。北兵所經之地。人民未有不受其蹂躪者。卽二三學童（各有行路執照）經過北兵陣地。鮮有不被北兵剝奪其衣者。今而以此項北兵治盜。

尙望有肅清之日耶。是以盜治盜耳。再中國招兵之制。旣以招撫盜匪爲要策。如此間魏將軍（先時彼亦盜也）近招盜魁商議招撫之法。定各種軍官之職。兵士等皆佩帶與桂軍同。魏氏得此新軍。卽令向左近一村勒募軍債。村長見盜兵至。先是盜官七人。不認若輩所佩之帶。凡佩帶者。立卽槍決。事後村長上書於魏將軍。竟問所爲當否。魏氏覆書。力稱不當。且親往該村捉村長官裏去。每人罰三四百元。鏹金不付。則永不出獄云。嗚呼小民苦矣。近日四處難民來永州者日衆。房屋客寓以至廟宇舊署莫不滿坑滿谷。因此城中屋租漸漲。然省外之地。屢經兵燹。却日賤矣。永州城內之聯合避難所（紳士與教士合辦）今已閉門。開支清楚。難民皆感戴之。蓋當北兵前攻永州時。約六百婦孺託庇其下。今結帳後。尙存現錢五百吊。決擬以之購米分施鄉間難民。今城中有積穀倉八所。每四日開倉一次。難民之得苟延殘喘。惟依賴此區區也。

第十篇 善後

戰事之經過。民生之疾苦。已如前述。而善後問題。迺刻不容緩矣。今總集各方面所陳善後意見。編述於次。以備省覽焉。

建議組織善後處專籌湖南善後事宜

哲士

一、理由 自南北鬪牆。戰禍蔓延。吾湘以四戰之區。首當其衝。兵匪交乘。蹂躪殆遍。城郭半爲丘墟。閭閻盡成焦土。兩年以來。吾民蕩析離居。無日不在荆天棘地之中。生命財產。損失不可數計。加以金融紊亂。物價昂貴。紙幣十串。難謀一飽。百業俱廢。生機盡絕。水深火熱。伊胡底止。茲幸雙方厭亂。載戢干戈。和平會議。不日開始。吾民來蘇望切。延跂翹踵。如望雲霓。惟是關於政治法律諸大問題。待解決於和平會議。千頭萬緒。通盤籌畫。恐非短時間所能成事。而吾創深痛鉅之三千萬同胞。希出水火而登衽席者。實刻不容緩。事實昭然。中外共知。此時謀救。已嫌過遲。設和會時日。稍有遷延。則來春農民。仍難從事耕作。商民仍難從事買賣。將失

業更多。民食更匱。哀哀小民。何以度日。此吾人所午夜思維。夢寐難安者也。今擬於和平會議。解決督軍省長問題以前。先由地方士紳組織善後處。會同省政府。辦理全省善後諸緊急事項。庶使民業得早恢復一日。則元氣亦得多保留一分。並可使將來行政長官。新陳交替之際。得以圓滿進行。一舉數善。實無有過於此者。

二、辦法 湖南善後處定爲臨時機關。其組織權限。由地方士紳擬定。呈請中央認可之。此等臨時機關。一俟南北和議完全解決。新行政長官任命到職時。卽行裁撤。

(甲)組織 善後處設督辦一人。會辦二人。由中央政府簡任之。下設參議廳爲諮詢機關。其參議廳之組織另定之。

(乙)權限

一、關於調查全省南北軍隊額數。及其駐紮地點。會同南北軍政長官。實行撤

退防線事宜。

二、關於商訂南北客軍完全退出湘境之程序及其執行事宜。

三、關於清查全省積欠款項籌備填充事宜。

四、關於調查災情輕重實行分別撫恤事宜。

五、關於籌備消納退伍軍隊事宜。

六、其他關於善後應行舉辦事宜。

裁兵問題之研究

時 冰

裁兵爲吾國第一救亡之策。今次和平會議全國人士因應世界潮流多有爲具體之討論者。或言軍區劃分問題。或言裁兵處置方法。與軍區劃分問題有關。宜先事準備者。大致不外乎：(1)實行軍民分治。(2)宣布地方制度。(3)裁廢督軍及鎮守使。均是也。而裁兵處置方法。或主張設邊境墾植籌備局。調查滿洲蒙古新疆青海西藏各荒地。擇兵之年。富力強。有志進取者。給費送往邊地開墾。此一法也。或主張設海

外移民籌備局調查美洲法國南洋各地華僑狀況並籌議改良僑工章程以與外國工人相適合不立於被排斥之地位擇兵之年少聰穎者先入僑工預備學校限期卒業給賞送往海外作工此又一法也然此着眼於全局非所論於一隅今專就湖南裁兵問題言之約略舉之殆有三端

(甲)南北客軍宜全行退出湘境。

(說明)湖南問題之紛糾實胚胎於北兵駐岳自民國二年袁項城派兵駐岳實含有前清駐防之意味而爲吾湘禍亂之根原今次南北戰爭吾湘又當其衝南北客軍往來瀟湘間者不下二十餘萬人前述之軍暴紙幣民食諸端均與客軍有密切關係欲謀善後以全行退出湘境爲急要。

(乙)湘省裁兵費及以前欠餉應由中央支給。

(說明)南北議和後中央必籌大宗現款爲裁兵費用此大宗現款不外仰給善後大借款而爲全國人民之負擔湘軍雖屬西南範圍同是國家軍隊况今次戰

役。湘民受痛最深。誰實爲之。而至於此。湘民莫知其然。究亦何能負責。揆之中央。視全國一體之義。湘兵定能與北軍同享此裁兵費用也。

(丙) 湘省軍隊。至多酌留六團。

(說明) 中國之兵。愈多愈壞。自行政上言之。督軍擁兵自衛。不但地方無發展之望。國家決無統一之期。自財政上言之。軍費占一大半。不但實業無振興之時。教育亦有停頓之勢。且兵貴精不貴多。不佞以爲湘省軍隊。宜練成模範團六團。不言一師者。俾團長各自獨立。便於分配。將來實行廢督軍時。省長遇急變時。得有調遣駐紮附近軍隊之權。似亦應規定於地方制度也。

善後條款之列舉 本會請願書草案摘錄

一、沿上年閩省例。裁撤湖南督軍一職。軍政長官移駐岳州。

(理由) 湘省頻年喪亂。莫不視督軍爲起伏。廢之則亂萌可遏。留之則貽患無窮。一也。裁兵廢督。爲近來朝野政論所極主張。與其廢於將來。致滋困難。曷若缺諸

今日導其先河。二也。湘承兵燹之餘。惟當以民生爲急。但得一賢省長以理民治。自無設督之可言。三也。閩有先例可援。四也。軍政長官移駐岳州。尤免軍民兩政職權上之衝突。五也。爲湘計。爲大局計。莫善於此。

二、南北客軍宜盡數退出湘境。

(理由)南北客軍駐湘。勢均力敵。苟有一方。不能撤盡。其他一方。卽得藉爲口實。遲回瞻顧。互相猜忌。各處土匪。且因之假借民義。相與爲仇。是故客兵一日不去。民患一日不除。土匪卽日益增多。至如剿捕餘匪。由善後督辦任之。可矣。

三、湘省原有軍隊及新招軍隊之欠餉遣散等費。及以後之軍餉。統歸中央支給。不由湖南地方擔任。其應如何裁撤及酌留幾何。由平和會議解決。

(理由)湘省歷年積虧之原因。多由軍費浩大。餉糈繁多。以一省之歲入。常不能供軍費之半數。紙幣充塞。金融枯竭。職是之由。據官廳報告。五年六月以後。六年軍興以前。歲入平均每月不過三十萬元左右。較之平時已不及半。而是時湘省

軍費支出。平均每月須七十萬元左右。軍興以後。幾無所謂收入。而一年以來。湘軍之數。已不下十萬人。當此兵燹之後。民生凋敝。財政困難。已達極點。無論軍隊增多。供不應求。即較前減少。亦力有不給。况勞師日久。欠餉已多。或遣或留。均須鉅款。且各省軍隊。多由中央給餉。即湘省不應獨外也。

四、中央應於善後大借款內。撥洋三千萬元。爲湘省收回紙幣及各種善後救濟撫卹之用。分六項如下。

(甲)收回各種紙幣。需洋一千五百萬元。

(理由)湘民年來之疾苦。莫甚於紙幣充塞。紙幣一日不除。即國家財政整理。無從着手。人民生計日以窮。政府信用日以壞。現今紙幣額數。應參觀前紙幣篇百六十四及百六十五頁。總計各項紙幣及債券。除裕湘銀行所發。應由湘督張敬堯私人負責。湘省政府不能擔任收回外。其餘各項。應請中央政府。查照民國三年。廣東收回紙幣成例。須由中央從善後借款內。最少撥洋一千五百萬元。一律

限期折價收燬。

(乙)各縣設立農工商貸本銀行。需洋五百萬元。

(理由)兵燹後。四民失業。生計困窮。加以焚掠之餘。大多破產。能復業者。幾無什一。此項銀行。專爲貸本與小農小工小商而設。設總行於省城。設分行於各縣。使有業者不至失業。無業者亦有所歸。代賑之法。莫善於此。數年之後。收效更宏。

(丙)各縣設立男女簡易工廠。收集衣食住俱無之流亡難民。約需洋五百萬元。

(理由)上項爲農工商能自營業者而設。此項爲被難男女不能自營業者而設。湘省素稱貧瘠。加以鉅災。其因兵破產。流離失所。或慘遭死亡。父母妻子。事畜無託者。不可縷計。賑既不能普及。且專屬消極的。不能相待以養。如得就各縣出產之所供。設立簡易工廠。則貧民既免流亡之慘。而工業亦得漸資發展。與上項同爲當務之急。

(丁)治療傷兵傷民病院及贍養費。約需洋三十萬元。

(理由) 湘中此次兵禍。如醴陵一縣。除死亡外。人民被傷者。達萬餘人。其重傷待治及殘廢不治者。當得三分之一。是一縣已三千人。其他被兵各縣。大抵稱是。而兵士之傷廢者尤衆。擇地而施。不可緩也。

(戊) 賠償修復公家建築物。如衙署、公所、學校、商場、工廠、農工商教育會、善堂、義倉、橋渡、祠廟、寺觀之屬。約需洋三百萬元。

(理由) 被兵之區。凡公共場所。靡不駐兵。如長沙各學校。爲兵佔者。雖門樓板壁。毀爨無遺。圖書儀器無論已。又如長沙瀏陽文廟祭器之被損。醴陵關岳廟。知事公署、淥江大橋、及善堂之被焚。湖南磁業製造工場之被毀碎。俱有賠償修復之必要。卽醴陵淥江橋一項。需費且達三十萬元。其他如地方自治機關等。皆不能一日停滯者也。

(己) 清鄉及善後局用費。約需洋一百二十萬元。

(理由) 客軍盡數退出湘境後。各縣餘匪之剿捕。及善後諸項之布置。擬請中央

遴派湘中公正大員。設局辦理。蓋清鄉之事。辦理不善。反以擾民。加以軍興以來。軍匪雜糅。動假名義。以相糾合。地方官既無力抵抗。卽有軍隊。亦祇能保護城鎮。未敢深入。是匪未誅。而民已受兵之蹂躪。兵既去而民益被匪之苛殘。終必至於附和脅從。民與匪無從識別。又或徒以無處安插零星湊合之軍隊。編以清鄉。是以暴易暴之策也。抑或諭飭各屬舉辦團防。委員護兵。例支薪餉。是有名無實之舉也。計惟有就湘紳中。遴委一素有資望而能堅忍耐勞者。爲全省善後督辦。各屬委員。聽其訪用。嚴立規則。酌帶少數可靠之軍隊。分投各鄉。會集紳董。開導良民。以散脅從。痛懲強悍。以示炯戒。如此則匪患可除。而流弊絕少。蓋以湘人辦湘事。情形熟悉。民隱素通。無稍隔閡。事輕而易舉。慮近而易周。較之軍隊清鄉。相去不能以道里計。又善後諸端。爲任匪輕。爲事頗雜。尤非熟悉本地情勢。非有專一機關。難收實效。若委之地方官。則徒事敷衍而已。故特設機關爲最要。

以上六項。合需洋三千萬元。

五、請求中央豁免全省田賦釐金三年。其在免賦期內之湖南行政經費。應求截留本省印花稅、煙酒公賣稅、印契稅、鑛稅等充之。不足由本省鹽稅項下撥充。

(理由) 湘民重剝於兵。元氣損傷。雖三十年不能恢復。而教育實業自治等項。初有萌芽。卽遭摧折。尤非資以休養生息不爲功。加以水旱蟲蝗。頻年災歉。農功失利。商賈裹足。本實先撥。民已不支。而軍興以來。田畝荒蕪。田廬焚燬。財物損失。丁壯流亡。各處軍隊所勒收。較之正供多者。不止十倍。少亦二三倍。凡茲數端。皆在應求蠲免之例。且邇來各縣具呈政府以蠲免請者。紛至踵起。其受災較重之縣。卽開徵已久。亦完納無人。且以紙幣跌落。折合銀元。虧累甚鉅。或竟不收紙幣。專徵現洋。尤爲無出。且因兵燹。上年各省成例頗多。其爲災尙不若湘省之甚。至行政費在免賦期內。當然由國稅支給。損上益下。固自來爲政者之通義也。

六、請求中央查明上年滇省撥還團費之例。撥還民國以來混徵湖南鹽稅各項附加稅。及以後逐年分期撥還。以充地方各種政費之用。

(理由)湖南鹽稅各項附加稅。原屬徵歸地方。因民國以來。國稅地方稅劃分未清。遂混爲國稅徵收。查雲南團費。初亦混徵歸入國稅。後於民國三年。仍撥還地方。此先例也。今湘省兵後。百廢待興。需費尤鉅。應請中央查明舊案。將前已混徵者撥還。以後並撥歸地方。不得混入國稅。

七、陸交兩部積欠。湘省墊借各款四百四十餘元。應請求即日歸還。以資應用。(理由)此款應參看前紙幣篇百六十六頁。張敬堯致國務院及財陸交三部電。合共欠額四百四十萬元。湘省值兵燹之餘。創鉅痛深。數千萬生靈。垂絕待救。除請求中央撥給各款外。並宜要求將此應還湘省之款。如數撥還。以資應用。

金融問題之討論

峙 冰

今欲謀湖南之金融整理。必先探究湖南金融紊亂之由來。而後有可以着手之處。湖南金融紊亂之原因。不一端。最顯著者。莫如銀行官有問題。東西文明各國。不主張銀行官有者。其理由有二。(一)於平時。謀銀行之獨立。(二)於變時。避敵人之收。

沒是也。故英蘭銀行日本銀行之組織官股居其半商股居其半而銀行總理之得職先由股東會公舉再由政府任命管理國庫之樞機操縱全國之金融固絲毫不受政府干涉者也。若前之湖南銀行今之裕湘銀行則何如無以名之名曰政府之總會計處可耳。湘民受紙幣之害深矣。欲詰銀行濫發紙幣之罪銀行不任受也。何也。政府既視銀行爲總會計處則政府誅求無藝累及銀行因而擾亂金融自然之趨勢也。其次則貨幣制度不一定也。我國不解所謂貨幣遑論湖南一隅。然往者湖南政府曾權宜規定銀元爲本位計算收支各項矣。而湖南銀行於銀元票幣之外同時發行銀兩票幣銅元票幣銀錢比價隨時漲落無論矣。至湖南銀行被劫以後裕湘銀行又循此不變。至今日市面流通票幣有新票舊票爛票刀票毛票之區別票幣愈雜價格愈落金紙相差適成百與六之比例。石米百千斤鹽四兩民食恐慌何莫非原於紙幣作祟乎。最後則產業破壞也。戰爭以來農失其業工滯於場商賈貿易相率停閉。此皆湖南金融紊亂之原因也。今欲謀整理之方以吾人之所主張。

(子)籌設地方銀行。股本金定一千萬元。由省、政府出資五百萬元。另招商股五百萬元。商股非招滿五分之二不得開始營業。

(丑)銀行總理由股東會公舉。再由省政府委任。

(寅)銀行營業權完全歸商。省政府不得自由向銀行取款。

(說明)上三項係避銀行官有之弊。其理由見前。

(卯)於中央銀行制度未確立以前。得財政部之允許。暫發行銀元票幣。

(說明)今世文明各國銀行制度均採集中主義。所謂集中主義者。惟中央銀行有代辦國庫發行票幣之特權也。其採集中主義之理由。無非厚集中央銀行之資力。外之當國際經濟之激衝。內之謀國民經濟之發達。吾人對於國家銀行制度。主張採用集中主義矣。而吾湘地方銀行當然不有發行票幣之權。然在今日中央銀行制度未確立以前。厚儲銀行準備金。應於其分量以發票幣。又為今日地方銀行營業之權。宜辦法。但宜發行銀元票幣為本位。另鑄銅元為輔幣。庶免

貨幣不一定之弊。

(辰) 定一。票幣發行最高限制額。由省。政府。委派。銀行。監理。官。隨時。檢查。如遇。非常。變故。發行。過額。時。省。政府。得。徵。票幣。發行。稅。

(說明) 銀行營業權完全歸商。又賦與票幣發行權。終恐商人壟斷。獨攬擾亂金融。故。又。設。票幣。發行。稅。以。限制。之。

(巳) 另組農工銀行。資本金亦定千萬元。公商各半。其營業範圍。得發行富籤債票。融通長期資金。以圖農業之恢復。小工業之振興。
(說明) 此條救正前言產業破壞影響金融之弊。



附錄 本會重要函電

本會發起時致同鄉諸君書

先生大鑒。敬啓者。此次南北戰禍。倏擾經年。受害尤烈。厥惟吾湘。市井廢爲丘墟。膏血殷於原野。凡人民生命財產之橫遭蹂躪。公私百業之悉歸破毀者。不堪縷數。溯其慘酷。誠前史之未聞。語其凋殘。將百年而難復。此而猶不大聲疾呼。共相拯濟。何以出湘民於水火。謀永久之綏安。同人等用是不揣棉薄。不避危疑。謹以沉痛懇摯之情。爲我三千萬同胞。冀延一綫生機之望。爰在滬發起湖南善後協會。專籌議一切善後救濟事宜。並徵集湘民前後所歷受之慘狀。臚列事實。傳播中外。以爲將來開列條款。請願南北平和會議之張本。一面先行通電南北當局。述其苦情。茲將此次電稿暨協會章程。一併送乞察閱。

諸公或望重鄉邦。或情殷桑梓。對此寸衷。諒蒙贊許。倘於吾湘善後計畫。具有良模。

抑於湘民所受痛苦。確知詳狀。與夫對於本會進行方法。應如何始有良善結果之處。切盼指示策勵。以收協同一致之益。佇望 德音。不勝淒感。再此項會章電稿。特附寄多份。并盼廣為傳佈。是幸。專此敬頌

台安。

外湖南善後協會章程 本上南北當局電稿 份

湖南善後協會章程

第一條 本會由旅滬湖南同鄉發起。籌辦湖南善後救濟事宜。定名為湖南善後

協會。會所暫設上海。

第二條 關於湖南善後各事宜。本會竭其能力。為之實行救濟。宣達民情。建議政

府。並傳佈中外。求予協助。

第三條 本會係貢獻社會性質。不分政黨派別。亦不為政治運動。凡屬湘人。皆得

量力輸捐。為本會會員。

第四條 外省及外國人熱心贊助本會者。得爲本會名譽會員。及擔任名譽職務。

第五條 本會經費由會員及名譽會員負擔之。

第六條 本會職員如左。

(一)會長一人。

(二)庶務主任一人。幹事若干人。

(三)會計主任一人。幹事若干人。

(四)調查主任一人。幹事若干人。

(五)文牘兼編輯主任一人。幹事若干人。

第七條 本會會長由會員公推。主任及幹事由會長指定會員任之。

第八條 本會各職員。除特別聘用者外。均不支薪水。

第九條 本會捐款。由會長掌管。各項動用時。由各該主任通知會計主任。說明用

途數目。由會計主任商請會長取用。

第十條 本會每月收支賬目。會計主任應於次月五日以前。開明印出。分送各會員查閱。

第十一條 本會遇重要事務。由會長召集在滬會員商議。以到會者多數議決。由會長執行。其普通事務。由各該主任及幹事商請會長處理。

第十二條 本會事務所暫設上海法界寶昌路花園里口二七七E。

第十三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隨時由會長召集會員議決修改之。

本會上南北當局電 十二月

(銜略)此次戰禍。湖南受創最鉅。慘酷之狀。前史未聞。曩者湘民輾轉鋒鏑。號泣無門。今幸雙方罷兵。敢以吾湘三千萬同胞。歷劫所受之慘狀。爲當道一瀝陳之。在湘客軍。數逾十萬。淫掠焚殺。無所不至。舉其著者。如醴陵之役。全城被焚。黃土嶺之役。女屍滿山。此外城鎮市村。焚掠蹂躪。幾無幸免。潰軍土匪。更番擾害。全省公私財物。搶劫一空。惡探誣指。陷害無辜。厘局橫暴。強攫商貨。民命民財。朝不保夕。頃據湘省

來人報告最近情形。如財政金融之紊亂。尤令人不寒而慄。既設裕湘銀行。復私設日新銀號。濫發紙幣。互相兌換。狼狽爲奸。湖南銀行去歲在滬訂印銅元票四千五百萬串。原爲收換舊票之用。今舊票不惟不換。更將收存未燬之爛票。及滬印之新票。一併發出。計新舊銅元票一項。數已逾一萬萬串。又以紙幣勒派各縣。兌換現洋。每縣數萬元。綜計吸收現金。爲數極鉅。而軍餉仍復欠發。紙幣永不兌現。又強定最低兌換法價。銀行可按法價易銀。商民則不能以法價兌現。由是官家可以一紙之空票流通。商民則不能以賤值之法價交易。又日鑄銅元數萬串。均販漢漁利。錢票日增。銅元日乏。遂至銀錢兩荒。市場金融。根本破壞。人民無端破產。百業以之荒廢。其受害尤烈者。首爲民食。蓋軍民以紙幣易米。米商不能以紙幣易穀。終乃無形罷市。不僅此也。湘岸樵運局。復巧立護照名目。加收鹽費。每包苛徵。倍於國課。使鹽商失業。窮民缺販。故目前湘垣石米需錢百串。斤鹽需銀四兩。人非淡食。卽屬絕糧。民不聊生。至於此極。凡茲所述。皆屬鉅痛。至於四民失所。百物凋殘。困苦流離。萬言難

罄。用是不避危疑。以最摯痛之詞。爲吾湘災黎乞命。伏懇雙方當局。速開平和會議。亟謀妥協。並懇先行解決湘局。妥籌善後救濟各事宜。救焚拯溺。解此倒懸。不勝迫切待命之至。旅滬湖南善後協會聶其杰左宗澍朱恩綬梁煥庭陳炳煥向瑞琨馬鄰翼袁家普張孝準向垚羅良幹何盛林曾毅吳應圖王猷陳嘉異周四維鄧雲鵬林鵬曾秉彜龔振黃等同叩陽

李督軍覆本會電

旅滬湖南善後協會聶君其杰並轉諸公鑒。陽電祇悉。表暴桑梓之慘痛。懇促和局之速成。孤詣熱忱。至爲欽佩。除轉電中央外。特復。李純佳。

本會致長沙總商會及省議會請推舉左彭二君爲全國和平聯合會代表電。

長沙總商會並轉省議會均鑒。前京師發起全國和平聯合會。由北京總商會教育會省議會通電全國。各派代表。他省多已派往。吾湘教育會聞已公推胡元倭君爲代表。貴會係法定機關。亟應遴選代表。赴會主持。以昭鄭重。同人等僉以商會長左

宗澍君。省議會會長彭兆璜君。及時以代表名義赴會。最爲妥協。如荷贊同。卽祈公電推舉。此次和議。關係吾湘利害甚鉅。圖福桑梓。在此一舉。仍乞酌裁。立盼電覆。旅滬湖南善後協會聶其杰等叩。

廣州軍政府覆電

一月十三日到

平和期成會鑒。篠電悉。湘省備受客軍蹂躪。舉國皆知。誠歷史上未有之浩劫。不獨同人所切齒。且外人所詬病。現在會議將始。屆時自當提議。期得正當解決。諸公居在北京。仍希以告同人者轉告北方當局爲盼。軍政府魚。

本會致廣州國會軍政府電

廣州參議院衆議院軍政府諸公公鑒。兵禍連年。難民度日如歲。惟一希望。在和議之早成。北方代表。業已抵寧。南中猶爭執末節。曠日持久。失國民之望。貽外人之譏。其杰等痛切骨髓。不得不涕泣敦促。務懇諸公捐除成見。全活數千萬垂斃之生靈。卽諸公所以報國。我水深火熱之湘民。尤深感戴。臨電無任激切待命之至。湖南善

後協會聶其杰等叩陽

醴陵紳董致本會電

南京李督軍朱總代表請轉各代表上海唐總代表請轉各代表及熊秉三范靜生各先生湖南善後協會諸公同鑒。醴陵兵禍。甲於全湘。文報迭詳。中外盡悉。欣值會議開始。謹派邑紳文啓彝傅熊湘前來。陳籲一切。伏懇俯賜矜察。予蠲予恤。予償。生死肉骨。實惟諸公是賴。臨電哀切。佇盼仁施。醴陵地方財務保管處暨各團體紳董易昌偉王榮柯謝樹衡劉青燃等叩蒸

本會徵求各縣災狀啟

敬啟者。改革以來。今逾七載。吾湘不幸。喪亂頻仍。南北軍興。戰禍尤烈。師行往復。靡有寧時。徵發之令。急於羽書。餉糈之供。窮於斗粟。而暴兵弗戢。逞彼兇殘。淫掠遍乎鄉閭。鋒刃及乎婦孺。夷坊火室。城鎮爲墟。草薶禽獮。白骨成聚。加以潰兵跼盜。乘利橫行。逼勒既窮。益以稱貸。金帛不足。索及租糧。且軍興以還。金融益紊。大兵之後。重

以凶年。百業俱凋。民生重蹙。流亡載道。創痛莫呻。凡此歷來鮮見之奇災。乃爲吾湘七十餘縣所同受。今者天心悔禍。大亂將終。南北和平。爲期在邇。願籌前後。追維始終。以頻年國內之糾紛。致陷湘民於萬劫。拊心自審。民實何辜。不有良籌。奚由更始。同人等爰於滬上組織湖南善後協會。舉此次吾湘應行善後事宜。研求壹是。並將各屬受災實況。彙集成書。以備提交和平會議中。爲相當之請願。及供將來實行善後時之參考。顧災區既廣。聞見難周。報紙所傳。尤虞闕略。用特函請 尊處廣事搜羅。卽希查照後開各款。分別敘述。於函到十日內。迅寄本會。但求詳確。不厭瑣煩。痛在切膚。當無漠視。不勝延佇之至。此請

縣^{財務保管處}諸公台鑒。

湖南善後協會啓

徵求事項

一 兵災之實況 如被兵蹂躪情形及事實。死傷及流亡人數。節烈捐軀姓名。被

災房屋棟數損失財產數。荒田戶數。災戶總數等項。

二 匪禍之實況 如擄掠勒索焚殺等情形及事實。被災人數及損失財產數。著名匪首姓名。匪衆略數等項。

三 戰事之經過 如某項軍隊。軍長姓名。戰事經過軍隊屯駐時日及一切情形。

四 天災之流行 如水旱蟲蝗損害禾苗之成數及被災地點及戶數。

五 紙幣流毒之情形 紙幣流通之額數及市價。

六 公私財產之損失 各公益機關之名稱原有財產若干。被損失之原因及數目。全縣私人損失之概數。

七 日用物價之漲落 如米鹽布棉油茶等類價值幾何。軍興以來。有無增減。

八 其他爲害地方人民之事實

回件請郵寄上海法界霞飛路花園里口二七號本會

